

细将风教入章回

诸葛青云

从小跟随家长，足迹流转国内。就学于北平、上海等地时，便嗜读“武侠小说”成痴，还珠的“蜀山”、“青城”，朱贞木的“罗刹夫人”、“七杀碑”，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平江不肖生的“火烧红莲寺”，赵焕亭的“洪扬豪侠传”，王度庐的“鹤惊昆仑”等名著，都看得我神游其中，废寝忘食，甚至掩卷都能背诵！

等到了台湾，大学毕业，充任公务员时，因欲寻找副业，弥补微薄薪资，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仗国学修养、地理知识，暨腹中“武侠存货”，试为“侠稗”写作，冀能“煮字疗饥”！

有意栽花，花多难发；无心插柳，柳竟成荫？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略助浇裹的“副业”，竟成为谬获众嗜、欲罢不能、无法甩脱的“专业”，成为“相当累”，但也“相当有趣”，多交了海内外无数“知音朋友”的专门“爬格子动物”！

星、马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通报”、“新明日报”，泰国的“星暹”、“京华”，香港的“成报”、“快报”、“新报”、“星岛”、“工商”、“华侨”，日本、韩国以及菲、美的“侨报”，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同时都有“连载”。我几乎日撰万言，要写十个长篇以上，才略堪应付！这一篇，正在卿卿我我，妾意郎情；那一篇，却剑底飞魂，刀头舔血，情绪要不停转变，汗水要不停滴落，手脑要不停劳动思索。这工作，有“荣誉感”，也有“空虚感”！换言之，这种“消耗心力，娱乐别人”的“特殊职业”，是乐事，也是“苦事”！！！！

同文中，着实有几位老友，都是“超超好手”！金庸的“深厚学识”，古龙的“新颖才华”，卧龙生的“沉美笔力”，高阳的“丰特史眼”，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深愿“尊之为师”、“敬之为友”的！可惜，金庸住得远，港台非迤，海天相隔，致疏亲近；古龙和高阳，又谪期已满，先弃“红尘”；只有一位“卧龙生”（牛鹤亭兄），和我彼此所居，近才数里，可以常相往还。说也有趣，“诸葛”、“卧龙”，关系本妙，一个是“出山之龙”，一个是“在山之龙”，只不知两岸的“出版社”与“读者”中，有没有肯“三顾茅庐”，赏我们饭吃，要我们“六出岐山”，“七擒孟获”，为他“鞠躬尽瘁”而已？

卧龙生迁移新居，写副“对联”，送他补壁，彼此的关系、成就，以及抱负，于其中略见端倪，录供知音一粲！！！！

“铸侠骨，状奇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各有声华惊海宇！

振黄魂，扶正气，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细将风教入章回！”

孤星冷月寒霜

第一章 孤星不孤

“白玉三千界，红楼廿四桥”，是写月的气势；“窃药千年事，登楼万里心”，是写月的掌故；“二分常照影”、“兔魄初生候”，是新月；“三五怯当头”、“蛾眉淡扫除”，是残月；冷月怎么写呢？月，宜冷，四更山吐，残夜楼明，窗外鸡声，天涯梦影。对雅客，它有一种启示；对离人，更添几分凄凉。“冰壶曾濯魄，秋水定为神”，不科学的传说，毕竟比科学的探讨，来得幽美，来得富有诗意。

耿耿霏青汉，沉沉照碧虚，人间光射斗，天上气联珠。星，似乎应以多为胜，一片，是银河，列杓，成斗柄，才可略分月的光彩，倘若众星匿朗，一宿独明，总未免有点孤单，显得寂寞。

“岁月双鸿爪，生涯半马蹄”，写霜写得凄清；“蒹葭人在水，红叶客停车”，写霜写得风雅；“江阔黄芦老，天低白草平”，写霜写得豪壮；疏钟断雁，人迹板桥，色染晓枫，光凝秋雪。霜，够美，可惜美得不长，有凌凌之气，有凛凛之威，却往往在瞬间化灭！

不，不一定，“孤星不孤”，“冷月不冷”，“寒霜不灭”。

这三句，不是诗，也不是词，而是震撼四海八荒的三句江湖歌谣，也是至高无上的三招武术绝学。

三人行，陕西与河南的接近道上。

人，两男一女，男的是一个壮健的中年大汉，虎背熊腰，看去相当英武，一个约莫三十一二岁，相貌颇为清秀，但却满面病容，是一个委顿得失去他那份年龄应有光彩的青衫落拓书生，女的则是个四十左右的缙衣女尼。

地，是在商南与商县之间，接近商山的一个小镇酒馆之内。

时间是中午，来往行人歇脚打尖的时刻。

这一天，过客不多，酒馆中的财神爷就只这么三位，店小二因有空闲，遂在座位间周旋伺候，特别巴结。

三人中，女尼与青衫书生先来，虎背熊腰的壮健大汉后到。

但这大汉目光锐利，仿佛江湖经历甚丰，入座不久，便被女尼桌上的一柄黑色拂尘，吸引得连连注目，神色微惊，从座位上站起身形，向女尼抱拳陪笑说道：“‘瘦马琵琶尊塞北，吴钩玄拂震江南’，师太莫非是嘉兴‘烟雨庵主’，法号上玉下清？”

缙衣女尼点了点头，目光在这大汉腰间所围的一条奇形连环铁扣上扫了一瞥，扬眉答道：“不错，贫尼玉清，尊驾既具如此眼力，又有独门兵刃‘追魂铁扣’在腰，想是河南开封‘振威镖局’局主，‘三刀一扣镇中州’许伯亭许大侠了！”

大汉抱拳道：“不敢当‘大侠’之称，许伯亭刀头舔血，剑底谋生，只是武林中一介俗人，不想在商南道上得参庵主佛驾，真是三生有幸！”

“烟雨庵主”玉清师太因这许伯亭执礼甚恭，遂也微一问讯，含笑说道：“许局主，莫太谦光，你身为总镖头，主持振威局务，怎会这等清闲，单人由荆关、商南入陕，不走潼关大道？”

许伯亭苦笑一声，又向玉清师太抱拳道：“彼此武林一脉，庵主可否移驾，由许伯亭作个小东，也好便于谈话。”

玉清师太方自一点头，突然听得“叮”的一声，从邻座之间响起。

两人目光同注，见是那位满身风尘、一脸病色、显得十分潦倒的青衫书

生，从剑鞘中抽出一柄锈痕斑驳的长剑，屈指弹了一下。

许伯亭身怀实学，绝非浪得虚名，加上担任镖局职务，久走江湖，看得人多，见得物广，一听“叮”然剑声，便知这柄剑儿虽然锈痕斑驳，却有极好的钢质！

他双眉微轩，向青衫书生笑道：“剑不俗，人定高，尊驾突然弹剑，是叹‘行无车’？还是嗟‘食无鱼’呢？”

青衫书生向自己桌上所摆的一碟花生、一碟豆干看了一眼，苦笑说道：“我在店外槽头上有头瘦驴，虽然比不得什么‘瘦马琵琶尊塞北’，也还可以代步，不致有同宗先贤的‘出无车’之叹，但手边的这柄锈剑却毫无名气，比那威震江南的‘吴钩玄拂’相差太远，不会引得什么镇日与财神爷暨江湖好汉们打交道的局主青睐，邀我移樽就教……”

话方至此，玉清师太已念了一声佛号，向许伯亭笑道：“这位施主不俗，许大侠既献金樽，莫失佳客！”

许伯亭也看出青衫书生虽风尘潦倒，却隐隐有种难以形容的出群神采，掩藏在他那清瘦的病容之内，遂毫不怠慢地抱拳陪笑说道：“玉清庵主慧眼识人，许伯亭则肉眼凡胎，惭愧失礼，冯兄请来入座，并先罚我三大杯如何？”

许伯亭兼通文武，已从青衫书生所说“同宗先贤的‘出无车’之叹”一语中，知他姓冯，遂加上了“冯兄”的称谓。

青衫书生闻言，似乎病容稍减，扬眉一笑道：“果然弹铗好，座有孟尝君！陕境多山，鱼龙鸭凤，‘食有鱼’不敢奢望，‘食有肉’多半可期，我不必再听金圣叹的大头鬼话，企图从花生米和豆腐干的合嚼之中，去梦想火腿风味的了！”

他一面说话，一面已毫不客气，与玉清师太一同走到许伯亭的左右落座。

许伯亭侧顾店小二道：“店家，把上好的酒菜尽量取来，有没有鱼？”

店小二听出许伯亭的身份，知晓这类镖客多半出手大方，遂越发巴结地哈着腰儿，点头笑道：“有，有，店东清晨钓得一尾肥大溪鱼，可以让给贵客享用，我们店中还有十年陈的陕西名产‘西凤酒’呢！”

许伯亭掏出一块两许重的黄金，递给店小二道：“店家，烹鱼备酒，让我小款佳客，这块黄金便当作酒菜之资，赏给你了。”

店小二瞠目惊呆之下，青衫书生也自看得摇头叹道：“午间小酌，两许黄金，许局主真是江湖豪客……”

“江湖豪客”四字才出，许伯亭已微叹一声，接口苦笑道：“许伯亭不敢摆阔，故作大方，只因前路不远，便是商山，我极可能把半生名头事业，甚至一条性命，全部丢弃其中，些许金银身外之物，还去计较则甚？”

这时，店小二已喜孜孜地揣起黄金，搬来一缸“西凤酒”，替三人换了大杯，斟得满满。

许伯亭向玉清庵主暨冯姓青衫书生举杯一笑，恢复了江湖豪气，轩眉说道：“莫说拂心事，且啖席上珍，来来来，陕西西凤酒天下知名，何况有十年之陈，许伯亭先敬庵主与冯兄一杯，我尚未请教冯兄，大名是怎样称谓？”

青衫书生道：“多心。”

许伯亭酒量极豪，把大杯烈性佳酿，竟一倾而尽，刚刚放下酒杯，听了这“多心”二字，不禁一怔，目注青衫书生问道：“冯兄何必多心？你难道怀疑许伯亭这聊作小东之举，会怀有其他的用意？”

青衫书生笑道：“许局主才‘多心’了，我所说的‘多心’乃是贱名，

并非怀疑你酒内下毒，要夺我槽头瘦驴，腰间锈剑！”

说完“哈哈”一笑，也自豪放无伦地把满杯烈酒，一倾而尽。

许伯亭虽觉对方姓冯不奇，以“多心”为名，似乎有点奇怪，但天下奇名甚多，却也不便多问。

玉清师太举杯浅尝一口，点头笑道：“这西凤酒名不虚传，相当香冽，酿制既好，泉质也佳，较诸汾酒、茅台，或四川的绵泸大曲，并不多让！……”

语音至此略顿，目注许伯亭，双眉微蹙问道：“许局主，贫尼一见你时，便知你不是闲人，独走商南，定有要事！适才又语意凄怆，莫非商山中隐居深仇，此来是赴甚生死之约？”

许伯亭苦笑一声，从怀中取出一封柬帖，放在桌上。玉清师太与冯多心注目看去，见柬帖上只有八个字儿，写的是：“欲镇中州，请举商鼎！”

末后并未署名，只画了一个肺叶形的表记。

玉清师太哼了一声又道：“许局主的武林侠号是‘三刀一扣镇中州’，这‘欲镇中州，请举商鼎’八字，确属向你挑战，但此类约会，江湖甚多，往往谈笑间即可打发，许局主何必有性命、名业全可能在此废弃的悲观烦恼？”

许伯亭叹道：“庵主总该知晓‘洛阳大豪’金八与‘徐州双杰’刘子深和刘子泰吧？他们的一身艺业，较我如何？”

玉清师太道：“都是苏豫知名豪客，但以贫尼看来，他们在艺业方面，属于外家好手，修为火候，不会高过许局主去！”

许伯亭抱拳道：“多谢庵主看重，但许伯亭有自知之明，我不会比洛阳金八，高明太多，金兄与徐州刘家兄弟也接到这同样的柬帖，于月前赴约，三人一同暴尸在商山金鼎峡口！”

玉清师太念了一声佛号道：“这帖上‘请举商鼎’字样中的‘商鼎’二字，莫非指的就是商山之‘鼎’？……”

她话犹未了，冯多心一面举箸夹了些卤牛肉，入口大嚼，一面用箸尖指着那肺叶形的表记笑道：“不会错，商山因‘四皓’避秦末之乱出名，七盘十二迂，林壑深邃，向有‘地肺’之称……”

“阿弥陀佛”，这声佛号自然又是玉清师太所发，她目闪奇光，向许伯亭笑道：“人间万事，每多奇巧，风萍一聚，也是因缘！许局主，你这一顿小东，作得颇有妙趣，因为贫尼极可能与你命运相同，一齐在那别称‘地肺’的商山之中，了却尘烦，获得解脱呢！”

许伯亭苦笑道：“庵主莫要说笑，你是一代侠尼，功力绝世，‘涤尘玄拂’，名震江南……”

话方至此，立即住口，因看见玉清师太也从缁衣之中取出了一封柬帖。

柬帖的式样大小，与许伯亭所接获的那份相同，但字儿却多了几个，写的是：“玄拂何足奇，银拂震江湖，玉清如有胆，地肺走长途！”

冯多心看了一眼，点头笑道：“嘉兴入陕，确是长途，居然有什么‘银拂’，敢向‘烟雨庵主’威震江南的‘涤尘玄拂’挑战？我冯多心这趟商山之行，不单有好菜吃，并有好戏看了！”

“有好戏看”之语，易懂，“有好菜吃”之语，难解，致令玉清师太和许伯亭二人，一齐对冯多心投射过诧异的目光！

冯多心笑道：“庵主与许局主不妨猜猜，我这一介穷儒，西风瘦马，风尘仆仆地赶来商山是为何事？”

许伯亭道：“是不是也有人投帖向冯兄挑战，约在商山相会？”

冯多心失笑道：“我这穷酸，有时九边乞食，有时吴市吹萧，每日几乎餐餐不继，哪里还有心情与人角技？何况我一不威震江南，二不威镇中州，也没人向我挑战！我赶来商山之故，只不过因在未将家财挥霍净尽之前，曾经精研食谱，尚称知味，遂有人邀我来品尝两道佳肴……”

玉清师太以两道阅世甚深的眼光，向冯多心略一凝注，接口笑道：“冯施主不辞千里，来品佳肴，定属人间绝味！是猩唇、豹胎、龙肝、凤髓？……”

冯多心摇手笑道：“不列‘八珍’之属，这两道佳肴，名称特别，一道叫‘地肺汤’……”

许伯亭皱眉道：“商山虽称‘地肺’，但对方怎能以山岳熬汤？莫非是用商山中特产的什么‘地肺灵泉，或‘青髓石乳’之类……”

冯多心确实像是饿极，一面不停地吃喝，一面摇手笑道：“没有那么好的灵泉青乳替我作汤，但对方为了吸引我这饕餮之徒，在请帖之上，倒曾列有菜谱。”

玉清师太笑道：“冯施主请把菜谱说出，让贫尼与许局主增广见闻如何？”

冯多心伸手搔了搔头，似乎略有碍难地皱眉说道：“本来我对‘地肺汤’的几味汤料看不明白，心中起疑，但如今与庵主暨许局主结识，听了许局主所说各事，才豁然悟，懂得究竟！但……但这汤料的名称，恐……恐怕有得罪二位之处！”

许伯亭苦笑道：“冯兄但说不妨，洛阳金八与徐州双杰既已陈尸商山金鼎峡口，我许伯亭也极难侥幸，多半会被那不知名的主人煮成‘地肺汤’的了！”

冯多心自斟自饮，又喝了一大杯西凤酒，缓缓说道：“对方倒不煮人，而是要煮许局主的暗器兵刃，那请帖上所列‘地肺汤’的汤料是：‘双杰油，大豪肉，三刀一扣玄拂丝’……”

玉清师太面容忽冷，伸手握着她那威震江南的“涤尘长尾玄拂”，低念一声佛号，目注冯多心道：“冯施主，请帖在身边么，暂借一观如何？”

许伯亭久走江湖，何等阅历经验？已看出玉清师太对冯多心起了疑念，准备在盘问出破绽之后，立把对方制倒在“涤尘玄拂”之下！

但自己向诤识人，虽也看出冯多心过份潇洒，有点蹊跷，所携的锈剑亦非凡品，目光神情却是一片湛然正气，绝非邪恶的人物！

玉清师太嫉恶如仇，性极刚直，手下又辣，是位颇被江南武林道尊重敬仰的空门煞星，倘若他们之间起了误会，岂非未入商山，便生事故？……

他正在心中担忧，皱起眉头，思忖排解之策时，忽然目光注处，愁眉立散！

因为玉清师太语音才了，冯多心已笑吟吟地从他满布酒渍风尘的青衫大袖之中，取出一封柬帖。

这柬帖的大小式样，不单与玉清师太、许伯亭所接获的完全相同，而且冯多心伸手翻开，指着那“地肺汤”下所注的“汤料”字样，赫然正是：“双杰油，大豪肉，三刀一扣玄拂丝。”

这一来，有人脸红了。脸红之人，自然是那位对冯多心多了心的玉清师太。

许伯亭生恐玉清师太下不来台，遂赶紧设法岔开话头，向冯多心含笑问

道：“冯兄不是说对方恭请你品尝两道佳肴么？另一道又是何物？”

冯多心翻过柬帖，只见在另一面上，写着“武林第一羹”五个大字，以及“羹料”两个小字，但“羹料”下的字儿，却被他用手盖住。

被许伯亭这一打岔，玉清师太脸上的赧色稍退，遂目注冯多心，苦笑问道：“冯施主何必不给我看？贫尼手中的‘玄拂’若是被对方当成‘地肺汤’的汤料，则我的一身皮肉，也难免不会被煮成‘武林第一羹’了！”

冯多心笑道：“庵主莫再多心，这‘武林第一羹’的羹料，不是庵主佛驾，而是我一位最亲近的知心好友！”

边自答话，边自放开手儿，使玉清师太与许伯亭二人，看清“羹料”之下写的是“马肉星心”四字。

许伯亭皱眉道：“冯兄的至交好友是谁？这‘马肉星心’四字，用意何在？许伯亭惭愧识陋……”

冯多心指着店小二刚刚端来的一尾肥大的烹鱼，轩眉笑道：“昔日曹孟德与刘使君‘青梅煮酒’，畅论天下英雄！我们今日也不妨步仿先贤，在这‘烹鱼凤酒’之前，论一论当代武林的一流人物！”

许伯亭微一沉吟，计道：“少林、武当、峨嵋、雪山、昆仑、崆峒、点苍、太极等八派掌门，以及派中首脑，应算一流人物；‘瘦马书生’马二凭的‘诗魄同魂掌法’、‘三星天磁气’，与‘雪衣观音’玉娘子的‘度世琵琶’、‘转轮指法’，名满塞北；玉清庵主的‘涤尘玄拂’与‘黄山长眉叟’孟逸尘的‘吴钩’短剑，威震江南；还有‘天外三魔’、‘血印三煞’、‘地狱三魂’等，亦复凶威极盛，烜赫一时，此外恐怕……”

玉清师太念了一声佛号，目注许伯亭道：“许局主走镖南北，游侠东西，知事必多，识人定广，你怎么单单遗漏了三位出乎其类，拔乎其粹，第一流中的第一流，当代武林中最富传奇性的特殊人物？”

许伯亭先是怔了一怔，然后目注玉清师太，问道：“师太是指‘孤星、冷月、寒霜’？”

玉清师太颌首道：“这‘孤星俊客’、‘冷月仙娃’、‘寒霜公主’等三位的名气，岂不要比许局主前述诸人，还要来得响亮一点？”

许伯亭叹道：“‘孤星、冷月、寒霜’虽是旷代人物，但武林中何曾有几儿见过他们的庐山面目？只听说他们每人有一招杀手绝学，‘孤星不孤’、‘冷月不冷’和‘寒霜不灭’凌厉精妙的程度，足以冠古烁今，泣鬼惊神，许伯亭却恨缘慳，迄未一开眼界……”冯多心笑了一笑，接着许伯亭的话头说道：“许局主不必叹缘慳了，就在商山金鼎峡内，你可以了却这桩心愿！”

许伯亭悚然道：“冯兄此话怎讲？难道对我们下帖相邀的商山‘金鼎峡主人’，竟是‘孤星、冷月、寒霜’其中之一？”冯多心冷冷哼了一声，指着他那份柬帖上“天下第一羹”羹料以下的“马肉星心”四字，长眉微挑说道：“我如今替那‘金鼎峡主人’宣布一点秘密，这‘马肉星心’四字中的‘马肉’，就是我生平至友‘瘦马书生’马二凭的肉儿……”

玉清师太不自禁地合掌当胸，又念了声佛号，说道：“阿弥陀佛！‘马肉’既是‘瘦马书生’之肉，则‘星心’难道是‘孤星俊客’之心？”

许伯亭也失声道：“倘若用这两样东西作为羹料，则‘金鼎峡主人’邀请冯兄品尝的这味佳肴，真可以称得起‘天下第一羹’了！”

玉清师太不忍荤酒，但这时对着那尾在陕甘道上极为难得的肥美烹鱼，

竟未下箸，只是双眉深蹙！

冯多心看她一眼问道：“庵主怎不用鱼，想些什么？”

玉清师太道：“这金鼎峡的主人，语气太狂，简直在藐视天下英雄！贫尼正在揣测对方究竟是什么路道？”

冯多心狂笑道：“吉凶难测，路道难猜，常言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赶紧吃饱喝足，一进商山，便可见分晓了！”

玉清师太长身而起，一甩她那“涤尘玄拂”，轩眉说道：“冯施主不必吃了，这尾烹鱼虽尚肥美，但也绝对比不上什么‘地肺汤’和‘天下第一羹’来得别具风味！”

商山之中，金鼎峡口。

不问可知，金鼎峡的形势必属奇险，冯多心虽然佯狂，亦不得不稍露本相，他解了辔头，任凭载他远来的一头“瘦驴”，在林木间自由憩息，自己随着玉清师太、许伯亭等，巧纵轻登，翻山渡壑，身法居然还相当不弱！

玉清师太暗中对冯多心相当注意，在翻上一片峭壁之后，随口问道：“冯施主的轻功身法，相当不错，你是昆仑高手？还是峨眉弟子？”

冯多心笑道：“在下嗜武成狂，未入流派，但因浪迹天涯，交友极多，故而学过昆仑独擅的‘天龙百变’，以及峨眉专有的‘佛光普渡身法’。”

玉清师太听得眉头更皱，因为这“天龙百变”与“佛光普渡”身法，均是昆仑、峨眉的至高绝学，乃不传之秘，岂是外人所能妄参？冯多心虽在火候上尚有欠缺，但路数上却已被自己看出，丝毫不差，这位允文允武的神秘同路人，究竟是何来历？

这位“烟雨庵主”正在思忖，冯多心却业已手指前方，含笑说道：“庵主不必再对冯多心有所多心，我们总是朋友，前面已到金鼎峡，应该设法唤出主人，责备责备他们太以大模大样，对客倨慢！”

玉清师太抬头注目，果见前面三数丈外，是一片相当宽敞的山峡入口之处。

但峡外虽广，峡口却狭，并在那仅容双骑并出的峡口当中，摆着一只巨大金鼎。金鼎斜上方约莫两丈高处，悬挂着一只巨大的金钟，这一钟一鼎的份量，看上去均有七八百斤上下。

鼎上贴了一张字条，写的是：“不举此鼎，怎镇中州？”

钟上贴了一张字条，写的是：“知味嘉宾，钟鸣鼎食。”钟鼎之间的石壁之上，也贴了一张字条，写的是：“特别优待女性，‘烟雨庵主’可不必试技，直接入峡。”

许伯亭被这“金鼎峡主人”捉弄得有点生气，双眉一挑，豪情勃发，上前单手抓住鼎足，把金鼎轻轻举起，移放壁下。冯多心则向玉清师太抱拳深深一揖！

玉清师太笑道：“冯施主莫再谦虚，真人该露相了，你如此多礼则甚？难道要我替你敲钟？”

冯多心苦笑道：“这是试技，也就是考验资格，不是寻常的撞钟！在下手下虽拙，腹笥尚宽，眼力也还不浅，我已看出这钟厚达三寸，似是哑铁，更高悬两丈以上，无法以兵刃相触，倘若不运用极上乘的内家罡气，哪里击得响呢？”

话完，拾了一块石子抛去，正中钟腹，果然“壳”的一声，如击木石，毫未发出什么震耳惊心的金属脆响！

玉清师太看了冯多心一眼，皱眉笑道：“好，贫尼代劳，冯施主留点力气，养足精神，我和许局主大概要靠你旋乾转坤，超脱出这场劫数！”

语音方了，她那柄“涤尘玄拂”又复向上一翻！

这柄威震江南的“玄拂”拂尾，色呈全黑，不知何物所制，每根均长达三尺左右。

玉清师太看出冯多心不是凡俗，有心炫技，竟劲达四梢，用出佛门绝学！

千百根玄丝，不成一束，在翻向天空以后，好似散成一朵绝大绝大的黑色奇花！

这场面不单好看，并极好听！

好看的，当然是那朵比昙花开灭得还要快速百倍的千丝万缕的黑色拂花！

好听的则是密集如麻、一连串悦耳清心的“叮咚”钟韵！

拂柄盈尺，加上从肩头向上倒翻，距离那离地两丈的金钟，至少还约有一丈二三。

在这远距离，能翻拂凝气，把金钟敲响，已是惊人功力！

何况，玉清师太不是把那金钟击成一声巨响，而是击成无数“叮咚”脆响！

更何况，这些密集如麻、连续不断的“叮咚”脆响，丝毫不乱，其中还颇有韵律，才令人听来美妙，听来悦耳，听来神往，听来心清！

冯多心又是深深一揖，向玉清师太大表钦佩笑道：“庵主击钟成韵，欲度众生，绝艺慈心，真令冯多心万分敬佩！”

玉清师太微叹一声，苦笑说道：“九界无边，众生难度，魑魅四出，世劫方殷！冯施主请听，这钟声中的杀气多浓？我们入峡容易，出峡艰难，只好各凭修为，在这虎穴龙潭中闯一闯了！”

原来玉清师太所击的钟韵，尚有悠扬的尾音，金鼎峡中，也“叮当，叮当”的响起了一声声金钟脆响！

许伯亭武功不弱，对于禅机玄理的悟力尚差，他未觉峡内钟声有何异样，但冯多心却连连点头，皱眉说道：“庵主佛教高明，钟声中的确充满杀气，不知这‘金鼎峡主人’，究竟与我们结过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这时，玉清师太已举步当先，向那金鼎峡中走去。

冯多心忽似有甚灵感，发话叫道：“庵主暂留佛步，这钟声虽蕴杀机，亦有韵律，我们且听听是敲三十六响？还是七十二记？”

玉清师太闻言止步，向冯多心苦笑说道：“冯施主见闻广博，悟性亦高，贫尼如今也听出一些端倪，响数已过卅六，必然止于七二，这是对方表示与来人绝不两立、夺魂追魄的‘地狱钟声’！”

“地狱钟声”四字，把许伯亭听得毛骨悚然，失声问道：“庵主既这样说，莫非金鼎峡主人竟是当世邪派诸凶中极少见也极难缠的‘地狱三魂’？”

玉清师太念了声佛号道：“纵然不是，也必与‘地狱三魂’大有关系，贫尼已知对方摆出今日阵仗的主要对象是我，许局主与冯施主只是适逢其会，作了陪衬，与贫尼同蹚一场浑水而已！”

许伯亭知道“地狱三魂”是“九劫痴魂”常素素、“三生怨魂”凤飘飘和“七杀凶魂”秦盼盼等三位女杀星的总称，个个一身绝艺，十分难惹，遂皱眉问道：“庵主与‘地狱三魂’结过梁子？”

玉清师太道：“许局主记不得在勾漏山中的‘血影壁’前有座规模极大的尼庵，被我独力扫荡，一火焚却？”

许伯亭点点头：“那座尼庵号称‘空门欲海’，其中藏污纳垢，武林内正人君子无不侧目，并都夸称庵主辣手佛心，诛除败类，放的是把清净火呢！”

玉清师太叹道：“那尼庵住持俗名秦妙妙，风闻是‘七杀凶魂’秦盼盼的两个胞妹之一！……”

他们说话之间，金鼎峡口已生变故！

所谓“地狱钟声”，恰好敲到了七十二记。

“嗡……飏……崩……”

一线玄光电闪，无数金光四散！

“嗡”，是弓弦劲响……

“飏”，是箭啸破空……

“崩”，是金钟碎裂……

连在一起来说，就是有人用强弓劲弩，以及什么特制宝箭，把峡口所悬的金钟，射裂成无数碎块！

就在金钟碎裂，巨响摄魂之际，金鼎峡中抬出了三乘软轿。一个玄衣劲装汉子，抢在轿前几步，向玉清师太躬身行礼，陪笑说道：“庵主飞拂鸣钟，铿锵生韵，功力堪称绝世，是本峡所迎接的宾客中最高的人物！我家峡主遣轿相迎，并请庵主见恕，因另接嘉宾，有所失礼之罪！”

玉清师太懒得和这些头目身份之人多话，只是轩眉一笑，便飘身上了软轿。

许伯亭与冯多心，自然也随同她一齐行动。

人一上轿，帘幕立垂，等到轿停，玄衣壮汉揭帘相请之际，业已到了峡中一片广场之上。

在山峡之中，这数十丈的广场，着实称得上一个“广”字，场中土石掺半，左边是一片十六七丈高下的峭壁，壁上苔藓十分肥厚，被人在苔藓上镌出“杀杀杀杀杀杀杀”，排列成北斗七星的形状，是深绿之中的七个浅绿杀字！

场右，一片小岗，岗上微露檐牙飞角，似是筑有宫室。

玉清师太等三人下轿，在场边预设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冯多心目光微注左面壁间的七个“杀”字，向玉清师太低声笑道：“庵主所料果然不差，从这七个‘杀’字看来，此地主人定是‘七杀凶魂’秦盼盼，并似已把这金鼎峡占作巢穴，成了她的‘七杀地狱’，说至此处，忽然失笑道：“不过‘地狱’遇佛，必然鬼门大开，怨魂得度，秦盼盼惹上庵主，真是自取灭亡……”

玉清师太念了一声佛号，截断冯多心的话头说道：“‘地狱三魂’的名头太大，贫尼要超度秦盼盼，可说毫无把握！普救众生的慈悲接引使者，恐怕是冯施主了！”

冯多心方自抱拳谦谢，小岗上已走下不少人来。

八九个虎背熊腰的绿林人物，簇拥着三位长衣蒙面人，当中一人衣黑，右面一人衣绿，左面一人白衣如雪，但头上均戴有箬笠，垂有面纱，只使人看得出她们全是年龄不太大、身段婀娜、举动矫捷的女子，却不令人看见庐山面目。到了广场，衣黑、衣白、衣绿的三个女子，与一个油头粉面、三十左右、书生打扮的人物，和一个灰衣老叟，五人入座，其余的六七人则排站身后。

黑衣女子居中落座，显然是主脑人物，手指身左白衣如雪的女子，淡淡说道：“这位妹子千里远来，是从西面入峡，并先到一步，使我无法分身迎宾，‘烟雨庵主’莫要怪我慢客才好。”

玉清师太想起对方在峡口悬钟置鼎之事，分明有意安排，不禁心中有气地哼了一声道：“客有亲疏，主人不妨作两样款待，好在贫尼奉帖远来，其志不在论交，只在见识见识威震江湖的那柄‘银拂’，主人大可开门见山，飧以绝艺，无须多作客套！”

黑衣女子闻言，侧顾身后，低声道：“献拂，抬鼎！”

身后一名壮汉应声传呼，小冈上又有九人走下，当先一人，是个黄衣垂髻的少女，双手捧着一只朱漆长盘，盘中横置一柄云拂，拂尾长短以及式样，都和玉清师太的“涤尘玄拂”仿佛，只是通身闪闪如银，色泽迥异！

另外八人，则以巨杠粗绳，合抬来一只小鼎。

鼎是古铜色泽，高仅两尺左右，比许伯亭在峡口所举的那只小了许多，但由八人合抬，尚且个个满头大汗、脚步踉跄的情况看来，却似具有极重的份量！

鼎置场边，拂放几上，那黑衣女子又目注玉清师太问道：“庵主名满江湖，见多识广，知不知道我是谁么？”

玉清师太双眉微扬，左掌当胸，一打问讯答道：“假如贫尼所料不差，则今日金鼎峡中，有幸得遇心仪已久的武林高手，主人应该是‘地狱三魂’中的‘七杀凶魂’秦盼盼了！”

“嘘……刷……喀嚓……”

“嘘”是黑衣女子张口一吹，“刷”是她脸上那片面纱，被吹得破空而飞，“喀嚓”则是场边两三丈外，一株松树横枝，被那片横飞的面纱硬给截断坠落。

玉清师太、许伯亭、冯多心三人，全觉眼前一亮！

他们均有点出乎意料，照这秦盼盼“七杀凶魂”的外号听来，多半是个夜叉罗刹般的奇丑妇人，谁知她竟是位约莫三十左右的绝代娇娃，姿容美艳不可方物。

玉清师太、冯多心、许伯亭三人均相当惊奇，但三人所感则微有不同，玉清师太是奇过于惊，冯多心是惊奇之外，还有点惊艳，许伯亭则惊过于奇，因为他是武林豪客，不解风情，秦盼盼的容貌美好与否，和他无关，他只吃惊她吹纱断树的功力太高，衡量自己一身所学，觉得恐怕不是这位以凶名震世的邪派佳人之敌？

黑衣女子吹落面纱、露出本来面目之后，对玉清师太点头说道：“不错，我是秦盼盼，当世武林人物送了我一个不太好听的外号，叫做‘七杀凶魂’，‘烟雨庵主’知不知道我这次邀你跋涉长途之意？”

玉清师太神色悠闲地念了一声佛号，缓缓答道：“秦施主不外欲以盘中‘银拂’，一斗贫尼手中的‘涤尘玄拂’，此举主因，则多半是为了勾漏山‘血影壁’前火焚‘桃花下院’之事……”

秦盼盼轩眉一笑，目光转注许伯亭道：“许局主，你知不知道我邀你来之意？”

许伯亭在座上欠身，抱拳陪笑答道：“许某莫测高深，倘系‘振威’同人走镖南北，在江湖道上有所失礼欠遇，则许伯亭敬为陪罪！”

秦盼盼摆手道：“此事与振威镖局无关，乃是我这位好友新得一只殷商

宝鼎，想看看当世武林之中，有没有力能举鼎的英雄人物？加上她开府此峡，地属关中，遂选上威镇中州的许局主了。”

她是手指绿衣女子发话，才使玉清师太等明白了开府金鼎峡的主人究竟是谁。

许伯亭闻言方知是自己外号“三刀一扣镇中州”中的“镇中州”三字惹祸，不禁摇了摇头，面带苦笑。

秦盼盼再把两道极美的眼神移注到冯多心的脸上，扬眉含笑问道：“冯兄的大名是‘多心’二字？”

这位“七杀凶魂”，对玉清师太称“烟雨庵主”，对许伯亭称“许局主”，对冯多心却称“冯兄”，在称呼上显有差别，似乎对冯多心特殊礼遇，表示亲近。

冯多心也有点受宠若惊，为之一怔，拱手陪笑答道：“不错，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在险恶江湖中，难于一片纯真，略为‘多心’，也是不得已之事。”

秦盼盼的两道目光，毫未移开冯多心那张颇有灵气，却嫌稍积风尘、显得憔悴的英俊脸庞，似乎盯得更紧地笑了一笑又道：“冯字拆开，恰为‘马二’，若再‘多心’，便是‘憑’字，照冯兄的姓名看来，你与以瘦马青衫，名惊塞北的‘瘦马书生’马二憑，定然关系颇为密切了？”

玉清师太与许伯亭先未发现，如今听秦盼盼这样一问，才觉得“冯多心”的姓名，对“马二憑”来说，确有拆字妙趣！

冯多心笑道：“马二凭兄是我生平畏友，有关文武两道，都蒙他尽力指点，启迪殊深！至于姓名方面，只是偶然巧合，也可以说是一种缘份。”

秦盼盼双颊之上微现梨涡，又道：“冯兄既是‘瘦马书生’马二凭的至友，可知他如今何在？”

冯多心道：“马兄侠踪，多在西北边陲，不是天山看雪，就是瀚海游沙，但又有桩不幸的传言，有人说他已在这金鼎峡内，被秦姑娘煮成‘天下第一羹’了！”

说至此处，秦盼盼神色未变，但那位被她指为金鼎峡地主的绿衣女子，却为之“噗哧”一笑！

秦盼盼侧顾身后道：“献羹！”

小岗上又现人影，六名侍女，每人手捧一只热气腾腾的细磁青花盖盅，献置于玉清师太、许伯亭、冯多心，暨秦盼盼等三女的座旁几上。

不消说，这便是以“马肉星心”为料，所制成的“天下第一羹”了！

秦盼盼指着几上盖盅，神色凝重地缓缓说道：“这是我制来款客的‘天下第一羹’，制羹原料用的是‘马肉星心’！……”

玉清师太双掌在胸前合什，低低念了声“阿弥陀佛！”

秦盼盼又把两道凶味不浓、相当清澈的目光盯在冯多心的脸上，扬眉说道：“冯兄，我是把你当作‘知味嘉宾’，可否请你来解释‘马肉星心’四字？”

冯多心皱眉道：“我虽可解释，但却希望说得不对，也就是希望事不至此，所谓‘马肉’，已有传说是‘瘦马书生’之‘肉’，所谓‘星心’，可能是‘孤星俊客’之‘心’……”

秦盼盼道：“冯兄，你的心愿只达成一半……”

冯多心道：“秦姑娘此话怎讲？”

秦盼盼冷然答道：“也就是说你的解释只对了一半，‘马肉’，的确是‘瘦马书生’之‘肉’，但‘星心’却非‘孤星俊客’之‘心’！”玉清师太与许伯亭几乎是异口同声问道：“是谁的心？”秦盼盼道：“是秦倩倩之心。”

这“秦倩倩”之名，甚为陌生，把玉清师太、许伯亭以及冯多心等，都听得为之一怔！

秦盼盼向玉清师太笑道：“庵主来自江南，又复佛法高深，不戒荤酒，定知江浙间有道名菜，名叫‘腌笃鲜’……”玉清师太颌首道：“这是以陈肉鲜肉，加上配料合炖的一种汤菜，胜在味厚，但需细心调整，使人饮啖之间不厌油腻，才是上品！”

秦盼盼道：“我这‘天下第一羹’，便是遵从‘腌笃鲜’的制法，肉是‘陈肉’，心是‘鲜心’，庵主、许局主暨冯兄，请先尝尝风味，我再说出这颗‘鲜心’的主人秦倩倩是何方神圣如何？”

说完，举盅属客，但慢说玉清师太和冯多心，便连许伯亭那等惯在刀头舔血的江湖豪客，既知羹是“陈肉鲜心”所制，也皱起眉头，不敢入口尝试。

秦盼盼见他们不敢尝羹，扬眉说道：“秦倩倩是……”

四字才出，她身右所坐的绿衣女子突然笑着叫道：“大姊慢说故事，是不是先行较艺，来得较有趣味？”

这绿衣女子语音娇脆已极，听在耳中，特别具有勾魂摄魄的意味，分明又是一位绝代尤物！

秦盼盼点了点头，目光在玉清师太、冯多心身上一扫，向绿衣女子笑道：“高明在座，今日之会，定必精彩异常，我先养神片刻，你这‘金鼎峡主’既然开府秦中，欲与天下群豪一争长短，也该亮亮字号的了！”

说完，果然闭目养神，暂不发话。

那绿衣女子嘘的一声，居然也学秦盼盼那样仰面吹纱。

但秦盼盼适才只是吹纱折枝，这绿衣女子却仿佛更有意炫耀似的，把薄薄的面纱吹得更远，并截断了一株小树！

武功方面，不比“七杀凶魂”为弱，年龄方面，更比秦盼盼为轻，只有二十二三光景，容貌则与秦盼盼春兰秋菊，各擅胜场，果然也具有极美的姿色！

唯一特别的，是她那两道目光，比秦盼盼来得媚，更比秦盼盼来得凶，并隐隐有种暗碧的光芒，顾盼之间，能使定力稍差之人，随之魂飘心悸！

玉清师太看得眉头一蹙，向许伯亭、冯多心悄声说道：“许局长与冯施主小心，今日之会，凶险定高，这绿衣女子看来相当邪门，似乎比‘七杀凶魂’秦盼盼还要难缠难惹！”

这时，那绿衣女子已扬眉朗声说道：“我叫金冷月，蒙秦盼盼姊姊之助，开府商山，忝为金鼎峡主人、如今先向开封振威镖局主人许伯亭许大侠请求一事。”

因“孤星、冷月、寒霜”是当代武林第一流中第一流的拔尖高手，故而金冷月才一报名，便使玉清师太等联想到踪迹十分飘忽、平常极少以庐山面目示人的“冷月仙娃”，不禁互看一眼，眉峰暗蹙！

许伯亭一听对方先挑自己，提出要求，急忙抱拳笑道：“金姑娘有话请讲！”

金冷月带着满脸荡人心魂的妖媚笑容，嫣然说道：“江山代有风云主，

各领英雄数十年，金冷月既已开府关中，便想请许局主收歇振威镖局，并把你外号中的‘镇中州’三字取掉！”

冯多心听了后，暗叹金冷月果然难缠，真是位极厉害的女魔头，如此直率挑战，却叫许伯亭如何答对？许伯亭“哈哈”一笑，轩眉答道：“回复金姑娘，振威镖局是我私人所创的事业，可以遵嘱立即收歇，常言道：‘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刀头舔血，剑底谋生，振威能见好收帆，已算是相当幸运……”

金冷月娇笑道：“英雄善识时务，许局主能作此诺，相当高明……”

她的话犹未了，许伯亭双眉一挑，朗声接口又道：“但‘镇中州’三字却非私有，乃江湖友好公赠，许伯亭在条件未合之前，不敢遵嘱取消。”

金冷月诧然问道：“怎样才合条件？”

许伯亭不骄不狂，满面湛然神光，缓缓答道：“江湖友好赠号为‘三刀一扣镇中州’，许伯亭承誉多年，不敢不惜，故而要我取消‘镇中州’三字，必须先行赐教艺业，胜得我敝帚自珍的‘三刀一扣’！”

这番话儿，答得不亢不卑，一派江湖大豪身份，使玉清师太与冯多心均暗暗赞佩许伯亭不愧为中原豪杰！

金冷月秀眉连轩，目光中微现碧芒，点头笑道：“好，许局主真够英雄，我有两条路儿，由你选一条走！”

许伯亭拱手道：“请教金姑娘，让我选的是哪两条路儿？”

金冷月笑道：“简单得很，一是举鼎，一是较艺……”

许伯亭浓眉方轩，金冷月目中碧芒微闪，又复笑道：“许局主慢点选择，让我先把这两条简单的路儿，简单解释一下。”

语音顿处，手指那只由八人扛来、古铜色泽的小鼎说道：“第一条路是举鼎，许局主只要举起这只‘殷商宝鼎’，我便不再在金鼎峡中开府，让你名镇中州，否则，许局主是熟晓江湖规则的武林大豪，应该知道何以自处？”

许伯亭沉声道：“许某明白，不是毁名遁世，便是自拍天灵，请金姑娘解释第二条路。”

金冷月指着座上的灰衣老叟说道：“第二条路是较艺，请许局主施展你威镇中州的‘三刀一扣’，和我所属的地肺堂胡堂主，一较暗器兵刃上的修为艺业，胜败结果同前，我并向你介绍一下，胡堂主足有十年左右未出江湖，但昔日却有个‘辣手仙猿’的外号……”

这“辣手仙猿”的外号甚生，但许伯亭身为有名镖局的局主而兼总镖头，见闻自极广阔，闻言悚然一惊，目注那长得的确有点猿形的胡姓老者，抱拳说道：“久仰，久仰，胡堂主是崆峒名家，除了‘辣手仙猿’之外，好像又称‘多臂仙猿’，当代崆峒掌门‘天狼神君’苟剑涛，应该还是你的师弟！”胡姓老者“哈哈”一笑，猿目中精芒微闪，轩眉说道：“许局主见识相当渊博，居然一口便道出我这久别江湖之人的来龙去脉，胡振天请教一声，你是选择举殷商宝鼎？还是以一条‘连环扣’、三柄‘回龙刀’，和我老头子，在‘烟雨庵主’等大行家面前，献献丑呢？”

许伯亭知道这是生死关头，自己只要一败，便算把名头、事业，甚至于一条性命，交代在此！

事态既极严重，他不敢逞强，当然要在两条路中，选择比较容易走的一条路儿。

故而，他尚未开口答话，目光已注向那只古铜色泽的“殷商宝鼎”。

他即将开口说出的答案，是“举鼎”二字。

因一来胡振天是当代崆峒掌门“天狼神君”苟剑涛的师兄，行辈甚高，功候老到，更有“多臂仙猿”之称，是有数的暗器高手，自己仅凭三柄“回龙刀”，如何占得便宜？

二来，峡口巨鼎比这殷商宝鼎大了足有一倍，尚被自己轻易举起移开，这只小鼎虽由八人扛来，却仅二尺高下，似乎难不倒自己一身内功、双臂神力。……

就在他“举鼎”二字，即将出口的刹那之前，耳边突然听得有人用比蚊鸣还细的“蚁语传声”功力，向自己专注说道：“宁斗仙猿，莫举商鼎！”

传音之人，不消说是玉清师太或冯多心二者之一，但玉清师太与冯多心却偏偏同时举杯饮茶，使许伯亭无法看清是谁在嘴皮蠕动？

但不论是谁，均属好意，而且旁观者清，可能发现那只殷商宝鼎有甚特别蹊跷，才对自己暗暗传音关照！

彼此既敌忾同仇，这种好意怎能不加领受？许伯亭遂改变原意，相当谦恭地向胡振天抱拳一揖，笑道：“许伯亭久仰胡堂主昔年盛名，今日既在此巧遇，不愿放过机会，愿在大行家手下一领教益，总比用蛮力举鼎，来得有味多了！”

金冷月双眉微轩，笑了一笑说道：“许局主相当精明，你可知道我这只殷商宝鼎的重量如何？”

许伯亭心中估计，那只小鼎任凭用何种质料铸制，也不会超过千五百斤，但他念方至此，冯多心已酸气十足，摇头晃脑地向金冷月问道：“金姑娘，我来抢这个答案，这只‘乌心商鼎’，是不是三千八百六十二斤？”

金冷月听得傻了，连正在闭目养神的“七杀凶魂”秦盼盼都眼皮微抬，对冯多心飘过一瞥诧异骇异的眼色。

因为叫出“乌心商鼎”之名不难，但对方绝对不曾用秤称过，怎可能一眼看出“三千八百六十二斤”，连零头份量，都不曾说错半点？

许伯亭更是心惊，暗忖倘若“乌心商鼎”真有这等重量，则自己绝难举起，适才只要选择了“举鼎”一途，岂不立刻丢人现眼，身败名裂……

这时，金冷月的两道八分惊奇、两分妖媚的目光，刚刚注向冯多心，冯多心已含笑说道：“金姑娘不必惊奇，我冯多心一不会掐，二不会算，只不过肚子里稍微有点墨心，才敢卖弄多嘴！姑娘请看，鼎边斑驳痕迹，乃是前古象形文字，它已把这宝鼎的名称，鼎腹含有多少乌金，以及总重三千八百六十二斤，都写得清清楚楚，使我一望而知！……”

金冷月脸上微红，低低哦了一声，向冯多心点头说道：“承教、承教，想不到冯兄学识如此渊博，居然还能辨识前古文字？”

冯多心好似有点感慨地喟然一叹道：“通古文，不如精今文；博典籍，不如识时务，我冯多心在故纸堆中磨蚀了多少青春，还不是蹭蹬名场，衣衫落拓，混不饱三餐一宿，连老婆孩子都给耽误了呢！”

金冷月听得方自“噗哧”一笑，那位脸上仍罩有面纱，尚未开过口的白衣女郎，突向冯多心曼声问道：“冯相公认不认得一种形如蝌蚪的前古文字？”

冯多心点头笑道：“认得，认得，举凡象形、钟鼎、甲骨、籀文……”

他正想自诩渊博，卖弄才情，忽告倏然住口！

因为热闹情节开始了，那位在金冷月麾下充任地肺堂堂主的“多臂仙猿”

胡振天，因许伯亭选择和自己动手，业已面带冷笑，离座下场。

他目光冷注许伯亭，沉声问道：“许局主的‘三刀一扣’，威镇中州，今日是打算对我胡振天综合施为？还是分作两阵，个别施展？”

许伯亭深觉今朝局面凶险，把心一横，正想答以综合施为，一拼胜负之际，冯多心突然停了他自诩能识各种前古文字之语，接口笑道：“两位都是一代名家，难得在这金鼎峡中巧遇，还是分作两阵，让我们大睹神奇，看个尽兴吧！”

胡振天转身对冯多心拱手道：“胡某敬遵冯大侠台命，第一阵便向许局主请教暗器，但不知是彼此互以对方身躯作为标的，还是各自施为，观摩手法，由旁观者评定胜负？”

许伯亭朗声接口道：“彼此间向无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何必以身躯作为标的？胡堂主且请一展神奇手法，许伯亭再追随献丑便了！”

胡振天缓缓回头，目注许伯亭道：“许局主的拿手暗器，就是‘回龙刀’？”

许伯亭伸手入怀，取出三柄镌有龙纹、形如弯月、精芒如电的薄薄飞刀，点头答道：“许某奔走江湖，除这三柄‘回龙刀’和腰间一条‘连环追魂扣’外，从来不带其他兵刃暗器！”

胡振天狞笑道：“好，胡某暗器共有五种，但因许局主专擅‘回龙刀’，我也只用其中之一便了！”

许伯亭道：“在下久闻胡堂主精擅‘赤蜈蚣’、‘蓝蛛箭’、‘黑蛇钻’、‘白蝎钩’暨‘黄云守宫砂’等五毒暗器，但不知要用哪一种向许某赐教？”

胡振天道：“我就用‘蓝蛛箭’请教许局主‘回龙刀’的精妙手法……”

语音顿处，伸手入怀，取出一双奇形小箭。

这小箭长约七寸，粗如拇指，箭尾部份并无异状，所谓“奇形”，是在箭头，因箭头并非箭镞，而是一只蓝色蜘蛛，六足具体而微，蛛腹特别凸大，看去颇有怪异慑人之感！

胡振天拈箭在手，向许伯亭狞笑说道：“许局主，我们不必分先后表演，可同时施展各人在所用暗器上的独特手法，胡某如今将这根‘蓝蛛箭’，向空中甩起四丈二尺，请许局主以‘回龙刀’对箭身飞斩如何？”

许伯亭明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方以“蓝蛛箭”充作自己“回龙刀”标的之举，定有特殊含意，但事已至此，说不出不上，只好点了点头，把三柄“回龙刀”一齐扣在掌中，全神凝注，静看对方怎样出手。

胡振天笑了一笑，相当怪异地把那只“蓝蛛箭”用反手甩出，飞向高空，但却滴溜溜的，微带旋转之势！

由于对方事先言明，小箭只飞四丈二尺，许伯亭知道时机稍纵即逝，哪敢丝毫怠慢，“回龙刀”立即脱手！

名家手法，毕竟不凡，“回龙刀”绝非直取“蓝蛛箭”，而是对前、左、右三个方向掷出，先行贴地平飞，然后以回旋飘折之势，倒卷而回，分从三个方向，攻向“蓝蛛箭”垂直上穿的四丈二尺的空中。

这种打法，含有三种用意：

第一、自然是因许伯亭恃此名镇中州，今日当着这多江湖高手、武学名家施为，不得不尽量表现自己的精妙手法！第二、对方的“蓝蛛箭”绝不会白白挨打，定有反击之能，但箭只一根，自己的回龙刀分三方进击，命中机率既高，也不至于被对方一柄不留的完全击落！

第三、“蓝蛛箭”多半必在四丈二尺高处略作刹留，再生难测变化！若

飞不到四丈二尺，是胡振天输口，若中途截击不让它飞到四丈二尺，是自己小气，则最好、最适合的袭击点，岂不是它刚刚到达四丈二尺，而尚未发动任何变化的一瞬之间？……心中计定，手中劲力自有分寸，果然在那根“蓝蛛箭”刚刚到达四丈二尺空中，三柄飚轮电转、化为三团金光的“回龙刀”，恰巧从三个方位射到！

谁知“蓝蛛箭”本已脱手高飞，如今却似有人牵引般，在箭尖刚达四丈二尺的空中，陡然微降，向下落了一尺！就这一尺之降，便使三柄“回龙刀”全都打空！

许伯亭并未全输，因他的“回龙刀”专用巧劲，极富回旋反复之能，第一次纵会打空，仍能继续作第二次甚或第三次的跟踪再袭！

但难于意料的怪事出现——

“蓝蛛箭”陡降一尺，却从箭头蛛口中喷出二三尺长的蓝色蛛丝，把空中三柄“回龙刀”一齐网住！

跟着，蓝光电闪，小箭再升，倏然射入网中，“砰”然自爆！一声霹雳，芒雨星飞！

“回龙刀”和“蓝蛛箭”都成灰飞，胡振天满面得意，打了一个“哈哈”，许伯亭则双眉深蹙，脸上一片愕然神色。许伯亭愕然之故，一半当然是“回龙刀”意外被毁，另一半则是耳边又闻怪异语声。

这次的怪异语声极为简单，只是“孤星不孤”四字。但虽仅四字，却似使许伯亭吃了一粒“定心丸”！因为这“孤星不孤”是一招惊世绝学，也是当世武林三大异人中，“孤星俊客”的表记招牌！

只要这位名惊八表、宛若神龙、行踪如谜的旷世奇客，人在当地，并站在自己一边，许伯亭便知或许可以死里逃生，躲过这场劫数！

故而，他的脸上微愕，是喜多于惊，他在等待，等待那向自己耳边先传语“孤星不孤”之人的进一步指示。

第二章 马肉星心

这时，“多臂仙猿”胡振天已取出他生平得意的独门兵刃“五毒仙猿爪”来，满面得意的神色，向许伯亭笑道：“许局主，今日之会，高手尚多，我们是笨鸟先飞，不必耽误太多时间，该斗第二阵了！”

许伯亭从腰间解下一条由十三节“如意钢环”接合而成的“连环追魂扣”来，点了点头，淡然一笑，说道：“三刀一扣，幸得微名，许伯亭‘三刀’既毁，这‘一扣’也不想再要，今日会后，不论成败生死，许某均退出武林，不再撖江湖锋镝！”

胡振天笑道：“许局主莫太悲观，淡却雄心壮志，我知道你在这条‘连环追魂扣’上，精招尚多，请不吝施为，让胡振天开开眼界！”

许伯亭这回却毫不谦逊地应声说道：“好，胡堂主小心！”

一语才出，右臂一穿，身形冲天高拔，居然也是约莫纵起了四丈二尺左右！

这一突然举措，使胡振天，甚至包括“金鼎峡主人”金冷月在内，都看得为之怔！

因为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双方虽仅略微较量，在场诸人均已看出若论武学修为，许伯亭至少要比胡振天差了一二成的火候！

29 身形高拔，自然是凌空倒扑，以鹰攫龙拿之式施为，但这种打法，威势固强，却必须在功力胜过对方，至少火候相若的情况下，始宜使出，否则，予人以逸待劳，破绽必多，岂不是自取其辱？许伯亭明不明白这种道理？……

他也勉强可算一流高手，当然明白！

他是奉命犯此错误！

所谓“奉命”，自然是奉“高明”之命！

就在胡振天微带讥讽地要他施展精招，开开眼界之际，许伯亭耳边又闻“传音密语”，说的是“星垂平野”四字。他已拿定主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既已决心奉命，便事事奉命而行！

耳边“星垂平野”之语一响，人便高拔四丈，掉头下扑，抖扣如花，洒落漫天星雨！

但这招“星垂平野”才发，那神秘的语音又在耳边说道：“招化‘仙昙吐蕊’，再转‘抖手谢江湖’，许局主大概便可以从此逍遥天年，脱离烦恼的了！”

许伯亭也是颇有灵根之人，闻言突生妙悟，完全依照耳边所嘱施展。

胡振天正在静气凝神，抱元守一，等待对方身形飞降，予以反击之际，突然发现那招“星垂平野”中寓有变化！

这招“仙昙吐蕊”变化得相当神奇，出人意料，宛如从一片星海中，爆射出无数飞花！

胡振天无法再沉稳了，“五毒仙猿爪”举处，用了一招“拿星捉月”。

兵刃既名“仙猿爪”，除了爪尖锐利，可能蕴有奇毒以外，自然擅长锁拿对手兵刃！

加上胡振天身为当代崆峒派掌门人的师兄，武功精奇，这招“拿星捉月”，用得可说妙达巅毫，恰到好处！

“仙昙吐蕊”刚幻作无数飞花，已被对方从百幻中认准一真，把“连环追魂扣”用“五毒仙猿爪”紧紧锁住！

兵刃既已互锁，必须凝劲争夺，这是硬较功力，也是胜负分野！

但许伯亭却出人意外，并未凝劲夺取兵刃，只聚足平生苦练的十二成内劲，把“连环追魂扣”猛然一抖！

他这样全力抖扣，不是夺扣，而是毁扣，也是耳边高明秘嘱“星垂平野”、“仙昙吐蕊”后的第三式，也就是最后一式“抖手谢江湖”！

武林人物对于成名兵刃，均无不极度珍惜，多半有“偕此存亡”之誓，尤其在临阵对敌之时，甘心自毁武器，更属绝无仅有！故而，许伯亭这第三招的诡秘程度，全出于胡振天的意料之外！

既出意外，便未预防……

本来，毁别人的兵刃难，想毁自己的兵刃，却是容易！但若别人的兵刃与自己的兵刃纠锁一处，则毁一便是毁二，岂不又由难转易？

“ 唧唧 ” 脆响起处，整根“连环追魂扣”和前半截“五毒仙猿爪”，全都裂成无数精光，向胡振天当头罩下！

胡振天一声怒啸，索性掷去后半截“五毒仙猿爪”，发出强劲的掌风罡气，震飞迎面而来的大片精光，人则足下微移，左飘八尺！

许伯亭身形落地，业告双手空空，浓眉一轩，朗声说道：“三刀一扣全毁，许伯亭不单无颜再称‘镇中州’，并立刻摘下牌匾，收歇振威镖局，永远不涉江湖锋镝！”

这时，胡振天飘身又到，举着一只虎口业已微裂的带血的右掌，厉声喝道：“毁我‘五毒仙猿爪’之仇，胡振天岂肯罢休？你我何妨赤手空拳，斗上三百回合！”

许伯亭满面笑容，拱手说道：“许某业已声称，从此不再是江湖人，胡堂主倘若心中有气，不肯放过，请尽管向我天灵盖或心窝死穴下手，许伯亭束手就戮，以一身血肉偿还此债就是！”

胡振天不单是崆峒派掌门人的师兄，便在这金鼎峡中，也是地肺堂堂主身份，怎好意思当众向一个业已声称放弃抵抗之人，再复下手？

他气得猛一跺脚，对许伯亭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嗒然闪身归座。

许伯亭带着满面安详的笑容，才归原座，冯多心便对他举杯笑道：“好，好，许局主慧根深具，一朝脱手，永谢江湖，委实足见高明！冯多心以茶代酒，敬你一杯，从此后，你啸傲林泉，安享清福，不会再惊扰于武林锋镝的了！”

许伯亭抱拳低声道：“多谢冯兄指点……”

冯多心一怔道：“指点，我哪够资格对许局主指点？我为名利场中客，彼是龙华会上人，在灵根慧业方面，许局主应该向玉清庵主请教才是……”

语音略顿，转向“七杀凶魂”秦盼盼拱手笑道：“秦姑娘，你刚才正要说明那‘马肉星心’的故事，却被胡堂主与许局主互展神功打断，如今且请继续说出，使冯多心的心中，多添一桩江湖珍秘如何？”

秦盼盼妙目微飘，瞥了冯多心一眼，问道：“冯兄是想先听‘马肉’？还是先听‘星心’？”

冯多心道：“那位‘瘦马书生’马二凭与我是平生风仪兼师友，在下自然对他深觉关怀，敬请先闻‘马肉’一事！”

秦盼盼点头道：“好，我就先说‘马肉’，冯兄应该记得，我先前说过‘肉’是陈肉，‘心’是鲜心，如今若谈这块‘陈年马肉’，要把时光倒流回十八九年……”

冯多心微微一叹、举杯饮了一口香茗，目注秦盼盼道：“青衫绿鬓江湖老，当年韵事忆垂髫，秦姑娘慢慢讲吧，这定是一个充满温馨，或充满凄凉的绝美故事！”

秦盼盼妙目之中似有泪光微闪，点头说道：“冯兄，你都说对了，这个故事委实绝美，前面温馨，后面凄凉，约莫在十九年前金冷月突然摆手道：“大姊慢点说，金鼎峡有金鼎峡的规矩，不能让这位冯兄白听故事！”

秦盼盼叹道：“何必……”

金冷月立刻接口道：“不行，一定要照规矩办，否则，那位按照规矩行事、业已当众声称收歇振威镖局、从此退出江湖的许局主，心中也未必甘服！”

她一面朗声发话，一面似乎从目中对秦盼盼不断闪射出那种异样的碧芒。

秦盼盼拗不过她，有点无奈地点头说道：“好吧，你是新任的‘金鼎峡主人’，一切都由你作主。”

冯多心、许伯亭与玉清师太这才听出，“七杀凶魂”秦盼盼似乎是以前的“金鼎峡主人”，新近才让位于金冷月。

这时，金冷月已向冯多心笑道：“冯兄……”

冯多心不等她往下再说，便会意接道：“金姑娘是不愿意让我白听故事，也要叫我在两条路儿之中，选上一条，献献丑么？”

金冷月道：“不错，两条路儿与许局主所选过的差不多，一条路是举鼎，另一条路由冯兄在秦大姊、金冷月，和我这位滇边远客顾三妹中，随意选上一人，较量较量彼此艺业！”

冯多心摇头道：“不必选择……”金冷月目中碧芒又现，语音微沉问道：“此话怎讲？冯兄是想破坏我金鼎峡中的规矩？”

冯多心连连摇手，含笑说道：“霸主岂能随客便？在人檐下应低头！冯多心怎敢破坏规矩，我只是穷酸羞近婊娟侧，生平怕受美人恩而已。”

金冷月绝顶聪明，闻言之下，颇出意外，诧声接道：“冯兄是选择举鼎？”

冯多心笑道：“在下虽通古文，却仍有点不太相信这只小小的‘乌心商鼎’，包括鼎腹中的罕有乌金，竟有三千八百六十二斤之重！”

金冷月道：“冯兄既不相信，便请举鼎一试！”

冯多心把那满布风尘的青衫大袖卷了一卷，果似欲加尝试！但是他刚刚站起身形，尚未离座，又突然坐了下来，摇头叹道：“唉！这举鼎之事，免了也罢……”

金冷月诧道：“冯兄此语何意？”

冯多心遥指小鼎答道：“举鼎不是巧劲，非用拙力不可，这只宝鼎乃是殷商古物，万一有所毁坏，岂是冯多心一介穷酸所能赔偿得起？”

金冷月秀眉一挑，从鼻中冷哼说道：“此鼎岂是拙力能毁？冯兄请尽力施为，纵有任何伤损，不要你赔，甚或只要你有能为，便把鼎腹中价值连城的罕有乌金，取去也可！”

冯多心几乎要喜得打趄地抚掌狂笑道：“妙极，妙极，乌龟也有翻身日，穷酸岂无发财时？想不到金姑娘如此慷慨，竟给我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他一面高兴如狂，一面便起身离座。

玉清师太念了一声佛号，向许伯亭低低说道：“许局主请仔细上眼吧，我们有好戏看了！”

许伯亭皱眉道：“这位冯兄虽似深藏不露，但他究竟能高明到什么地步？”

若听金冷月之言，那只重达三千八百六十二斤的‘乌心商鼎’，绝非轻易毁得了呢！”

玉清师太微微一笑道：“江湖间俗语有云，没有三分三，谁敢上梁山？冯施主既已出场，无法再自珍秘……”

她后方至此，已见冯多心有所动作，遂把话头止住，与许伯亭一同全神目注场中！

原来冯多心缓步下场，业已走到鼎边，突又回头向金冷月笑道：“金姑娘，举鼎有无限制，是单臂？还是双臂？”

金冷月笑道：“随便，随便，双臂比较容易，单臂更显英雄，何况我已允许冯兄把鼎中乌金取走，你便有第三只手，也不妨一齐使用！”

冯多心不以为忤，又复问道：“这鼎委实太重，我可不可以先行试力两次，到第三次，再把它正式举起？”

金冷月点头道：“当然可以，冯兄便试力十次，又有何妨？但如此重量，必然一试力衰，再举力竭，冯兄若在第三次上仍告无法举得动时，也就不必白费力气，继续尝试的了！”

冯多心相当有礼貌的向金冷月谢了一声，立刻转身伸手，分执“乌心商鼎”的两只前足。

场中谁不是大行家，一齐看得出冯多心绝非虚应故事，他不但双臂微抖，连所着的青衫都起了微颤。显然在这第一次试力之上，已用出了相当内劲！

双臂微抖，青衫微颤，额上见汗，甚至连头顶心的部位，都冒出蒸腾的白气，但那“乌心商鼎”却仍四平八稳，一动不动！

玉清师太一来的确修为深厚，是内家有数高手，二来更早对冯多心起疑注意，遂在金冷月等见冯多心无法举鼎，脸上均微带哂笑之际，竭力压低语音，向许伯亭悄悄说道：“许局主，你不要看那些佯装的动作，请注意冯施主的眼神。”

许伯亭何等江湖经验，自然一点就透，他略一目注，也压低语音向玉清师太说道：“冯兄双目神光炯炯，似有专注，并作迅速移动，他……他在看甚东西？”

玉清师太仿佛骊珠已得，毫不思忖地接口低声答道：“我认为这位施主文武双全，定属罕世奇客，他可能是利用走马观碑、过目不忘的天悟神聪，正在借此机会，背诵那只‘乌心商鼎’的鼎腹古篆……”

许伯亭暗惊玉清师太的着眼之高，又自问道：“冯兄在百忙之中记诵古篆则甚，难道他真想毁鼎？而那鼎腹古篆，又有什么特殊价值？”

玉清师太笑道：“不无可能，或许金冷月等因腹笥太俭，得宝不知，而那鼎腹古篆，便是武学真诠，罕世秘录……”

一语未毕，冯多心已收回双手，举袖抹去满额淋漓大汗，并微耸双肩，对金冷月展露一丝苦笑。

金冷月意存揶揄，一笑说道：“冯兄不要太累，且歇息一下，再作试举，等你第三次真正举鼎，力镇中州之际，金冷月也该知难而退，不敢再妄自张致，开府金鼎峡了！”

冯多心俊脸飞红，好像不服气似的，牙关紧咬，一转身形，再度伸手！他这次转身，使在场群雄无不暗吃一惊！

因为冯多心与第一次情况有异，这次他竟不伸双臂，只伸单臂！

尤其在右掌才一触及鼎足，便从冯多心全身以及整只“乌心商鼎”之上，

都迅速地腾起大片蒸蒸白气！

白气如雾，越来越浓，几乎连人带鼎，一齐罩。金冷月见情况太以奇异，有点沉不住气，竟从座上站起身形……

就在金冷月刚刚站起身形之际，雾影中一声清啸，宛如瀚海龙吟！

龙吟声歇，白雾先敛！

雾既敛，看便清！

冯多心原本是身形微蹲，如今正缓缓站直，以右手单臂，举起了那只体虽不大，却重达三千八百六十二斤的“乌心商鼎”！这是惊人之“举”，照说在场群豪，都应为之出声惊呼！但场内场外，却绝无半点声息，形成一片静寂！

这不是玉清师太、许伯亭，暨秦盼盼、金冷月等，不重视冯多心的惊人之“举”，而是另有怪事，她们——以及他们，都被这怪事惊得呆了！……

所谓的“怪事”，便是那只“乌心商鼎”如今不是静态，而是动态！

怎么动呢？慢说鼎仅三足，便算鼎有八足，并像章鱼一样，足足都能屈伸，但在冯多心铁掌紧握之中，也无法移动逃走！所谓“动态”，不是“移动”，是“喷射”，那“乌心商鼎”如今正从鼎腹中，冲天狂喷起一股浓浓黑汁！

许伯亭恍然大悟，向玉清师太低声叹道：“江湖代有奇才出，各逞英雄数十年，适才的蒸腾白雾，原来是冯多心兄以极强的内力真火，熔鼎取金，这位冯兄真是绝代奇才，他哪里来的这高功力？”

玉清师太修为深于许伯亭，眼力自也比他高明，闻言之下，摇头说道：

“我认为冯施主以内力熔鼎之举，主要并非想取鼎腹以内的乌金，许施主请凝目试看，那鼎腹以外的古文，如今已告平泯，冯施主记熟秘录，立即销毁，不令他人继续参究，其心思之妙，功力之高，贫尼叹为观止了！”

这时，鼎腹中黑汁业已喷完，并在空中力尽坠落。

冯多心放下古篆已平、鼎腹已空的“乌心商鼎”，左掌一伸，漫空黑汁，便似受了吸引般，一齐向他掌中飞聚。

又是奇景，又是妙事！

果被玉清师太料对，冯多心并不贪财，他伸掌之举，并非接取鼎腹乌金所化的黑汁，而是另有深意！他左掌接汁，右手却疾如电掣，不断屈指连弹！

每一滴乌金黑汁，在一沾冯多心左掌之际，便凝结成一枚小小五角星儿，并立被他左手弹出！

一星……十星……百星……千星……甚至万星……漫空都是电闪飞星！

这么多的星儿，被冯多心弹往何处？

他并未借以伤人，而是一齐弹向原有七个“杀”字的那片翠绿山壁。

七个淡绿色的“杀”字，原来列为北斗七星形状，如今在这“北斗七星”上方，也就是“北极星”的位置上，被冯多心以无数飞星弹得深嵌壁上，现出一个乌黑的“杀”字！

星雨一停，金冷月首先面色凝如冷月地对冯多心抱拳问道：“冯大侠有何教言？”

冯多心作了这许多展现绝世神功的惊人之事，仍然脸不红，气不喘，向金冷月含笑问到：“金姑娘怎知冯多心有话奉劝？”金冷月苦笑道：“金冷月虽无师旷之聪，也闻弦歌即知雅意，冯大侠如此炫技，必有教言，我如不识抬举，冯大侠可能便不再慈悲，要来个‘以杀止杀’的了！”

冯多心把脸色一正，朗声发话说道：“武林中万流同源，任何人只要自认学有专长，都可于任何名山胜境开宗立派，招聚志同道合之士，共研强身健体之道，故而冯多心对金姑娘开府商山绝不反对，但金鼎峡口屡现骷髅，却非祥和之兆！”

金冷月道：“冯大侠指的是洛阳金八和‘徐州双杰’刘氏兄弟？”

冯多心颌首道：“不错，其中洛阳金八，还和我沾点表亲！”

金冷月变色道：“冯大侠大展神威之意，是准备为洛阳金八报仇？”

冯多心摇头道：“徐州刘氏兄弟，褊狭暴躁，经常欺凌乡里，已非正人，洛阳金八更私德不修，曾于年前，将一名弱女横加凌辱，颇有取死之道……”

金冷月接口道：“冯大侠不妨查上一查，那名弱女正是我远房族妹！”

冯多心道：“我已查过，故而虽与金八沾亲，却并不欲替他报仇，只怕金姑娘杀人杀顺了手，过份倒行逆施，会把本已风波隐隐、充满险恶的江湖中，更搅起一番冤怨相报、不可收拾的腥风血雨！适才小献薄技，聊代进言，金姑娘肯不肯卖我一点面子，稍微收敛名心嗔念？”

金冷月脸色一弛，发出一阵“格格”娇笑，连连点头，说道：“卖，卖，一定卖，冲着冯大侠‘熔鼎飞星，以杀止杀’所表现的惊人武功，我也不敢不卖这天大的面子！”

冯多心道：“金姑娘只是口服，不是心服……”

金冷月接口笑道：“真人面前，不必说甚假后，冯大侠想叫金冷月口服容易，心服太难，常言道：‘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你今天虽然出足风头，却也不能不给我留个翻本的机会。”

冯多心把两道人鬓的长眉微微一轩，目注金冷月道：“金姑娘还想赐教？”

金冷月目中碧光一闪，媚笑答道：“如今不必，我也不敢，但是你有你的蛟龙技，我有我的虎狼群，冯大侠容不容许我啸聚党羽，再作一搏？”

冯多心口角微扬，淡然问道：“何时？何地？”

金冷月笑道：“地点不必改了，就在这商山金鼎峡之内，时间则定于元宵如何？金冷月敬备一些花灯美酒，敬邀冯大侠赏灯较技，许局主业已声称退出江湖，不必来了，‘烟雨庵主’的佛驾仍请光临，因为我们还有一场‘玄拂银拂’的未了之会。”

冯多心相当谦礼地向玉清师太抱拳笑道：“如今中秋方过，未到重阳，距离元宵约莫还有四个月光景，庵主佛课若闲……”

玉清师太不等冯多心往下再说，便自念了声佛号，接口说道：“我一定来，慢说金施主的银拂奇能尚待领教，便对冯施主这身奇绝艺业与菩萨心肠，我也绝对不肯错过，再想瞻仰瞻仰！”

冯多心拱手谦谢一声，转面对秦盼盼笑道：“秦姑娘，如今你该把‘马肉星心’的精彩故事讲来听听的了。”

秦盼盼道：“冯大侠知不知道这金鼎峡的右侧有座翠眉峰？”

冯多心点头道：“知道，此峰瘦削高峻，形若人眉，秦姑娘提它则甚？”

秦盼盼道：“我的故事不愿意说给第三人听，冯大侠若有雅兴，今夜三更，请到翠眉峰顶一会！”

冯多心闻言之后，怔了一怔，旋即点头说道：“好，我一定来边自说话，边自向金冷月抱拳告辞，金冷月仍然堆着一脸媚笑，目闪碧芒笑道：“冯大侠多保重了，金冷月适才突生一种奇异的感觉，我认为冯大侠等不到明年元

宵，或许会先期光降金鼎峡，来找我金冷月呢？”

冯多心一时间未能参透金冷月的语意，也未多加理会，便与玉清师太、许伯亭等，一齐告退出峡。

得出金鼎峡后，含笑为别，冯多心在神情上并不十分轻松，带着非细心观察不易体会的一种微含忧郁的笑容，一揖转身，飘然自去。

许伯亭向玉清师太问道：“庵主的佛驾可是回转江南？我回开封，还可追随一段路呢。”

玉清师太道：“许局主先请吧，我还要在这金鼎峡左近小作勾留……”

许伯亭闻言，微觉诧异道：“莫非此峡左近有何特殊灵泉，或值得礼佛上香的名庵古刹？”

玉清师太摇头道：“我不是游山参佛，而是想为冯施主暗中接应接应，防范有什么万一突变！”

许伯亭惊道：“庵主莫非认为‘七杀凶魂’秦盼盼要冯多心兄于今夜三更去往翠眉峰顶，听甚‘马肉星心’的故事之约，藏有阴谋凶险？”

玉清师太皱眉说道：“有件事儿我还想不太通，因为察人心中隐事的最佳捷径，莫如目光，但从目光看来，秦盼盼‘七杀凶魂’的外号虽然震撼江湖，但是此女的人品心胸，却似乎并不凶恶！许伯亭点头接道：“关于此事，许伯亭也深有同感，尤其根据金鼎峡内山壁上的七个‘杀’字，分明此是秦盼盼的基业，为何主人却换了金冷月呢？”

玉清师太问道：“许局主，你记不记得临出金鼎峡前，金冷月向冯施主所说之语？”

许伯亭道：“庵主是不是指金冷月认为冯多心兄可能等不到明年上元，便可能先期再来金鼎峡一事？”

玉清师太神色凝重地颌首道：“这几句话儿中似含弦外之音，金冷月说话之时，双目内又复凶芒连闪，故而，我认为纵或秦盼盼真心想对冯施主叙述故事，金冷月可能尚有其他阴谋……”

语音微顿，一叹又道：“对方开府金鼎峡，已具相当力量，今日若非冯施主显示绝世神功，我们极难全身而退！受人点滴，当报涌泉，何况抱不平，扶正义，更是江湖人物当为之事！贫尼因此决定隐身暗中，以防万一，为冯施主一尽绵薄！”

许伯亭瞿然说道：“庵主佛心慧目，看得极有道理，许伯亭也玉清师太摇手笑道：“许局主不必留此，你……先回开封，结束振威镖局的业务去吧。”

许伯亭咦了一声说道：“庵主何以见拒，难道认为许伯亭没有血性，不能肝胆照人？”

玉清师太笑道：“贫尼当然久钦许局主侠誉正大，是条血性汉子，否则，酒肆中也不会率尔订交，但如今我却有三大理由，要你不必参予此事。”

许伯亭道：“许伯亭愿闻其详！”

玉清师太正色道：“第一点理由是大丈夫应重然诺，许局主既已见好收帆，当众宣称收歇振威业务，从此退出江湖，便不应再涉及武林锋镝！”

对方理直，许伯亭无法相与辩驳，只得皱起眉头，发出一声苦笑！

玉清师太又道：“第二，今夜三更之约，我只是隐身接应，无事，则绝不出头；有事，则必有动地惊天的激烈血腥搏斗。许局主三刀已失，一扣成灰，不宜以血肉之躯，对抗豺狼毒爪！”

许伯亭想起自己的得意暗器“回龙刀”和成名兵刃“连环追魂扣”，不

禁搓手浩叹！

玉清师太道：“第三……”

关于这第三点理由，玉清师太却于只说出“第三”两字后，便倏然住口，目光中满含善意地向许伯亭歉然一笑。

许伯亭不是傻瓜，自然立即体会到玉清师太未肯说出的第三点理由，定是认为自己功力不够，比胡振天尚弱一筹，自难与秦盼盼、金冷月等抗衡，倘但凭血性，勉强助阵，可能不单无益，反而会有令人掣肘的顾忌！

于是，这位雄心已灰的振威镖局的局主，凄然一叹，点了点头，向玉清师太抱拳说道：“许伯亭懂得庵主的慈悲佛心，也自知鄙陋，遵谕先回开封。但我本人虽退出江湖，却尚有几名沥血同心的知交好友，我会把他们请出来，在明年元宵的上元‘降魔会’上，赶来金鼎峡，为庵主和冯多心兄助威，略尽武林道义！”

这回，玉清师太倒是毫不推拒，念了一声佛号，点头笑道：“对，聚沙可以成塔，集腋方能成裘，冯施主纵有通天本领，可以力歼群魔，但也不宜过份孤独，总该有几个愿意帮他跑跑腿、说说话，或是喝喝彩的忠实的基本观众。”

话完，许伯亭行礼转身，独上阳关大道，转回开封，玉清师太则缁衣飘拂，足下如流水行云般，走入商山深处。

月亮慢慢在爬，爬得清光照遍翠眉峰顶之际，约莫是二更时分……

一条似幻烟，似飘云，既潇洒，又略嫌瘦削憔悴的人影，出现在翠眉峰顶。

小林中一声娇笑，走出了仍是日间装束的秦盼盼来，目注刚刚纵上峰头的冯多心道：“冯兄当真心急想听故事，你……早到了约莫一更天呢！”

冯多心笑了一笑，淡淡说道：“我的确急于想听，但秦姑娘仿佛更急于想讲，否则你怎么比我来得更早？”

秦盼盼笑道：“我是主人，日间金鼎峡之会，业已因事失迎，晚上不能不礼貌周全，初更便到……”

冯多心道：“初更？……原来秦姑娘已不辞风露地等了我一个更次！”

秦盼盼似乎微兴感触地幽幽一叹道：“冯兄耿耿孤心，铮铮侠骨，是当世武林中绝无仅有的非常人！似此嘉宾能有几？为君风露立中宵，我这做主人的，应该有这份礼貌！”

冯多心笑道：“秦姑娘口口声声以主人自居，又何必把辛苦经营曾在山壁上以多年心血培植出七个‘杀’字的大好金鼎峡山林基业，转让给金冷月呢？”

秦盼盼先是被冯多心问得一怔，但秀眉微蹙之下，立即嫣然笑道：“这是我的私事，出了‘马肉星心’的故事范围，我可以稍失礼貌，对冯兄拒不作答么？”

冯多心笑道：“秦姑娘当然可以拒不作答，但冯多心却立愿非查明此事不可，因为我已意识到其中有无数量蹊跷，甚至于包含了秦姑娘不肯出口的难言之隐！”

秦盼盼皱眉道：“我？……冯兄认为我……我有难言之隐？”

冯多心微笑道：“欲知心内事，但看眼中神，冯多心的这点意念，起于金鼎峡内初会秦姑娘之时，你吹纱断枝、大展神功之际秦盼盼略含愧色道：“在冯兄如此人物面前，那种雕虫小技，委实班门弄斧！但我除了不惭鄙陋、

贻笑大方之外，难道还露了其他马脚？”

冯多心道：“不是露甚马脚，只是不合身份！”

秦盼盼愕然道：“此话怎讲？不合什么身份？”

冯多心笑道：“自然是震慑四海八荒、黑白两道的‘七杀凶魂’的身份，因为山壁上虽有七个‘杀’字，但秦姑娘的目光中却湛然无邪，连半个‘杀’字都看不出来！”

这几句话儿，使秦盼盼听得怔了好大半天，方自目光茫然地看着冯多心道：“冯兄，你……你认为我不……不够凶狠？……”

冯多心微叹一声道：“冯多心如今虽然青衫潦倒，怕惹情丝，但当年肥马轻裘、五陵年少之际，却也结交过不少倾城艳女，绝代红妆，伺候过不少眼波颜色……”

秦盼盼咦了一声道：“冯兄在背艳史么？你好像在说故事给我听了。”

冯多心苦笑道：“我不是自作多情，要背艳史，只是表示此日虽为穷措大，当年曾亦近红妆！故而，我对女人并非毫无经验，我从秦姑娘的目光中，看不出半点凶狠，只看出一片贞娴淑静，和无限温柔！”

秦盼盼的脸庞儿突然红了起来，红得就像那秋风之中的西山醉叶！

冯多心又向她这红得撩人、红得醉人的绝代娇靥看了两眼，缓缓说道：“由这种‘名是地狱鬼，人似瑶台花’、两者绝对相忤的情况看来，冯多心在与秦姑娘暨金冷月姑娘见面之后，曾作了两桩大胆假设……”

秦盼盼突然仰首，向空中星月看了一眼。

冯多心是玲珑剔透之人，见状之下，向秦盼盼讶然问道：“秦姑娘察看天空则甚，你……你还有别的事么？”

秦盼盼苦笑道：“我必须在四更天前离开这翠眉峰顶，回到金鼎峡内，故而特意提前赶来，以免来不及向冯兄说完那段凄美的故事……”

语音至此略顿，目注冯多心道：“故而，冯兄请恕我有失礼貌，我不能听你作甚大胆假设，而要请你听故事了。”

冯多心微一凝神，点头道：“好，秦姑娘请讲，冯多心洗耳恭听，我不会再打岔了。”

一面说话，一面就在小林林口选块平坦青石，坐了下来。

秦盼盼仍是倚树而立，目注冯多心问道：“冯兄，你与‘瘦马书生’马二凭既是至交，知不知道他虽名驰冀北，但却原籍江南冯多心点头道：“知道，我那位马大哥是名驰塞北风尘里，家在江南烟雨中……”

秦盼盼语调忽然压低，缓缓说道：“江南，江南，令人断肠，杏花春雨，无限凄凉……”

不单语音低沉得有点抽噎，连她那双仿佛装得下整个宇宙的绝美的大眼眶中，都不断闪烁泪光！

冯多心的两道人鬓长眉，微微一蹙道：“秦姑娘，你不是要说故事给我听么？怎的感触这深，竟像李易安的词句那样，来了个‘欲语泪先流’呢？”

秦盼盼吸了一口长气，似先压抑情绪，然后举袖拭去眼中泪渍，低声说道：“不必说明是哪座山了，反正有那么一座山，山中有那么一个小谷，小谷边又有那么一条潺缓小溪，溪旁并有那么一座分明供奉着土地，却被青梅竹马的无邪情侣，当作月下老人膜拜的小庙……”

冯多心笑道：“这座庙儿，定与秦姑娘所说的故事有关，一开始，就被你描述得相当美丽！”

秦盼盼续道：“约莫在十九年前，这山中谷口溪边庙前，开始有一个约莫十三岁的男孩，和一位七八岁的女孩，镇日互相骑竹马，弄青梅，钓游鱼，抓山雀……”

冯多心感叹道：“人的一生中，以这段年龄无忧无虑，一片天真，最最值得怀念！”

秦盼盼道：“时光在飞，儿童在长，转瞬间六年过去，男孩长到十九，女孩也已十四，他们间的游戏，已由青梅竹马，进步到惜花爱月，有点懂得情爱……”

冯多心赞道：“这是最美妙的时刻……”

秦盼盼黯然道：“最美妙的时刻中，发生了最销魂的事儿，那男孩，竟向女孩告别！”

冯多心咦了一声问道：“告别的原因何在？”

秦盼盼摇头道：“那男孩自幼便单日习文、双日习武，资稟灵异，当然自命不凡，他是为了名，为了利，打算在最年轻力壮的日子里，去奋斗自己的前程……”

冯多心道：“这理由虽然有点俗，但说得过去，那女孩有没有挽留他呢？”

秦盼盼叹道：“那女孩还未到‘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年龄，自然不会‘拂君千里志’，只是含着眼泪，向那男孩要个归期……”

冯多心道：“要归期，当然合理，那男孩子怎么答呢？难道要女孩等到他衣锦封侯？”

秦盼盼又微举衣袖，拭去业已涌到眶边、即将垂落的盈盈珠泪，略一停顿，继续又道：“那男孩对着土地公公，也就是他们镇日膜拜的月下老人，立誓不论名利成就如何，至少都会在每年的七月七日，回到这山中谷口溪边庙前，来探望女孩一次……”

冯多心双眉微蹙，点了点头，目注秦盼盼道：“金风玉露一相逢，这是最美丽、最适合情人相会的时刻！那男孩子不俗，这每年一次回来看她之期，定得合情合理……”

秦盼盼苦笑道：“誓言在耳，人影杳然，每年的七月初七，那女孩都在土地庙外，从清晨立尽黄昏，再过黑夜，直到天明，但她所见的，只是幻想中天上的牛郎织女，渡桥相会而已！”

冯多心道：“那男孩子一直爽盟负约？……”

秦盼盼道：“一年……两年……直到第三年止，那女孩痴痴等到七月初八的曙光已透，才总算把那男孩子等来！……”

冯多心好似已被故事感动，忍不住抚掌含笑赞道：“好，好，有情人！……”

但“有情人”三字才出，却被秦盼盼打断，凄然一笑接道：“冯兄错了，你应该把‘有情人’三字，改成‘无情人’才好！”

冯多心一愕道：“那男孩子虽然在第一年和第二年上失约，但第三年既已赶来，便显示他对女孩仍有深情，前两次可能是不得已的迟误……！”

秦盼盼摇头道：“那男孩子不是来和女孩子相会，而是来和女孩作最后诀别！”

冯多心皱眉道：“最后诀别？什么理由？”

秦盼盼道：“没有理由，那男孩子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只告诉那女孩子，从今以后，不要再痴痴等他，永远不会再有什么‘金风玉露一相逢’了！”

冯多心道：“奇怪，那男孩子是为了什么表示绝情，那女孩子对他太痴，定然立即伤心大哭！……”

秦盼盼摇头道：“没有，女孩子没有哭，她只是茫然的站起身形，用一种茫然的眼神看着男孩子，扑入他的怀抱！”

冯多心叹道：“他们之间不会是第一次拥抱了，那女孩子如此作法，可能有两种含意，一种自然是企图挑起旧情，挽回局面，另一种则是此心已碎，此情已绝，要留点销魂的回忆而已！”

秦盼盼点头道：“冯兄猜得对，那女孩子心碎之下，是想扑入男孩子的怀中，在他肩头上咬下一块肉来！……”

冯多心颌首道：“应该，应该，多年相恋，一旦成空，区区一小块肩头血肉，哪里抵得了女孩子心碎断肠的满怀凄苦？”

秦盼盼长叹一声道：“女人中，狼的虽然不少，但仁慈柔弱的毕竟更多，那女孩子才一咬破对方肌肤，舌尖尝着血腥滋味，便心酸泪落的咬不下去！”

冯多心问道：“那男孩子怎么办呢？冯多心虽然桃花扇底，燕子灯前，吃惯胭脂，舔过眼泪，但却没有经历过这种局面，换了我时，真还不知如何应付？”

秦盼盼摇了摇头，幽幽说道：“那男孩子应对得很妙，女孩子松了口，男孩子却下了手，他从肩头上挖下带有牙痕的那一团血肉，塞向几乎吓得呆了的女孩子手中，然后便头也不回地长啸而去！”

故事，似乎已说完了，冯多心默然有顷，目注秦盼盼道：“秦姑娘，这故事只像是一篇长篇小说的楔子开端，后面必然还有曲折离奇的起承转合，我想请教故事中的男女主角是谁？”

秦盼盼把两道似水的目光盯在冯多心憔悴的面颊之上，缓缓说道：“女主角是我的朋友，男主角是你的朋友……”

冯多心笑道：“我的朋友，自然是那位虽视我为友，我却奉他为师的‘瘦马书生’马二凭了，你的朋友却是谁呢？”

秦盼盼道：“寒心仙子……”

冯多心叹息一声道：“青梅爱侣，突变肝肠，此情定绝，此心定寒！但‘寒心仙子’四字，似是江湖人物的外号，莫非秦姑娘的那位朋友也变成江湖人了？”

秦盼盼微颌螭首道：“刺激，往往会发生莫大的力量！为了查究马二凭为何变心，也为了要与马二凭江湖争胜，‘寒心仙子’不单成为江湖人，她那一身‘寒心绝学’，至少也要比我秦盼盼高出三分三了！”

冯多心双眉微蹙，目光一闪问道：“秦姑娘用之煮成‘天下第一羹’的那块‘马肉’，难道便是‘瘦马书生’马二凭昔年从肩头挖下的‘赠别之肉’？”

秦盼盼道：“不错，所以我说‘肉是陈肉’。‘寒心仙子’因听到马二凭一些极不上进的丑恶传言，才拿出她那块腌渍珍藏的‘陈年马肉’，叫我煮成‘天下第一羹’，以期把马二凭引来，看看这位负心情人，到底变成了什么武林魔鬼？”

冯多心诧道：“马二凭瘦马青衫，侠行满塞上，侠誉震乾坤，他……他有什么不上进的丑恶传言？”

秦盼盼嘴角微扬，哼了一声，答道：“利欲熏心，他长年奔驰塞上，是想谋夺独吞传说有敌国之富的‘风砂藏宝’；名欲醉心，他想艺压乾坤，成为‘武林第一人’；色欲迷心，他经常与‘摩伽魔女’、‘玉娘子’等一干

荡妇淫娃，混在一起……”

冯多心苦笑道：“利欲熏心，名欲醉心，色欲迷心……这位马二凭兄委实太不上进，确已变成魔鬼！但这些事儿虽然丑恶，只是传言，秦姑娘的贵友‘寒心仙子’有证据么？”

秦盼盼道：“你也不用替马二凭回护，我也不必为‘寒心仙子’辩解，且大家尽力拉拢一下，让他们冤家相见，是爱是恨，自行了断好么？”

冯多心点头道：“好，冯多心愿意效劳，请秦姑娘定个日期，使他们会上一会！”

秦盼盼道：“冯兄不是元宵要来……”

一语才出，便被冯多心摇了摇手，截断她的话头说道：“马二凭一来人在塞北，二来与我更多年不见，我没有把握能在元宵期前把他找来，还是照他们的昔日佳期，定在七七，来个比较富有情味的‘金风玉露一相逢’吧！”

秦盼盼苦笑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如今‘寒心仙子’不单畏闻‘七夕’二字，并对天上银河都不愿看上眼！”

冯多心皱眉道：“依秦姑娘之见，一定要把使他们相见之期定在元宵节么？”

秦盼盼道：“人在天涯，无法勉强，我的意见是尽快，冯兄既愿为朋友效力，便请你费点苦心，尽可能在元宵之会上，把马二凭拉来金鼎峡，但若真有困难，也不妨把七月初七的金风玉露之期，当作最后限日，马二凭倘不赶到，‘寒心仙子’与他便成誓不两立之仇，江湖间将大起风波，血腥如海的了！”

冯多心见她一面说话，一面仰视天光，仿佛已有去意，遂含笑问道：“秦姑娘，‘马肉’之谜虽然已被你所说的凄美故事加以揭晓，却不知‘星心’又是何物？”

秦盼盼伸手指着天上的星月，向冯多心苦笑道：“冯兄请看，天光已近四更，我必须立即回峡，来不及说，好在‘星心’之事与你无关，且留至元宵会上再讲，也是一样。”

冯多心站起身形拦住秦盼盼的去路，说道：“秦姑娘，请暂留片刻，我要你听听我曾经向你提过的两项大胆假设！”

秦盼盼神情上略显焦急，有点不甚高兴地蹙眉说道：“冯兄要讲请快，我怕业已没有时间……”

冯多心见她如此神态，遂边自心中惊疑，猜测秦盼盼何以这等紧张，边自毫不迟延地接口道：“第一项大胆假设，也是最重要的大胆假设，便是我觉得秦姑娘贞娴淑静，无限温柔，便假设你是另外一人，绝不是凶名震撼江湖的‘地狱三魂’中的‘七杀凶魂’秦盼盼……”

秦盼盼皱眉道：“冯兄为何如此异想天开？你曾用之来大展神功，难道还没有看见我那镌在山壁上的七个‘杀’字？”

冯多心道：“第一项的解释，也正是我的第二项的大胆假设，我认为在商山金鼎峡中创设基业之人的确是‘七杀凶魂’秦盼盼，但那‘七杀凶魂’恐怕已遭秦姑娘歼除，而借用了她的名号，甚至形相……”

秦盼盼连连摇手道：“冯兄假设得不合理，我自己难道见不得人，会去冒用人人侧目的‘七杀凶魂’……”

冯多心不等她往下再说，便长叹一声，接口说道：“常言道，伤心人别有怀抱……”

一言方出，突然有“ ， ， ”七声连响的钟声，自金鼎峡下传出。

秦盼盼脸色大变，银牙一咬，向冯多心顿足说道：“冯兄，你……你把我害苦了，……”

黑衣飘处，人若烟腾，从冯多心头上一掠而过，并顺手抛落一团来势轻柔之物。

冯多心知道这团轻柔之物不是什么毒辣暗器，遂伸手接住，果然是条幽香隐约的淡绿罗巾。

但是罗巾上却预先写了几行簪花小字，冯多心展开看时，见是：“妾虑君有奇祸，三日内若发现异状，速奔龙驹寨，寻‘瞽目神医’白杖翁，求其援手，或可不受金冷月之无耻挟制？”

这几行字迹，真把位文通武达、博古知今的冯多心看得呆住了，愕然瞪目，自语说道：“奇怪，秦盼盼为甚这样说，我在三日之中会有什么飞来横祸？……”

自语至此，林中响起一声“阿弥陀佛”！

冯多心当然听得出这声清宏的佛号，是“烟雨庵主”玉清师太所发，但却使他窘得俊脸通红。

因为凭他的耳力，倘若林内藏得有人，应该绝无不能发觉之理，难道是对秦盼盼过份专心……。

念犹未毕，玉清师太已像行云流水般，从林中走出，含笑说道：“冯施主，你来时，是二更，秦盼盼来时，是初更，但我还比她更早到半个时辰，又用的是内家龟息之法，才瞒过你的耳目！”

这位“烟雨庵主”成名多年，江湖经验极丰，竟已知道冯多心可能会为此不悦，遂不等对方开口，先行加以解释。

冯多心果然不便再有所表示，只是苦笑一声，玉清师太又复说道：“冯施主是否怪我去而复回，预先躲在林中，偷听你与秦盼盼姑娘相会谈？”

冯多心摇头道：“庵主乃空门奇侠，世外高人，哪里会有兴趣注意这种儿女之私，此举定然别有深意！”

玉清师太念了一声佛号道：“我是觉得金冷月临别时所说冯施主可能会提早再入金鼎峡之语，似含诡秘，而冯施主又是君子之心，或会在与秦姑娘会面，听取故事时，中甚阴谋暗算？遂特意先上翠眉峰，为冯施主暗中护法，一尽绵薄……”

冯多心合什当胸，向玉清师太拜了一拜，称谢说道：“多谢庵主关拂，金冷月虽未在这翠眉峰头设伏，但似确曾对我施展过什么阴谋暗算手段？……”

一面发话，一面便把秦盼盼所抛给自己的那条淡绿罗巾，向玉清师太递过。

虽然秦盼盼对自己似乎独垂青睐，掷巾之举，更含有关切深情，但自己是伤心人别有怀抱，生平绮孽太重，立誓古井无波，何况玉清师太又早在林内听得所有的谈话，又何必再对她有所避忌？

玉清师太接过那条淡绿罗巾，对巾上字迹略一过目，便将罗巾递还，含笑问道：“冯施主对于秦姑娘的香巾赠言，信还是不信呢？”

冯多心道：“在下疑信参半，信的理由是秦姑娘一片好意，似乎不会作甚妄言！再与金冷月诡秘的言词互参，可能有点蛛丝蚂迹；疑的理由则是冯

多心虽不狂妄，但对方若想伤我于不知不觉之中，恐怕也不容易！”

玉清师太点头道：“冯施主疑信两端，均有相当道理，但不知打算怎样应付？”

冯多心苦笑道：“此时便说应付，岂非空谈？好在秦姑娘所说的期限只有三日，只好等待我身体上果于三日间发生异状时，再决定是否走趟龙驹寨了！”

说至此处，目光一扫，向玉清师太问道：“许局主呢？他是不是已回开封？”

玉清师太道：“许局主也对冯施主极为关心，坚欲随来照应，是我说明利害，已劝他回转开封，结束振威业务。”

冯多心点了点头，向玉清师太拱手说道：“庵主佛驾既在，冯多心有桩疑问，正好向庵主请教。”

玉清师太笑道：“是不是有关秦盼盼姑娘的身份之事？”冯多心颌首道：“以庵主的佛家慧眼，是否觉得秦盼盼不像是享有‘七杀凶魂’匪号之人？”

玉清师太道：“我曾和许局主谈过，彼此的看法均与冯施主相同，我们认为秦姑娘似乎受了金冷月的某种挟制？”

冯多心皱眉道：“我起先已有此疑，适才见她听了金鼎峡下的钟声，神情那等惶急，不禁更坚此念！”

玉清师太突的双目微阖，似乎陷入深思。

冯多心以为玉清师太是在分析秦盼盼的身份，或以佛家慧眼默察机微，遂静立一旁，不敢打扰。

过了片刻，玉清师太双目一睁，看着冯多心道：“冯施主，贫尼认为秦盼盼姑娘的真实身份，以及受了金冷月何等挟制之谜，还在其次，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先揭开你究竟中了甚恶毒算计！”

冯多心道：“这谜底的揭晓时间不长，只有三日……”

玉清师太摇头道：“何必等上三日？我们应该利用时光，以冯施主如此一身精湛绝艺，难道不曾练过‘心灵镜’么？”冯多心先是一怔，然后立即眉头微蹙，苦笑问道：“庵主是要我冥心内视，搜九宫雷府，度十二重楼，察看经脉脏腑之间，有无受了暗伤？中了奇毒？”

玉清师太笑道：“以施主的修为功力，当世中大概还无人能令你在不知不觉下身受暗伤，中毒也必有痕迹，但苗疆蛊术等物，却发者无迹，受者无形，若不用‘心灵镜’上乘玄功细搜体内，的确只有等待发作，受人牵制的呢！”

冯多心被玉清师太一言提醒，悚然失惊，剑眉深蹙说道：“庵主一言醒迷，待我冥心内视，在五脏六腑、奇经八脉之间，仔细搜索一遍。”

玉清师太笑道：“若能及早知晓，应付的时间便较从容，免得措手不及！冯施主请即刻施为，‘心灵镜’必须百虑齐蠲，最忌尘扰，贫尼愿为施主护法。”

全是武林侠义，无需多作客套，冯多心只向玉清师太微一拱手示谢，便自走入她适才现身的小林之内。

玉清师太一甩“涤尘玄拂”，把拂尾搭向左腕，也在林口盘膝坐了下来。

因地属翠眉峰顶，这片小林后面是片猿猴无法上下的百丈峭壁，玉清师太只要守住林口，不放任何人兽入林，便不会使冯多心受到滋扰。

天光渐透，曙色熏微，玉林师太听出林中已有动静，遂含笑问道：“冯

施主大功告成了么？但愿秦盼盼姑娘对你的关切之语，乃是过虑……”

一语未毕，冯多心已缓步出林，向玉清师太摇头说道：“不是过虑，我经过冥心细搜，发现在丹田之间，的确有点奇怪的东西悄然隐伏！”

玉清师太站起身形问道：“是不是奇异毒力？”

冯多心苦笑道：“不是，我用真气逼毒，逼它不动，又用‘三昧火’欲加炼化，反而弄得它似欲由僵而活，蠕蠕而动起来，遂使我悚然而止，不敢造次！”

玉清师太呀了一声说道：“这样看来，果被贫尼不幸言中，冯施主真是中了苗疆蛊毒暗算！但我们自离酒肆，进入商山金鼎峡以来，全是三人一齐行动，怎会只有冯施主一人中了蛊毒？”

冯多心道：“刚才我业已想过，明白了其中奥妙！金冷月定然是把蛊毒散布在‘乌心商鼎’周围，只要力能举鼎之人，便会遭受这毒辣暗算！”

玉清师太念声佛号道：“对！这一着棋高！举得动三千八百六十二斤的‘乌心商鼎’之人，必是盖世英雄，难斗的劲敌，金冷月用此阴毒手段，暗中制敌，真是出人意料，省事省力！”

冯多心憬然道：“这样看来，秦盼盼可能也是中了蛊毒，受人胁制，才被金冷月夺去金鼎峡的基业？”

玉清师太叹道：“冯施主仁心侠胆，老是关切别人，金冷月显然尚有利用秦姑娘之处，纵令受制，也暂无危险，目前还是先顾自己，我陪你走趟龙驹寨吧！”

冯多心满面感激的神色，向玉清师太抱拳恭身，深施一礼说道：“庵主关切之情，冯多心铭感五中，但我对庵主却有桩不情之请！”

玉清师太一笑，目注冯多心道：“冯施主是想独赴龙驹寨，要把贫尼留在此处，试试可能查探出秦盼盼姑娘的身份之谜，或对她有所帮助么？”

冯多心笑道：“庵主慧眼高明，真是无微不瞩！”

玉清师太颇为关切地向他看了一眼，嘴皮方动，冯多心便也已猜出她的心意，陪笑说道：“庵主请放宽心，承蒙庵主提醒，命我以‘心灵镜’功力察出丹田有异，毋须等到三日发作之期，加上龙驹寨又离此并不太远，冯多心必可于期前赶到，绝不会有甚危险！我们尽可分头办事，只消约个见面之处便可。”

玉清师太知他身怀绝艺，功力通神，委实用不着自己随行加以照拂，遂想了一想说道：“这样吧，冯施主纵令寻得什么‘瞽目神医’白杖翁，但疗祛蛊毒，也必略费手脚！你就在龙驹寨白杖翁处静心休养，贫尼于三日至五日之间，赶去与你相会。”

冯多心微有不安神色道：“又要劳动庵主大驾……”

玉清师太笑道：“这算什么劳动？如此见面，既可使冯施主安心祛蛊，又可避免彼此途中的万一参差，就看贫尼能不能利用这三日光阴，查出些蛛丝蚂迹，以向冯施主缴卷的了！”

冯多心道：“秦盼盼姑娘似乎有甚难言之隐……”

话犹未了，玉清师太便自点头接口说道：“我也有所察觉，故而打算先从侧面侦查，然后设法把秦姑娘引出，单刀直入，对她探询，以两种资料互一对比，或可稍明真相！”

冯多心大喜，向玉清师太合掌一拜道：“以庵主的高明艺业暨慈悲佛力，此举必有所成，冯多心就此告别，敬在龙驹寨内恭候佛驾！”

玉清师太含笑点头，但忽又想起一事，向冯多心笑道：“冯施主，贫尼有桩事儿日间未及相问，你在以绝世神功熔金举鼎之前，仿佛曾默记那鼎腹古篆，莫非……”

冯多心笑道：“庵主此问，足见高明，但请恕冯多心略弄狡狴，等龙驹寨相见时，再复揭开谜底，庵主到时也就可以明白我的一片苦心！”

人家既然如此说法，玉清师太怎好意思立即追问，只得含笑颌首，与冯多心又告暂别。

龙驹寨在商县与商南之间，昔传项羽所乘之龙驹“乌骓”产于此处，因而得名。

地傍丹江，有水运之利，商贾颇盛，遂为陕南重镇。

冯多心因白杖翁号为“瞽目神医”，多半不居市里，隐在山林深处。

遂先入酒楼，向习惯上爱管闲事、识人最多的店小二们试加探询，果然得知这位“瞽目神医”家住商山深处，门植一柳，极易辨认，但其人性情怪异，镇日课孙煮药，极少与世人往还。冯多心问清地址，便去往商山。那白杖翁的三间茅屋，便在山脚，院落宽敞，一柳当门，但两扇柴扉却紧紧关闭。冯多心才到门前，尚未扣扉，便听得茅舍中有人说道：“门外何人见访？老朽近日心绪不佳，拒见外客，一切友好，均请宥谅为幸！”

冯多心从那苍老的语音暨自称“老朽”听来，知道这发话之人，就是被称为“瞽目神医”的白杖翁。

一来，他身中蛊毒，受秦盼盼指点，非找这位“瞽目神医”祛解不可，二来又听出对方语音中确实流露出有甚重大心事。根据所闻，白杖翁是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老人既然忧急，问题必在幼孙，并可断定忧急的原因，非伤非病。

因为是伤是病，白杖翁身为神医，必可着手回春，既是伤病之外的忧急情事，自己以一身绝艺，或可助其一臂之力？像冯多心这等武林奇侠，生平怕受人恩惠，既觉先有对白杖翁效力的机会，自然不单不在门外止步，反而推开柴扉，走进院落。

茅屋中的苍老语音似乎颇为震怒，厉声喝道：“来人怎不止步？再若向前，休怪老朽要把你当作对头，有所得罪的了！”冯多心边自走向茅屋，边自含笑说道：“老人家，在下是一片好心，期对老人家忧急之事，有所助益……”

一语未毕，金芒电闪！

共有九线金光自茅屋之中飞出，分上中下三路，把冯多心的身形密密罩住！

冯多心何等经验，一看便知道那是医家用来针灸的“雷火金针”，遂微一伸手，把九线金芒一齐抄住！

凡属盲人，听觉必然极聪，茅屋屋中的苍老语音惊道：“一手能接九针，尊驾果非常人，看来我祖孙大概运数已终，合当命尽今日！”

冯多心笑道：“老人家怎不相信我言，在下毫无恶意，我是受人指点，有事相求，老人家定然就是被称为‘瞽目神医’的白杖翁吧？”

这时，他已走到茅屋的门前，却止步不肯贸然入内。室中一个须发微白的葛衣老叟，手拄一根白色木杖，满面愁容，苦笑说道：“尊驾来得不巧，若在平时，只要有友好引介，老朽自当一效绵薄，但如今却爱孙命危，己身难保，哪里还有心情……”

冯多心不等对方话完，便自咦了一声，诧然接道：“老人家乃旷代神医，令孙有何伤病，均不难指下回春……”

手拄白色木杖的葛衣老叟苦笑道：“我孙儿非伤非病，是中了一位武林恶魔的独门截脉手法……”

话方至此，冯多心扬眉笑道：“老人家请放宽心，在下对当世武林之中各门各派的手法，泰半均曾涉猎，或许能为令孙度厄消灾，也说不定？”

葛衣老叟闻言，脸上微现喜色，翻着两只天生瞽目的白果眼儿，向冯多心问道：“尊驾怎样称谓？是我哪位友好引介前来？”冯多心道：“在下冯多心，引介人是秦盼盼姑娘……”葛衣老叟悚然一惊，微退半步问道：“秦盼盼，是不是‘地狱三魂’中的‘七杀凶魂’？”

冯多心发现对方双手执杖，似在暗聚功力，不禁讶然答道：“正是，老人家难道与秦姑娘……”

葛衣老叟一声怒叱，白杖狂抡，竟用了一招具有相当威力的“天鼓三挝”，向冯多心挥出一片杖影！

这第二次的突然袭击，是在业已把话说开的情况之下，自系更出意料！

但因冯多心武学极高，适才又发现葛衣老叟在双手执杖，暗聚功力，故仍身形微闪，轻轻避过那当头洒落的漫天杖影，并就势把葛衣老叟点了穴道。

冯多心深通世故，知道这等身怀绝世医学之人，多半性情极傲，遂在刚把对方制住之下，便即含笑说道：“老人家千万不要生气，在下此举绝非冒犯，也无半丝恶意，只怪你对我信，不肯听我解释，才逼得我稍加得罪，少时再向你陪礼……”

语音略顿，伸手扶起这葛衣老叟，含笑又道：“最有力与最可靠的解释，莫如以事实表现，在下与老人家同入内室，看看令孙去吧！”

一进茅屋内室，果见竹床之上躺着一个面如金纸、不省人事的十二三岁男孩。

冯多心放下葛衣老叟，向榻上十二三岁男孩细一注目，并为他微诊脉象，不禁面带惊容。

他回手替葛衣老叟拍开穴道，皱眉问道：“老人家，令孙是得罪了那位魔教中人，他所中的，似是极厉害而极阴损的‘绝脉搜魂手’呢？”

由于冯多心的语音，葛衣老叟听出来是个三十二三的年轻人……。

但一手连接九针，又一招便把自己制住，这年轻人的功力之高，简直骇人听闻，偏偏“冯多心”的姓名，却又陌生得从来之所仅见。

葛衣老者心中明白，以对方的功力程度，随时均可制自己祖孙于死命，如今既用这种语气蔼然相问，似以足证他确实无甚恶意！

心中敌意既减，神情上立即和缓，称呼也改过，应声说道：“老弟着实高明，我也怀疑我孙儿中的是这种阴毒手法，而对他下手之人，更极可能就是‘天外三魔’中的‘双心魔姬’呼延楚楚？……”

冯多心笑问道：“老人家怎样称谓？是不是冯多心特来求见的‘瞽目神医’白杖翁呢？”

葛衣老叟点头道：“老朽姓白，名天朴，因早年瞽目，向持白杖，故而有‘白杖翁’的外号，至于‘神医’之称，则有些愧不敢当的了！”

冯多心道：“白老人家请准备一些益元药物，在下要替令孙解除所中的‘绝脉搜魂手’……”

话方至此，白天朴便悚然一惊，连摇双手道：“冯老弟不要鲁莽，‘绝

脉搜魂手’是极为歹毒的独门手法，万一解救不当，反而可能弄巧成拙，断送我孙儿白家华的一条小命！”

冯多心笑道：“白老人家说得不错，但你身为神医，应该知道令孙四肢已微现抽搐之状，倘不及时抢救，即令答应系铃人的勒索，也会残废终身，悔恨莫及！何况在下既然夸此海口，总有几分把握……”

白天朴喜道：“冯老弟，你……你……真有把握？”

冯多心语气十分肯定地点头含笑道：“保住性命，我有把握，最多使令孙白家华老弟元气稍受损耗而已，故而才请老人家准备些益元药物，能先喂他服食一粒上品灵丹更好……”

话犹未尽，白天朴已从怀内摸出一粒朱红色的灵丹，目中含泪，喂向爱孙白家华的口内。

冯多心等白家华服下药丸，略过片刻，才向白天朴笑道：“白老人家请退在一旁，我要为令孙白家华老弟拍遍全身一百零八处大穴！”

白天朴闻言，退向榻旁，并对冯多心问道：“冯老弟要替华儿拍遍全身大穴，应把他弄下床来……”

冯多心笑道：“用不着，在下可以为白老弟凌空拍穴……”

话完，先向白家华的心窝左近，连点三指，然后又把他的身躯向空微抛，在双掌间，不住盘弄翻转，就像是抛戏着一枚人球模样！

顿饭光阴过后，冯多心已把白家华全身上下的一百零八处大穴完全拍遍，向白天朴高声叫道：“白老人家，如今我要替白家华老弟拍开‘三元大穴’，他会呛出一大口淤血，但人已无碍，下面调元益气之事，便是你的了……”

话落，手停，又向白家华胸前连点三指，然后放向榻上。

白家华果然好像闷极得舒似的，狂吼一声，喷出一大口乌血！

冯多心本人，也似相当劳累地跌坐一旁，运气调息！

白天朴赶紧先喂爱孙服下药物，并按摩“黑甜穴”，待白家华沉沉入睡以后，满怀感激地向冯多心叫道：“冯老弟，大恩不敢言谢，老朽先前竟把你当作是‘双心魔姬’呼延楚楚的同路之人，委实十分惭愧！”

冯多心为白天华凌空拍遍周身一百零八处大穴之举，委实十分疲累，但他功行深厚，经过一阵调气休息，也就复原了，闻得白天朴这样一说，遂含笑问道：“白老人家，在下有桩疑问，要想请教一下，适才你在听了我是‘七杀凶魂’秦盼盼引介前来之后，为何突然暴怒，挥杖立下杀手？”

白天朴苦笑道：“那是由于老朽对‘双心魔姬’呼延楚楚太以痛恨之故，呼延楚楚曾经说过秦盼盼是她密友，而‘天外三魔’中的‘双心魔姬’与‘地狱三魂’中的‘七杀凶魂’，也应该是一丘之貉！”

冯多心越发惊奇道：“这样说来，白老人家竟与秦姑娘素不相识的了？”

白天朴苦笑道：“‘七杀凶魂’是当世武林中第一流的黑道人物，她怎会与我这闭门炼药、根本不大在江湖走动的穷老瞎子，有甚交往？”

冯多心皱眉道：“奇怪……”

“奇怪”两字才一出口，白天朴便接口问道：“冯老弟，老朽与秦盼盼认不认识无关紧要，她究竟是为了何事，引介老弟来寻老朽？老朽除了稍通医理，并植有几种灵奇药草之外，别无他能，而冯老弟神功绝技施展无碍，又不像是患了重病，中了伤毒的光景？……”

冯多心叹道：“在下如今虽然尚似生龙活虎，但是再过一二日后，却可能变成一只待宰的羔羊！”

白天朴哦了一声，恍然问道：“冯老弟是中了什么尚未到发作时期的慢性奇毒么？不难，不难，不是白天朴夸句海口，老朽可以药到毒除……”

冯多心接口苦笑道：“倘是慢性毒力，在下拼着略耗真元，也可把它逼出体外！但对于苗疆恶蛊，则恐不是仅凭武功可以克制的了！”

白天朴悚然动容道：“冯老弟竟是中了苗疆恶蛊么？请赶快先伸出左手，让老朽替你诊诊脉象！”

冯多心如言伸手，白天朴颇为细心地诊完左手，又诊右手，蹙眉深思有顷，方自苦笑说道：“制蛊之道，必须先明恶蛊种类，否则万一弄错，极可能铸恨终生！在毒蛊发作期前，欲辨种类，原可从目光、脸色等加以推敲，但老朽瞽目多年，对医家‘望、闻、问、切’四诀之中，‘望’字已不能用，我只好在‘问’字之上试一试了！”

冯多心笑道：“白老人家请问，在下据实奉答！”

白天朴在榻几上摸了一面铜镜递过，问道：“冯老弟请揽镜自照，你目中有无一种非经细辨、甚难发觉的淡淡红丝？舌苔是微带金黄？还是稍呈灰白色泽？”

冯多心举起铜镜，瞪大眼睛，伸出舌头，细看一番答道：“在下目中并无红丝，舌苔也相当正常，并无白老人家所说的金黄或灰白色泽。”

白天朴双眉深蹙，又弄来一杯矾水，递与冯多心道：“冯老弟，你把这矾水喝上一口，看看味觉是苦是涩？”

冯多心接过矾水，喝了一口以后，竟咂咂嘴唇，倾杯饮尽，含笑答道：“白老人家为何骗我？这杯水儿不苦不涩，甘凉无比，尤其是对我这赶路口渴之人，何殊玉液琼浆？我可老实不客气的了！”

白天朴的两道眉头本已愁蹙，如今更纠结一处。

冯多心发现他神情有异，咦了一声，问道：“白老人家，难道我目无红丝，舌无色苔，以及饮矾不苦不涩等情形，不是甚好现象么？”

白天朴摇头未答，又起身走向壁边一排药柜，挑挑选选的，弄来三只小瓶，放在桌上道：“冯老弟，我们再试一次，你且嗅上一嗅，看是喜爱三瓶中那一瓶的香味？”

语毕，取根炭笔，在张白纸上，背着冯多心写了两个字儿，覆放于桌上。

冯多心见瓶中均是粉末，遂取起一嗅，觉出是玫瑰、兰花暨桂花的香气。

在平时，这位一代英侠最爱兰花，但此时却不由自主地冲口而出，答道：“我喜欢嗅闻那仿佛能令人神清气爽的桂花香！”

白天朴苦笑一声，翻转那张覆案白纸，只见纸上赫然是用炭笔写着“桂花”二字。

冯多心笑道：“这是甚禅机玄理，白老人家可否解释一下？我平日喜爱兰花，今天却觉桂花香特别好闻，究竟是什么道理？”

白天朴笑道：“老朽虽然双目久盲，但盲人有盲人的特殊感应能力，我已觉察出冯老弟是位豪放不羁、文武双全的正派大侠，你应该知道苗人养蛊之事……”

冯多心道：“据传苗人于端午日取蛇、蝎、蜈蚣、壁虎、虾蟆等五毒，置于一坛中，任其自相啮食，次年以唯一存者炼蛊，但不知在下所中的，是哪类毒物？……”

白天朴道：“老弟所说的是一般俗蛊，你所中的乃是炼蛊专家所炼、特别厉害的恶蛊！”

冯多心问道：“听白老人家语意，这种恶蛊还在蛇、蝎、蜈蚣等‘五毒’之外？”

白天朴道：“这是‘桂花蚕蛊’……”

冯多心皱眉问道：“‘桂花蚕’？唐人诗句有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白天朴点头道：“不错，普通蚕是‘春蚕’，这‘桂花蚕’则是‘野蚕’，别称‘天蚕’，又因其色如金桂，更叫‘金蚕’，取‘天蚕’之丝，杂以人发、风磨铜丝制衣，可避刀枪水火，而用这‘桂花蚕’炼蛊，也就是蛊毒中最为强烈、至高无上的了！”

冯多心想了一想道：“根据理论推断，‘桂花蚕’既极难得，则这种蛊毒定甚顽强，不知白老人家可有克制手段？”

白天朴的白果眼儿一翻，扬眉笑道：“医家伙恃岐黄，与天争命，生死人而肉白骨，固属夸大之词，但救人于濒死，治病于将亡，亦并非不可能之事，且对症下药，贵在及时，冯老弟来得甚早，区区‘桂花蚕蛊’，大概还难不倒我白老瞎子！”

冯多心闻言后，脸上方露喜色，白天朴又复说道：“但蛊毒可制，元气必损，一病难逃，冯老弟能在我这‘一柳医庐’之中，小住三数日么？”

冯多心笑道：“在下落拓江湖，四海游侠，除了想寻找一位生平至交以外，可说身无急事，故而慢说三数日，便与白老人家亲近上个十天半月，也无甚……”

一语未毕，双眉微蹙，但发现白天朴也在凝神倾耳，遂含笑低声说道：“老人家也听见了？来的一共是二人，他们飞身越溪，如今大概尚在‘一柳医庐’的十四五丈以外！”

白天朴好生佩服道：“盲人听敏，理所当然，冯老弟的耳力如此奇聪，真是令人敬佩的了！”

冯多心低声笑道：“来人不知是甚路道？我在内室卫护家华老弟，老人家搪塞对方去吧。”

白天朴此时已对冯多心完全信任，遂点了点头，拄杖走出堂屋。

这时，来人已然走向“一柳医庐”，并可闻笑语之声，果是一男一女，证明了冯多心耳力奇佳，听得丝毫不错！

白天朴因爱孙白家华尚在调养之中，而自己少时又将为冯多心解祛“桂花蚕蛊”，不愿把来人引入室内，遂手拄白木杖，走向庭院。

来人相当粗卤凶蛮，在门外挥手一掌，柴扉便被震倒，现出身形，是一个相貌俊美中含有阴险的二十七八的黄衣少年，和一个二十三四的妖艳的红衣少妇。

白天朴听得柴扉已被来人震倒，不禁脸色一沉，止步问道：“来人是谁？怎么毁人园门，这等无礼？”

黄衣少年冷笑一声，阴森森地目注白天朴道：“老头儿慢发脾气，看你手拄白杖，双目已盲，大概就是什么‘瞽目神医’白天朴吧？”

白天朴道：“不错，白天朴归隐陕南，不问江湖之事已久，两位竟会是特地为我而来的么？”

红衣少妇“格格”一笑道：“白老头儿，我家魔主有点隐疾，要请你在一个月內，前往六盘山，替她疗治……”

话方至此，白天朴便摇手接道：“对不起，老朽血气已衰，不能跋涉长

途……”

黄衣少年厉声喝道：“不去不行，除非你不想要你那宝贝孙儿的性命？”

白天朴脸上神色一变，愤然叱道：“尊驾是哪路人物？竟以这等无耻手段要挟，我家华孙儿中的是什么狠毒的截脉手法？”

红衣少妇笑道：“是我下的手，闻得人言，你这老头儿生性倔强，不吃敬酒，专吃罚酒，才设法先从那小孩子的身上，给你一点厉害！可笑盖代神医，仍然诊不出治不了独门点穴手法，你孙儿白家华福缘不浅，他中的是震撼武林、极为罕见的‘绝脉搜魂手’呢！”

白天朴佯作初知真象似的，全身一震，翻着两只白果眼，向红衣少女失声问道：“‘绝脉搜魂手’？……姑娘难道就是名列‘天外三魔’之一的‘双心魔姬’呼延楚楚？”

红衣少女闻得呼延楚楚之名，肃立恭身道：“那是我家鹰主，我是‘双心八侍’之一，名叫唐琪，这位是我同僚，名叫吴宁！”

白天朴昔年未盲前行医四海，江湖经验极丰，见闻甚广，盲后归隐，也常有老友往还，故而知悉所谓“双心八侍”，共是四男四女，全属“双心魔姬”呼延楚楚身边武学高强、心狠手辣的黑道蛮横人物……

他知晓遇上凶星恶煞，正在思忖怎样应付之际，那红衣少女唐琪又把脸儿一板，冷冷说道：“白老头儿，你孙儿白家华，已中‘绝脉搜魂手’，若无独门解救，必将全身痉挛，缩成尺许婴儿，身受惨毒苦痛而死！如今，我给你一只‘双心魔令’，令上附有临时解药，可暂保白家华伤势不变，等你六盘行医，治好我家魔主隐疾，必蒙恩典，便可无事……”

语音至此微顿，凶芒如电，厉声又道：“但凡接‘双心魔令’之人，若是有所违拗，使成魔主死敌，必被剥皮抽筋，磨尸化骨，便死在九泉，也永难翻身的了！”

吴宁也在旁助威喝道：“白老瞎子想通了么？你对我家魔主的‘双心魔令’，接是不接？”

白天朴因爱孙之厄已解，怎肯受此挟制，正待加以拒绝，突然听得耳边有人以“蚁语传声”的上乘内家功力说道：“老人家不妨接令，并问问那‘双心魔姬’呼延楚楚得的是什么隐疾？”

白天朴已然见识过冯多心的高明功力，当然知道这耳边密语是他所发，遂佯作略一沉吟，苦笑说道：“吴朋友，人家是‘霸王请客’，你家魔主是‘霸王请医’，老朽如今就算不愿接取这只‘双心魔令’，恐怕也不可能吧？”

吴宁冷笑道：“那是当然之理，常言道‘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唐二妹且传魔令！”

唐琪知晓盲人反应敏捷，听力尤强，遂向白天朴抛过一物。

白天朴果然听风辨位，十分准确，微一伸手，便轻易接在手中，觉出那是一面上镌“双心”的铁质令牌，牌柄上并系有一个小小的纸包，定是所谓“绝脉搜魂手”的临时解药。

唐琪见白天朴已接“双心魔令”，又沉声说道：“白老头儿，你已接‘双心魔令’，万勿自误，务须于一个月内，前往六盘山的‘双心魔宫’，为我家魔主效力行医，否则……”

白天朴不愿再听这些威胁之语，遂截断唐琪话头问道：“‘双心魔宫’是在六盘山的何峰何岭？何峡何谷？……”

吴宁道：“白老头儿不必多问，你既有‘双心魔令’在身，只要一到六

盘山境内，便有魔宫使者前来接引！”

白天朴问道：“老朽虽对岐黄一道略有研究，但要医重疾，也必须略作准备，何况我更不能把所有的应用药物，全一齐带去六盘，你们应该先对我说明呼延楚楚姑娘生的是什么病吧？”

唐琪道：“我家魔主因为风流……”

一语未毕，便被吴宁截断，朗声说道：“‘双心魔宫’是洞天福地，富埒王侯，各种珍贵药物应有尽有，你不必多问，且尽快向我家魔主报到，便会明白一切……”

话完，立即拉着唐琪，双双转身离去，并发出一阵相当淫邪暧昧的笑声道：“唐二妹，我们此行任务业已完成，何必与这老瞎子多说废话？好不容易才获得这几天单独相处的机会，该留点时间办办我们私人的体己事儿了！”

唐琪未曾答话，发出一连串听来甚为淫贱的吃吃媚笑！

白天朴静听他们业已去远，遂低低骂了一声“无耻”，伸手扶起那两扇被震倒的柴扉，然后才回转茅屋。

冯多心从内室迎出，含笑道：“白老人家放心，令孙又经我隔体传功，催通气血，业已完全无事，等他神酣气足地一觉睡醒，可能比原来的体魄还要健壮一些！”

白天朴知晓冯多心可能已对爱孙白家华给予了特别好处，遂一抱双拳，连声称谢，并把那只“双心魔令”递向冯多心道：“冯老弟，‘双心魔宫’的人物向称难缠，老朽已接了呼延楚楚的这只魔令，可能等于是沾上了附骨之蛆，绝难摆脱，麻烦极大的呢！”

冯多心笑道：“常言道‘解铃原是系铃人’，在下既然以密语传音，请白老人家接过‘双心魔令’，自然义不容辞，要替你解决此事！”

白天朴道：“老朽愿闻冯老弟的解决之道，彼此才好配合行事。”

冯多心接了那只“双心魔令”，也未细看，也不交还白天朴，便顺手揣入怀中，含笑道：“解决之道，甚为简单，我对‘双心魔姬’呼延楚楚有点兴趣，老人家的六盘山之行，由冯多心代劳便了！”

白天朴有点颇出意外地怔了一怔，向冯多心双眉微蹙问道：“冯老弟，你……你打算代我行医？”

冯多心笑道：“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又道是‘除死无大病’，我冯多心即令治不好呼延楚楚的病，也总还要得了她的命吧？”

白天朴皱眉道：“‘双心魔宫’威名极大，宫中好手如云，冯老弟单身独探虎穴，不嫌……”

冯多心笑道：“白老人家放心，慢说‘双心魔宫’，便是比这再凶险百倍的虎穴龙潭，冯多心一样敢闯它一闯！”

白天朴道：“老弟是否要改扮成老朽的形相前往？”

冯多心双睛一翻，立刻变成两只盲者特有的“白果眼”，但他突又想起白天朴目不能见，自己这种举措，岂非多余？遂又把一对黑如点漆的眼珠翻回，失笑说道：“要改扮老人家的形相不难，故而我才借用那只‘双心魔令’，但魔宫若破，必有漏网之鱼，来此企图对老人家贤祖孙予以强烈报复……”

白天朴脸上起初颇有惊容，但旋即神光湛然，扬眉说道：“‘双心魔宫’是西北一带最大的凶邪魔窟，只要冯老弟真能荡涤妖氛，为武林造福，白天朴祖孙纵遭毒手，亦无所憾！”

冯多心道：“作事哪有不顾虑周详之理？在下一面请求白老人家为我祛

治‘桂花蚕蛊’，一面等待一位正派奇侠到来，等她一到，便由她护送老人家贤祖孙，悄然迁居隐秘之处，以策安全，冯多心则立即往会‘双心魔姬’呼延楚楚，使她事出意外，措手不及！”

白天朴问道：“冯老弟是等待哪位正派武林奇侠？”

冯多心觉得无须对这位“瞽目神医”有所隐瞒，遂从实答道：“就是以一支‘涤尘玄佛’威震江南的‘烟雨庵主’玉清师太！”

白天朴呀了一声道：“我对这位神尼钦仰已久，她怎会迢迢数千里，佛驾远来陕西？”

冯多心因知对于医家，最好是把有关中蛊经过，源源本本，倾诉无余，遂不厌其详地将自己路遇玉清师太暨许伯亭，同入金鼎峡的情况，细细说了一遍。

白天朴静静听完，低声说了一声“奇怪”，皱眉自语道：“老朽生平极少与女子往还，那位被冯老弟疑为不是秦盼盼的黑衣姑娘究竟是谁？她……她怎会知晓我隐居在龙驹寨呢？……”

说至此处，苦笑一声，又道：“白天朴真是老糊涂了，这种疑问，无妨慢慢推敲，我应该先为冯老弟祛解‘桂花蚕蛊’才对！”

冯多心想起他先前所说之语，皱眉问道：“老人家认为我蛊解之后，元气必损，一病难逃？”

白天朴点头道：“话虽不错，但一来老弟对我有救孙大德，白天朴必用特殊药物暨特殊手段答报深情，二来老弟身怀绝艺，资稟惊人，或许只休息个一天半日，便可复原，也说不定？”

冯多心大喜道：“既然如此，便请老人家为我赶紧施医，免得在时机方面有所迟误！”

白天朴双目虽盲，对自己这“一柳医庐”自极熟悉，不会弄错方位，遂向茅屋微一伸手，肃客入内。

进屋以后，白天朴指着内室中的另外一张床儿，向冯多心笑道：“冯老弟先请端坐凝神，调匀呼吸，驱尽心中杂事，因为稍时祛蛊之初，或会有些痛苦，须要以坚强意志，加以抗拒！”

冯多心虽觉自己是铁铮铮的汉子，经得起任何痛苦，但因白天朴一片好意，遂仍如言上床，盘膝静坐，用起内家清心宁神、健体葆元的吐纳妙诀！

白天朴笑道：“冯老弟且神与天会，好好用功，我去收拾一些药物！”

过了足足有一个时辰左右，白天朴方端了一碗红艳奇香的药汁，命冯多心立即饮下。

饮完药汁，这位“瞽目神医”又弄来一条业已剥去蛇皮的长才尺许的小蛇，不断翻转烧烤，并不时向蛇身之上涂以青黑色的调味酱料。

冯多心颇为好奇地问道：“白老人家，你烤蛇则甚？莫非你酷嗜此物？”

白天朴笑道：“此蛇烤焦之后，香味极为撩人，冯老弟不必多问，你业已服药，务须运凝真气，护住心脉，体内若有什么奇异感觉，并立即告我！”

冯多心虽弄不懂白天朴葫芦之中究竟卖的甚药，却也猜得出那种“桂花蚕蛊”必然歹毒厉害无比，自己多半会尝受一些奇异的痛苦！

既然如此，哪敢怠慢？立即静守天君，并以所修炼的玄功真气，护住心脉！

烧烤片刻，蛇肉渐焦，一片奇香，弥漫室内！

尤其那青黑色的调味酱汁，涂上烧焦的蛇身以后，竟变成一种极为浓郁

的桂花香气。

冯多心觉得这桂花香气极为好闻，在深深连嗅几嗅之后，突然皱眉叫道：“白老人家，我丹田之间突然奇痒，仿佛有甚东西在蠕蠕而动！”

白天朴笑道：“冯老弟不必担心，你且略运真气，把在丹田间蠕蠕而动之物，略往上逼，等它到了胸腹之间，便莫再勉强，只静护心脉，一切听任自然好了！”

冯多心自然如言施为，但那种自丹田升到胸腹的奇痒，却因无法搔抓，极难忍受，渐渐满头汗水，并发出呻吟！

好不容易才把那蠕蠕而动之物逼到胸腹之间，室中的桂花香气，也到了极为浓冽的程度！

白天朴突然把手中蛇肉，投入炉火，左手拈着一粒大如龙眼的白色丹丸，右手则取了一柄金钩，向冯多心喝道：“冯老弟，最紧要的时刻到了，你务须尽力守护心脉，并赶紧张开嘴儿！”

这时，冯多心除了奇痒以外，并有一种火辣辣的剧烈疼痛，起自脏腑之间！

外伤好忍，内痛难当，何况还有那种无法抓搔的钻心奇痒！饶他冯多心是条铁铮铮的英雄好汉，也恨不得索性运口气儿，把胸腹脏腑整个震裂，反而来得痛快！

正在此时，白天朴“吧”的一掌，业已击上冯多心后背“脊心穴”的部位！

他左掌中握有灵丹，是用掌骨所击，几乎等于“小天星”的内力，劲道着实不轻，若非冯多心功行深厚，难免连那口护心真气都被击散！

他在痛苦难忍之下，仍未忘却与白天朴互相配合，猛然把嘴一张！

张嘴的动作，恰好与白天朴掌震后心之举配合得恰到好处，冯多心立觉百脉如沸，喉间奇痒，有一片红光，带着七点金星，从他口中狂喷而出。

这片红光有一半是冯多心的脏腑污血，另一半则是他刚才所服下的那一碗红艳艳的药汁！

痛苦已达极致，冯多心终告晕倒，但在失去知觉之前，他还模模糊糊地觉得眼前有金光电掣，口中并被塞入了什么清香无比的丹药之属！

动荡旋转的天地，渐渐停止安静，脏腑间奇异猛烈的痛苦，也告完全消失。

这种情况，应该是冯多心的内伤已愈，知觉已复！

但当他感觉躺在软绵绵的榻上，正欲睁目坐起之际，才发现自己的四肢全身，竟仿佛比床榻更软，根本毫无气力。

白天朴站在床前，向冯多心低声说道：“冯老弟莫要急躁，最好等我为你全身按摩一遍后，再复睁目，你能够这么快恢复，已足见资质太好，是一位内功深厚的罕世英雄，但最少却仍要再休养上三四个时辰，并服我两帖灵药，才可下床走动。”

冯多心已发觉自己四肢如棉，只得乖乖听话，由白天朴替他按摩全身。

白天朴除去按摩以外，并用一种奇热之物，在冯多心全身主要穴道上反复炙烤，那透穴而入的奇热，起初令人难耐，但随后却百脉齐和，舒泰已极！

整整把全身按摩七遍，白天朴才透了一口长气，语音中显得有点疲惫，但却极为高兴地含笑说道：“冯老弟，老朽熬有药汁，如今且去端来给你服用，你可以缓缓睁开双目了。”

话完，起身离榻。

在白天朴说话时，冯多心已经暗提真气，发觉自己虽已病态消失，百脉舒泰，但一口真气，仍无法充分提聚，流转周身。

尤其缓缓睁目之下，仍觉一阵晕眩，不禁使这位盖代英雄，摇头苦笑。

因为冯多心文武全才，对医道也有相当造诣，他知晓这种情况，是自己在元气方面亏损已极，正由白天朴以医道暨灵药双管齐下，才得渐渐复元！

蛊毒未发，提前祛除之下，尚有如此威力，倘若不是玉清师太加以点醒，力促自己早早赶来，则三日后岂不一身功力尽付流水，任凭金冷月随意宰割？……

惊心皱眉之际，白天朴已端了一碗奇香的药汁走来，先把冯多心上身扶起，替他在腰背间垫了两个软枕，似知其意地含笑说道：“冯老弟，换了常人，蛊毒纵祛，也须休养上一月半月，元气犹难尽复，但你一来禀赋太好，内功修为极厚，二来又经老朽以珍藏多年的一段极为难得的成形何首乌，配以七种灵药，炖熬了这盅‘八仙聚宝汤’，喝下后，再缓缓运气，把药力导散周身，便差不多可以复原如旧……”

冯多心听得这盅药汁竟如此珍贵，便有点不敢张口地苦笑说道：“白老人家，令孙家华老弟也亟须灵药益元，这盅‘八仙聚宝汤’……”

白天朴不等他往下再说，便连连摇头，接口笑道：“冯老弟不要客气，华儿所受的亏损不能与你相比，小孩子正在成长之中，并可用其他药物，暨有从容时间，使他慢慢复原，你则身负除魔卫道的侠义重责，万一再有‘双心魔宫’中的厉害凶邪来此滋事，老弟若功力未复，岂不掣肘，连我祖孙也可能有所不幸！”

一面说话，一面便端着那盅“八仙聚宝汤”，送向冯多心的口边。

冯多心知道这位“瞽目神医”相当热诚直爽，所说全是实言，遂也不再客气，缓缓饮下那盅含有成形何首乌的奇香药汁。

服药之间，目光一扫，瞥见壁间倚有一柄金钩，钩尖并钩着七条长约一寸，尚未全死，仍有点蠕蠕微动的，金黄色的蚕形之物！

喝完药汁，他忍不住向白天朴急急发话，苦笑问道：“白老人家，你那柄金钩尖上所钩住的七条蚕形之物，是否即由我丹田逼出的‘桂花蚕蛊’？”

白天朴点头道：“不错，老朽双目已瞽，又未用手摸过，但也可以猜出它们约莫长有一寸，色呈金黄，冯老弟请注目看看，我猜得可有错么？”

冯多心因适才早就看清，遂毫不迟疑地立即点头说道：“老人家猜得不错，但世间怪异太多，真所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像这样巨大的‘桂花蚕蛊’，有七条之多进入冯多心的丹田脏腑，我竟毫不知觉，真是惭愧已极！”

白天朴道：“老弟不要惭愧，这毒蛊厉害之处，便在于起初无色，等进入人腹之中，才以你的气血培养它的形态，约莫一日成长一寸，等长到三寸，颜色变成淡黄，便告成形，以你的心肝为食，中蛊之人，大概也就无可奈何了。”

冯多心听得一头冷汗，又向那形态丑恶的“桂花蚕蛊”看了两眼，皱眉说道：“这等恶毒之物，老人家怎么还不放在炉中，用火焚毁……”

话犹未尽，白天朴便接口笑道：“一来，这种毒蛊活力极强，不是普通炉火能毁，二来，我还想把它们派点别的用场……”

冯多心诧异道：“这种‘桂花蚕蛊’业已被逼出人腹，还……还有什么用呢？”

白天朴道：“冯老弟不单有元宵之约，恐怕为了秦盼盼姑娘如谜身份之事，难免于最近期间，会再去金鼎峡，与金冷月周旋一二吧？”

冯多心颌首道：“老人家说得不错，但……”

白天朴笑道：“常言道：‘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又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老弟虽技艺出众，侠胆如天，但对于看不见、摸不着、嗅不出的苗疆恶蛊，恐怕仍非人力能防，有点头痛！……”

冯多心何等聪明，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扬眉问道：“老人家是要利用金钩钩尖上的那七条‘桂花蚕’，炼成什么克制毒虫的特殊灵药么？”

白天朴摇头道：“事先克蛊制蛊太难，除了一二样罕世难见的天生神物之外，人力无法办到，但既有这七条恶蛊可以利用，老朽或许能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原理，替冯老弟炼成一条防身带，使你贴肉束在腰间……”

冯多心插口问道：“是不是有此带在身，那些歹毒恶蛊即不敢接近？”

白天朴笑道：“生蛊怎会惧怕死蛊？故而不是蛊不敢近，而是蛊一近身，老弟便会从贴肉所束的防身带上，获得一种特异的感应，能快点立加防范！”

冯多心喜道：“多谢，多谢，冯多心再向白老人家请教防范毒蛊之道。”

白天朴含笑说道：“毒蛊只能由口鼻之间侵入人体，老弟身临险境，对于任何饮食均该小心，故而对方多半是会令人从鼻孔吸入，老弟只消于感觉贴肉所束的防身带上有了特殊反应，立运本身真火封住进路，或是暂时摒息，便令对方难施歹毒暗算了！”

说完取出一只小小的红色玉瓶，递向冯多心道：“老弟，这玉瓶之中共有十二粒‘龙涎解毒丹’，除了对恶蛊无效之外，能祛解其他百毒，老弟带在身边，不单在必要时足以防身，并可救人济世！”

冯多心接过小玉瓶，目注白天朴，以一种极为感激的语音说道：“老人家所赐太厚……”

白天朴轻拍冯多心来接玉瓶的手背笑道：“老弟不必在意，我不过请你代我行道而已，老弟快略运真气，把所服‘八仙聚宝汤’的药力催散，流转周身，人才可以复原，你且好好运功，老朽去弄那条防身带了。”

语毕，下榻，取起那柄金钩，便自走往隔室。

冯多心再提真气，觉得这回已可缓缓运功。

他是大行家，稍一调气行功，便知自己目前虽然尚需催散药力，流转脏腑周身之后，才会复原，但内力真气方面，却不单没有减弱，反有增强的现象！

这当然是由于所服成形何首乌之功，换句话说，也就是白天朴对自己所施太厚！

江湖人物，讲究的便是受人点滴，报以涌泉，冯多心侠骨天生，他怎会不起衔恩答报的意念！

他觉得白天朴既然只有祖孙二人相依为命，则最好的答报方法，便是对他孙儿白家华好好成全成全。

自己适才替他拍通穴道之时，发现此子根骨颇佳，自己除了把本身绝艺悉心相传以外，甚至可助白家华获得一笔罕世宝藏，使他实现他人不可成就的丰功伟业，傲视后辈！这种意念，一起即灭！

不是冯多心有所反悔，而是他一念既萌，终生必践，但目前他不能分心，他要先顾自己，他必须尽摒百虑，导气流身，把所服“八仙聚宝汤”的药力，迅速而平均地输送到奇经八脉、五脏六腑的每一部位！

神凝，归紫府，气顺，纳丹田，这是行功完毕的最后步骤。

在这个把时辰的吐纳之后，冯多心不仅人已完全复原，连他先前那副潦倒江湖的憔悴容光，也为之焕发不少！

就在他面含微笑地离榻起身之际，白天朴也脸上神色微含忧虑，手持一条宽约数寸的丝带，走入室内。

他看不见冯多心容光焕发的情况，冯多心却看得见他脸上的神色，不禁讶然问道：“白老人家为何双眉皱锁？又发生了什么事儿？”

白天朴未答冯多心所问，竟从忧郁之中展颜笑道：“从老弟的语音之中，业已听出你耗损补复，真元已沛，但为了稳妥起见，还是由老朽为你再复细诊一次脉象为妥。”

冯多心虽知自己已完全复原，无须再诊，但不愿拂逆白天朴一片关切的情意，遂仍伸出左手，任由他在“寸关尺”上，细诊脉象。

果然，白天朴诊完脉象之后，向冯多心含笑说道：“恭喜冯老弟，你的丹田隐患，心腹之疾，已告解祛，从此以后，可以毫无顾忌，放开手儿，与金冷月等万恶邪魔尽量周旋，维护正义了！”话完，把那条宽约数寸，长约数丈的丝带递过……

冯多心称谢接过，但是才一入手，便自大吃一惊，目注白天朴说道：“白老人家，这……这条防身丝带似……似乎不是凡物？……”

白天朴笑道：“老弟真是大行家，此带乃以人发、野蚕丝暨风磨铜细丝综合所制，老朽又将焙成细灰的无毒蛊粉贮入，老弟缠在身上，只要无形毒蛊近身三尺，便会立生反应，使老弟及时防御……”冯多心失声道：“何止防身？这是一条宝带，连刀剑暗器暨歹毒掌力，均可一齐防护了！”

白天朴笑道：“老弟不要在意，白天朴是瞽目遗世之人，要此无用，赠送老弟，正合‘宝剑赠烈士’之理，此带够长，老弟可斜肩缠佩，可把双肩暨前后心主要穴道完全护住！”

冯多心因决心以把白家华培植成下一代武林英豪的领袖人物为报，遂也不多说甚感谢之语，遵照白天朴的指点，脱去外衣，把这条防身宝带，贴肉仔细缠好！

处理停当，穿回外衣之际，冯多心方发现对面榻上已空，遂含笑问道：“家华老弟已从黑甜梦回，完全恢复了么？”

白天朴的老脸之上，突又闪现出忧郁的神情，点头说道：“华儿在一个时辰以前便自苏醒复原，我命他到前村沽酒，款待老弟……”话方至此，冯多心便摇手笑道：“老人家不必客气，赶快设法把令孙唤回，我发现家华老弟资质极好，根骨不凡，想传他几招不算太俗的防身手法。”

白天朴道：“老弟所传，定是罕世绝艺，华儿有此福缘，白天朴感激不已，也高兴万分！但今……今日不便……”

这位“瞽目神医”完全在克制情感，佯为欢笑，但说到“但今……今日不便……”之际，仍然克制不住，有点语不成声！冯多心早就心中怀疑，见状之下，不由大惊，双手抓往白天朴的肩头问道：“老人家为何如此？难道令孙家华老弟又出了什么差错？”

白天朴知道自己克制不住，露了马脚，无法再隐瞒，只得长叹一声，苦笑答道：“华儿不知何来这多魔劫？刚刚仰仗老弟的神功内力，自‘绝脉搜魂手’下侥幸无恙，却又落入另一魔掌！”冯多心皱眉道：“落入另一魔掌，老人家此话怎讲？”

白天朴摇头一叹，探手取出一面木制令牌，递向冯多心。冯多心接过细看，只见这令牌一面刻着一个狰狞鬼头，另一面则用刀刻划出“欲救爱孙，须献活宝，今夜三更，落魂崖会”等字样。

他看完之后，向白天朴说道：“白老人家，这木牌之上写着……”

白天朴摇手道：“对方知我目瞽，故而以刀镌木，我已摸出是‘欲救爱孙，须献活宝，今夜三更，落魂崖会’等语……”冯多心等不及地问道：“此牌何来？‘活宝’二字怎解？‘落魂崖’又在何处？”

语毕，又觉自己问得太急，向白天朴歉然笑道：“老人家请放心定神，慢慢回答，冯多心功力已复，只要对方订有约会时地，我担保必可将家华老弟无恙救回！”

白天朴道：“我命华儿为老弟到前村沽酒不久，已把七条‘桂花蚕蛊’焙成细粉，装入那条尚具防身妙用的丝带之内，但刚刚功成，耳边突闻有人以‘蚁语传声’功力，叫我出屋……”

冯多心问：“蚁语传声？……”

白天朴颌首道：“不错，这是我多年来第二次所遇的上乘内家神功，第一次便是老弟在要我接那‘双心魔令’时所发。”

冯多心皱眉道：“对方能用‘蚁语传声’，足见功力不俗！”

白天朴苦笑道：“‘修罗牌’威震八荒，它的主人当然是与‘双心魔姬’呼延楚楚不相上下的一流凶邪，但不知这些魔头，为何突然都会找上我了？”

这“修罗牌”三字，把冯多心听得一怔，两道眼神又自然而然地向那木牌投注！

白天朴道：“老朽闻得传声，赶到屋前。这方‘修罗牌’已凌空飞来……”

冯多心听他一再强调“修罗牌”，遂向白天朴皱眉问道：“这面木牌就是武林中不常出现，但却被视为七大凶物之一的‘追魂夺魄修罗牌’么？”

白天朴道：“镌有痕迹之物，老朽一摸便知，否则，我双目已瞽，无法辨识，冯老弟请看一看，这木牌所镌鬼头的双眉之间，是否有块极小极小之方形血印？”

冯多心起先未曾注意，此时经白天朴提醒，才发现那狰狞恶鬼的眉心部位，果然有颗芝麻大小的红印，印上并似还有细逾针尖的隐约字迹。

他的目力极强，细心辨认之下，看出那四个针尖大的篆字是“修罗之天”。

一面辨认，一面从口中把“修罗之天”四字念了出来，白天朴听得苦笑问道：“老弟竟连血印印文都辨认出来了么？‘血印三煞’共称‘天人无相’，这‘修罗之天’是‘修罗方士’邹亮的追魂铃记，看来华儿落在这万恶魔头手中，再难侥幸的了！”

冯多心剑眉一挑，目闪神光，冷哼一声，说道：“老人家不要担心，慢说一个‘修罗方士’邹亮，就是他们‘天人无相’等‘血印三煞’一齐来，冯多心也无所惧，我担保还你一个生龙活虎的白家华老弟就是……”

语音略顿，又道：“老人家，这‘修罗牌’上所镌‘欲救爱孙，须献活宝’字样中的‘活宝’二字，是指何物？莫非老人家是匹夫无罪，怀璧招灾……”

白天朴接口叹道：“所谓‘活宝’就是指业已给老弟煎服的那段成形何首乌，江湖中以讹传讹，说老朽拥有这可以生死人、肉白骨的人间至宝，殊不知老朽昔年于黄山得宝之时，这成形何首乌已遭大劫，有了残缺，只被我用尽方法保留一段，仍不免灵效稍逊，不然，老弟被恶蛊所耗真元，一服即

可补足，哪里还用得着这长时间运功调气呢？”

冯多心听得这所谓“活宝”，已被自己吃掉，不禁面带愧色，皱眉问道：“那‘修罗方士’邹亮，要老人家于今夜三更，与他在落魂崖相会，但不知……”

话犹未了，白天朴便手指窗外，向冯多心接口说道：“冯老弟请看，窗外西北方，一峰独秀，高出群峦的，便是落魂崖！但邹亮未曾指明会面之处，是在崖脚？抑或崖顶？”

冯多心笑道：“那不要紧，我便从崖脚搜到崖顶，也用不了半个更次……”

他口中虽在含笑说话，却悄悄取了几上一只药碗，化为一道白光，“呼”然脱手，飞向门外！

“阿弥陀佛！……”

门外庭院之中，响起一声清宏的佛号，有人发话说道：“白大神医，你尚未望闻问切，为何遽断病情，换个寻常之人，真还挨不起你这一药碗呢！……”

白天朴方自一怔，冯多心已听出来人竟是“烟雨庵主”，不禁“哎呀”一声，苦笑说道：“原来是庵主佛驾，赶快请进，并请宽恕冯多心误会得罪！我以为来人不是‘双心魔姬’呼延楚楚的魔徒，便是‘修罗方士’邹亮的门下！”

玉清师太走进茅屋，手中还拿着冯多心飞掷出去的那只药碗，目注冯多心，含笑说道：“原来是冯施主所施为，怪不得这只药碗上所蕴真力奇强，贫尼才一接在手中，便被震得退了两步！”

冯多心俊脸微红，设法解嘲地偏过脸儿，向白天朴引介道：“白老人家，来人便是以一柄‘涤尘玄拂’，威震江南的‘烟雨庵主’……”

白天朴抱拳恭身道：“老朽白天朴，恭迎庵主佛驾！”

冯多心又向玉清师太引介道：“这位白老人家，就是在下在商山翠眉峰顶，向庵主提过的‘瞽目神医’白杖翁！”

玉清师太合什当胸道：“白大神医痼疾在抱，妙手仁心，普救世人，深合我佛慈悲之旨，贫尼无限敬佩！”

白天朴苦笑道：“庵主莫加谬赞，白天朴因双目均瞽，逃世课孙，已久断江湖恩怨，但那般恶煞凶神，却仍然放我不过……”

玉清师太闻得此语，又想起进门时冯多心口内之言，遂向他讶然问道：“刚才冯施主曾怀疑我是‘双心魔姬’呼延楚楚或‘修罗方士’邹亮的门下，如今白老人家又有魔扰之言，难道你才到此间，便又与‘天外三魔’暨‘血印三煞’结了梁子？”

冯多心在一旁截口道：“此事说来话长，我先请教庵主为何这快便到，难道已把秦盼盼姑娘的可疑身份，暨她究竟受了金冷月的何种挟持，深查清楚了么？”

玉清师太双眉微蹙，向冯多心摇了摇头，脸色沉重地说道：“此事又有复杂变化，我们坐下细说，总而言之，武林中风波隐隐，必有一场极大血腥的了！”

白天朴闻言，慌忙揖客就坐。

玉清师太人虽就座并品饮白天朴所斟来敬客的香茗，但两道眼神，却一直凝注在冯多心的脸上。

冯多心会意笑道：“庵主放心，在下所中的是苗疆蛊毒中最厉害的‘桂

花蚕蛊’，对真元内力，亏损极大，但在白老人家神医妙技之下，又蒙赐服了一段罕世灵药成形何首乌，已告完全复原，并反受益不浅！”

玉清师太闻言，脸上神色方弛，向白天朴合掌一拜道：“武林重劫将临，冯施主英年侠骨，绝艺高怀，可能一身系江湖安危、正邪气运！白老人家助他化危消灾，贫尼亦当致谢！”

白天朴窘得连连拱手，陪笑说道：“庵主说哪里话来，白天朴残疾之人，行动不便，对于共扶正气的江湖职责，疏欠已久！何况我为冯老弟效劳一事，只是报恩，庵主若加谬赞，便令我老瞎子惭愧无地了！”

玉清师太说道：“报恩？……”

冯多心不等她往下再问，便赶紧把自己到了龙驹寨后的一切遭遇，向这位江南侠尼细说一遍。

玉清师太听完问道：“冯施主对于今夜落魄崖之约，打算怎样应付？”

冯多心道：“我打算由白老人家明面赴约，我则暗中潜伏，先设法把白家华老弟救出魔掌，再和‘修罗方士’邹亮，放手一搏！”

玉清师太一面静听冯多心说话，一面却不住摇头……。

冯多心见状诧道：“庵主是认为此计不妥？”

玉清师太嗯了一声，目注冯多心，向他正色说道：“这方法对付别的凶邪可以，对付‘修罗方士’邹亮却不行……”

冯多心毕竟年龄不大，在心性沉静的修为方面，未能炉火纯青，闻言双眉一挑，接口问道：“邹亮又便怎样？他有通天彻地之能，鬼神不测之妙？”

玉清师太向他摇手笑道：“冯老弟莫要恼火，‘修罗方士’邹亮修为与贫尼相若，不配称有‘通天彻地之能，鬼神不测之妙’这两句赞语，移赠冯施主还差不多，贫尼所说不能以常计对他之意，是指邹亮身份不同，他是‘血印三煞’之一！……”

说至此处，见冯多心剑眉又剔，知晓应加解释，遂笑了一笑又道：“‘血印三煞’个个阴损异常，手段毒辣，白家华老弟既已落在他的手中，我怕邹亮会先替他盖上一方血印！”

白天朴听得全身一震，所擎的茶盅竟失手坠地，皱眉叫道：“哎呀！庵主的这种推测，多半极为正确，看来我们对营救华儿之事，不能鲁莽，必须妥为研讨！”

冯多心不是徒逞意气之心，听出他们话外有话，不禁俊脸微红问道：“被盖‘血印’，有何伤损忌憚？我不曾会过‘血印三煞’，对他们有点陌生，尚请庵主与白老人家明教！”

玉清师太叹道：“‘血印三煞’师承同源，就是以这种极为歹毒的‘修罗血印’，威震江湖！凡属被他们盖了‘血印’之人，便受奇异控制，随时都可在对方一亮‘修罗牌’，高呼‘追魂夺魄’之下，立告肝肠寸裂，口喷黑血惨死！……”

说至此处，转过面来，向白天朴含笑问道：“白老人家，贫尼说得可对？”

白天朴苦笑答道：“老朽也未会过什么‘天人无相’的‘血印三煞’，但所闻江湖传言，却与庵主所说毫无二致！”

冯多心剑眉微轩，在一旁低哼一声，接口说道：“原来庵主与白老人家并未亲眼见过这种‘亮牌夺命，一喝追魂’的奇异杀人手段，只是听得一些江湖传言……”

玉清师太笑道：“江湖传言虽然每多谬误，不可深信，但因当事人白家

华老弟是白氏门中唯一根苗，遂又不能不信，因为万一有所遗憾，却不是冯施主或贫尼担当得起！……”

白天朴长叹一声道：“生死有命，祸福在天，为了替武林同道荡涤邪魔，白家绝嗣，又有何惜？庵主与冯老弟请放心施为，能歼巨魔最好，不必为华儿安全而受掣肘了！”

在玉清师太与白天朴相继发话时，冯多心则在深聚双眉，苦苦思索！

如今，他双眉一挑，从目中朗射神光，对白天朴高声叫道：“白老人家望安，我绝不会鲁莽从事，白家华老弟若有甚三长两短，冯多心誓必死在他的前面！”

白天朴道：“老弟言重……”

一语方出，冯多心已有点情急地目注玉清师太，问道：“此刻天尚未黑，距离三更还早，庵主可否把金鼎峡内发生了什么复杂变化，先行告我？”

玉清师太点头道：“当然我要奉告，贫尼因关切冯施主身中毒蛊，不知求医之事是否如愿，亟于赶来照应，遂于与冯施主分别后不久，便翻越千寻峭壁，进入金鼎峡中！……”

冯多心道：“庵主一身绝艺，金鼎峡纵然倚仗山川形势，并加入工布置，也无法阻拦佛驾！”

玉清师太道：“翻越峭壁，虽极艰难，但却不是白辛苦，贫尼居然发现了秦盼盼与金冷月的秘密关系！”

冯多心对秦盼盼相当关心，一闻此言，便自急急问道：“秦盼盼究竟受了金冷月什么样的恶毒控制？”

玉清师太摇头道：“一点都不恶毒，她们两人亲昵已极，竟似有些同性相恋的畸形变态光景！”

这几句话儿，委实有点大出冯多心的意料，只听得他皱眉发怔！

玉清师太合什当胸，念了一声佛号，双眉微蹙说道：“秦盼盼与金冷月的关系已无耻荒淫到了不堪描述的地步，竟使贫尼大动嗔念杀心，当时我因机缘凑巧，是在十丈以外的一株古木梢头，遥见室中淫秘，真想暗暗逼近，飞身从她们荒淫得忘记关闭的一扇天窗中扑入，将两个淫娃，一齐诛戮……”

冯多心长叹一声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之谚，委实不差！根据翠眉峰顶的一席深谈，那秦盼盼似乎颇为贞娴，谁知竟如此淫荡无耻？此事如非庵主亲眼目睹，冯多心真还不敢相信的呢！”

玉清师太颌首道：“贫尼的心中感触，起初与冯施主相同，几乎疑心眼花，不信所见，但等我看见另外一件事儿后，才另有特别想法！”

冯多心急急问道：“庵主还看见了什么事儿？”

玉清师太道：“就在贫尼忍怒不住，欲待有所行动之时，突然看见有个男子，闯入了秦金二女淫戏的秘室之中！”

冯多心说道：“她们正在作那不可告人之事，怎会有人闯入，揭破丑相？”

白天朴一旁说道：“那男子多半是金冷月的面首，或是和秦盼盼有甚特殊亲密关系！”

玉清师太道：“我也是这样想法，但那男子太以冒失，等他一见室中情景，正想回避，秦盼盼竟向枕边探手连挥，发出七柄小剑，咽喉一剑，左右臂各中一剑，左右腿各中两剑，生生被分尸七块！”

冯多心骇然道：“秦盼盼竟如此狠毒？……”

玉清师太道：“何止如此！她还叫来侍女，吩咐把那男子的心儿挖出，

腌存起来，等挖得冯施主的心儿后，好好炖上一锅‘七星伴月羹’呢！”

冯多心吃惊道：“秦盼盼想挖我的心儿？”

玉清师太点头道：“幸而我按兵不动，未露声息，才听得她们密语，金冷月因冯施主功力太高，怀疑你就是名震八荒的‘孤星俊客’，要秦盼盼假扮另外一人，引你上钩，她们若能挖得‘孤星俊客’之心，何愁不傲视武林，使正邪群豪为之慑服！”

冯多心对金冷月等怀疑自己是“孤星俊客”之事，未予理会，只是苦笑一声，目注玉清师太问道：“庵主可知金冷月要秦盼盼假扮什么人的身份？”

玉清师太道：“她们未曾说明，但贫尼根据前后所见所闻，却有了一种相当大胆的玄奇推想……”

白天朴突然笑道：“庵主且慢说出，你且将所推测金冷月要秦盼盼假扮之人的身份写在掌心之中，再请冯老弟看看我们的思路是否一致？”

说完，两管笔儿，在掌心中写了数字，便向玉清师太递去。

冯多心等玉清师太写完，摇首叫道：“白老人家与庵主请且慢揭示，我也有一种大胆假设，不妨参加一份，看看是否会三人同心？”

等他写完，三人便同时展开手掌。

白天朴是有目难睹，冯多心与玉清师太都看得同时呀了一声……

白天朴听得他们失声惊奇，遂猜出究竟，含笑问道：“庵主，冯老弟，我们三人是否都在掌心之中，写了‘秦盼盼’三字？”

冯多心叹道：“一点不错，如今我要把我心中所作的大胆假设说出，请白老人家和庵主加以修正，大概就会和事实相距不远的了！”

白天朴道：“老弟请讲，我们既然三人所写的相同，可见思路一致，老弟所作大胆假设，与庵主和我心中所料，大概也相去不远的了！”

冯多心道：“首先，要假设一桩重要的原则，就是由于那黑衣女子行为心性前后不同，我认为有一真一假，两个‘七杀凶魂’秦盼盼……”

玉清师太嗯了一声，点头道：“关于这点原则，虽然尚未经小心求证，却大概已是不争事实……”

冯多心又道：“至于真假之别，则冯多心在翠眉峰顶所会，以及庵主第一次明入金鼎峡所见的黑衣女子，大概是假的秦盼盼，庵主第二次暗入金鼎峡所见的淫贱狠毒之人，则是真牌实货的秦盼盼……”

玉清师太问道：“冯施主这真假之判的着眼点，是不是‘七杀凶魂’四字？”

冯多心应声道：“我认为盛名虽然必非幸致，凶名必也不会来得毫无理由？‘七杀凶魂’之号，委实太恶太凶，而我在那黑衣女子的脸上身上，却看不出丝毫凶恶杀气？”

白天朴笑道：“老朽虽未会过这位神秘的黑衣姑娘，可也同意冯老弟的真假之判！”

冯多心说道：“我认为假秦盼盼是位身怀绝艺，并有伤心恨事、意欲遁世的侠女，而商山金鼎峡，则是那真秦盼盼所创之基业……”

玉清师太与白天朴一齐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冯多心的推断。

冯多心继续说道：“我猜想，可能是假秦盼盼在某个机会中，制服了真秦盼盼，但却想不透她为何不将真秦盼盼诛戮，只把她拘禁起来，而又冒用那并不光彩的‘七杀凶魂’的身份？”

白天朴插口向玉清师太问道：“庵主第二次暗入金鼎峡，与翠眉峰顶所

见的黑衣姑娘，像是不像？”

玉清师太道：“像，像，在容貌身材方面，几乎完全相像，但在举止气韵方面，可能有难以形容的极小差别！”

冯多心是一点便透的绝顶聪明人物，闻言之下，目注白天朴道：“白老人家莫非认为真假秦盼盼之间有甚亲属关系，甚至于彼此是孪生姐妹？”

白天朴笑道：“庵主与冯老弟认不认为有此可能？”

玉清师太道：“当然大有可能，这种假设，对于她们二人为何形容酷似，以及假秦盼盼制住真秦盼盼，而又保留不杀等节，均有合理解释，只是尚不明白为何要冒用身份而已？”

白天朴道：“庵主，我们不要搅乱了冯老弟的智珠，冯老弟请说下去。”

冯多心端起几上香茗，喝了两口，剑眉复扬，缓缓说道：“金冷月可能是真秦盼盼的淫邪密友，一丘之貉，她来访后发现其中蹊跷，遂以毒辣之物，暗制假秦盼盼，逼问真秦盼盼下落，‘金鼎峡主’便又由假秦盼盼转为金冷月，而这用来暗中制人的毒物，可能与我所中的‘桂花蚕蛊’属于同一路数……”

玉清师太道：“这种推想必近事实，冯施主请再抒高见。”

冯多心苦笑道：“我认为毛病可能就出在翠眉峰之约！当假秦盼盼在峰顶对我叙说那段‘马肉’的故事之际，囚于秘处的真秦盼盼定然被金冷月救出，这两个凶淫腻友既已相会，假秦盼盼回峡后，不是被害，便是反被囚禁，而庵主也就有那种不堪入目的见闻了！”

玉清师太赞道：“冯施主析理入微，推断必与事实不会有多大出入……”

冯多心叹道：“假秦盼盼等于被我所害，令冯多心此心难安，我于少时前往落魂崖，营救白老人家的爱孙家华老弟脱离魔掌之后，便立即赶赴金鼎峡，为她尽力，但望这位姑娘不要有甚太大灾厄才好……”

玉清师太笑道：“从贫尼一明一暗，两人金鼎峡所见的金冷月的态度看来，她对假秦盼盼可能还不会过早地下甚毒手，换句话说，也就是那位假秦盼盼姑娘，定然还有什么利用价值！”

冯多心叹道：“庵主的话虽不错，但‘七杀凶魂’秦盼盼已毒若豺狼，金冷月似比豺狼更狠！假秦盼盼姑娘落在这种凶邪人物手中，教人怎能安心，必须及早予以抢救……”

说至此处，抬头一望天光，剑眉双扬，向白天朴说道：“天色业已入夜，我们该去落魂崖了，白老人家还要不要作什么准备？……”

白天朴一扬手中所拄的白木明杖，苦笑两声，摇头答道：“若在平时，老朽纵竭尽生平所能，也不是‘修罗方士’邹亮的十招之敌，但今夜有了冯老弟和庵主暗助，大概一杖随身已足，用不着另作准备的了！”

玉清师太听白天朴这样说法，便一面举步走向屋外，一面对冯多心笑道：“冯施主对于从‘修罗方士’邹亮手中抢救白老人家爱孙之事，是否胸有成竹？”

冯多心道：“成竹虽不敢言，但我对那凶恶得震慑江湖的‘修罗血印’，却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看法！”

白天朴道：“冯老弟有何高见？”

冯多心道：“我不信邪，不相信江湖传言被盖血印之人，一被举起‘修罗牌’，高呼‘追魂夺魄’咒语，便会口喷黑血惨死……”

玉清师太在一旁念了声“阿弥陀佛”，接口说道：“此事听来虽觉有点

邪异，但江湖中被害人物不少，似有事实为证……”

冯多心摇头冷笑，截断玉清师太的话头，目闪神光说道：“我认为这些事实不足为证，那些‘修罗牌’，‘追魂夺魄’咒语，全是故作玄奇的障眼法儿，实则被盖血印之人，只是中了某种特制的剧毒，口喷黑血惨死的现象，也只是被修罗门下心狠手辣地引发毒力而已！”

白天朴听得重重一顿手中所拄的白木明杖，连连点头说道：“高明，高明，老朽对于冯老弟这种独特推断，完全同意！”

冯多心说道：“故而，我应付‘修罗方士’邹亮之策，是兵分三路，白老人家明面独自赴约，尽量与邹亮用言词拖延，庵主暗中维护白老人家安全，非必要时，不可出手，我则侦察白家华老弟的下落，并设法救其脱离魔掌……”

玉清师太笑道：“贫尼敬遵将令，但冯施主出手之际，务宜迅疾小心，安全第一……”

冯多心点头道：“庵主与白老人家放心，我绝对不会鲁莽，必先以闪电手法，护住白家华老弟的三元大穴，使任何毒力暂难攻心，同时并把白老人家所赐‘龙涎解毒丹’喂他服上两粒，再立即交给白老人家细心诊治！……”

白天朴心中大喜，白果眼不住连翻，语音微颤说道：“多谢，多谢，冯老弟如此作法，定可救回华儿的一条小命！”

冯多心趁此机会，目注白天朴，一抱双拳，含笑说道：“白老人家，当着玉清庵主，我要向你提出一项请求！”

白天朴一怔道：“冯老弟怎又客气起来？我们已是道义之交，不论你有什么差遣，白天朴可效劳时，无不尽力！”

冯多心笑道：“武林中重宝易得，美质难求，令孙白家华老弟根骨绝佳，冯多心年轻技浅，不敢忝颜收徒，只想请白老人家允许家华老弟从我游侠十年……”

玉清师太听至此处，不禁含笑叫道：“白老人家，令孙福缘太好，冯老弟一身绝艺，迈俗超凡，贫尼自叹难望其项背！明师也好，益友也好，令孙之必能于年轻一辈中独秀群伦，已可想见的了……”

白天朴一把拉住冯多心的手儿，感激得失声说道：“冯老弟，你……你……”

冯多心含笑道：“这是小事，老人家无须激动，落魄崖已不在远，冯多心暂且告别，伺机救人，老人家的安全则由庵主在暗中保护！”

语音甫落，人影已横飞八丈，带着轻微声息，投入林中！

其实，以冯多心的功力，根本不会有什么声息，这是他故意使白天朴听听自己的“移形缩地”绝乘轻功，才比较宽心，深信有从“血印三煞”手下救出他爱孙之力！

玉清师太赞道：“冯施主真是一位绝代奇人，我认为秦盼盼与金冷月所料不差，他极可能就是‘孤星、冷月、寒霜’中的‘孤星俊客’……”

语音微顿，侧首向白天朴笑道：“暂时隐藏实力，较易应付对方，白老人家请按照冯施主的预计，尽量与‘修罗方士’邹亮以言语纠缠拖延，贫尼隐身侧，不会离你左右！”

这位江南侠尼于语音一住之后，也自缁衣微飘，悄然隐去！

“血印三煞”的凶名太甚，换在平时，白天朴以曾目残躯，浊对大敌，难免不心中估！

但此时既对爱孙白家华的安危关切过甚，又知有声名可与“修罗方士”邹亮相埒的江南侠尼玉清师太，以及另一位仿佛比玉清师太更为高明的冯多心为助，他也就毫无怯惧顾虑，缓缓策杖前行。

落魄崖，顾名思义，已可知是一处极为险峻的所在。

但白天朴对于所居左近的地势太熟，几乎不甚费力，便到了一举刺天、上丰下削、宛如一枚绝大菌蕈的落魄崖下。

陡然间，崖下深林中闪出了一条人影，是个身着玄色劲装、面目阴险的少年，向白天朴沉声喝道：“你就是被称为当世第一神医的白老瞎子？”

白天朴手扶白色木杖，止步卓立，低哼了一声，冷然答道：“白天朴不敢当当世第一神医之称，但我这老瞎子的招牌却挂在脸上，已有多年了！……”

语音顿处，把白果眼翻了一翻，又向那玄衣少年问道：“修罗牌共分‘天人无相’三种，但不知对我老瞎子飞牌相召的，是哪一位？”

玄衣少年肃立恭身，朗声答道：“家师‘修罗之天’……”

这是白天朴精细之处，因为他双目皆瞽，只能摸出“修罗牌”背后所镌的字迹，却无法辨认鬼头眉心正中那颗“修罗血印”的印文字样。

假如不加询问，直指对方是“修罗方士”邹亮，即不啻告知对方，自己有人相助，并可能对冯多心抢救爱孙白家华之事，有所影响！

故而，他在一听玄衣少年报出字号之后，更佯作吃惊，退了半步，扶杖失声问道：“竟……竟是‘修罗之天’么？尊……尊师邹真人何在？”

玄衣少年转过脸儿，面对深林，抱拳恭身，朗声说道：“邬龙恭请恩师，白老瞎子已到，他是孤身赴约！”

深林之中，有人冷冷哼了一声，跟着便起了“窸窸窣窣”的步履声息。

转眼间，由四个妖媚的玄衣少女，抬出了一乘软轿，轿上坐的是个五络长须飘拂、看去颇有些仙风道骨、约莫五十来岁的青袍道人。

白天朴神情凝肃地扶杖倾身，像是以盲人特具的奇强听力，用耳代目，侦查情况。

软轿上的青袍道人微微一笑道：“白大神医，你不必听了，从林中走出的，轿上轿下，共是五人，没有你孙儿白家华在内。”

白天朴因受冯多心嘱咐，故意设法拖延，遂面对青袍道人，皱眉问道：“尊驾就是位居‘血印三煞’之一、名震天下的‘修罗方士’邹亮邹真人么？”

青袍道人颌首道：“不错，以我的身份，本不应用如此手段，但我对那成形何首乌需要太切，又知白大神医性情极傲，除了用你爱孙要胁外，定难如愿，遂也只好略微权宜变通的了！”

白天朴道：“邹真人，你既要以人易物，却为何不把我孙儿带来？”

邹亮笑道：“谁说我不曾带来？只不过邹亮作事，一向稳妥，我担心白大神医不太老实，于是把白家华老弟放在一个别人无法抢救的特殊所在！”

白天朴脸上的神色突然一变，语音微顿，向邹亮问道：“邹真人，你……你……你把我那白家华孙儿，究竟放……放在何处？”

邹亮笑道：“白大神医久居此间，对此地形势应极熟悉，你不妨猜上一猜，这落魄崖的什么所在最不容易被人抢救？”

白天朴一来想照冯多心的指点尽量拖延，二来也真想揣测爱孙白家华，今在何处遂紧皱双眉，苦苦思索！

邹亮笑道：“白大神医若嫌范围太广，我使命人把白家华弄出一点声音，

让你听上一听，由来盲人听力特聪，或许……”

话犹未了，白太朴双眉一挑，截断邹亮的话头，失声问道：“邹真人，莫……莫非你把我白家华孙儿吊在落魂崖菌状崖顶的落魂梁下？”

此语一出，连藏在暗中，意欲维护白天朴安全的玉清师太都双目凝光，向那落魂崖顶看去。

时届三更，天色极暗，何况那崖顶更上丰下锐，遮蔽了星月之光，常人根本无法在一片墨黑之中，看见什么！

但玉清师太功力既高，又练过佛家慧眼，仍看出崖顶菌蕈之下，果有一道奇险的石梁，并有条瘦小的人影，晃晃悠悠的，被人吊在梁下！

邹亮阴笑两声，说道：“白大神医果然目瞽心灵，猜得丝毫不错，我把白家华吊在落魂梁下，寻常人绝难抢救，即令来了什么动地惊天的绝代奇客，我也可随时发出号令，在他尚未扑上落魂梁之际，先把白家华一箭穿心！”

白天朴连摇双手，失声叫道：“邹真人有话好讲，千万不可骤下杀手！”

邹亮谑笑道：“我本来就意在夺宝，不想伤人！但不知白大神医把我所企求之物带来了么？”

白天朴道：“邹真人是指我那只成形何首乌么？”

邹亮道：“不错，我对成形何首乌需用甚急，一时又无法在名山大川中苦苦搜寻，故于闻得白大神医蓄有此物后，只好把脑筋动到你的头上！白兄只要见赐，不单令孙白家华老弟立告安然自由，邹亮并愿另外予以份量极重的相当补偿！否则，倘我埋伏暗处的弓弦一响，令孙不是利箭穿心，也会被射断绳索，从落魂梁下的百丈高空，飞坠地面，必将粉身碎骨的了！”

白天朴深悉当地形势，知道爱孙既被吊在落魂梁下，冯多心纵有通天本领，亦难抢救，不禁把颗满具希望的心儿，顿时冷了一半……

但他祖孙二人相依为命，关切过深，虽已明知绝望，仍尽量遵从冯多心所嘱，顺着邹亮的语气，设法拖延时间，接着问道：“邹真人准备给我什么样份量极重的相当补偿？”

邹亮笑道：“我知道白兄不是天生瞽目，而是多年前被仇家暗害，故而准备为你走趟东海‘离珠仙岛’，求取‘光明珠’，加上几滴‘灵石仙乳万载空青’，或许可使你瞽目重光，再见天日？”

白天朴见已等待多时，冯多心仍无出手的迹象，遂以为已然绝望，觉得不必再拖，苦笑一声说道：“邹真人为我东海求珠的盛情，白天朴极为感激，可惜却无法领受……”

邹亮微愕道：“莫非白大神医还嫌这种东海求珠的补偿太轻？”

白天朴摇头道：“不是嫌轻，而是我无法把成形何首乌送给邹真……”

“邹真人”的“人”字尚未出口，邹亮便意含不悦地沉声问道：“白大神医是轻视令孙生死？还是江湖传闻失实，你根本就未获得什么成形何首乌？”

白天朴叹道：“我祖孙俩相依为命，怎会对华儿的生死漠不关心？江湖传言，也有其事，只不过获得那成形何首乌时，它已遭劫运，有了残损，而被我勉强保存的一段灵根，又被我于不久之前救人用去……”

邹亮皱眉听完，意似有所不信，嘴角一撇，狞笑问道：“竟有这等巧事？在我刚刚需索之际，你就刚刚用掉！”

白天朴苦笑道：“老朽生平不惯说谎话，所说的全是实情，否则，我便否认这江湖传言，岂不推得更干净？”

邹亮目中凶芒一闪，厉声喝道：“白天朴，你好大的狗胆，‘血印三煞’是何等身份！在我面前，怎容你巧言推托，敬酒既然不吃，便只好让你吃罚酒了！”

话完，侧顾侍立于软轿之旁的玄衣少年邬龙，冷然喝道：“龙儿，你把这不识抬举的老瞎子先断一臂，然后再让他听听与他相依为命的白家华小孽种是怎样呼号凄厉地惨被一箭穿心！”

玄衣少年邬龙向邹亮躬身一礼，探腰撤出一柄“弧形剑”来，拔身数丈高空，威势极强，向白天朴倒扑飞降！

白天朴足下微退，不丁不八地站稳子午，手横白木明杖，听风辨位，准备接招……。

就在此时，嵯峨乱石中，响起一声“阿弥陀佛”，有人发话说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再若不知进退，贫尼便要开杀戒了！”

随着话音，一条人影飘到白天朴身旁，并飞起大蓬玄丝，迎向漫天飞洒的弧形剑影！

邹亮急叫：“这是‘涤尘玄拂’，龙儿速退！”

玄衣少年邬龙的功力居然相当了得，闻言猛收“弧形剑”去势，双臂一抖，反掌下按，双足再连踹双膝，施展出“海鹤钻云”，又称“梯云纵”的绝顶轻妙身法，仍复回落在邹亮轿边先前侍立之处。

邹亮目注正含笑站在白天朴身边的一位缁衣女尼，皱眉问道：“既掌‘涤尘玄拂’，定是‘烟雨庵主’！庵主佛驾怎的不驻江南，而远降秦中？”

玉清师太单掌当胸，一打问讯，面含微笑地缓缓答道：“三宝门中，一样要积功德，四海之人，更应管四海之事！常言道：‘良医之功，不下良相。’邹道友适才要废白大神医一臂之举，可能使他无法再展岐黄妙技，影响武林苍生，道长不觉得有些莽撞么？”

邹亮脸色如冰，向玉清师太瞪了几眼，“哈哈”问道：“庵主这样说法，是愿意替这不识抬举的白老瞎子出头挡横？”

玉清师太右臂微抖，把“涤尘玄拂”的纯黑长拂尾甩搭左臂之上，向邹亮点点了点头，目闪神光。朗声答道：“我佛尚愿入地狱，白施主指下行仁，功德无量，贫尼便替他挡个三灾五劫，亦不为过！”

邹亮牙关一咬，恨声说道：“好，冲庵主这句话儿，我便放过白老瞎子，但庵主却得和邹亮订个约会！”

玉清师太咦了一声，仿佛有点诧异地目注邹亮，问道：“江湖传言，‘血印三煞’向来气量狭隘，从不饶人，难道邹道友今日竟如此宽忍，不向贫尼指点几手‘修罗绝艺’？”

邹亮目内凶芒微转，像是强压下一口怒气，缓缓说道：“目下单独过手，趣味比较单薄，好在庵主有庵主的佛朋圣友，邹亮有邹亮的鼠党狐群，我们约期一会，岂不更为热闹？”

玉清太道：“好吧，邹道友请约定时地，最好能请‘血印三煞’一齐驾临！”

邹亮想了一想道：“离这龙驹寨不太远之处，有个商山金鼎峡……”

玉清师太接口道：“邹道友是与‘七杀凶魂’秦盼盼交厚？还是与另一位金冷月姑娘相熟？”

邹亮诧异道：“庵主怎知她们的名号？莫非业已去过商山金鼎峡了？”

玉清师太颌首道：“金冷月姑娘已与贫尼定了一项明年元宵的金鼎峡较

技之约！”

邹亮笑道：“好，‘血印三煞’也参予这场盛会，至少我邹亮本人定到……”

玉清师太见他一面已挥手命四名女侍抬起软轿，似乎要，不禁急叫道：

“邹道友慢走，白大神医的爱孙白家华呢？你我既定约会，便该……”

邹亮不等玉清师太再往下说，便自截断她的话头，扬眉阴笑道：“当然，当然，我一定放人，但必须等到我这乘小轿被抬到前面那座小峰头上，才会命人把绳索射断，使白家华尝尝高空飞人的滋味，以泄我空跑一趟、未能获得成形何首乌之恨！好在庵主佛驾在此，那娃儿必然不致摔死，你们且到落魂梁下，准备接人吧！”

语音至此，撮口一啸，小峰头上果然出现一个黑衣人，手执强弓，弦搭长箭，飏准放吊在落魂梁下、晃晃悠悠的白家华身躯，准备撒弦射出！

见此情形，玉清师太恐白家华从高空坠落，有甚三长两短，只得拉着白天朴，赶紧纵向落魂梁下，准备接应。

邹亮目送玉清师太暨白天朴的背影，阴森森地面浮阴笑，把手一挥。

四名侍女抬轿，玄衣少年邬龙随行，向另一座小峰头驰去。

玉清师太站在落魂梁百丈以下，双眉微蹙，咦了一声说道：“奇怪，这‘修罗方士’邹亮是性格已变？还是江湖中传言不实？”

白天朴接口说道：“庵主是不是对于他未曾向我们当场出手之举，觉得奇怪？”

玉清师太道：“正是，根据江湖传说，‘血印三煞’是穷凶极恶之辈，胸襟狭隘，手下从不饶人，他绝不会对我这点虚名和掌中‘涤尘玄拂’，存有太大忌惮……。”

白天朴：“老朽虽目不能见，但适才静听邹亮发话，却觉得他中气虚弱，是不是这魔头新近受过什么严重内伤，才不敢在庵主面前有所放肆？”

玉清师太呀了一声道：“白老人家猜得大概近于事实，不会有错，但另一桩怪事却……”

她这“怪事”二字才出，白天朴便一翻白眼儿接口问道：“庵主所说的另一桩怪事，是否指冯多心老弟迄今毫无动静？”

玉清师太道：“冯施主是盖代奇客，一身所学超逸常人，落魂梁虽属绝险，我料他仍有能力抢救被吊悬梁下的白家华老弟，所以才听凭邹亮远去，使冯施主获得良好机会，但他偏偏至今仍不出手，真有点令人难解……”

话方至此，一阵狞笑远远传来。

这狞笑是“修罗方士”邹亮所发，他在另一小峰头上，提气遥呼道：“邬虎，你用‘震天弓’、‘子母箭’，射断落魂梁下的吊人绳索之后，便立赴商山金鼎峡，向秦二姑、金三姑传话，说我随后就到！”

语音一了，再度挥手，小轿便被四女抬走，连同邬龙消失不见。

那名叫邬虎，极可能便是邬龙之弟的另一玄衣少年，在听完邹亮嘱咐后，立即撒了弓弦！

弓名“震天”，自然极为强劲，弦响“嗡”的一声，在静夜之中闻来，委实宛如霹雳！

邬虎手法极准，箭影才一划空飞过，落魂梁下的吊人绳索，立被射断，白家华的身形便告凌空疾坠！

一来玉清师太功力高出白天朴甚多，二来明眼人总较盲眼人接物方便，玉清师太遂义不容辞地喊了声“我来”，纵起数丈，张臂飞接。

人影才一入手，玉清师太便脸色大变，口中呀了一声！因为她发现所接住的已不是人，只是一具尸体，原因在这人的咽喉之上，多了一根小箭！

如今，她才明白了何谓“子母箭”。

邬虎是用的一种特制长箭，其中暗藏小箭，名为“子母”，“母箭”射断吊人绳索之前，“子箭”已先离“母体”，恶毒无比地射入了白家华的咽喉！

转念之间，身形业已落地，白天朴因听得玉清师太口中惊呼之声，向她发话问道：“庵主为何吃惊，是不是情况有甚变化？”玉清师太深知白天朴独子早死，只此一孙，一向相依为命，竟不忍心把怀中所抱是尸体的噩耗，对白天朴遽然出口相告。

白天朴盲人心灵，未闻玉清师太立即答话，已知必有蹊跷，双眉一蹙，又复问道：“关于‘血印三煞’凶毒无比的江湖传言，不会全属于虚，莫非对方在所谓‘子母箭’中，施展了什么毒着？”

玉清师太见白天朴业已问到节骨眼上，不便再复不答，遂低念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白老人家猜得不错，但是人生不过百岁，生死寿夭，皆有定数，你……你要镇定一点，不必过份悲戚……”

玉清师太虽然仍未明言，但已暗示了白家华殒命的凶耗！

何况，白天朴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江湖，应该一点就透！

故而，玉清师太认为白天朴在听完自己的话儿后，必会震惊得老泪纷披，连退几步地颤声急问，甚至于心痛晕倒……。

谁知事实不然，这位“瞽目神医”居然能接受玉清师太的劝告，保持镇定，淡淡地说道：“庵主请先察看一下，这伤于‘子母箭’之人，约莫有多大年纪？”

玉清师太注目细看手中所接的尸体，是个十七八岁的玄衣少年，不禁立时想起白家华只有十二三岁，双眉一展，欢声说道：“恭喜白老人家，这遇害之人约有十七八岁，不是令孙……”

话方至此，神色立转怫然，弃去手中尸体，目注白天朴道：“白老人家，你是何时知晓落魄梁下所吊悬之人，并非你孙儿白家华？……”

白天朴忙陪笑道：“就在庵主飞身接人之际，老朽才听得耳边有人以密语传音，说是华儿无恙！否则，老朽若是早知，必然相告，怎敢让庵主空自担忧着急？”

玉清师太闻言，脸色稍霁，苦笑一声，轩眉问道：“冯施主真有通天彻地之能，在如此奇险的环境之下，仍神不知鬼不觉地，救了白家华老弟！只是他何必故弄狡狴，向老人家耳边作甚密语

白天朴接口道：“庵主莫怪冯施主弄甚狡狴，老朽耳边密语，并非冯老弟的传音……”

玉清师太骇然道：“这样说来，此地还另有高人？”

白天朴点头道：“老朽耳边所闻的传音相当清脆娇美，不似男子声调，她还认为冯老弟在落魄崖顶可能遭遇困难！因其另有要事，不及援手，请庵主劳动佛驾，相助冯施主一臂之力！”

玉清师太闻言，知晓情况必甚严重，遂毫不迟延地点头说道：“好，我上落魄崖顶看看，峰路奇陡，上下不便，白老人家就在此略微等待便了！”

白天朴拱手说道：“老朽敬遵庵主佛命，家华孙儿似乎魔劫太多，能救则救，不能救时，也就听天由命，不必过劳庵主暨冯老弟精神的了！”

玉清师太笑道：“白老人家放心，慢说冯施主已收白家华老弟为徒，愿传一身绝艺，连贫尼也既告插手，必为尽力！”话完，缁衣飘处，施展绝顶轻功，向峭立百丈的落魂崖顶扑去。

白天朴子然一人，独立于静夜荒山之中，心潮不住起伏！

他当然关心他才经“双心魔姬”呼延楚楚门下“绝脉搜魂手”大厄，又受了“修罗方士”邹亮一颗“修罗血印”飞灾的爱孙白家华，不知是否能安然无事？

同时，龙驹寨内既已屡现魔踪，绝非隐居善地，应该……

心潮起伏之际，耳边又闻传音，这回，听得出是玉清师太的慈悲语音，说的是：“冯施主所料不差，‘修罗血印’果系独门奇毒，邹亮心肠狠辣，又在令孙身上加了其他阴损手法，但奇毒方面，有‘龙涎解毒丹’可以消祛，其他阴损手法，有贫尼与冯施主合手施为，也必无妨，我们业已决定，索性多费一点气力，顺便替白家华老弟打通任督两脉，冲破生死玄关，则他便可速成绝艺，追随冯老弟，消除魑魅，荡涤凶邪，在后起俊秀之中，放一异彩的了！”

这番话儿，自把白天朴听得喜不自禁，心头“噗噗”乱跳！

打通任督两脉，冲破生死玄关，是练武人终身难望的境界，自然极难达成，白天朴边忧边喜，一直等到天光大亮后的卯牌时分，方听得落魂崖头，有人急步驰落。

他耳音太灵，听出只有两人的脚步声息，方一凝思，一声“爷爷”，带着一阵十余年相依为命、业已闻惯嗅熟的体味，凌空直扑怀内！

白天朴一把搂住历经奇险、幸告无恙的爱孙白家华，一面爱怜亲抚，一面老泪纷披，失声问道：“华儿，怎么只有两人下崖？还有谁在崖顶？”

白家华一张聪明俊美的脸庞儿上，满布纵横的泪渍，悲声答道：“恩师为华儿贯注真力，解穴冲穴，真元方面亏耗太多，约莫还须静坐行功约半个时辰，才可复原！他老人家怕爷爷关怀心急，先请庵主携带华儿，下峰报告经过。”

玉清师太笑道：“白老人家放心，以冯施主的神奇修为，些许损耗，略加调息，便可复原，对他无甚大碍！如今，我已明白了事件经过，老人家有甚疑问，不妨提出，由我为你解答！”

白天朴向那具被玉清师太丢掷草丛内的尸体一指，扬眉问道：“根据‘修罗方士’邹亮临行前所说的话儿听来，这具尸体，可能名叫‘邬虎’？”

玉清师太道：“我也如此想法，此人年约十七八岁，身着玄衣，相貌又与邬龙仿佛，多半就是他兄弟！”

白天朴道：“邬虎是被冯老弟所擒，来了个偷天转日、换巢鸾凤？”

玉清师太摇头道：“不是，冯施主到达落魂崖顶时，这偷天换日的手段，业已有人代为作好，并划木留书，叫他只专心解毒救人，不必理会其他各事。”

白天朴瞿然道：“这样说来，那接受‘修罗方士’邹亮指示，拉开‘震天弓’，发出‘子母箭’的假邬虎，便是另一高人？……”

玉清师太道：“不错，此事全出邹亮意料之外，也一无破绽，故而邹亮如今尚洋洋得意，认为白老弟已遭劫数，我们正悲愤万分……”

白天朴道：“这位奇人够高，她冒用邬虎身份，前去商山金鼎峡，也可能另有深意，庵主知不知道她是谁呢？”

玉清师太摇头道：“我不知道，连冯施主也不知道，但冯施主赶上落魂

崖时，恰值对方下崖，显露了一种世所罕见的高绝轻功，冯施主以此推断，认定那女性高人与他功力相若，多半不是‘寒霜’，便是‘冷月’！”

白天朴笑道：“冯老弟既自许能与‘寒霜’与‘冷月’相并，莫非他便是‘孤星’？”

玉清师太道：“早在金鼎峡内，冯施主熔金举鼎，所表现的功力太以高明，已使贫尼生此疑念，只是他韬光谦抑，不肯相承而已！但适才于落魂崖顶，为白家华老弟打通任督两脉时，冯施主施展出‘天星’绝学，业已不再讳言，他便是名震八荒的‘孤星俊客’了！”

白天朴喜得手拍爱孙白家华的肩头，含泪颤声说道：“华儿，你因祸得福，获此明师，务须好自奋发，不要辜负你师傅和庵主栽培救护的恩德！”

白家华自然连连点头，就在此时，一条青衣人影已如陨石飞星，从落魂崖上，凌空飘降！

玉清师太笑道：“冯施主修为真厚，常人经此消耗，十天半月仍将委顿，你却复原得如此快捷！”

这条青色人影自然便是冯多心，他飘身落地，向玉清师太笑道：“不敢对庵主相瞒，冯多心练过‘大还真力’，不管遇上多强的劲敌，只要当时不使我竭泽而渔，力尽倒毙，便可出人意料地循环恢复，至少也会比一般人来得快得多！”

玉清师太失惊道：“‘大还真力’世已失传，冯施主莫非艺出昔年一身综儒释道三绝的‘天痴遁客’门下？……”

冯多心想不到玉清师太竟能一口道破自己的师门来历，不禁讶然问道：“先师嗜武成痴，遁世独处，向不与江湖人物往还，庵主怎会一口叫出他老人家在八十年间绝未用过八次以上的‘天痴遁客’法号？……”

玉清师太当胸合什，念了声“阿弥陀佛”，向冯多心含笑说道：“‘缘法’二字，真是不可捉摸！缘未至时，对面尚难结识，缘法一至，千里亦可相逢，冯施主可知我们不是外人？贫尼叨光年龄稍长，要叫你一声师弟呢……”

冯多心微吃一惊，俊目中神光电闪，盯在玉清师太脸上，扬眉说道：“先师一生寡交，只有一位方外至友，便是浙东雁荡的心如神尼，庵主莫非……”

玉清师太不等冯多心往下再问，便自连连点头，含笑接道：“冯师弟猜得不错，家师正是上心下如，如今仍在雁荡苦坐枯禅，静参上乘佛学！”

冯多心闻言，立即改称“师姊”，与玉清师太在神态上，便自然而然也亲热许多！

玉清师太笑道：“冯师弟，白老人家这隐居之处已然迭现魔踪，不宜再住，是否要先替他暨白家华老弟寻个安身所在，我们才好毫无顾忌地放开手来，与那些乱舞群魔，作一角逐？”

冯多心点头道：“师姊之言，正合小弟之意，我也要先传华儿一些吐纳招术心法，等他锻炼精熟，扎好根基，再携他一同历练，行道江湖，但我在这‘龙驹寨’左近，并无熟人……”

玉清师太笑道：“我认识一位黄大施主，所居距此仅约七八十里，庭院深广，适于隐居，又非江湖中人，邹亮、呼延楚楚等魔头，纵然再想寻觅白老人家，也绝对找不到那等所在！”

冯多心大为高兴，回转身来，向白天朴笑道：“白老人家请收拾些紧要东西，我和玉清师姊护送你和华儿，去往那黄员外的庄院之中，暂时居住。”

白家华既与冯多心已结师徒之义，白天朴也就不再作丝毫客套，遵嘱收拾一切。

到了黄家庄，方知黄员外是位退休的道台，为人十分仁厚，但患有哮喘宿疾，恰好由白天朴以借居之便，施展岐黄妙术，替他慢慢调治。

冯多心确实深爱白家华的根骨气质，遂把一些入门扎基的上乘内家妙诀，仔细相传，叫他好好用功，自己目前事多，等明年商山金鼎峡的约会一了，便来传授进一步的功夫，并携他游侠江湖！

白家华虽然此时业已跃跃欲试，但知在根基未扎好以前，跟着师傅，只有多添累赘，遂乖乖领命，立即朝夕不懈，用起功来。

离开黄家庄后，走到一座小山岗上，冯多心忽然剑眉双挑，引吭一啸！

说也奇怪，他本来形容憔悴，颇似风尘潦倒，意兴阑珊，但经这一啸之下，除去青衫未易，依然满布着酒渍征尘以外，竟似换了个人，潦倒憔悴的神态，顿时一扫无余，从剑眉星目之间，腾射出勃勃英气！

玉清师太看他一眼，点头笑道：“冯师弟这样才像是名震乾坤的‘孤星俊客’！本来你安置好白天朴白家华祖孙，脏腑间的‘桂花蚕蛊’又已祛除，大可毫无顾忌，莫再掩饰行藏，放开手儿，由我协助，把什么‘天外三魔’、‘血印三煞’、‘地狱三魂’等万恶凶邪，尽量荡涤，好好在武林中积点功德！……”

冯多心愧然一笑，向玉清师太抱拳长揖，深深施了一礼道：“在师姊佛驾之前，不敢再掩饰行藏，小弟并不姓冯……”

玉清师太哦了一声，笑道：“师弟到底姓什么呢？你这‘冯多心’三字，定必含有特别意义？”

冯多心苦笑道：“确实略有含意，但在商山金鼎峡中，曾被秦盼盼姑娘一语道破！”

玉清师太恍然道：“冯字拆开，恰为‘马二’，冯若多心，又是‘凭’字，加上你如今还留在商山之中的那头奇瘦的健驴，莫非师弟姓马，你就是以一套‘诗魄词魂掌法’名震冀北的‘瘦马书生’马二凭么！”

冯多心（以后便改称原名二凭）点头道：“师姊猜得不错，‘二凭’两字，亦系先师所赐，他老人家要小弟一凭胸中正义，二凭掌内青霜，为人间铲除不平，为武林扶持浩气！”

玉清师太笑道：“好，这‘二凭’二字义意极佳，天痴师伯一身擅儒释道三家绝艺，马师弟是他老人家唯一心传的高足，名震冀北的‘诗魄词魂掌法’，得儒学精髓，为白家华打通任督两脉时，所施展的‘天星罡气’，乃道家奥秘，但不知对我三宝门中参究了甚妙法奇禅？你是会‘天龙无相步’，或是‘大罗十三剑’呢？”

马二凭笑道：“佛学高深，小弟资质鲁钝，仅得皮毛，先师又坐化稍早，以致对师姊所说的两般绝艺未窥全貌！‘天龙无相步’不太精熟，‘大罗十三剑’中，更仅学十剑，尚缺最后三式，未及蒙先师指点！”

玉清师太听得颇为动容，并略一寻思，目注马二凭道：“马师弟得此明师，福泽真厚，我也和你一样，‘大罗剑’仅学十式，并已化为拂招，等我恩师枯禅坐满，不妨和你同赴‘雁荡’参谒，或许由于师门渊源，以及马师弟的端正品格，绝世资质，使我恩师喜爱，把最后三式最厉害的‘大罗慧剑’相传，也说不定？”马二凭几乎喜得眉飞色舞，向玉清师太连连长揖，称谢笑道：“多谢师姊……多谢师姊……”

玉清师太笑道：“马师弟，我有一事不明，你能不能对我说个清楚？”

马二凭道：“师姊尽管请问，小弟绝不会有半句隐瞒！”玉清师太道：“马师弟的‘瘦马书生’四字，极具堂堂侠誉，你为何又重起炉灶，要异常神秘的，另在武林中，神龙见首不见尾地创出个‘孤星俊客’的名号？”

马二凭叹道：“还不是为了秦盼盼曾在翠眉峰顶提过的那位‘寒心仙子’……”

玉清师太想起翠眉峰顶的林中文闻，目注马二凭笑道：“就是因为马师弟一再于金风玉露时爽盟失约，最后更向她绝情，使她恨得咬下你一块肩头血肉的那位痴情姑娘么？”

马二凭神色赧然，点头答道：“小弟风闻此女也入武林，并成了魔道高手，正四处追寻于我，生恐狭路相逢，处置为难，遂使‘瘦马书生’暂时失踪，另外以较神秘的身份，闯出了个‘孤星俊客’之号！”

玉清师太忽然想起一事，双眉微扬，向马二凭问道：“马师弟，被我们疑心她不是‘七杀凶魂’秦盼盼的秦盼盼姑娘，会不会就是要苦苦寻你的‘寒心仙子’？”

马二凭丝毫不加考虑地摇头答道：“不是，面容易变，神韵难改，任凭她用了再高的化妆手段，也必有些地方会露马脚，无法瞒得过我！”

玉清师太笑道：“如此说来，‘瘦马书生’既告隐迹，则马师弟如今这副形相，定也不是本来面目的了？”

马二凭点了点头，伸手摘下一副制作得极称精巧的人皮面具，露出他原来那副英挺无比、俊美无俦的真实面目。

玉清师太含笑伸手道：“马师弟还请把面具戴上，你如此风神，难怪多风流孽债！但我记得秦盼盼在翠眉峰顶曾说‘寒心仙子’听到一些有关你不上进的丑恶传言……”

话犹未了，马二凭便接口问道：“是不是指我‘利欲熏心’，谋夺‘风砂宝藏’；‘名欲醉心’，想成‘武林第一人’；‘色欲迷心’，常和‘摩伽魔女’、‘玉娘子’等荡妇淫娃混在一起？”

玉清师太大笑道：“我知道马师弟这等人品，绝不会熏心利欲、醉心名欲和迷心色欲，但常言说得好：‘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这些流言之来，你……”

马二凭不等玉清师太往下再问，便自戴好人皮面具，苦笑接道：“流言之来，不会无因，当然有它的蛛丝蚂迹，师姊请看看这件东西……”

一面说话，一面从怀中摸出一卷薄羊皮，展开给玉清师太观看。

玉清师太注目看去，只见那卷羊皮之上，画的是一片沙漠。

但一般沙漠，都是其色如金，而这羊皮上所画的沙漠却作银色，沙上并有“品”字形的三个小小红圈。

别的江湖人物会对财富动心，玉清师太却因一来身是侠义，二来早入空门，遂只略瞥一眼，淡淡问道：“马师弟的这卷羊皮，莫非就是江湖中盛传有敌国之富的‘风沙藏宝图’？”

马二凭才一点头，玉清师太便自咦了一声，轩眉笑道：“想不到江湖传言，果然不虚，更想不到马师弟对于财富宝藏，竟会深感兴趣？”

这位“烟雨庵主”虽在含笑答话，但语意之中却已微露晒薄

马二凭是聪明得可以聆音察理、鉴貌辨色之人，赶紧陪笑说道：“师姊莫要误会，小弟向来疏懒澹泊，薄功名于敝履，视富贵若浮云，但甘陕一带

近年天旱地震，灾异频仍，家园破碎、嗷嗷待哺的饥民数达百万之众，我们身为江湖游侠，安得广厦万间？若能寻获这据闻为数极巨的‘风砂藏宝’，变卖金珠，改办粮米，并义助灾民们重建家园，岂不使阿堵俗物发挥功能，对生灵不无裨益？”

玉清师太“哎呀”一声，目注马二凭，流露出敬佩的神色道：“这是化肮脏为慈悲，令盗泉变甘露的菩萨心肠，马师弟，我有点错怪你……”

马二凭笑道：“何况小弟也略存私心，据说‘风砂藏宝’中有本秘录，上载兼适于儒道佛三家的真言妙诀！”

玉清师太奇道：“红花白藕青莲叶，三教虽然是一家，但修为路数却各有参差，什么秘录真言，竟能兼通并适？马师弟若得此宝，倒要给我看上一眼才好！”

说到此处，忽又一叹道：“但瀚海无边，银砂何处？马师弟倘若仅靠这卷羊皮，恐怕还有得找呢！……”

马二凭道：“报告师姊，常言道：‘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小弟也知在漠漠无边的万里黄尘中，哪里去找这毫无地物辨识、不知有多大多小的一片银沙？孰料竟于无意中巧获骊珠……”

玉清师太道：“哦！这骊珠是从何而得？”

马二凭轩眉道：“就在商山金鼎峡内！”

玉清师太江湖经验老到，也是一点便透之人，眼睛略转，便失笑问道：“马师弟于熔金举鼎、技震群邪之前，曾似用心记诵‘乌心商鼎’的鼎腹古篆，并立即将篆文毁去，莫非那些古篆，便与‘风砂藏宝’有关？”

马二凭点头道：“那鼎腹古篆，除说明‘乌心商鼎’的鼎腹中藏有乌金，计重三千八百六十二斤外，另有十二个字儿，写的是‘斜阳中，积石下，西风卷，现银砂’……”

玉清师太皱眉道：“这十二个字儿，虽似与‘风砂藏宝’有关，但语意仍十分隐晦！”

马二凭苦笑说道：“再隐晦也比一卷羊皮毫无边际、不可捉摸的情况好得多了！小弟于‘白龙堆’深处，曾见过有不少积石，状若山丘，只要江湖一暇，我便想于西风斜阳之中，前去碰碰机会玉清师太看他一眼笑道：“利欲熏心方面，马师弟已作说明，名欲醉心方面，马师弟一向深知韬晦，对人十分谦冲，根本无须解释，但色欲迷心方面，却是否略有问题？因我也风闻你和‘玉娘子’、‘摩伽魔女’等……走得相当近呢？”

马二凭叹道：“小弟确曾与她们虚予委蛇，但所存一片苦心，却不易为局外人所谅解罢了！”

玉清师太道：“师弟有何苦心？不妨向我这作师姊的透露透露！”

马二凭道：“所谓苦心，还不是为了那位‘寒心仙子’！”

玉清师太一时未解其意，目注马二凭，皱眉问道：“马师弟，‘玉娘子’与‘摩伽魔女’等在武林中声誉相当污秽不佳，你纵与她们虚予委蛇，又怎会是为了那位咬过你一块肉儿的‘寒心仙子’呢？……”

马二凭星目中闪射出迷茫的光色，仰首一望云天，苦笑说道：“有次小弟游侠河朔间，见一黑衣女子，夜入巨宅，武功身法极高，但身材容貌，却和我挖肉断情的昔日女友，太以相像！”

玉清师太道：“管她是与不是，马师弟都该赶紧随入巨宅，看个仔细才对！”

马二凭摇头道：“小弟便因我那女友是个性情极为纯真的善良女孩，我此身既入江湖，结仇又多，时时均可能刀头喋血，剑底飞魂，更无法壮年归隐，长侍妆台，遂不想使她为我忍受痛苦，耽误青春，才狠心挖肉绝情，断了那金风玉露之约！”

玉清师太笑道：“马师弟这种心意倒也不无道理，但你大概绝未想到对方对你太以痴情，竟反而把她也逼得入了江湖……”

马二凭叹道：“这的确非我始料所及，但自从听得有一形容酷肖我昔日女友的女子，在冀北到处寻我，我已心怀戒意，处处躲她，又怎敢立即追踪，自寻烦恼？……”

玉清师太微喟一声道：“马师弟说得也是，可见‘情’之一字，着实恼人，左也为难，右也不好，真所谓‘欲除烦恼须学佛’！”

马二凭目光茫然，又复说道：“但那黑衣女子的身法之高，却令我触目惊心，难于相信她就是昔日连我一块肩头血肉部咬不下来的荏弱女友，怔了一会，忍不住随后纵身，谁知就差了这片刻时间，庄院内的情景，竟使我心胆欲碎！”

玉清师太方一愕然注目，马二凭已十分感慨地又复叹道：“那所巨宅，是河朔间有名善士石员外的庄院，当时却成了罗刹屠场，石家大小七口，全都横身血泊，连同五个仆妇下人，共是一十二条血腥人命……”

一十二条人命，血腥深重，听得玉清师太也不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马二凭道：“这一来，我担心那黑衣女子误入歧途，有所堕落，反而改变初念，处处寻她！但天下事奇妙无比，她找我时，我另创‘孤星俊客’之号，使‘瘦马书生’马二凭暂时失踪于江湖，等到我找她时，这位武功极高、身世如谜的黑衣女子，却又鸿飞冥冥，泯然无迹！”

玉清师太恍然道：“我明白了，马师弟与‘摩伽魔女’、‘玉娘子’等虚与周旋之故，便是想从她们口中，探探这黑衣女子的来龙去脉？”

马二凭颌首道：“不错，但我一番苦心，仍告白费，遂只得仍放出马二凭重现江湖之讯，居然勾惹出了商山金鼎峡中的‘马肉星心’之事，总算于茫然无措之中，发现了一丝头绪！”

第三章 波谲云诡

玉清师太眉头双蹙，略作寻思，突然目注马二凭，发话问道：“马师弟，当日在河朔石家庄外，你入庄的时刻，比那黑衣女子慢了多久？”

马二凭道：“一怔之间，不会太长，最多也不会超过半盏热茶时分——”

玉清师太又道：“那石员外一家七口，以及五名仆妇下人，共是十二条生命，马师弟倘若施展你威震武林的那招‘孤星不孤’的绝学，把他们全部杀死……”

马二凭听至此处，立即加以纠正，面含微笑，插口说道：“‘孤星不孤’一招，旨在克制强敌，或防身免祸而已，故分攻守二用，但无论或攻或守，都不是杀人手段！”

玉清师太笑道：“我是比方，不是要马师弟当真杀人，总而言之，由你下手，杀死这十二人，需要多少时间？”

马二凭道：“由于十二尸并非同在一屋，即令完全放弃抵抗，也需顿饭光阴以上，何况石员外一家七口，形似中毒，尸体不太凌乱，有两名仆妇房中，却有极为激烈的打斗迹象，遗体手中并还执有五行轮、弧形剑等比较少见的外门兵刃……”

玉清师太道：“马师弟内功之厚，已臻绝顶，尤其于静夜之间，定可闻得十数丈外的落叶飘下，你在石家庄外发怔的半盏热茶时分中，曾听得什么打斗声息么？”

马二凭道：“没有，只听见一声极为低微的叹息，此外便完全静寂……”

玉清师太笑道：“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经我一问，经你一答，大概已可从时间和声息二者之上，替那夜入石家庄的黑衣女子消却嫌疑，明白那一十二条人命的血案，不是她所造的恶孽！”

马二凭愧然点头道：“小弟答话之际，已体会出师姊的深意，但不知在我入庄察看时，为何竟不见那黑衣女子的踪迹？”

玉清师太对于分析事理，似有专长，胸有成竹地含笑说道：“关于马师弟此疑，可以有三种解释，而其中一种，又可加以摒除！”

马二凭递过一瞥惊佩的眼色道：“师姊高明，请加指教！”

玉清师太伸出左手食指，向马二凭面含微笑，缓缓说道：“第一种解释是，那黑衣女子的功力身法之高，既能令马师弟心惊，则她于喟然一叹后，悄悄走去，使你未曾发觉，也不是什么说不过去之事！……”

马二凭表示接受这项解释，连连颌首。

玉清师太又复说道：“一十二条人命悉数被歼，似与江湖恩怨有关，何况石员外仆妇的遗体手中，还执有五行轮、弧形剑等一般俗手难于使用的外门兵刃；倘若我作一大胆假设，石员外明是河朔间有名的善士，实际上可能仍属江湖人物，最多不过因居积已足，洗手归隐而已！……”

马二凭道：“石家庄的庄院房舍隐含奇门生克的布置，故而师姊之言，已非大胆假设，确定可以成立！”

玉清师太笑道：“既然成立，则石员外这等人物的庄院之中，多半建有地道或是秘室，甚至于藏有启人觊觎、因而丧生的奇珍异宝，马师弟睹尸惊心、皱眉离去之际，那黑衣女子可能正在地道或秘室中搜寻什么重要物件？”

马二凭深表佩服道：“可能，可能，绝对可能，师姊的第二种解释是认为我和那黑衣女子彼此错过？”

玉清师太笑了笑说道：“第三种解释是那黑衣女子既未悄然走去，也未进入什么地道密室，她在闻得师弟入庄声息后，可能藏于暗处，冷眼注视，一明一暗，一个无意，一个有心，加上她更功力极高，你未必能发现呢？”

马二凭道：“对，对，这项解释，似乎最有可能……”玉清师太摇头道：“不，这项看起来最有可能的解释，却应予以摒除，因为那黑衣女子身份特殊，是在河朔间到处寻你，甚至逼得你改用‘孤星俊客’的身份，使‘瘦马书生’马二凭暂隐人间的‘寒心仙子’，她若发现是你之时，定必一扑而出，还会藏在暗处……”

马二凭不等玉清师太说完，便自截断她的话头，接口说道：“她可能认不出我，当时我已用人皮面具易容，变成如今这副形相！”

玉清师太微微一笑，向马二凭摇了播头，表示异议说道：“马师弟，我记得我问你秦盼盼姑娘是否‘寒心仙子’之时，你曾断然否决，并说‘面容易变，神韵难改’！这八个字儿，对她适用，对你又何独不然？‘情’之一字，感人极深，玉露金风，铭刻肺腑！慢说你变作‘孤星’，就是变作一钩‘冷月’，一片‘寒霜’，但那份‘瘦马书生’的神韵，却绝难完全甩脱，在情人眼中，一看便知你是驴是马！”

马二凭听得深以为然，并体会出玉清师太言外之意，点头说道：“人在局中，确实灵智不清，不如局外之人来得高明！师姊如此阐释，是否认为那‘寒心仙子’虽入江湖，却不一定堕落魔道，为非作歹，叫我不必挖空心思，去向什么‘玉娘子’、‘摩伽魔女’身上，打听消息？”

玉清师太笑道：“常言道：‘眼前有佛，何必西天？’秦盼盼姑娘既向你说出那桩‘马肉星心’的故事，足证她与‘寒心仙子’定是手帕至交，师弟又何必再与那些声名污秽的荡妇淫娃接近，致惹侠誉之玷？”

马二凭抱拳道：“师姊教训得对，如今师姊是否相助小弟再复走趟金鼎峡呢？”

玉清师太道：“我是闲云野鹤之身，并无任何羁绊，只要师弟有意，便再去一趟商山金鼎峡，查查那前后两位秦盼盼姑娘，在品格气韵上颇有差别之谜，并进而探察一下那位‘寒心仙子’，如今究竟何在？”

马二凭皱眉道：“金鼎峡当然要去，但我与金冷月既已定约明岁元宵，如今先期而至，岂不有点违背江湖传统？”

玉清师太微一沉吟道：“我有办法……”

马二凭大喜道：“师姊请加明教！”

玉清师太把两道充满慈悲智慧的目光，盯在马二凭的脸上问道：“师弟，在我说出这桩主意以前，要先问你一项问题，你必须从实答复。”

马二凭拱手应道：“在师姊佛驾之前，小弟怎敢有半句不实之言？”

玉清师太沉声问道：“马师弟，你对咬过你一块肩头肉肉的‘寒心仙子’，究竟爱是不爱？”

马二凭想不到玉清师太竟是这么一问，不由怔了片刻，嗫嚅答道：“我……我……我不是业……业已对她挖肉断情……”

玉清师太笑道：“我懂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理，马师弟当时绝艺未成，力图上进，生恐耽误对方青春，才来了那手情到深时情反断的挖肉酬情之举，但我猜你尽得‘天痴遁客’师伯儒道释三家绝学，以青衫瘦马名震江湖以后，定会悄然回到那无名山无名谷无名溪畔的土地庙前，看看青梅竹马的昔日恋人，是否仍在痴痴等待，望尽黄昏……”

马二凭赧然点头道：“师姊猜得不错，我回去过……”

玉清师太笑道：“玉露金风，山川依旧，斜阳影里，不见伊人！师弟当时的惆怅心情，可想而知，你以为对方已投入他人怀抱，却绝想不到那位姑娘因对你过份痴情，居然也入江湖，并幸遇明师，练成绝艺，变作‘寒心仙子’！”

马二凭神情沮丧道：“小弟纵然再擅推理，也无法凭空推断出会有这等发展？”

玉清师太正色沉声道：“故而，我问的是现在，当初你痴痴爱她，后来因‘爱’而勉强‘不爱’，如今，你知晓她也入江湖，变成了‘寒心仙子’，究竟还爱不爱呢？”

马二凭知晓在这位通情达理的师姊面前，不必矫情，遂微喟答道：“师姊，小弟若对她已无爱意，又何必甘玷清名，去和那‘摩伽魔女’、‘玉娘子’等，打甚交道？”

玉清师太目中神光电闪，念声“阿弥陀佛”，扬眉说道：“好，既然如此，马师弟请还本来……”

马二凭惑然道：“师姊此语何意？是……是叫我放弃‘孤星俊客’冯多心的面目，恢复‘瘦马书生’马二凭的身份？”

玉清师太点头道：“对，一来，明岁元宵之约，是‘冯多心’与金冷月所订，你以‘马二凭’的身份硬闯金鼎峡，便不算违背武林规矩！……”

马二凭笑道：“师姊想得妙，否则，我若以‘冯多心’的身份期前犯约，真难免被金冷月有所讪笑！”

玉清师太道：“二来，师弟摘下人皮面具，作上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瘦马书生’马二凭再出江湖之讯，必然传遍四海八荒，那时，你根本不必费事去找‘寒心仙子’，她自会闻声而至，前来找你！”

马二凭一面聆听玉清师太说话，一面已深以为然的在伸手卸却脸上所戴的人皮面具。

玉清师太向他全身上下略一注目，面含微笑说道：“马师弟既复本来面目，无须再作乔装，这件青衫满布酒渍风尘，也该换一换了，瘦马书生风神绝世，不必如此落拓，当那位‘寒心仙子’寻来见你之时，也好给她一份旧人如玉的惊喜愉悦！……”

马二凭恭身陪笑道：“是……是……小弟恭遵师姊教训，到前途市镇上买件新衣，换换行头。”

玉清师太失笑道：“有关师弟利欲熏心、色欲迷心的流言业已澄清，但对于名欲醉心一节，倒可不必理它，争名，不是坏事，若能索性把金鼎峡元宵之约，改为‘武林第一人’的名号之争，引得三山五岳的魑魅魍魉纷纷现形，视其恶性重轻，一一诛除劝化，使武林清平上一段时间，岂非莫大功德？”

马二凭剑眉双轩，俊目中闪射出朗朗神光，连连点头答道：“好，小弟以‘瘦马书生’之名游侠冀北时，因遵先师之嘱，尽量韬光隐晦，通常所展露的，不过是适合书生身份的‘诗魄词魂掌法’，以‘孤星俊客’闯荡时，则收藏儒家绝学，多用玄门‘天星罡气’，如今，敬遵师姊启迪，与群邪作一周旋，不再有任何隐晦，可能连佛门中的‘天龙无相步’和学而未全的‘大罗十三剑’也一并施为，让那群魑魅魍魉看点颜色！师姊是大大行家，若发现小弟所学不纯或火候欠到之处，要不吝指点才是！”

玉清师太笑道：“马师弟说哪里话来，关于十三式‘大罗慧剑’，我和

你一样，只蒙恩师传了十式，由于资质关系，火候定必你深于我，千万不要存甚客套之念，倒是我又想起一事问你，师弟的那柄锈痕斑驳，但钢质颇佳的长剑呢？”

马二凭摇头笑道：“那等寻常青锋，有何用处？当日去往金鼎峡，不过借它装装门面，早已被我弃之深壑。小弟既习‘天星罡气’，可以折枝代剑！”

玉清师太不以为然地摇头说道：“江湖人不妨气概凌霄，但骄傲却应大戒，当世群邪中好手极多，遇上常人，不需用剑，若遇劲敌，则折枝之举，未免太嫌托大！……”

马二凭听至此处，目注玉清师太，扬眉含笑说道：“听师姊之言，莫非想替小弟弄柄前古神物，来荡涤腥膻，扫除魔孽？”

玉清师太笑道：“前古神物，当世中能有几多？得之者，视如性命，未出世者，又多半在古代帝王将相的陵墓之中，不知从何发掘，要想弄它一柄，谈何容易？……”

语音至此微顿，手中长尾“涤尘玄拂”摆处，突然起了一片清越龙吟！

原来，玉清师太的“涤尘玄拂”拂柄乃是中空，如今竟从柄中抽出一口小剑。

这小剑长才盈尺，但光色如银，精芒流动，令人一望而知，不是凡物！

玉清师太持剑在手，反复看了一看，向马二凭含笑说道：“这柄剑儿虽非前古圣品、但也系用金精钢母，聘请名师铸造，洞金穿石，不算凡物！我自把‘大罗慧剑’化入拂招游侠江湖以来，虽遇过几次劲敌，倒始终侥幸，不曾用过此剑！如今便送给马师弟防身，你不要嫌它尺寸太短才好！”

马二凭摇手道：“不是小弟不领师姊厚赐，师姊拂中藏剑，当世罕有人知，正好留来对付扎手劲敌！至于小弟……”玉清师太见马二凭不肯接受自己所赠的小剑，正自有点不悦，突然双眉微轩，脸色一变！旷野山风之中，竟从远远的峰脚下，隐隐送来了“卖……剑”二字！

这喊叫“卖……剑”之人，语音苍老，但中气甚弱，显然是位上了年纪之人，不是受了内伤，就是人在病中！

马二凭也看出玉清师太有些不悦，借此机会含笑说道：“师姊请把这柄珍贵的短剑收起来吧，小弟有所需时再向师姊借用，那峰脚下既然有人卖剑，不妨过去看看，或许机缘凑巧，能弄到一柄称手之物，不就太妙了么？”

玉清师太也知小剑尺寸太短，防身虽极具威力，攻敌可能却有所难于尽量发挥，遂收敛了脸上的不悦之色，一面回锋入拂，一面点头说道：“如此山野，有人高呼卖剑，实是奇事，我们去看看也好！”

这两位武林奇侠身形晃处，哪消片刻，便到了前面峰脚，看见有位灰衣老人，在一株半抱大树之下倚树而坐。这老人须发苍白，年龄约在七十左右，脸色灰白，神情十分委顿！

而且，不单两手空空，连肩头腰下也未见有什么剑柄剑鞘。但他一见玉清师太与马二凭飘然而来的绝世身法，以及玉清师太手中所执的“长尾玄拂”时，目中已萎的神光陡然迸现异彩！马二凭睹状之下，暗叫一声“不妙”……

因为他虽不像白天朴那样精通青囊妙术，却也颇知医理！他看得出，这灰衣老人似已在死亡边缘，眼中的异样芒彩，正是世俗所谓的回光返照！

侠士襟怀，与常人毕竟不同，他虽因听了卖剑之声而来，如今却根本不提买剑之事，只目注那灰衣老人问道：“老人家，你是否患有重病？或是受了什么内伤？……”

谁知马二凭空有一片仁慈恻隐的侠心，那灰衣老人却毫不领情，只把双眼一翻，冷然问道：“风萍不识，何必关怀？你们是不是闻我呼声，想来买剑？”

马二凭修养极好，虽然碰了对方一个钉子，仍自毫不为意，神色安详地含笑说道：“买剑与否，无关紧要，我看老人家伤病不轻，还是先为你……”

话犹未了，灰衣老人便发出一阵狂笑，神色突转狞厉，轩眉接道：“我与尊驾虽不相识，却久仰那位师太手中‘长尾玄拂’的威名！江湖俗谚说得好：‘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烟雨庵主’请看，你纵然佛法无边，恐怕也度不了我这一脚业已踏入鬼门关的无缘汉吧？……”

语音才住，突然伸手一揭一挥，所着的灰白长衫飞向半空，衫内情况着实把玉清师太和马二凭看得吓了一跳……

原来这灰衣老人的胸腹部位至少中了十余种暗器，有镖、有刺、有箭、有钉，尤其是几根白虎钉、铁翎箭，俱打在致命要害，入肤甚深，只剩些许尾部留在体外！

灰衣老人向玉清师太苦笑一声道：“庵主看清了么？这些暗器件件皆喂奇毒，毒性并件件不同……”

马二凭接口叫道：“老人家放心，我身边带有当代第一神医所炼的‘龙涎解毒丹’……”

灰衣老人不等马二凭再往下说，便看他一眼，摇头叹道：“就算奇毒能解，脏腑间重伤难救，老朽身中‘修罗摧心掌’，心肝将碎，只剩回光返照的一口残余气息，如今眼前仿佛已见拘魂鬼影不住晃动，两位还不把握时间，做桩仁义交易，问问我要卖的是……是什么剑？以……以及代……代价是……是多……多少钱么？”

说至此处，他的回光返照似乎已近尾声，有点气竭之感！

玉清师太江湖经验较丰，已知此人无法再救，遂念了一声佛号，顺其所谓问道：“施主卖什么剑？”

灰衣老人道：“昔年峨嵋仙侠齐金蝉的炼魔法物‘鸳鸯霹雳双剑’……”

马二凭听得心中一震，接口问道：“代价几何？”

灰衣老人脸上肌肉一颤，全身仿佛也起了一阵抽搐，勉强提气答道：“代价便宜得很，只消为我杀两个人！”

马二凭应声道：“说说看，是什么人？恶人当诛，好人不杀。”

灰衣老人颤声道：“是……是‘地狱三魂’中的‘七杀凶魂’秦盼盼和‘血印三煞’中的‘修罗夫人’郝柔心，你……你们肯……肯为我杀，我……我便告……告诉你们剑……剑在何处……”

一听这两个名号，马二凭便毫不迟疑地连连颌首道：“好……好！”

两个“好”字才出，那灰衣老叟伸手在胸前略一抓挠，苦笑接道：“对不起，我……我对尊驾素昧平生，想……想得到以‘涤尘玄拂’威震江南的‘烟雨庵主’千金一诺……”

玉清师太又念了声“阿弥陀佛”，以一种慈悲的目光看着灰衣老叟，点头说道：“施主安心，这两人都是万恶凶邪，无论是否有剑相酬，贫尼与我‘瘦马书生’马二凭师弟一定代你了却心愿！”

“瘦马书生”马二凭的名号听得这灰衣老人神色一惊，脸上从苍白之中浮现出一片红润！

他似已无力多言，只向马二凭投过一瞥歉然的目光，口中略嫌含混地喃

喃说道：“剑……剑在西南约当三十里外的灵官庙，快……快去，快……”

“快”字是个张口音，灰衣老人说到第三个“快”字时，五官一挤，似乎心脉已碎，一大口腥臭而带有碎裂脏器的鲜血从口中狂喷而出，人也歪倒一旁，寂然不动！

这现象，显然是他伤毒并发，心脉已断，登了黄泉鬼录！

马二凭还想上前察看他是否有救，玉清师太却长叹一声，摇手急叫道：“马师弟，你别去碰他，这老人沾碰不得，可能全身是毒！”

马二凭微吃一惊，收回了正探向灰衣老人胸口的一只右掌，目注玉清师太，诧然问道：“师姊说这老人死后还全身是毒，沾不得、碰不得么？”

玉清师太道：“我虽不识此人，但从他的形相以及言语微带闽腔之上，有点怀疑他便是‘南北双毒’中的‘南毒’！”

马二凭惊道：“‘南毒’是‘武夷茶痴’陆雨，闻得此人外号不恶，人也长得十分慈祥良善，但心肠之恶和毒技之精，均高出号称‘北毒’的‘铁算婆婆’朱一芝之上，这显然因伤毒并发而死的灰衣老人会……会是他么？”

玉清师太叹道：“善水者，死于溺；善火者，死于焚；善射者，死于箭；善毒者，又何尝不会死于毒呢？马师弟请看，他倚树而坐，连这半抱大树都似丧失生机，开始簌簌落叶……”

她一面说话，一面在别的树上，折根长枝，挑开灰衣老人的衣衫，发现他腰带上竟带了不少特制的扁平茶叶匣儿，匣外并均有“武夷奇香”、“云雾猴茶”、“大红袍”等字样。

马二凭失声道：“由福建远赴陕西，身上居然还带有铁制的茶匣，这老儿果然不愧‘茶痴’之号，师姊认为他是‘南毒’陆雨之猜，大概不会错的了！”

玉清师太皱眉道：“陆雨的手段太毒，心肠太狠，身上背有无数血腥罪孽，我们平时若遇此人，必将下手歼除，不料今日居然受他临终嘱托，代报深仇，真是奇妙万分！那对‘鸳鸯霹雳剑’是峨嵋炼魔神物，若与师弟有缘，定能痛扫群邪，大放异彩，灵官庙还不知何在？我们快去找吧！”

武林人物无不把秘籍神兵爱逾性命，但马二凭却摇头一笑，缓缓说道：“寻剑之事不急，倘若真是神兵，应该善能择主，师姊请看，陆雨的遗体已在渐渐化水，我们不能留毒害人，且先替他挖地深埋，才较妥当！”

发话之间，双手齐扬，比拟着为陆雨所倚、已被毒死、正纷纷落叶的那株半抱大树，缓缓虚空推出。

玉清师太暗佩马二凭见利不曾忘义的豪侠襟怀，点了点头，含笑问道：“马师弟既要深埋陆雨，为何不动手挖坑，却在不惮费力地施展‘天星罡气’凌空推树则甚？”

马二凭功力精深，吐劲之时不禁说话，向玉清师太笑道：“此树既已中毒落叶，便索性毁掉，作得干净一点，免得万一他日凑巧，害死山中游客或是无辜鸟兽……”

说话之间，地浮土动，“轰隆”一声，整株半抱大树竟被马二凭生生用“天星罡气”推倒，树根下现出一个深深之大穴。

玉清师太见那洞穴够深，遂帮忙把业已渐渐化水的“武夷茶痴”陆雨的遗体移往穴中！……

马二凭却双手一搓，飞出一红星，打向倒地的大树，“轰”的一声，整株大树便告立即起火！

玉清师太是大大行家，见状心知，适才马二凭不单用“天星罡气”隔空推树，并以“三昧真火”的无形奇热，把大树的水份蒸干，才会燃烧得这容易迅速！

她好生敬佩，口中“啧啧”连声，目注马二凭道：“马师弟正在英年，功力火候竟如此精深老到，你是怎么练的？”

马二凭笑道：“先师嗜武成痴，门下又无其他弟子，自对小弟悉心栽培，临成道前，更设法转注了部分功力，小弟才得以驽钝之质小有成就，并夙夜匪懈，益励前修……”

说话至此，玉清大师见树将成灰，遂扬眉笑道：“我们便用这树灰填穴，借热消毒，再妙不过，并可不致过份耽误时间，坐失机会！”

树既成炭，轻轻一震便成热灰，马二凭一面与玉清师太移灰填穴，一面问道：“师姊，听你言中之意，我们还要争取时间，但不知……”

玉清师太笑道：“我指的是灵官庙寻剑之事恐怕要争取时间，因为照陆雨身中那多毒辣暗器以及‘修罗摧心掌’的情况看来，他在不久之前曾遇‘修罗夫人’郝柔心或‘七杀凶魂’秦盼盼等强敌，而原因多半便是争夺奇珍异宝！‘灵官庙’三字未必是独到之谜，我们倘若去得太晚，‘鸳鸯霹雳剑’若落于凶邪手中，成了济恶之器，却也不太妙呢！”

这几句话儿，听得马二凭未表异议，连连点头。

他们师姊弟匆匆埋好“南毒”陆雨的遗尸，便往西南三十里外的灵官庙赶去。

灵官庙，不算大庙，也不太小，三间正殿，两侧厢房，院宇甚宽，倒还有点气派。

但“气派”两字，恐怕已成了往昔名词，如今应该代以“凄惨恐怖气氛”字样！

“凄惨”两字，是由于殿舍大半已被人毁损倒塌而来。“恐怖”两字，则由于这住持灵官庙的几名道人，业已三清不保，灵官不佑，悉数或是断头、或是洞胸，陈尸在院中血泊之内。

如今，正殿之中尚传出“噼噼啪啪”之声，像是有人在动手拆毁神像。

月光如水……人影如电……

两条人影，似飘雪，似飞烟般，轻悄悄的落足于院子之中。来人正是玉清师太，和貌相、姓名均已恢复本来的马二凭。玉清师太一见院内情景，并听得殿中声息，不禁皱眉说道：“马师弟，我们果……果然来迟一步……”

不沾到“寒心仙子”之事，马二凭便不是当局之人，他的灵智便比任何人来得清明，剑眉一挑，目闪神光说道：“关于为灵官庙住持道侣御劫消灾方面，我们虽然来迟一步，但关于夺宝方面，倒还不算太晚……”

玉清师太方对他看了一眼，马二凭已手指正殿，扬眉又道：“师姊请听这‘噼噼啪啪’之声，不正显示出凶邪们仍在搜索，他们所找的‘鸳鸯霹雳剑’尚未到手么？”

他们的对话之声惊动了殿内之人！

殿内的“噼啪”声息一停，然后又起一声“轰隆”巨响，像是有人因搜无所得，竟将整座神像震毁泄愤的光景！

跟着，一声极冷酷的女子语音响起叱道：“什么人敢来多事？还不给我快滚！”

随着叱声，一片红光，从业已破损倒塌大半的正殿之中电旋飞出！

玉清师太因站得较前，遂不等马二凭动手，便一甩手中的长尾“涤尘玄拂”！

往日，她一甩之下，云拂立化千万丝玄光，能把丈许方圆笼罩在威力圈内！

但如今却聚而不展，毫未散开，宛如一柄乌黑长剑般，向那电旋红光的中心部位飞点而出。

乌光一点，红光不旋，变成一张上有“修罗”二字的血红符令，被穿在“长尾涤尘玄拂”的拂尖之上！

玉清大师目光一注，念声“阿弥陀佛”，冷冷说道：“就凭一张‘修罗血符’，便想对人号令，郝道友，你也太欺武林无人了吧！”

正殿已坍塌的大门之前血影电闪，闪现出一位身段相当婀娜的红衣女子。

这女子不单身段婀娜，容貌也颇为艳丽，看去最多只有二十五六，若非玉清师太先叫了声“郝道友”，并认出“修罗血符”，委实令人难信她就是业已威震江湖二十年、名列“血印三煞”之一、被称为“修罗之人”的“修罗夫人”郝柔心。

郝柔心目光先电扫马二凭、玉清师太二人，然后又向“长尾涤尘玄拂”盯了两眼，点头说道：“原来江南侠尼也到关中，难怪你不把‘血印三煞，天人无相’的小小名头，以及我这张‘修罗血符’看在眼里……”

她的话方至此，玉清师太右手微抖，拂尖上所穿的“修罗血符”立即飞起空中。

马二凭斜飞入鬓的剑眉眉梢微微一轩，伸手往血符飘飞之处虚空一点！

青烟先袅，火光继腾，那张“修罗血符”竟在空中被火焚化！

郝柔心刚刚面容一冷，厉叱半声，突又目注马二凭，换了一副笑脸说道：“不是‘三昧火’，烧不了我的‘修罗符’，其人如玉，其胆包天，其艺更高明，当世武林中不可能突然出现如此之人物，你莫非竟是那失踪颇久、名满冀北一带的‘瘦马书生’马二凭么？”

常言道，有手难打笑脸人，马二凭烧去对方的“修罗符”，便想与郝柔心恶斗一场，但见了对方的盈盈笑脸，却又不便立即挑战，只好点头答道：“想不到马某这点微名，居然还到达以‘修罗绝学’威震武林的郝夫人耳内？”

他目睹灵宫庙住持道人横尸院宇的凄惨情况，心中怒火早腾，故而答话的神情奇冷如冰，也故意流露出高傲的意味！

郝柔心居然毫不在意，先对马二凭飘送过一瞥眼波，然后媚笑说道：“别叫我‘郝夫人’，我外号虽称‘修罗夫人’，其实却闺内无郎，小姑独处……”

好家伙，这位名列“血印三煞”之一的“修罗夫人”，居然脸皮极厚，对于马二凭的冷言傲色不单毫不在意，并媚眼流波地当着玉清师太，向刚用“三昧火”烧掉她“修罗血符”的“瘦马书生”大吊膀子！

马二凭当然不会吃她这一套，仍然不改称呼，扬眉说道：“你我风萍水上，素不相识，谁管你是否小姑独处，有郎无郎？郝夫人既有相当武林身份，应该放尊重些！”

这个钉子可碰得大了，应该说是郝柔心给予相当份量的直接折辱！

但郝柔心却仍然毫不在乎，哟了一声，依旧媚眼如丝，娇笑说道：“马大侠何时学会了这套假道学呢？你要我庄重，自己却暮楚朝秦，拈花惹草，

衣香鬓影，到处留情……”

马二凭听得对方如此说法，不由心中大怒，剑眉双挑，郝柔心又向他摇手笑道：“马大侠不要瞪眼，我有证据……”

马二凭好生诧异，强忍心头恶气，目注郝柔心冷冷说道：“好，郝夫人，你且说说看，有什么证据？倘系信口胡言，休怪马二凭……”

郝柔心不等马二凭说完，便连连摇手，截断他的话头，媚笑说道：“马大侠不要冲动，我当然还道得出你的娘家，能够证明你是一位摆出假道学面孔的真正风流浪子……”

马二凭着实气得内火高腾，右掌中暗凝真力，准备在郝柔心说完之后，立刻给她一招自己“诗魄词魂掌法”中的特殊重手“东来紫气满函关”！

郝柔心语音微顿之后，又堆起满面妖媚的笑容，嫣然说道：“我先提两个人，‘摩伽魔女’柳摩伽、‘雪衣观音’玉娘子对于马大侠大概不会太陌生吧？她们两位是和我无话不谈的至好手帕之交……”

马二凭想不到郝柔心竟会提起“摩伽魔女”柳摩伽和“雪衣观音”玉娘子来，不由立觉双颊发烧，剑眉深蹙！

郝柔心瞟了马二凭一眼，双现梨涡，继续娇笑说道：“柳摩伽与我交情更好，形同姊妹，她说马大侠蕴藉风流，和她暨‘玉娘子’……”

当着旁立的正派侠尼玉清师太，马二凭不能再容这位口没遮拦的“修罗夫人”郝柔心加油加酱地嚼舌头了……

他脸色一正，方待制止郝柔心继续发言，郝柔心已倏然住口，脸上流露出奇怪的神情！

这是由于那座几乎业已被她捣得半毁的灵官庙正殿之中，传出奇异的“窸窣”声息！

郝柔心的脸色不过一变，正殿中的奇异声息却已三变！

先是“窸窣，窸窣”，继而一声“轰隆”巨响，跟着便是“呛啾啾”的宝剑龙吟……

郝柔心叫声“不好”，顾不得再向马二凭目语眉挑地吊甚膀子，扭头便向那灵官正殿，闪身扑去！

马二凭与玉清师太当然也听出那些奇异声息是另外有人在趁隙盗取“鸳鸯霹雳剑”，遂也相偕扑向殿中。

他们略比“修罗夫人”，郝柔心慢了半步，郝柔心又比另外一条黑影慢了半步！

在她入殿之际，另外一条黑影已带着一道红色精芒，从殿后破窗而去！

郝柔心是辛苦寻剑未着，听得殿外来人才暂时停手，出殿与马二凭等答话，如今怎甘心被人平白捡了便宜，厉啸一声，随后急追，口中并吟出她威震江湖的代表谚语道：“血印三煞，我得人和，在地有网，在天有罗，与我为友，酒食丝罗，与我为敌，万劫不复……”

马二凭也不愿使神物利器落入凶邪手内，刚待随后急追，却听身后的玉清师太叫道：“师弟且慢……”

马二凭诧然止步，目注玉清师太，双眉深蹙，讶声问道：“师姊为何……”

玉清师太摇手道：“师弟不必发话，快请凝耳倾听！”

这时，马二凭也听出有一丝极细的龙吟剑啸的袅袅尾音刚刚歇息停顿。

他是大大行家，微带惜色，摇头一叹道：“‘鸳鸯霹雳剑’不愧是峨嵋炼魔之宝，如今那盗剑人至少已逃出十余里去，居然还听得见剑啸余音……”

玉清师太笑道：“师弟大概是被那位‘修罗夫人’郝柔心气糊涂了，再清脆的剑啸也不过一吟便歇，绝不可能声闻于十数里外！”

马二凭不是胡涂人，自然一点便醒，向玉清师太瞿然问道：“师姊莫非是说另有一剑？”

玉清师太道：“根据武林传言，‘鸳鸯霹雳剑’乃是双剑，剑光一红一紫，舞动时隐挟风雷霹雳之声，先乃峨嵋掌教‘乾坤正气妙一真人’齐漱溟爱子齐金蝉之物，后由芝仙佩用，俟峨嵋群侠道成飞升，便遗留人间，不知藏处……”

马二凭点头道：“师姊说得不错，武林中有关‘鸳鸯霹雳剑’的传言，正是如此……”

说至此处，恍然道：“适才盗剑黑影所带走的是一溜红光，我们入殿后所依稀闻得的刚刚止歇的龙吟剑啸，莫非是另一柄紫剑所发？”

玉清师太颌首笑道：“‘鸳鸯霹雳剑’即系双剑，又是神物，自有灵机感应，另一剑猝告出世，这一剑定不雌伏，可能因藏在秘处，故而啸声不显，我们与其追人，不如在此寻剑……”

她一面发话，一面已目光电扫四周，但仍看不出什么奇异的迹象！

马二凭突动灵机，目闪神光，向玉清师太含笑叫道：“师姊，从历史查证，是最真实的学问，我们何不先查查来人所盗红剑是从何处取得？”

玉清师太点了点头，看着马二凭，颇表嘉许地说道：“师弟此言极有道理，我们适才是先闻神像倒塌之声，后闻宝剑龙吟之音，故而要知‘鸳鸯霹雳剑’红剑的藏处，必须先向已被折毁的神像注目！”

依此原则仔细探看以后，才发现剑是藏在灵官神像所持的巨杵之中。

马二凭游目殿中，发现还有一座“四大天王”之一的神像未毁，而这座神像的怀中却捧有一面琵琶，遂向玉清师太笑道：“师姊，假如历史的轨迹并无谬误，则‘鸳鸯霹雳剑’中的那柄紫剑应该便在这天王神像所捧的琵琶之内！”

玉清师太点头笑道：“我们不必先毁神像，且先行拆下这具琵琶看上一看！”

马二凭道：“大概不会有错，因为我们刚才所听的剑啸余音，正是发自这个方向。”

玉清师太先向那座天王神像恭恭敬敬地合掌膜拜，然后拆下神像所捧的琵琶，果然发现琵琶之中藏有一柄带鞘的宝剑。

剑鞘非皮非金，不知何物所制，精美异常，但鞘内空隙甚大，足容双剑。

玉清大师略微抽剑出鞘，果然精芒耀彩，光作紫色，而剑柄也一面凸出，一面平坦，明显原属双剑。

她还剑入鞘，一面递给马二凭，一面满脸欣慰的神色，含笑说道：“恭喜师弟，你刚一动念觅剑，便获得此等峨嵋前辈、正派仙侠的炼魔神物！行见群魔授手，正义大昌……”

马二凭俊脸飞红，连连摇手，截断玉清师太的话头道：“师姊，神物仙兵，得者为主，你……”

玉清大师知晓马二凭谦逊让剑之意，不禁失笑接道：“师弟不必谦让客气，一来我拂中藏剑亦非俗物，二来神兵有主，数已前定。你看，剑鞘中还附有前辈留偈，我拜读之下，既佩服前辈仙侠的修为之深，玄机之高，也知万事因缘，冥冥中早有前定，丝毫勉强不得！”

马二凭见玉清师太边自发话，边自从剑鞘中抽出一条黄色薄绢递向自己，不禁好生惊讶，接过细看。

绢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十六个字儿，细一辨识，看出是：“得之者马，窃之者牛，星阳合运，福慧齐修！”

玉清师太第二次捧剑递过，并向马二凭含笑说道：“‘得之者马’，岂不明指‘鸳鸯霹雳剑’的新主人，便是你这头一凭胸中正气，二凭腕底风雷，游侠江湖的千里马么？何况，剑柄上的‘紫星’剑名，也与师弟的另一美号‘孤星俊客’相合！……”

马二凭情知不能再推，遂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剑来，一看剑柄上的古篆，果是“紫星”二字。

玉清师太笑道：“根据‘星阳合运’的偈语，以及另一柄剑儿光带红色，我猜它大概名叫‘赤阳’？……”

马二凭颌首道：“这一点，小弟的想法与师姊相同，但不知‘窃之者牛’的那个‘牛’字却属何指？”

玉清师太笑道：“我刚才已心念百转，想遍当世中邪派高手，均无姓牛之人，他们的外号中也都没有带有‘牛’字者，但是常言道：‘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我却想通了另外一项事儿，又该向师弟一再道喜！”

马二凭皱眉道：“师姊又在抒禅机了……”

玉清师太笑道：“不是我粗浅禅机，而是前辈仙侠的高奥玄机，师弟请看‘星阳合运’之语，岂非显示‘赤阳剑’将来也必归师弟，这是一喜，还有最后一句‘福慧齐修’，更属喜上添喜，多半师弟与‘寒心仙子’好事纵或多磨，此情终得永好……”

玉清师太说至此处，见马二凭双眉皱锁，不禁诧然问道：“师弟，我在向你一再道喜，你却把双眉愁皱则甚？”

马二凭苦笑道：“不论‘星阳合运’暨‘福慧齐修’应验与否，均是日后之事，但我们目前却似对人有愧！……”

玉清师太闻言微一思忖，向马二凭恍然含笑问道：“师弟所谓的愧对之人，是不是指那号称‘南毒’的‘武夷茶痴’陆雨？”

马二凭道：“师姊说得不错，若非‘武夷茶痴’陆雨告知这灵官庙藏剑之事，并指明地点，则两柄神物利器岂不完全落入凶邪手中，不知会造出多大恶孽？何况我们又在他临终之前面允代其搏杀‘修罗夫人’郝柔心暨‘七杀凶魂’秦盼盼，结果却轻易把郝柔心放走，只顾搜寻神物，似乎有点重利轻诺，愧对死者？”

玉清师太失笑道：“马师弟又迂腐得有点流露头巾气了，我来问你，我们虽曾答应陆雨，代其搏杀郝柔心、秦盼盼二女，但他有没有限定时日？”

马二凭想了一想道：“陆雨倒未曾设限……”

玉清师太笑道：“对方既未设限，我们便不曾爽诺，我们大可设法追回‘修罗夫人’郝柔心，把她诛除……”

话方至此，马二凭便自把颗头儿摇得像博浪鼓一般，皱眉叹道：“郝柔心一向踪迹如谜，只有她来寻人，别人无法寻她……”

玉清师太接口笑道：“马师弟怎么忘了那‘武夷茶痴’陆雨临终所托要杀的目标有二，郝柔心虽然居无定所，十分难找，秦盼盼可是住在商山金鼎峡内，何况这干魔女多半声息相通，或许郝柔心去了金鼎峡也说不定？”

马二凭目光一亮道：“对，既已放走郝柔心，便该赶紧去找秦盼盼的晦

气，或许借此能把那与‘寒心仙子’显有相当渊源的假秦盼盼姑娘救出龙潭虎穴，说不定！”

玉清师太笑道：“还有一点呢，马师弟既已恢复本来面目，也该找个机会出出风头，让流言传播江湖，使四海八荒皆知‘瘦马书生’风神未改，重现侠踪，则‘寒心仙子’闻讯之下必然主动寻你，仙侠留示的‘福慧齐修’一语也可实现……”

话方至此，突然闭口凝神……

马二凭比她耳力更聪，自然听得又有夜行人衣襟带风之声，向这灵官殿的院宇之中纵落。

他与玉清师太对看一眼，院宇中已有个豺狼似的咆哮之声说道：“二魔君，看这光景，定是有人赶在我们前面，先来捡了甜头……”

一语未了，忽又惊咦一声，续道：“二魔君请看，大殿正门的横匾下方贴了一张血红符录，难道竟是‘血印三煞’中的‘修罗夫人’郝柔心在殿内拔了头筹？”

另一个年岁较轻、但却阴森异常的口音冷冷一笑，说道：“郝柔心又有什么了不起，甘魔使替我传语，叫这‘修罗夫人’出殿一会！”

马二凭低声笑道：“又是魔使，真把这座业已惨遭浩劫的灵官殿内弄得魔气冲天，‘二魔君’之称似甚陌生，师姊可知是什么来历？”

玉清师太道：“管他是甚来历，反正免不了出殿一会，世劫既起，难再慈悲，只要证明是十恶不赦之徒，马师弟便拿你新得的峨嵋仙剑发发利市，开个张儿也好！”

这时候，院宇中的豺狼语音又起，仿佛是提足中气，朗声说道：“殿中可是‘血印三煞’中的‘修罗夫人’郝柔心么？西昆仑星宿海‘万妙魔宫’中的冉二魔君请你出殿一会！”玉清师太压住语音，哦了一声，向马二凭悄然说道：“原来是‘万妙魔宫’之人，马师弟且慢一步，我先逗逗对方，你听我招呼再行露面。”

马二凭不便违拗，只得点头，玉清师太便念了一声佛号，举步出殿。

院宇中站的是一个手执金背砍山刀、肩后又微露剑柄的四十来岁的劲装壮汉，和一个貌相十分阴鸷、手中持着一柄钢骨折扇、三十二三的黄衣书生。

他们正在等待意料中的“修罗夫人”郝柔心出面，却听得殿中响起一声“阿弥陀佛”佛号，不禁相顾诧异，大感意外！跟着，玉清师太走出殿门，一甩“长尾涤尘玄拂”，搭向左腕，微打问讯说道：“昆仑山星宿海号称世外桃源，‘万妙魔宫’的人物也一向称霸于西北边陲，怎的有此雅兴，来到中原游历？”黄衣书生见殿中走出一位缁衣女尼，先是眉头深皱，但旋又看出玉清师太手中拂尘的拂尾极长，又作玄色，不禁目光一闪，发话问道：“师太是名满江南的嘉兴‘烟雨庵主’？……”玉清师太笑道：“想不到贫尼这点微名，还能远扬边陲，到达‘万妙魔宫’人物耳内……”

语音至此，略略一顿，目光如电地盯在黄衣书生脸上，扬眉问道：“风闻‘万妙魔宫’由‘万妙魔君’冉东明执掌，威誉之高，向为‘天外三魔’之首，施主姓冉，又称‘二魔君’，定是‘万妙魔君’冉东明的兄弟行了？”

黄衣书生点头道：“冉东明是我大哥，我叫冉西明，新疆、西藏一带的武林人物皆称我‘二魔君’，又号‘阴阳剑扇追魂手’！”说至此处，手指院内遗尸又道：“这些灵官殿的道者遗尸是被师太加以慈悲超度？”

玉清师太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双眉微蹙，摇头说道：“贫尼已入慈

悲佛门，怎会如此残忍杀生？这是‘修罗夫人’郝柔心所造的恶孽！”

冉西明道：“郝柔心何在，为何不敢出殿见我？”

玉清师太于出殿之际便业已想好说词，打算尽量驱使群魔内哄，遂含笑答道：“郝柔心哪里还会在此停留，她与另外一人业已双双得宝遁去。”

冉西明闻言一震道：“得宝？得什么宝？郝柔心居然还有同党么？她们得的是图？是剑？”

这“是图？是剑？”一语中的“是图”之间，却颇出玉清师太的意外，灵机动处，顺着冉西明的语气，含笑答道：“那两人并非党羽，另外一个不知名姓形貌之人先来，走时身边微起风雷声息，并有红紫精光外映，郝柔心则手持一卷羊皮，不住叱骂，随后追去，好似要向那人夺回什么峨嵋至宝？……”

冉西明皱眉问道：“师太可知郝柔心与另外那人的去向？”

玉清师太这回倒讲了实话，把郝柔心追人的去向，对冉西明加以指点。

冉西明侧顾那语音声若豺狼的劲装大汉，目闪厉芒道：“甘魔使，我们追一追看，或许还有机会！”

姓甘的劲装大汉目光一转，嘴角间浮现阴恶的狞笑，凑向冉西明的耳畔，低声数语。

冉西明双眉猛然一挑，目光移注玉清师太，把手中钢骨折扇敲了两下，冷然问道：“我们适才曾闻得殿中有人语之声，师太是在和哪位讲话？”

玉清师太等的便是冉西明这一问，口宣佛号，应声答道：“提起这一位，来头可就大了，在武林中，他应该称得起是当代第一人！……”

这“当代第一人”五字，着实充满了挑衅的意味，逗得冉西明目闪厉芒，哦了一声，挑眉问道：“冉某啸傲西北，偶然也游历中原，直到如今，尚不知谁能当得起‘武林第一人’之称，师太能否请他出殿，让我瞻仰瞻仰？”

玉清师太点头一笑，转面向殿内叫道：“马师弟，有人要瞻仰你这位‘武林第一人’的风采，你就露露面吧！”

马二凭知晓玉清师太这是要故意制造事端，使“瘦马书生”复出之事腾传江湖，遂把新得的仙剑插在背后，从殿中缓步走出。

他这插剑之举，是因听得玉清师太曾作谎言，须帮她圆住场面，倘若持剑在手，未免太以惹眼，容易露出破绽！

但马二凭如今业已恢复了本来面目，他虽未持剑，但那副翩翩奕世的挺秀风神，已足令冉西明眼前一亮，面带惊妒之色！

玉清师太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向冉西明为马二凭引介道：“冉施主，这位是我马二凭师弟，江湖人称‘瘦马书生’，我则称他‘四绝书生’！”

冉西明闻得“瘦马书生”马二凭的名号，并未动容，但是听了“四绝书生”四字，却目光一亮，问道：“何谓四绝？”

说话之时，两道充满妒意的凶厉目光，已在马二凭的全身上下，不住打量。

玉清师太心中暗笑，遂索性加以撩拨，立即应声答道：“所谓‘四绝’，就是拳掌无双，玄功盖世，剑术通神，以及人品风采，天下无有匹敌！”

“嘿嘿嘿嘿……”

玉清师太故作的赞美之词，果然逗得冉西明发出一阵充满愤怒不服的“嘿嘿”冷笑！

玉清师太道：“冉施主如此冷笑则甚？莫非以为我誉之太过？要知道我

马师弟是实至名归，他这‘四绝’之中，是无一不能禁得起考验的呢！”

冉西明从鼻孔中冷冷哼了一声，脸色阴冷如冰，挑眉说道：“狂！你们委实狂得有点离了谱，真所谓‘坐井观天，焉知四海’，‘以管窥豹，仅见一斑’，眼皮子浅得可恨，浅得可笑，更复浅得可怜！……”

顿住话头，侧顾那甘姓劲装大汉道：“甘魔使，如今对于什么争夺‘风砂藏宝’和‘峨眉仙剑’已不重要，我们既遇高人，应开眼界，且把边荒野地闭门自练、不入流的剑掌玄功，请这位‘武林第一人’好好指点指点！”

甘姓劲装大汉以凶厉的目光，恶狠狠地盯了马二凭一眼，向冉西明恭身抱拳道：“属下敬遵二魔君任何差遣！”

冉西明把嘴角往下撇了一撇，轩眉说道：“你的‘五虎断门刀’在西北边陲也算略具微名，且先去献献丑儿，让我瞻仰一下，什么叫实至名归的通神剑术！”

甘姓劲装大汉向冉西明躬身一礼，提刀向前，对马二凭说道：“甘士林不才，想请马大侠指点几手剑术绝艺！”

玉清师太见马二凭插剑在背，便知他不愿立即拆穿自己“峨嵋双剑均被人盗去”的愚敌谎言，口中念声佛号，扬眉笑道：“马师弟，常言道：‘杀鸡焉用宰牛刀？’又道是‘笨鸟先飞’，这一阵要不要由我先……”

话犹未了，马二凭便面含微笑地摇手截断玉清师太的话头道：“人家找的是我，怎敢劳动师姊佛驾代我挡却三灾，消除五劫……”

他一面说话，一面已从庭树间折了一根三尺左右的指粗树枝在手。

甘士林讶然道：“马大侠折枝则甚？”

马二凭豪情已动，索性佯作骄狂，气气对方，轩眉答道：“我是以枝代剑！”

甘士林把两道含有诧异的目光投注在马二凭肩后剑柄之上，讶声问道：“马大侠随身带有兵刃，为何还要以枝代剑则甚？”

马二凭却故意投射过一道冷蔑鄙视的目光，嘴角一撇，摇头晒道：“不是马某卖句狂言，区区‘万妙魔宫’中的一介魔使，还没有资格要我拔剑！……”

这几句话儿，对于身为“万妙魔宫”四大魔使之一的甘士林来说，委实构成了绝大侮辱，直气得他全身乱抖，改了称呼，不再客气，厉声叱道：“马二凭，你把招子睁开，放亮一点，甘某手中这柄金背砍山刀重有四十九斤，砍人头颅犹如砍瓜切菜……”

马二凭晒道：“在我眼中，这些宛如木削纸糊，你只消逃得过两招之数，我马二凭的‘瘦马书生’之号，便永在江湖除名！”

口气越来越狂，鄙薄程度也越来越浓，真把这位甘大魔使气成了所谓“七窍冒火，八孔生烟”！

冉西明见状，突在一旁叫道：“甘魔使，大敌当前，你要冷静一点，切莫冲动，倘若当真在两招之中落败，弱了‘万妙魔宫’的威望，你必须遵照魔规，自断一肢！”

甘士林神色一凛，果然按捺盛怒，慢慢沉住气，勉强向马二凭微一抱拳，扬眉说道：“甘士林闯荡边陲，眼皮子委实太薄，今日幸遇高人，马大侠请赐招吧！”

马二凭把手中的树枝，拈了一拈，剑眉双扬，含笑说道：“马某既发狂言，怎还会对你先行出手？甘魔使尽管慢慢地把气息调匀，施展你‘五虎断

门刀’中最凌厉的刀法便了！”

就在马二凭发话之际，甘士林不单早把气息调匀，并尽量将功力贯注右臂，使他那持刀的五指都起了外人无法目睹的轻微颤抖……

马二凭发话的余音方了，目前先罩刀光，耳中也同时听到了甘士林怒极的厉啸！

好刀法，这一刀的刀光，约莫笼罩了寻丈方圆！

在这寻丈方圆中，不像是一柄金背砍山刀，倒像是幻起了十柄、百柄或是更多的金背砍山刀，带着摄魂刺耳的锐啸厉声，向马二凭当头飞劈！

当然，百影皆幻，一刀独真，但哪些刀是幻影？哪一刀是真刀？对方究竟攻的是什么部位？需要极正确的判断，而这正确判断，便是功力与经验的结合，也就是“绝顶高人”所必须具有的精深武学！

马二凭太悠闲了，他双手横拈树枝，向垂空猛落的百幻刀光瞥了一眼，点头笑道：“好一招‘五虎断门’，果然你甘大魔使看得起我马二凭，在这第一招上便施展出你‘五虎断门刀’中的看家绝学！”

他口中悠然发话，手中却丝毫未作抗拒之状，连足下也只随意闲立，毫未摆出什么架式。甘士林恨得咬牙！……

“五虎断门”自然是“五虎断门刀”中的杀手绝学，招式虽被叫破，刀光仍垂天猛落，内力并再加一分，凝足了十二成的所有功效！

他不信邪，他要查看所有退路都已被刀光封罩之下，马二凭是怎样招架？要看对方手中那根新折的树枝，是怎样能够抵挡自己七七四十九斤金背砍山刀的猛刹狠劈？刀光落了，刀光敛了，人也怔了！

“嗤！”

“哼！”

怔的是甘士林，他的“五虎断门”威势虽强，等于白发，寻丈方圆内，人影空空，马二凭就在他加劲猛劈的一刹那间，不知怎样的足下微挪，身形一晃，便闪出了刀光幂圈之外，连原来的姿式都未改变，仍是双手横拈树枝，嘴角间浮起一丝看去足以恨煞人、气煞人的高傲笑意！

“嗤！”是一声讪笑，发自远远旁观的玉清师太口内。

“哼！”是一声冷笑，发自脸色铁青的“万妙魔宫”二魔君冉西明的鼻内！

甘士林又惊又恐，厉声叱道：“马二凭，你是无胆匹夫，为什么只躲不战！”

马二凭虽听对方口出不逊，仍毫不动怒，微微一笑，淡淡的说道：“我一看你出手，便知两招之数定得太多，故临时决意让你一招，只在一招之中，使你这无知的妖魔开开眼界，见见世面，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武林之中，究竟有多少人物！”

甘士林一挫钢牙，马二凭又向他摇了摇头，微笑说道：“不要咬牙，也不要冒火，听清楚点，我这一招是剑法中极平凡的‘天台指路’，踏中宫、走洪门，刺你当胸，你要好生应付，莫要太以窝囊，使你家二魔君羞恼得没有台阶可下！”

在未发招以前，先行通知对方自己所用的招术暨所欲攻击之处，委实为武林中极为罕见之事，也含蕴了自大高傲的意味，流露出极强烈的鄙视！

甘士林气得发抖地凝神注目，他不信马二凭躲得过自己那招“五虎断门”，自己就躲不过对方这招事先预告的“天台指路”！

冉西明则是双眉深蹙地凝神注目，他毕竟身为“万妙魔宫”的二魔君，见识方面远高于属下的“四大魔使”，由于适才马二凭在刀光业已罩体下从容闪退的身法步法太高，他已相信甘士林可能逃不出这招“天台指路”，他所注意的，乃是细看马二凭在这招寻常招术中，蕴有什么样的精奇变化！

马二凭话音一了，立把树枝交在右手，向对方挺臂发招。

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招术用的正是“天台指路”，踏中宫、走洪门，直刺甘士林的前胸部位。武林之中过招动手，讲究的便是“奇妙”、“速度”和“变化”三者。

招式奇妙，自然胜人，招式倘若平凡，也可倚仗奇快速度，化腐朽为神奇，胜人于一瞬之间，否则便是看去虽似平庸，其中却藏有意想不到的精致变化！

如今，马二凭在招式上用的是平庸俗学，挺枝刺敌的速度不单不快，并且还极为缓慢，自使甘士林，包括冉西明在内，都认定其中必然有难测变化，不宜冒昧拆架！

因此之故，甘士林横刀当胸，尽量沉气凝神，静以待动！这不是他胆小，这是谨慎，也合于武学诀窍，江湖经验！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甘士林横刀不动之举，是认定这招“天台指路”中必有变化，他准备在马二凭招式将变未变的一刹那间，骤然翻刀，制敌机先，倚仗锐利锋芒，把对方手中新折的树枝一削而断，便可保住颜面，有了交代！

这种主意对于一般人来说，原是上计，但用来对付马二凭，却成了大错特错的下下之策！

原因在于马二凭始终毫无变化，用的是实而又实的“天台指路”！

那根树枝挺刺虽慢，但却已刺到距离甘士林的胸前仅约尺许甘士林等不到对方有任何变化迹象，只得钢牙一挫，凝劲翻刀！

不翻刀也不行了，他总不能听任对方用树枝点在他的胸膛之上！

马二凭的来势原本极慢，如今却变得极快，快得宛如石火电光！

这就是“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的内家妙诀，甘士林才一起意翻刀，马二凭却抢在他的动作之前有了动作！

两股兵刃，互相接触！

由于马二凭掌握了先动原则，动作上快于甘士林，遂是树枝点中了刀身，而不是刀锋砍中了树枝！

甘士林的“金背秋山刀”重达七七四十九斤，锐利无匹，假若是刀锋砍中树枝，任凭马二凭功力再深，能及外物，也无法保全这一段新折的凡俗树枝能够丝毫无损！

但如今是树枝点中刀身，由于双方功力悬殊，甘士林所用兵刃的强度虽够，血肉之躯却承受不起！

虎口先裂，鲜血迸流，跟着便是“当唧唧”的摄魂脆响，那柄七七四十九斤的“金背砍山刀”硬被震得脱手坠地！

树枝毫未停顿，于震落钢刀后，原式不变，点中了甘士林的胸膛！

虎口既能震裂，钢刀既能震脱，这强的劲力岂不把甘士林点刺得透胸而过？

不然，树枝只点破了甘士林所着的劲装，却不曾伤着他半丝皮肉。

这不是甘士林身怀能御百兵的极上乘的金钟罩、铁布衫及十三太保横练，也不是他贴肉穿有刀剑不入的猢猻铠、天蚕软甲等宝衣之属……

这是马二凭及时收手，他在点破对方胸前劲装之后，便敛劲停枝，轩眉一笑说道：“但得一步地，何处不留人？甘大魔使、你如今应该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人，‘万妙魔宫’的那点武学，并不能傲视江湖，我又何必过为已甚，要你一条性命作甚？”

他一面说话，一面已慢慢缩回手儿。

但有形的手儿虽然缩回，一记无形的耳光，却重重掴在了那位身为“万妙魔宫”二魔君的冉西明的脸颊之上！

冉西明的那张脸儿目见甘士林果然一招败落，本就已白里透青，如今更从青里透红，布满了森森杀气！

他目注右手虎口鲜血淋漓，正在俯身拾取“金背砍山刀”的甘士林，厉声喝道：“甘士林，你是‘万妙魔宫’的四大魔使之一，平素向受大魔君提拔宠信，但一旦有辱魔宫威誉，仍属绝不宽饶，你替我遵照魔规，自断一肢！”

甘士林刚刚拾刀在手，闻言，知难幸免，钢牙挫处，寒光一闪，果然把只左手硬生生地齐腕砍掉！

冉西明扬手抛过一包药物，让甘士林自行止血裹伤，自己则吸了一口长气，略微平定心中激动，向马二凭缓步走去。

一声佛号，玉清师太飘身而出，手打问讯，含笑说道：“冉施主若是有兴，贫尼奉陪你过上几招！”

冉西明此时仿佛完全收敛了来时的骄狂，向玉清师太抱拳陪笑道：“冉某对马大侠‘瘦马书生’的侠誉钦慕已久，庵主请发慈悲，容我和马大侠亲近亲近！”

玉清师太还待发话，马二凭已在一旁双轩剑眉，朗声叫道：“师姊，人家找的是我，小弟足迹虽然常到边塞，却尚未去过西昆仑星宿海，也颇想借此机会领教领教‘万妙魔宫’威震武林的绝学！”

玉清师太也知马二凭一招挫敌，并未耗费甚多真力，见他要斗冉西明，遂闪身退过一旁，含笑说道：“冉东明为‘天外三魔’之首，这位冉施主是他胞弟，又是‘万妙魔宫’中的二魔君，绝非什么魔使可比，马师弟向其领教无妨，不可大意！”

马二凭礼貌恭敬地向玉清师太躬身一礼，陪笑说道：“师姊放心，小弟只是佯狂，其实绝不敢轻视武林中任何人物！”

玉清师太笑道：“既然如此，马师弟怎还不把手中树枝放下，难道面对‘万妙魔宫’的冉二魔君，你还要以枝代剑么？”

马二凭向手中树枝看了一眼，仍未放下，面含微笑说道：“我还不知道冉二魔君打算指点我何种艺业，是不是包括剑术在内？”

冉西明扬眉道：“适才‘烟雨庵主’夸称马大侠四绝无双，其中除了人品风采属于天生者外，所余剑掌玄功三绝，冉西明不揣鄙陋，想要一一领教！”

马二凭刚把树枝拈了一拈，冉西明又向他摇了摇手，轩眉笑道：“马大侠请把树枝放下来吧，我想先讨教讨教你一向名驰塞上的‘诗魄词魂掌法’！”

此人有点心机，他以“万妙魔宫”二魔君的身份，不愿再与对方意存藐视的“折枝代剑”过手，遂要求先比拳，轻描淡写地使马二凭自动把树枝放下。

玉清师太站在一旁笑道：“冉施主选得好，我马师弟的‘诗魄词魂拳法’融文铸武，足称当世武林中的独家绝艺，并且时代越古，威力越强！据闻，一般江湖人物在其明人小品、元曲宋词之下，已告无敌，唐诗汉赋，简直难

得出手！今夜倒要看看冉施主能不能把他逼得出入周秦，或是三代以上？”

冉西明哦了一声，目注马二凭道：“这倒真是闻所未闻，别具妙趣，不过，我希望马大侠对我莫太轻视，至少也要由宋词开始，什么元曲和明人小品就不必用了！”

马二凭点头笑道：“其实元曲之中也有不少佳作，但为了尊重你这位二魔君，我就由宋词开始，并且先行进招，冉朋友注意了！”

冉西明深知当前对手乃是自己生平仅遇劲敌，并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赶紧足下站稳子午，静气凝神，抱元守一！

马二凭左手一引，如牵如带，右臂一动，似举似擎，一招两式，左右不同，宛若干军万马挟天风海雨而来，威势之强，使冉西明皱眉惊心，不敢轻易抵挡！

他也用了一式极玄奥的步法，足下左旋右转，也似颇具星躔妙用地退出了马二凭波涛狂卷的掌招威力圈外。

马二凭停招缩手，目注冉西明，点了点头，微笑说道：“好灵妙的身法，能使我这左右双招徒发无功之人，当世武林中不易多见的呢！”

冉西明拱手道：“请教，马大侠适才所发，是什么精妙招术？……”

马二凭笑道：“是东坡居士‘江城子’中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冉朋友以为如何？”

冉西明触类旁通，点头说道：“东坡居士真乃绝代才人，把他的佳句移创掌招，居然也具如此威力？但我不懂，马大侠为何对我似有留情，你若不用这‘千骑卷平冈’，而改用‘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冉西明岂非更将手忙脚乱，甚至于立告灰头土脸，或是惨遭劫数？”

马二凭说道：“冉朋友放心，我今日绝不会对你下甚绝情毒手……”

冉西明变色道：“为什么？是不是看不起我冉西明？”

马二凭摇头道：“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问题，而是你我既无天地之仇，山海之恨……”

冉西明怫然哼了一声，接口说道：“不然，话要先行说明，‘万妙魔宫’之中订有魔规，凡属有辱本宫威誉之人，皆视为深仇大敌！故而马大侠应该尽展所学、尽量施为，否则，你不下辣手，我下辣手，连旁观的‘烟雨庵主’都会怪我冉西明不知好歹，不识进退！”

马二凭摇手笑道：“没关系，狠辣任君施杀手，重轻我自存仁心！冉朋友请进招吧，我已占先一次，现在该领教领教‘万妙魔宫’的精妙手法了！”

他含笑发话，卓立于月光之下，那份绝世英挺的风神，看得冉西明由不得暗暗倾折！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冉西明身为“万妙魔宫”的二魔君，作威作福已久，但是今日碰到马二凭这等所未见的强劲对手，才发一招“千骑卷平冈”，便已把他的高傲习气吓退了十之八九！

戒意既生，出手自尽全力，何况，他还想在这次进袭上，为适才被马二凭一招逼退之事争回一些颜面！

“魔高一丈”、“无相勾魂”、“魔心幻形指”是冉西明之兄“万妙魔君”冉东明的得意奇招，也是他仗以名居“天外三魔”之首的三大绝学！

冉西明动力稍弱，逊于乃兄，对威力无边的“魔高一丈”和“无相勾魂”不敢轻用，但他平素对“魔心幻形指”却颇具心得，曾加苦练，极有几分自信！

他纳气凝神，心无旁骛地缓缓伸出左右双手的食指。

食指屈时，毫无异状，但等双双伸直后，却在这一刹那间，右指乌黑，左指变成了血红的色泽！

通常来说，练有掌指奇功之人，指色一变，内力立发，所挟劲风，不是其热如火，便是奇寒如冰！

冉西明却与众不同，他伸直左右食指，色泽变成一红一黑之后，并未向马二凭吐劲发招，只是双手各自向当空虚画了一个心形！

说也希奇，冉西明只是左右手的食指各画了一个心形，但马二凭的眼中却看见当空万心齐幻，仿佛有成千成百的墨黑“乌心”和血红“赤心”，带着幽伤哭泣和森厉悲号，向自己漫空飞罩！

马二凭看得也不禁暗暗点头，深觉这“万妙魔宫”的二魔君功力已非流俗，心机更是深沉！因为他这一招除了属于武功的“魔心幻形指”外，还夹有属于玄功的“诸天魔音”在内，等于是把玄功拳掌来了个综合较量！“乌黑魔心”所挟的幽伤哭泣，最易感动江湖侠士的侠义情怀……

“赤红魔心”所带的森厉悲号，更易激发武林豪客争强斗胜的意气……

只要当事人嗔念一动，或是慈悲之心一起，灵智便会立被迷乱，为之蔽塞不少！

而就在这心神稍乱的一刹那间，劲力奇强、变化奥妙的左右红黑双指，便告封住全身，使人应变不及，难逃一败之数！马二凭能脱身么？……

容易之极，他的“天龙无相步”是佛家绝学，换了“万妙魔君”冉东明来，或许情况不同！仅凭冉西明的功力修为，却休想在马二凭施展“天龙无相步”时困住他！

但马二凭不肯退，他要硬接，而这硬接之意，主要意在技震对方，借冉西明之口，传告群魔，“瘦马书生”马二凭侠踪再现，神功绝艺，更胜先前，激使群魔齐聚，一齐歼除，俾江湖中稍得清平，并期能引出“寒心仙子”，了结儿女情缘！

故而，马二凭不施展“天龙无相步”了，他抬头对月，仰面吟诗，吟的是：“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悠，苍天易有极……”

口中吟诗，手中也未闲着，他居然也和冉西明差不多，伸手在虚空画“心”。

所谓“差不多”，自然仍有差别，差别在于冉西明是以双手画双心，马二凭却是以双手画一心！

刚才是奇，现在是怪！

马二凭吟声一朗，空中“诸天魔音”所化的幽伤哭泣与森厉悲号便告一齐收歇！

而马二凭所画的一个“大心”虽然毫无变化，但却仿佛可把千千万万的“黑心”、“红心”一齐包容在内。

冉西明大惊之下，赶紧收指！

他明白，自己倘不收指，这左右双手的食指，必将断送在马二凭所画的那个看去毫无奇处，但却蕴有无穷威力的巨大心儿之下！

他刚刚收招后退，玉清师太便拍手赞美，含笑说道：“马师弟把道家‘天星罡气’化在文文山的‘正气歌’中，震散‘诸天魔音’之举，足见你一身已兼儒道释三家绝艺，委实高明！那颗以不变应万变、始终如一的心儿代表什么？会不会是唐人李商隐的‘碧海青天夜夜心’呢？”

马二凭笑道：“一点不错，师姊佛家慧眼，审度无差，真可以说是小弟的知音……”

语音略顿，转把两道明朗而颇具严厉意味的目光盯在冉西明的脸上，缓缓说道：“冉朋友的这招‘魔心幻形指’相当凌厉精妙，竟然逼得我用了玉溪生的绝句！不是马二凭发句狂言，近数年来，用到元曲，已足在江湖争胜，今日一会，你不单使我用了东坡词，又用了义山诗，可见西昆仑星宿海‘万妙魔宫’的人物，确实有点门道！”

这话儿乍听上去，像是揶揄捧场，但细一回味，却蕴有刻薄的讽刺！

冉西明的那张脸儿，先是窘得发红，旋又气得发青，一咬钢牙，恨声说道：“一句东坡词逼得我仓皇闪退，一句玉溪绝句便令我进击无功，倘若用上了工部律诗、青莲古风，或是更高的六朝魏汉文句，冉西明岂不立告灰头土脸，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说至此处，神色委顿地凄然一叹，又道：“冉西明自惭技弱，败军之将，不敢言勇，我在未能刻苦奋发，向马大侠找回场面之前，绝不再在江湖走动！”

话完，向业已把左手断处裹伤止血的甘士林略一挥手，便自转身离去。

马二凭突然叫道：“冉朋友且慢……”

冉西明闻言止步，转过脸来，目注马二凭，诧声问道：“我已甘心认败，马大侠……莫非仍要赐教，抖抖威风？……”马二凭摇头笑道：“我不是想向冉朋友再请教什么武功招术，却想向你请教一句话儿。”

冉西明道：“马大侠有话请讲！”

马二凭目光宛如森森利刃，盯在冉西明脸上，冷冷说道：“我记得冉二魔君刚才说过，贵魔宫订有魔规，凡属有辱‘万妙魔宫’威望之人，均须自断一肢？”

假如马二凭的目光已如森森利刃，则他的这番话儿，便宛如比利刃更利的前古神兵，对准冉西明，来了个贯胸而入！冉西明一语不发，等马二凭话完之后，立将适才施展“魔心幻形指”时变成血红、如今红色尚未曾褪尽的左手食指，送至口内！

“咔嚓！格，格，格……”

“咔嚓”之声，是冉西明被马二凭拿话拘住，无词以对，只得把左手食指生生咬断，算是遵照魔规，自残一指！“格，格，格，格”之声，则是他根本没有吐出断指，竟似“肥水不落外人田”一般，把那截断指嚼烂吞吃下去！嚼食之际，目光始终一瞬不瞬地盯在马二凭的俊脸之上，充满了令人胆慑的森厉意味！

马二凭轩眉笑道：“好，冉二魔君果然是个人物，你咬得好，更嚼食得妙，这大概就叫作‘肥水不落外人田’吧？”

冉西明又恶狠狠地向马二凭瞪了一眼，默然转身，与甘士林双双离去！

马二凭目送这两位“万妙魔宫”的人物垂头丧气，铙羽去后，方合掌当胸，低低念了声“阿弥陀佛！”

玉清师太咦了一声道：“马师弟，你虽精三宝之艺，仍是儒家弟子，怎么念起佛号来了？”

马二凭苦笑道：“小弟因觉适才对这位冉二魔君，无论是言词动作均嫌过份刻薄，故而念声佛号，以示忏悔！”

玉清师太笑道：“师弟忏悔什么，我懂得你故意如此的菩萨心肠……”

马二凭方对玉清师太看了一眼，玉清师太又复笑道：“那‘万妙魔君’

冉东明乃‘天外三魔’之首，相当傲岸自高，马师弟若是不故意对冉西明尽量折辱，未必能把冉东明激得亲下西昆仑，则‘元宵大会’之上不单减了热闹，也与师弟立意尽歼群邪，使武林中借此清平的慈悲意念有所不合！”

马二凭叹道：“尽歼群邪的志愿太宏，师姊认为能办得到么？……”

玉清师太笑道：“自然不能让师弟独任其难，我总尽力作你的帮手，但当世高人首推‘孤星、冷月、寒霜’，若能三人联手，正道必然大昌，师弟身为‘孤星’，你对‘冷月、寒霜’熟是不熟？”

马二凭苦笑道：“说来师姊也许不信，小弟不单与‘冷月、寒霜’不熟，连他们究竟是谁都还搞不清楚呢？”

玉清师太微蹙双眉道：“这倒是我意料不到之事，但愿‘冷月，寒霜’二位不要是什么凶邪一路才好！”

马二凭笑道：“我与这两位虽然只有齐名之雅，并不熟识，但也知道他们定是有为有守的高明人物，不知师姊为何竟疑心到凶邪方面？”

玉清师太不等马二凭再往下说，便自念声佛号，含笑接道：“马师弟，你难道忘了商山金鼎峡中除了‘七杀凶魂’秦盼盼外的另一主人？”

马二凭道：“师姊指的是金冷月……”

“金冷月”三字才一出口，便自心中恍然，遂微笑说道：“莫非师姊竟把‘金冷月’与‘孤星、冷月、寒霜’中的‘冷月’二字发生联想？”

玉清师太听出他的语意，含笑问道：“听马师弟之言，是认为这两个‘冷月’之间并无关系的了！”

马二凭颌首说道：“应该是无甚关系，‘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冷月’二字，意境极美极高，能与‘孤星、寒霜’为伍，也必超然物外，矫矫绝世！金冷月貌相虽颇妖艳，武功则目闪碧芒，或有奇学，但却一身俗骨，不是小弟几句狂言，她不配与我马二凭的‘孤星’之号并列一处……”

话方至此，忽然似有所得，双眉高轩，目中异彩一闪！

玉清师太何等眼力，反应十分敏锐，目注马二凭笑道：“师弟目闪慧光，好像是突有所得？”

马二凭相当佩服这位师姊的观察之微，点了点头答道：“小弟是突然想起，我以‘瘦马书生’马二凭的身份再入商山金鼎峡之举，可以师出有名！”

玉清师太笑道：“师出有名，当然要比师出无名来得好些，马师弟大概是想在‘冷月’二字之上作点文章？”

马二凭道：“师姊猜得不错，我就说马二凭乃‘冷月、孤星’之友，特来金鼎峡请金冷月立即改名，不许玷污这圣洁光明的‘冷月’二字！”

玉清师太失笑道：“妙极，妙极，逼人改名之举，江湖中尚不多见，金冷月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儿，必然要和马师弟干戈相见的了！”

马二凭挑眉道：“我正想借着这场干戈大搜金鼎峡，设法救出那位比真秦盼盼的气质不知要高上多少倍的假秦盼盼姑娘，师姊会不会嫌责我这种行为为太以强横霸道？”

玉清师太摇头道：“无所谓强横霸道，常言说得好：‘遇文王，谈礼义，逢桀纣，动干戈！’金冷月的金鼎峡外，堆了不少武林人物的枯骨，她分明属于不妨放手歼除的强横霸道之类！”

马二凭摇头道：“小弟目前还不想除她，我要利用金冷月代为啸聚八荒四海的恶煞凶神，才好在金鼎峡的元宵大会之上，多成就一些功德！”

玉清师太目光往马二凭肩后剑柄略一凝注，扬眉笑道：“马师弟既然有

此雄心壮志，打算在元宵之会上大歼群魔，则如今宣扬‘瘦马书生’马二凭复出江湖无妨，却不必让他们知道你身边多了一柄神物利器！”

马二凭道：“师姊说得极是，此去金鼎峡，小弟尽量使剑不出鞘就是！”

玉清师太笑道：“好，动议既定，我们再入殿细搜一搜，便去金鼎峡吧！”

马二凭诧道：“师姊，‘鸳鸯霹雳双剑’之中，红色的‘赤阳剑’被人盗去，紫色的‘紫星剑’则在我肩后，你却还要搜些什么？”

玉清大师笑道：“马师弟，你还记不记得我向冉西明陈述殿中宝物已被‘修罗夫人’郝柔心暨另一不知名之人盗走时，冉西明向我所问之语？”

马二凭道：“当时小弟虽尚隐身殿中，却听得清楚，冉西明问师姊被郝柔心等取走的，是图？是剑？”

玉清大师道：“由此一语，可见殿中所藏除峨嵋炼魔至宝‘鸳鸯霹雳双剑’之外，定必还有一份藏宝地图，或拳经剑谱等武林秘籍之属？”

马二凭问道：“师姊是想再入殿中搜搜这份不知名的宝图？……”

玉清师太正色道：“我们既已至此，为何不仔细看一看呢？我倒不是贪心，只觉得无论宝图是财富秘窖，或威力神妙、极有价值的剑谱拳经，若令其落在凶邪人物手中，总不太妙！”

马二凭既听玉清师太如此说法，自然含笑点头，两人遂再入大殿，对所谓“宝图”加以搜索。

他们因双剑已现，专心搜寻宝图，而宝图又是比剑更易隐藏之物，故而搜得极细！

终于，虽未搜出宝图，却在藏放“紫星剑”的琵琶腹内，发现了十六个字儿，写的是：“金中有银，银中有金，风砂万劫，得之者星！”

马二凭失声叫道：“莫非这十六个字儿就是藏宝图么？怎么有‘风砂万劫’之语……”

玉清师太接口笑道：“此事显然与马师弟曾蒙‘利欲熏心’之毁的‘风砂藏宝’有关，你难道未体会出这‘金中有银、银中有金’二语，与你那卷黄砂中一片银砂、银砂中三个红点的羊皮地图，以及从‘乌心商鼎’鼎腹上所记下的：‘斜阳中，积石下，西风卷，现银砂’的字样颇有关系？”

马二凭想了一想，不由连连点头！

玉清师太又道：“何况结语‘得之者星’，又与你‘孤星俊客’的身份相合，可见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群邪再怎扰攘覬觐，也多半徒劳无功的了！”

马二凭突然肃立，正色说道：“师姊请作个见证，小弟早有誓言，若得财富，悉数用之江湖，赈灾济难，散益万民！若是得了什么剑谱拳经，必公诸正派同好，或培植有才华、够气质、宅心仁厚的绝代奇葩，后起之秀！总而言之，马二凭绝无半点私心和贪得妄念！”

玉清师太一笑，合掌念声佛号，师姊弟二人又往金鼎峡中赶去。

金鼎峡，似乎和以前有点不同。

以前，在峡口外设有金钟巨鼎等等，如今却一切取消，只有几名壮汉站在峡口担任警戒，并负责迎宾，而对意欲进峡的武林人物也相当客气，不像先前那种飞扬跋扈的骄横气焰！

一位身着簇新青衫、风神英挺无匹的潇洒书生，手中持着一柄带鞘宝剑，从峰脚转出。

这是恢复了本来面目，并特别换了一件新衣的“瘦马书生”马二凭……

除胯下少了一匹瘦驴……其实就是那匹通灵的瘦马……以外，马二凭几乎已完全恢复了他在冀北塞上、风靡无数武林红粉的绝世风神！

金鼎峡口的警卫壮汉，虽然对他陌生，但一见如此人品，也便丝毫不敢怠慢，由一名头目抱拳相迎，陪笑问道：“尊驾是……”

马二凭这一路来都在蓄意找事，宣扬自己之复出江湖，遂不等那头目发问，便自扬眉说道：“我是‘瘦马书生’马二凭，来自大漠，要见你家秦前峡主以及如今的金峡主。”

真所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马二凭才一通名，那头目已扯动峡口暗处的一条铁索，并对一个位置隐秘的传声筒内低低说了几句。

立时，峡内传来了三声钟响！

那头目闻得钟声，又复一抱双拳，向马二凭恭敬禀道：“钟声三响，表示马大侠被视为本峡贵宾，已由秦峡主亲驾‘七杀香车’前来迎接。”

马二凭暗自冷笑，心想自己上次以“冯多心”的身份来时，便无这等场面，可见不仅世态炎凉，连武林中也一样势利！

他一面心中感慨，一面目注那名头目，微带诧意问道：“秦峡主‘七杀凶魂’秦盼盼不是你们的前峡主么？难道金冷月又……”

话犹未了，峡内已闻“辘辘”车声，并有个女子的语音接口笑道：“不分前后，这金鼎峡共有两位峡主，是由秦盼盼和我金冷月妹妹共同执掌！”

人随声到，一辆由两匹骏马拖曳、华丽夺目的七宝车身、镌着七个破坏情调的墨黑“杀”字的香车，从峡内驶出，一个全身黑衣、连脸上也垂有黑纱的婀娜女子，侧坐车上，向马二凭含笑伸手，虚左以待。

马二凭目力何等锐利，虽然隔着一层黑黑的面纱，已然看出前后所见的两位秦盼盼面貌极为相似，只是在风韵上一个隐含幽怨，一个流露风骚，必须细看起来，才略有差别。

“瘦马书生”一向风流潇洒，马二凭既见秦盼盼伸手肃客，遂毫不迟疑地飘身纵上那“七杀香车”，与秦盼盼并肩而坐。

秦盼盼从垂面黑纱之内飘过来一瞥眼波，笑声问道：“马大侠之突然光降金鼎峡，是不是受了令友冯多心的通知？……”

马二凭颌首道：“正是……”

“正是”二字才一出唇，秦盼盼便娇笑连声，接口问道：“马大侠适才曾说由大漠赶来，相距这远，几日光阴，怎能如此快捷便获得冯大侠的讯息？……”

这一问相当犀利，但也证明了前后两位秦盼盼委实不是一人，后面这位——也就是如今正坐在马二凭身边的秦盼盼，显然并未对甚冯多心与马二凭有某种程度的相似而心中起疑！

换句话说，就是如今这位秦盼盼定必没有见过冯多心，她便绝不是曾在翠眉峰顶与马二凭互作娓娓深谈的黑衣美女。

马二凭成竹在胸，闻得秦盼盼这犀利的问话后，毫不迟疑地应声答道：“秦姑娘知不知道马某为何蒙江湖友好赠号为‘瘦马书生’？”

秦盼盼也立即点头笑道：“一来是马大侠风流潇洒，一向儒衫飘逸，文武双全！二来由于马大侠有一匹足程可千里见日，但体型甚小的‘瘦龙宝马’！”

马二凭看她一眼道：“秦姑娘对于我马二凭居然知之甚详！”秦盼盼“吃”笑道：“马大侠赫赫威名，传震遐迩，这就叫‘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

何人不识君，嘛。”

她眉梢眼角流送情思，分明在卖弄风骚，有意勾引，马二凭并未表示厌恶，仍自与她并肩同坐，由秦盼盼执缰驭马，缓缓而行，仿佛是在领略秦盼盼随风送来的撩人香气。

这不是马二凭动了绮念，这是谋略！

马二凭与玉清师太来到商山，业已约定，一个明拜秦盼盼、金冷月，一个暗入金鼎峡，从明暗双方下手，探听那位第一秦盼盼——假秦盼盼如今命运如何？囚禁何处？才好设法营救。马二凭与玉清师太也知峡内群凶并非易与，毫不加以轻视，互相研究得出，在秦盼盼或金冷月，最好是两人一齐出峡迎接马二凭时，便是玉清师太可以不动声色，潜入金鼎峡的最好机会。故而，马二凭虚予委蛇，逗弄得秦盼盼卖弄风骚，全神贯注自己，不再注意到其他情况。

秦盼盼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二语一完，马二凭便接口笑道：“秦姑娘既知我那匹‘瘦龙儿’有千里见日的脚力，便应该知我从大漠赶来，并非难事！至于传讯方面，我与冯多心兄更有特殊默契，我们可以借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甚至于天上星月，最迅捷地把紧要事件通知对方。”

这是吹牛，这是故意令秦盼盼莫名其妙，陷入迷惑！

秦盼盼果然微一蹙眉寻思，似乎茫无所得，目光凝注马二凭道：“马大侠，你那脚程飞快，可以千里见日的小种名驹‘瘦龙儿’呢？”

马二凭道：“那头畜牲的脾气比我倔强，我还可以勉强适应环境，随遇而安，它却渴不饮盗泉之水，饥不嚼嗟来之食，宁可在山林间随意休憩，绝不肯进入它看不顺眼的肮脏腥膻、充满敌意的所在！”

口气改变，马二凭开始骂人。

这是由于他在特别约定的方位上，看见了特定讯号——玄拂飞花，知道师姊玉清师太业已不动声色地进入了金鼎峡内。

秦盼盼听得一怔，苦笑说道：“马大侠竟认为我这金鼎峡内肮脏腥膻，并对你充满敌意？”

马二凭双眉一挑，冷冷答道：“金鼎峡口曾造就多少骷髅，岂不肮脏？星心马肉，岂不腥膻？尤其是‘马肉’二字，对我马二凭和我那外形像驴，其实是马的‘瘦龙儿’，岂不充满敌意？”

秦盼盼哦了一声，嫣然笑道：“‘马肉’真有，‘星心’则只是陪衬，但要吃肉之人，却不是我秦盼盼呢！”

马二凭趁机套话，立即问道：“不是秦姑娘是谁？难道竟是这金鼎峡中另一位峡主金冷月么？”

秦盼盼摇头道：“也不是我金二妹，她对马大侠的奕世风神可能倾倒，但却绝不会对甚‘陈年马肉’感兴趣！”

马二凭追问道：“谁有兴趣？”

秦盼盼笑道：“是……”

这位“七杀凶魂”居然十分机警，本来似要直说，但是目光微转，却在吐出一个“是”字之后，立即改口笑道：“……是我的另一位姊妹，她以前多半独自幽居，极少在江湖走动，姓名便说将出来，马大侠也不会知晓……”

马二凭道：“这位姑娘既对‘陈年马肉’极感兴趣，我便想请问芳名。”

秦盼盼笑道：“告诉马大侠也无妨，她叫秦黛黛……”

马二凭听得一怔道：“秦黛黛？莫……莫非与秦姑娘是……”

秦盼盼接道：“马大侠猜得对了，秦黛黛不是外人，是我孪生胞妹。”

马二凭脑中灵光一闪，突然明白了先后两位秦盼盼何以如此相像的原因，再把两人的神韵气质暗一比较，不禁更生“龙生九子，品种不同”之叹！

这时，他发现“七杀香车”所走的路径，与上次自己入峡后所走的不同，遂愕然问道：“秦姑娘不是把我迎往演武场么？”

秦盼盼又飞过一瞥骚媚的眼波，向马二凭吃吃娇笑说道：“我和我金冷月妹子均把马大侠当作上客嘉宾，当然把你迎向款待之处，何必去甚演武场呢？”

马二凭宛如木石之人，毫不接受她的言外情意，反而冷冷说道：“恐怕秦姑娘还是把我马二凭迎往演武场比较来得适当！”

秦盼盼哦了一声问道：“马大侠何出此言？你究竟是何来意？是想扫灭金鼎峡？还是歼除我秦盼盼……”

马二凭道：“据闻秦姑娘已与冯多心兄暨‘烟雨庵主’等订下元宵之约，则有关江湖恩怨，不妨到时就断，马二凭今日之来，只想见人，我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秦盼盼笑道：“马大侠究竟要想见谁？以及说什么话？不妨讲坦白一点！”

马二凭故意装出一副盛怒难禁之状，高挑双眉，朗声说道：“第一个要见之人，便是令妹秦黛黛姑娘，我要问她，那块‘陈年马肉’何来？倘若真对马二凭青眼相垂，我便再送她几块‘新鲜马肉’，又复有何不可？”秦盼盼笑道：“对不起，恐怕马大侠的第一个意愿便无法实现……”

马二凭有心套话，佯作震惊地双眉一蹙，接口问道：“秦姑娘此语何意？难道令妹秦黛黛姑娘业已香消玉殒……”

秦盼盼摇头道：“那倒不是，是我黛黛妹子有事远行，离开了金鼎峡，约莫要到岁末年终才回得来呢！”

马二凭套问出秦黛黛未曾遇害，心中顿觉微宽，又伸出两根手指，扬眉说道：“第二个要见之人，便是这金鼎峡的另一位峡主金冷月……”

秦盼盼插口问道：“马大侠与我金二妹结过梁子？”

马二凭摇了摇头，秦盼盼便自作聪明，嫣然一笑又道：“我明白了，马大侠是仰慕金二妹的绝世姿色……？”

马二凭嘴角微撇道：“马某生性浪荡，饱尝脂粉味，惯识绮罗香，‘姿色’两字，不可能对我构成多大诱惑！”

秦盼盼奇道：“一不为仇，二不为色，马大侠又非意图夺人基业、掠人财宝之辈，你却不远千里来寻我金冷月二妹则甚？”马二凭道：“请她改名。”

“改名？……”

秦盼盼好不诧异地叫了一声，目注马二凭，皱眉问道：“请她改什么名？马大侠又不知晓我金二妹那轻易不肯告人的旖旎外号……”

马二凭听得“旖旎”二字，便知必然沾有极大淫邪，立即微剔双眉，向秦盼盼说道：“秦姑娘既身在江湖，总该听说过孤星、冷月、寒霜三者？”

秦盼盼颌首答道：“当然知道，‘孤星俊客’的‘孤星不孤’，‘冷月仙娃’的‘冷月不冷’，和‘寒霜公主’的‘寒霜不灭’，被称为足以震撼当世武林的三大绝学！”说至此处，她语音略略一顿，好似想起甚事，又对马二凭问道：“马大侠，令友冯多心功力极高，并曾在金鼎峡中以上乘玄功毁了我一只‘乌心商鼎’，熔金为汁，尽化飞星，我和金二妹有点怀疑他就

是踪迹神秘、宛若游龙的‘孤星俊客’？”

马二凭一阵轩眉大笑，目光略扬四周，连连点头道：“对了，秦姑娘等猜得不错，孤星不孤，名满江湖，冯多心兄比我马二凭高明多多，委实是位神龙俊客。”

秦盼盼呀了一声道：“可惜，可惜，‘孤星俊客’居然光降金鼎峡中，我金二妹却又失之交臂！……”

马二凭听出她的语病，鼻中轻轻一哼，侧顾秦盼盼道：“秦姑娘怎么单单责怪金姑娘未能识人，你自己呢？……”

秦盼盼因脸上垂有面纱，令人看不出神色有何变化，但却岔开话头笑道：“其实也不能算是错过，我金二妹仙姿绝代，有莫大魔力，相信不论那位‘孤星俊客’再怎样傲岸自高，也会在二三日内，宛如前度刘郎般，再来金鼎峡呢！”

马二凭轻声一笑，嘴角略披，以一种轻蔑不屑的神色说道：“什么莫大魔力？就凭那——七条小小的苗疆恶蛊‘桂花蚕’么？”秦盼盼闻言一震，失声说道：“是马大侠，抑或冯大侠，能制苗疆金蚕？……”

马二凭笑道：“江湖游侠，四海为家，谁不曾上过剑树刀山，下过龙潭虎穴，或是经历过凶险绝伦的三灾五劫？区区七条‘桂花蚕’，慢说冯多心兄那等人物，便是我马二凭也弹指能诛，毫无怯惧！”

秦盼盼似乎咬了咬牙，低声自语道：“怪不得……”

马二凭词锋犀利，不肯放过对方，丝毫不漏洞地接口问道：“秦姑娘，你这‘怪不得’之意……”

秦盼盼闪躲不开，只得苦笑答道：“怪不得我金二妹一名贴身心爱使女无缘无故地突告呕血惨死，原来竟是元神被歼……”

她觉得不好意思再说下去，遂转过话头笑道：“马大侠，我们言归正传好么？你还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我金冷月二妹改名？”

马二凭朗声道：“因为‘冷月仙娃’是我好友，我便想请金姑娘改掉‘冷月’之名！”

秦盼盼咦了一声道：“江上清风，山间明月，耳得为声，目遇成色，可谓高雅共适！又道是‘风月无今古，林泉孰主宾’？为什么‘冷月仙娃’竟如此霸道，要独占‘冷月’二字？”

马二凭冷笑道：“秦姑娘请注意你所说的‘高雅共适’一语，冷月孤星，雅者共适，当然可以，可惜金鼎峡并非高雅之地，金姑娘更非高雅之人，‘冷月仙娃’虽未主动表示，我马二凭却已为了好友清誉不容玷污，特地独闯龙潭，批鳞失礼，要请金姑娘委屈的了。”

这番话儿，说得太直太重，等于是当面骂人，点燃了导火索儿！

秦盼盼默默不语，凝望马二凭有顷，居然强压下一口怒气，媚态十足地“格格”笑道：“马大侠，你……你好高傲的性格，好大的脸儿，但却有点过份瞧不起秦盼盼、金冷月，和这颇曾经我姊妹苦心营建、意欲在此开府、与举世豪雄一较长短的金鼎峡了！”

马二凭道：“一般武林人物或许对金鼎峡视若森罗地府，但马二凭却意气如云，肝肠似铁，常言道：‘不是猛龙不过江’……”

秦盼盼突然消散了眉间隐压的那点怒意，手指前方，娇笑说道：“好，‘龙凤轩’已到，我金冷月二妹正在阶前恭迎，倒看是马大侠这条过江猛龙驾得了她那只不羁彩凤？抑或金冷月那只不羁彩凤驭得了你这条过江猛龙？”

龙凤艳会，必然精彩煞人，我秦盼盼暂作旁观，要看上一场精彩好戏了！”

马二凭自入金鼎峡以来，处处以言词挑衅，故作高傲，便是想引起争斗，绊住秦盼盼、金冷月两名首脑人物，使玉清师太便于在暗中查察真相，设法把秦盼盼称系她同胞妹子的秦黛黛救出险境！

故而如今听得金冷月已在迎客，秦盼盼又愿作旁观，正中心意，遂向秦盼盼手指之处，注目看去。

左前方两三丈外、花木扶疏的一片潭水之侧，建有一座两层楼的精雅竹轩，金冷月一身绿衣，恰与四外翠竹辉映，正侧立阶前，含笑伫候。

这地方像是文人雅士款待知己密友的诗酒谈心之处，哪里像是武林争斗之场？由此表现，以及秦盼盼一闻自己名号立即驾车相迎的举措看来，这两个魔女对于“瘦马书生”确似未含敌意……

眼看潭水前横，路径已仄，马二凭便向秦盼盼含笑说道：“秦姑娘，地头已到，金姑娘也在轩前迎客，我们该下车了！”

秦盼盼失声笑道：“马大侠文武兼质，果然比一般江湖武夫多了令人倾倒的书卷之气！虽然侠肠傲骨，满怀敌意而来，仍能保持一份应有的礼貌！……”

她驾车之术相当精湛，马儿又经过训练，手中丝缰略带，“七杀香车”的四轮立停，人也轻轻飘落潭边一座九曲朱桥之上。

金冷月绿衣微闪，从丈许外一掠而至，向秦盼盼诧声问道：“秦姊姊，你说什么？马大侠对我们满怀敌意？……”

秦盼盼微笑道：“可能要把我暂时除外，‘瘦马书生’隐迹已久，这次重出江湖，光降金鼎峡，居然是为你而来！”

金冷月把两道充满娇媚妖艳而微带碧芒的目光一注马二凭，似乎立被他那翩翩奕世、俊美英挺的风神吸引得一瞬不瞬！

幸亏马二凭风流蕴藉，在脂粉群中打过滚儿，见惯阵仗，才能泰然置之，否则真会被金冷月这等出神凝视看得面红耳赤！

凝望有顷，金冷月方收回目光，侧顾秦盼盼，意似不信地问道：“秦姊姊，你不是在说笑话吧？他……他……他真是为我而来？”

马二凭虽然意存挑衅，仍然不失礼貌，向金冷月抱拳说道：“正是，马二凭今日之来，可能有对金姑娘相当得罪之处！”

金冷月又向马二凭狠狠盯了两眼，突然扬眉娇笑问道：“马大侠，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吧？”

马二凭自然不能说出自己是冯多心化身之事，遂点头道：“尚属初会……”

四字方出，金冷月便接口笑道：“那我们定是前生有缘，否则怎会有一见如故，似曾相识之感？”

马二凭虽然倜傥，却也被金冷月这种毫不含蓄的大胆之言，弄得好不发窘！

金冷月幽幽一叹，飘送一瞥眼波，转面向秦盼盼摇头说道：“其人如玉，其胆如天，听说还其技如神！秦姊姊，金冷月生平仅见如此人物，慢说他对我只是失礼得罪，就是要我一颗心儿，我都肯亲手挖出送给他的了！”

好，才一见面，便是比任何武林绝招都要厉害百倍、甜言蜜语的柔情攻势！

秦盼盼笑道：“二妹表错情了，马大侠大概既不会要你的心，也不会要

你的命，只会要你的名……”

金冷月一怔道：“要我的名？……”

秦盼盼点头道：“我既没有说错，你也没有听错，正是要你这‘冷月’二字之名……”

金冷月愕然皱眉，正欲发问，秦盼盼又向马二凭伸手笑道：“临风对立，殊非待客之道，不论有甚话儿，都可慢慢叙谈，马大侠请入‘龙凤轩’吧！”

马二凭目的便在绊住秦、金二人，把时间拖得越长越好，闻言之下，便毫不犹豫地轩中大步走进。

他觉得除了轩门所雕的一龙一凤，和“龙凤轩”之名略显俗气以外，轩中一切陈设竟均恰到好处，可称明窗净几，高雅出尘，足见秦盼盼或金冷月，虽是凶邪一流，胸中着实颇有丘壑！

尤其有件摆设特别引他注目——那是一瓶花。

花，不足奇，只是几枝黄菊，几朵玫瑰，和一两枝剑兰，但色泽选择得调和已极，或长或短，高低无差，加上几片不知名的巨叶作为陪衬，便构成一种极为赏心悦目的美丽画面！

马二凭注目之故，不是迷于画面美，而是惊于画面熟！

他绝对在另外一处地方看见过这么样一瓶花，但偏偏灵明忽蔽，想不出确实地点！

这时，金冷月业已揖客就座，非常凑巧，她就把马二凭让座几侧，可以对那瓶花一亲芳泽，尽情欣赏！

马二凭称谢落座，目光仍未离开那瓶花儿，脑中也自不断思忖，何以似曾相识之故？

蓦然间，金冷月银铃似的语声打断他的思路，金冷月仍是带着娇笑问道：“马大侠，我是急性人，忍不住要向你请教，你为何要我的名？不许我叫金冷月呢？”

马二凭暂时从那瓶构图美妙的插花之上收回目光，移注金冷月道：“金姑娘，以‘孤星不孤’、‘冷月不冷’、‘寒霜不灭’三绝招威震江湖的‘孤星、冷月、寒霜’中的‘冷月仙娃’是我好友，我遂想唐突金姑娘，请你莫用‘冷月’二字，改个别的芳名！”

金冷月讶声道：“为什么呢？她叫她的‘冷月仙娃’，我叫我的‘金冷月’，这有什么关系？常言道：‘风月无今古，林泉孰主宾？’难道连姓名都……”

马二凭的剑眉方挑，秦盼盼却已在一旁接口，向金冷月含笑道：“金二妹，这道理可以由我来代为解答，在马大侠的眼内，金鼎峡并非善地，金冷月不是正人，他遂不许你用‘冷月’二字玷污了他知心好友‘冷月仙娃’的侠名清誉！”

这番话儿说得直率异常，毫不委婉，尤其其中的“不许”“玷污”等字样，更是充满挑拨的意味！

在马二凭上次来此的印象之中，似觉金冷月阴损凶狠无比，遂把两道眼神紧紧盯在她脸上，看她是怎样发难！

谁知金冷月居然毫不动怒，只向马二凭嫣然一笑，并点头说道：“马大侠，你说对了，金鼎峡确非善地，金冷月也不是正人，故而，我愿意敬遵台命，不用‘冷月’之名，但却有一个小小的条件，马大侠可容许我说出来么？”

常言道：“有手难打笑脸人。”逼人改名，乃是极大的侮辱，金冷月竟

毫不计较，仍然笑脸相向，却教马二凭如何能够再说甚过份之语，或再做甚过份之事？……

他只得点头说道：“金姑娘有甚条件，尽管提出，你便要用十斛明珠换你一名，马二凭也尽量办到！”

金冷月娇笑道：“我不要十斛明珠、千两黄金的以宝换名，我只要以名换名！”

马二凭不解道：“什么叫‘以名换名’？”

金冷月向马二凭飘过一瞥媚荡的眼波，双露梨涡，嫣然笑道：“人生在世，不能无名，马大侠既不许我用‘冷月’二字，你就该替我起个别的名儿，这是在情理之中，不过份吧？”

这是一记绝招，还击得着实颇出马二凭的意料之外，使他剑眉微蹙！

金冷月笑道：“马大侠艺兼文武，学究天人，如此踌躇则甚？莫非区区一个名儿竟会难倒你么？”

马二凭道：“起个名儿倒是不难，难在身份不配！因为江湖外号人人可以奉赠，而姓名则多出父母之赐，或最最亲近的戚友……”

一语未毕，金冷月便媚眼如丝，神情骚荡地接口说道：“这事还不容易？我把马大侠看成最最亲近的戚友就是，你……你会不解风情，拒人千里，嫌弃我么？……”

马二凭见意料中的脂粉攻击已由这金冷月对自己展开，遂把脸色一沉道：“我们敌友未明，金姑娘请放庄重一些！……”金冷月碰了一个钉子，但却丝毫不以为意，目光斜睨马二凭道：“马大侠别发脾气好么？你身在客位，对待女主人总该有点礼貌，你既不准我叫金冷月，我便改个姓名，由你核定好么？”马二凭明知对方不会这样轻易便肯就范，但金冷月既已如此说法，也不得不注目问道：“金姑娘打算以什么芳名代替我要你改掉的‘冷月’二字？”

金冷月笑道：“我想改名‘一凭’……”

马二凭皱眉道：“一凭？这两个字儿之意是……”金冷月不等对方发问，便含笑抢先说道：“我先请教马大侠，你这‘二凭’之意又是什么？”

马二凭两道入鬓长眉高高一挑，目闪神光，朗声说道：“马某闯荡江湖，游侠四海，所凭有二，一是师门艺业，二是满腔正气！”

金冷月点头道：“好，我这‘一凭’二字之意，就是凭你马大侠的一句话儿，便连名带姓，一齐更改！倘若来人不是你这风神绝世、动人爱慕的‘瘦马书生’，金冷月对被迫改名之举会视为莫大侮辱，必与你一死相拼，总有一人会伏尸当场，血流五步！”

马二凭对金冷月改名“一凭”之事委实不太满意，但又不便逼人太甚，叫她重换别的名儿……

就在他蹙眉沉吟之际，金冷月又娇笑连声，目注马二凭道：“马大侠核定批准了么？你是光明侠士，正直英雄，总不至于霸道得只许你叫‘二凭’，而不许我擅用‘一凭’二字吧？”马二凭道：“金姑娘只要不用‘冷月’二字，别的芳名悉听尊便，用不着由我核准……”

金冷月道：“马大侠不要忘了我是打算连名带姓一齐更改，名儿可以自拟，姓氏却是非你批准不可！”

马二凭一怔道：“金姑娘还要改姓？你要改姓什么？”

第四章 只可风流莫下流

金冷月嫣然笑道：“要你批准，自然是改姓马了……”马二凭体会出这改姓为“马”之中又含有风流挑逗的意味，不禁双眉一剔，似欲发怒！

但他眉头才剔，突又皱结一处，目光凝注几上那瓶插花，神情颇有异状！

秦盼盼本是坐在一旁静看金冷月向马二凭挑逗，如今却笑吟吟地问道：

“马大侠，这瓶花儿插得好么？”

马二凭一双俊目中喷射怒火，向秦盼盼恨声说道：“秦盼盼，‘地狱三魂’虽属邪派人物，但在当世武林中威名也不算小，你们怎么不敢与马某以真章相见，明面交锋，一较彼此艺业，却玩弄这些为人不齿的下流伎俩则甚？”

秦盼盼失笑道：“马大侠上当了么？但你未必准能知道我姊妹在这瓶花儿之中弄的是什么花样？”

马二凭默然不语，似是在运气行功，察看体内情况！……片刻之后，喟然一叹道：“无色、无形、无臭，却具有绝大毒力，这不是寻常的东西，可能又是冯多心兄曾中过算计的苗疆恶蛊！”

金冷月异常得意，眉飞色舞，手指马二凭“格格”娇笑道：“你在对我秦妹妹吹牛，说是弹指可制‘桂花蚕蛊’，我就不太服气！如今，你必是觉得这瓶花儿眼熟，多看几眼，并坐在几旁注目细看，以致着了道儿，怎不大展神通，制制蛊儿……”

话方至此，马二凭插口问道：“我想不明白，你们怎会知晓我对这瓶花儿眼熟，甘愿自行接近？”

秦盼盼笑道：“马大侠，你要明白此事，便须先忆及一位故人……”

马二凭皱眉道：“马某浪迹江湖，交游无数，但不知秦姑娘所指的‘故人’是哪一位？”

秦盼盼笑而不答，忽然展眉吟道：“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昔年一觉天津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这是杜司勋的名诗，极称风流蕴藉，脍炙人口，秦盼盼不过把第三句中的“十年”改为“昔年”，“扬州”改为“天津”而已。

但马二凭听了这仅仅被改了三个字儿的小杜绝句之后，居然立即面现惊色！

秦盼盼笑道：“马大侠宝剑名驹，知交无数，衣香鬓影，到处留情，你听了我所吟的这首小诗，会从脑海中激起一点小小涟漪么？”

马二凭颌首道：“记不准是三年多，或四年多前，马某偶过天津杨柳青，闻得有位风尘名妓‘小嫦娥’，不单容貌绝美，倾国倾城，并一搦楚腰，身轻如燕，能作掌中之舞，遂以隋珠为寿，趋谒妆台……”

金冷月“噗哧”一笑道：“伸出拿云手，要折章台柳，马大侠着实风流得紧……”

马二凭苦笑道：“马某游戏风尘，拟有七字守则，就是‘只可风流莫下流’，故而趋访‘小嫦娥’之举，只有领略天姿之意，并无章台折柳之心……”

话方至此，突然远远传来一声“轰隆”巨响，并起了嘈杂的人声！

秦盼盼脸色微变，两道锐厉的目光透过面纱凝注马二凭道：“马大侠是不是不止一人来此？”

马二凭知道可能玉清师太已有举动，遂摇了摇头答道：“冯多心兄蛊毒

虽祛，元气大伤，不曾与我同来，马二凭是孤剑只身，单人拜会！”

金冷月向秦盼盼一轩双眉，嘴角微撇，冷然说道：“当世中如马大侠、冯多心这等人物能有几位？纵有小变，儿郎们足能应付，我们不必为此扫兴，还是索性与外厢隔绝，静听马大侠叙述他的青楼艳遇吧！”

一面说话，一面略一挥手，龙凤轩四外便“格格”连声，从地下升起厚厚的铁板，并渐向当空合拢！

转瞬之间，这龙凤轩已变成一座铁牢密室，只留下一些透光透气的小小孔穴。

这一来，秦盼盼、金冷月与马二凭等双方，均各自喜悦！

秦盼盼等喜的是马二凭既中蛊毒，真气难提，内力难聚，又被困在这铁牢密室之内，必然插翅难逃，只消再略用淫邪药物，定使他“不愿下流也下流”，向自己姊妹裙下称臣，共效于飞之乐！

马二凭喜的是什么呢？只有他自己知道……

铁板一合，秦盼盼也伸手摘去面纱，果然与马二凭上次所见者酷为相似，只是右耳边多了一道刀痕，她遂把鬓脚梳斜，略加遮盖。

她一面执起一只青花瓷窑茶壶，替马二凭面前的杯中斟满香茗，一面娇笑道：“此间只可谈风月，且说当年杨柳青……”

马二凭好似回想往事，微感怅惘地苦笑一声，缓缓说道：“我如今完全想起来了，杨柳青‘小嫦娥’书寓中的妆台之上也有一瓶花，花朵色泽，以及枝叶搭配，长短高下，都与这瓶花儿插得完全一样……”

秦盼盼哦了一声，目光斜睨马二凭，嘴角边浮现笑意，问道：“那瓶花儿是否也像几上这瓶花儿一样，只是有色无香？”

马二凭点头道：“花儿若有异香，容易引起人的警觉，要像这样无色无香，才够厉害！”

金冷月失笑道：“听马大侠之语，似乎是位过来人，莫非你在天津杨柳青‘小嫦娥’的书寓之中经历了甚风流小劫？……”

换在平时，马二凭怎耐烦与秦盼盼、金冷月这等淫娃荡妇多作周旋？但如今却为了尽量给玉清师太以行动上的便利，才尽力设法把金鼎峡的两位主角拖住在密室之中，俾对玉清师太救人之举减少压力！

故而他问答之下，以一种回忆往事的神情，剑眉微蹙，缓缓答道：“当时，这瓶花儿也是置放在座旁几上，马某独自擎杯，‘小嫦娥’则不施脂粉，淡扫娥眉，坐在一具蒲团上为我弹琴侑酒。”

秦盼盼笑道：“有琴有酒有花，还有位艳冶绝顶的‘小嫦娥’，马大侠真是风光透顶……”

马二凭哂笑道：“马某定力素坚，慢说佳人在座，就是裸女人怀，也不会灵明被惑，动甚绮念！……”

秦盼盼突然向马二凭举杯笑道：“马大侠，我借茶代酒，敬你一杯，凡属暗室搂裸女，荒野抬黄金，而能淡然无动于中者，不是白痴，便是圣贤，而马大侠显然是属于后者啦。”

几句奉承之语，居然冲淡了马二凭的防范之情，端起秦盼盼适才替他斟满的那杯香茗，来了个一倾而尽！

秦盼盼与金冷月方交换了一瞥会意的诡笑，马二凭却放下那只空茶杯，废然叹道：“但马某往日的奇坚定力，在‘小嫦娥’姑娘的书寓之内却突告丧失无余，第一曲‘天仙引’弹罢，听到第二曲‘凤求凰’时，我已坐立不

安，元阳大亢，满脸血红，几乎成了一般章台嫖客的急色儿模样！……”

金冷月目中碧芒微闪，冶荡得似要滴下水来，向马二凭娇声问道：“马大侠，那位‘小嫦娥’是怎样表示的呢？她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布施过无边风月的过来人了，难道还看不出你五内如焚，急于凤倒鸾颠，唱出风流好戏？”

她边自问话，边自也伸出纤纤玉手，又替马二凭斟了一杯茶儿。

此情此景，绝似马二凭一箭双雕，在享受齐人的闺房之乐，哪里像是正邪对立，剑拔弩张，暗藏有什么江湖锋镝？

马二凭好像既领了秦盼盼的情儿，便不欲冷淡金冷月似的，不等她殷勤相劝，便主动擎杯，又饮下杯内香茗。

金冷月眉尖双挑，颇为得意，流送跟波，媚笑说道：“杨柳青旧事如何，必然风流精彩，好听煞人，马大侠请说下去！”

马二凭似觉嘴唇有点干燥，微伸舌尖，舐了一舐，蹙眉苦笑道：“‘小嫦娥’姑娘是位风流教主，自然善解人意，一见我脸红脖子粗的那副丑相，便不再弹琴，嫣然一笑，入室更衣。”

秦盼盼嗯了一声，银牙微咬下唇，神情绝媚，说道：“风光是越来越旖旎了，下面……”

马二凭出人意外地接口摇头说道：“下面便不旖旎了，我来了一招‘紫燕穿帘’，再转化‘鱼鹰入水’……”

秦盼盼与金冷月听得一同瞪大了四只妙目，由金冷月失声问道：“马大侠太过份了，这种事儿只消软玉投怀，温香入抱，香囊暗解，罗带轻分，便已足可销魂！哪里还用得着大展轻功，使出武功招术？”

马二凭道：“我因血脉欲债，知道‘小嫦娥’再一更衣相见，则魔力更大，干柴烈火，必将清白成灰，遂趁着她刚刚进入内室之际，一式‘紫燕穿帘’，纵出那充满旖旎风光的温香小室，再转化‘鱼鹰入水’，飞入‘小嫦娥’书寓墙外一条冰寒彻骨的河水之内！”

秦盼盼与金冷月方在双双摇头，马二凭又满脸苦笑，继续说道：“被那冰寒的河水一冲一浸，我体内的欲火居然仍未能完全熄灭，可怜我强以真灵克制邪念，把牙关都咬得流血，熬到次日天明，才算是勉强度过难关，但人已烧脱了形，一连三天，都全身不觉自在！”

这时，密室中突然“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响起了三度铃声！

金冷月神色微惊，向秦盼盼看了一眼，秦盼盼却摇头笑道：“天大的事儿也不理它，金鼎峡与杨柳青不同，马大侠如今是在四面铁壁的密室之中，我要看看马大侠是否仍能施展什么‘紫燕穿帘’、‘鱼鹰入水’的身法？”

马二凭不加理会，自行去斟了一杯香茗饮下，苦笑道：“当日邪念之来，定力之失，是我三四年来百思莫解的最大疑问！如今看到第二瓶同形同色同类的花儿，方告内心恍然，真要谢谢秦姑娘和金姑娘了！”

说完，还向秦盼盼、金冷月拱了拱手，当真表示感谢之意！

秦盼盼从心内升起一丝疑诧之意，目注马二凭，扬眉问道：“马大侠，你当真明白了么？你会知道‘小嫦娥’姑娘在那瓶插花之中对你施展了什么手段？”

马二凭笑了一笑，微微摇头，向秦盼盼晒然说道：“我已经说过，马某生平行事，一凭本身艺业，二凭满腔正气，对于淫邪的手段完全外行，我只

知道‘小嫦娥’书寓的那瓶插花中必有强烈的媚药，至于究竟是什么药物，我就知道了。”

秦盼盼笑道：“既然如此，历史业已重演，瓶花儿业已重睹，只不过马大侠是身在铜墙铁壁之中，无法再像当年天津杨柳青那样，来个不懂得怜香惜玉，大展轻功，越窗而遁！你……你要不要我告诉你瓶花之中藏的是什么九合奇香，销魂媚药？”

马二凭冷笑道：“秦姑娘不要再骗我了，你们虽然仿用‘小嫦娥’当年制我之策，但方式已有变更，瓶花中没有媚药，只有苗疆无形蛊毒，先使我中蛊后，内力难聚，真气难提，不得不听由摆布！”

金冷月笑道：“马大侠包涵一些，你名气太大，‘瘦马书生’的侠誉太高，正式动手，我们姊妹没有绝对把握，而对你又景慕殊深，才不得不采用这变通的办法！”

马二凭目光如火，但似因身中蛊毒之故，精光并不强烈，盯在秦盼盼的脸上，沉声问道：“秦姑娘，我体内除了中蛊之外，尚有其他异状，莫非你在第一次替我斟茶之际，又玩了什么花样？”

秦盼盼衡量局面，觉得承认无妨，遂微颌螭首，娇笑答道：“我指甲之中预先早就藏有‘龙精无形粉’，确实借着献茶，向马大侠的杯中弹了一些！”

马二凭怒道：“此举何意？”

金冷月银牙微咬下唇，神情冶荡异常，在一旁接口媚笑道：“那还用问，自然是为了我们大家好，马大侠文武艺业虽然冠绝武林，但对男女之道却恐不是行家，若不弄点特殊助力使你龙精虎猛，却怎么禁得起三斧伐柯？”

马二凭一晒道：“三斧伐柯？这‘三斧’二字，却……却是作……何解释？……”

秦盼盼失笑道：“绝顶聪明的人物果然也有糊涂懵懂之时，马大侠欲知‘三斧’之意，不妨向几上瓶花再看一眼！”

马二凭闻言，果然向几上那瓶花儿看了一眼，触动灵机，恍然说道：“我明白了，莫非天津杨柳青的那位‘小嫦娥’姑娘也在此处？但……但天下哪会有如此巧事？”

金冷月笑道：“这才叫无巧不成书嘛，上次你大展轻功，穿窗一走，害得我那位‘小嫦娥’妹子嚼烂被角，辜负春宵，今天非给她一些好好的补偿不可！……”

语音未了，密室中起了一连串的密集铃声！

金冷月向秦盼盼皱眉说道：“峡中执事一再报警，必是有甚巨变，秦大姊何不前去……”

秦盼盼摇手道：“天大的事我也不管，因为这位马大侠太以难缠，我不放心由二妹与他单独相对！”

金冷月笑道：“大姊难道竟对我视之无形、嗅之无味的苗疆神蛊失去信心？”

秦盼盼道：“苗疆神蛊是屡经试验之物，自然万无一失，但我心中始终有桩疑问。”

金冷月道：“什么疑问？”

秦盼盼道：“‘龙精无形粉’大概是当世中最强烈的媚药，男人们丝毫入口，立即血脉债张，目射红丝，腹腾烈火，恨不得把所有见到的雌性动物都拿来夹水生吞……”

说至此处，手指马二凭，双眉微蹙，流露出怀疑的神色，又道：“但这位马大侠业已连饮了三杯茶儿，为何不蠢蠢欲动，还是这样文绉绉地坐得住呢？”

金冷月哦了一声，媚笑接口道：“‘瘦马书生’岂是凡流？也许他如今正自强以真灵克制欲火！秦大姊既然心急，我们就点燃火头，逗一逗他，叫他开开眼界，饱点眼福，先看看大姊和我假凤虚凰的‘七十二式销魂谱’吧？”

秦盼盼笑道：“倘若用出‘七十二式销魂谱’，纵无‘龙精无形粉’的强烈药力，凡是男人，也无不称臣，铁打的金刚，转瞬间也均变成雪狮子向火一般，但我觉得只有一人欣赏，似乎不够热闹，如果加个观众，我们会表演得更添兴致！”金冷月会意道：“秦大姊是想叫‘小嫦娥’妹子与马大侠一齐观赏？……”

秦盼盼颌首说道：“我们先把这‘龙凤秘室’降入地底的‘天欲宫’，再把‘小嫦娥’妹子唤来，则任凭马大侠的神通再大，也搞不出什么花样，只有乖乖作我们裙下之臣的了！”

马二凭低眉静坐，双目微阖，委实像在以真灵制欲，对秦盼盼、金冷月的淫邪问答，仿佛付诸无闻！

金冷月笑道：“大姊自从经历了肘腋之变以后，作起事来着实十分稳健……好，我们就先把‘龙凤秘室’移入‘天欲宫’，再请马大侠仔细欣赏他从未开过眼的风流好戏‘七十二式销魂谱’吧！”一面说话，一面伸手按动她所坐椅旁的暗钮机关！“隆隆”响处，这座龙凤轩的地下突然起了转动！

起初极慢，然后渐渐加快，快得令人有点头晕，整个龙凤轩也在急遽转动中向地下沉去。

在此期间，先前响过的报警铃声，最少又响过两次！但秦盼盼铁定心肠，置若罔闻，她不单贴紧马二凭而坐，加意防范，并从背后蓦然出指，点了马二凭两处穴道。金冷月看得失笑道：“一中神蛊，再服媚药，他哪里还有丝毫反抗余力？何况，如今这龙凤轩又已沉落于天欲宫中，秦大姊这再点他穴道之举是否防范得太以过份？”

秦盼盼叹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吃过苦头的人，连我亲生妹子都会那等对我，又叫我怎不对于外人要加倍小心防范？”

马二凭突似有甚感触地失声一叹！

秦盼盼笑道：“马大侠叹什么气？是怪我对你防范过严，太辣手么？”

马二凭点头答道：“我也觉得秦姑娘的确是多此一举，因为我若未中苗疆毒蛊，如今仍然真气能聚，内力能提，便可催血过宫，使你所点之处成为空穴，否则，你这点穴之举岂非画蛇添足？……”

秦盼盼摇头道：“绝非画蛇添足，我有我的用意！”

马二凭拱手问道：“请教，秦姑娘的用意何在？”

秦盼盼道：“原因在于你太能镇定，毫无中了神蛊后的惊慌暨中了媚药后的冲动之状，我虽明知金二妹埋伏在那瓶插花中的神蛊飞袭时无声、无形、无色、无味，可说万无一失，仍自有点疑心，想借这点穴的举措，试你一试……”

说至此处，转面对金冷月笑道：“金二妹，我刚才点穴之前曾故意略带声息，给马大侠一个防范的机会，假如他动力未失，必然不是凝气抵御，便是催血过宫，总会露出迹象……”

马二凭哦了一声说道：“秦姑娘心机真深，你试探之举的结论如何？”

秦盼盼笑道：“结论是相信马大侠毫无抗拒迹象，业已失去功力，故而我才在已经点中马大侠穴道后，立即把劲道撤回，不使你受到伤害……”

语音略略一顿，从那隐含杀气的眉目间绽放出如花的笑靥，娇声问道：“如今该我向马大侠请教，我如刀俎，你已如俎上肉，我如网釜，你已如釜中鱼，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还能潇洒自如，保持镇定？”

马二凭一阵“哈哈”大笑，满面神光地扬眉答道：“常言道‘拼着一身剐，皇帝拉下马’，又道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马二凭身落入手，今天是豁出去了，此夕只许谈风月，秘密何妨会故人？我当年未想到名满天津的杨柳青艳妓‘小嫦娥’姑娘也是江湖豪女，欲海妖姬，如今倒颇想见见她的了！”

一语方出，忽然听得有个曼妙的语声宛如莺啼地接口笑道：“一别数年，天涯缘合，马大侠，你这银样蜡枪头的薄情人，今天不会再叫我‘小嫦娥’香衾寂寞负春宵了吧？”

壁上暗门启处，有位身段极为苗条的冶艳女郎，翩然入室。

马二凭看得清，认得准，来人果然是三四年前，自己慕其艳名，在天津杨柳青听过她的勾魂琴，看过她的掌中舞，差点儿坠落她风流欲网的“小嫦娥”。

但如今她却换了武林装束，越发俏丽动人，并从她双目中的精光看来，这妮子的功力修为也达上乘，与秦盼盼、金冷月等似可颉颃！

马二凭成竹在胸，并知玉清师太在金鼎峡中已有动作，遂立意拖住这三名主要妖女，尽量争取时间。

主意既定，便目注“小嫦娥”，扬眉问道：“马某昔年眼拙，不知姑娘也是武林高手，今日既再相逢，我大概不应再叫你‘小嫦娥’了吧！”

“小嫦娥”笑道：“无所谓，我本名柳青，有个不太好听的‘勾魂仙子’的匪号，你若叫我柳贤妹，我就叫你马大哥，你若叫我‘小嫦娥’，我就把你当作俏后羿！”

乖乖，当面锣，对面鼓，霸王硬上弓的调情，这妮子一点都不害羞，又是个难缠的角色！

但马二凭一点都不皱眉，他如今正想尽量胡缠，找寻各种机会。

柳青语音方了，马二凭便盯了她两眼，舒眉激扬问道：“柳姑娘既属武林高手，昔年卖笑娼门，必有特别意义？……”

柳青笑道：“当然有特别意义，否则，我便犯了花痴，也不至去找那些一身铜臭的凡夫俗子！马大哥，你常在冀北走动，听说过‘杨柳青藏杨柳图’么？”

马二凭轩眉微笑，又自斟自饮地喝了一杯茶儿，朗声吟道：“‘杨柳青藏杨柳图，图中杨柳万千株，含烟带恨青如许，染出先天王母符’……”

吟声一住，目注柳青笑道：“原来柳姑娘在杨柳青卖笑，是意在那幅据说藏有‘先天王母符’的‘杨柳图’，但不知到手没有？”

柳青道：“‘杨柳图’原来是在杨柳青的一个纨绔子弟家中，被视为传家之宝，但他惑于我的姿色，从家中偷来献出，我遂灭烛留髻，与他缠绵一宿！”

马二凭暗觉恶心，表面上却一挑双眉，抚掌狂笑赞道：“好，偷得无价传家宝，换得缠绵一夜情，这位纨绔子弟倒也真有风流艳福！”

柳青嘴角微撇，冷然说道：“风流倒是让他风流了一宿，‘福’却没有，

因为一来这种纨绔子弟身体早已掏空，不是马前三合之将，根本不合我的胃口。二来我不愿使‘杨柳图’落到我手中之事传扬开来，故而，乘他欲仙欲死之际，暗暗点了他的死穴，这纨绔子弟回家以后，立即吐血惨死！”

马二凭听得皱眉，暗惊这“勾魂仙子”柳青，居然比秦盼盼金冷月，更淫更毒！

柳青苦笑又道：“但所谓‘杨柳图’虽得，看来看去，却只是一幅上等的彩色图画而已，根本和什么‘先天王母符’扯不上半点关系！马大哥，闻得你艺兼文武，学究天人，可以指点指点我么？”

马二凭苦笑道：“柳姑娘，你这算盘可能打得不对，一来，这类宝图多半意义隐晦，或有解答之物，或凭天生福缘，才可有所收获，不是仅凭什么文武知识便能妄加参测！二来，这等宝图属于重大秘密，你若拿来给我过目，秦姑娘和金姑娘能放心么？”

柳青方对秦盼盼、金冷月看了一眼，秦盼盼已含笑说道：“这两点都不成问题，‘杨柳图’我已看过，委实莫名其妙，弄不懂与‘先天王母符’究竟有什么关系！而‘先天王母符’又究竟是件什么宝物，其贵重之处何在？能让马大侠过目，或许你能看出些什么端倪也说不定？”

说至此处，手抚柳青香肩，作了个神秘的表情，媚笑又道：“第二点顾虑则更不成立，因为从今日开始，马大侠大概要变成我们的马大哥，彼此关系密切，不会算外人的了！”

柳青目光中媚意极浓的先向马二凭盯了两眼，方转对秦盼盼笑道：“秦大姊，你当真有把握么？这位马大哥似乎是铁石心肠，昔日，他中了我的‘和合香’后，居然还临阵脱逃……”

秦盼盼接口笑道：“青妹‘和合香’的威力比我‘龙精无形粉’的威力如何？……”

柳青摇头道：“不能比，两者相去岂止天渊，‘龙精无形粉’在对男人使用的媚药之中，大概要算最强烈的一种……”

秦盼盼笑道：“马大侠先中金二妹的神蛊，内力难聚，真气难提，又中了数量不轻，比对常人约莫加倍使用的‘龙精无形粉’，如今不过是强以真灵，克制人欲，尚未到投降阶段而已，加上地属密室，又在这天欲宫中，遁无可遁，避无可避。少时，他真灵一溃，假道学无法坚持，则以你的床帏妙技，以金妹的秾粹姿稟，和我那手几乎见不得人的小玩意儿，包管使他尝足甜头，欲仙欲死，永为我姊妹裙下的不二之臣，连赶都赶不走的了！”

柳青喜道：“既然如此，自然十拿十稳，待我去取那‘杨柳图’……”

语音顿处，竟自异常佻地伸手在马二凭的颊上轻轻拧了一把，娇声媚笑叫道：“马大哥，我先去取那神秘的‘杨柳图’，试试你的文才！然后再和秦大姊、金二姊摆设一幅香艳无比的‘美人图’，试试你……你的人才，你可要抖足英雄，不许再银样蜡枪头了呢……”

语意、神态，委实冶荡已极，马二凭无可奈何，只有摇头苦笑。

柳青翩然而去，片刻即回！

她不仅带来了一轴画儿，连身上也换了装束。

适才，还正正经经，如今却换了一幅薄如蝉翼的鲛绡，裹在身上，该凸处凸，该凹处凹，粉弯雪股，几乎一览无遗，看来香喷喷、颤巍巍的，尤其是胸前那两堆新剥鸡头软肉，更令人销魂蚀骨。

马二凭目光一触这玲珑剔透的惹火胴体，不禁双眉皱了一皱，双目合了

一合。

对于他这种动作，双方的意会不同。

马二凭是觉得除了为玉清师太争取时间以外，自己也想乘机看看那幅‘杨柳图’，不妨与这三位欲海妖姬虚予委蛇到最大限度……

秦盼盼，金冷月与柳青是觉得马二凭快罩不住了，经柳青这一以色相诱惑，马二凭必然心灵又起震撼，血气又作翻涌，才会皱眉合眼，咬牙强撑，投降定在顷刻……

柳青不单穿着得已近赤裸，娇躯上并散发出一股动人情怀的强烈肉香，她紧紧偎在马二凭身旁，娇声叫道：“马大哥，我把‘杨柳图’展开，请你以上乘法眼指点指点好么？”

马二凭也是尝惯胭脂滋味的风流俊客，自然善于做戏，他仿佛全身起了一阵轻微抖颤，又复略微闭目调息，方平静下来，点头说道：“好，马某愿开眼界！”

柳青认定马二凭已难抗拒多久，遂不再与他歪缠，嫣然一笑，站起身形，请金冷月为助，把那轴画儿慢慢展开。

马二凭目光注处，觉得这幅“杨柳图”委实可谓名不虚传。

因为一幅整张六尺宣纸的大中堂上，几乎画满了各形各状的杨柳！

没有山，没有水，没有任何人物陪衬，画的全是杨柳，虽然题材单纯，但画技却属绝佳。总共九九八十一株柳树，没有任何一株形态相同，均各具风姿，含泪带雨，渲染得满纸都是青青之色！

马二凭起初看得皱眉，继而看得瞪眼，最后几乎像是把全副心神都投注在这九九八十一株杨柳的柔枝劲干之间！……

秦盼盼站在一旁向手持“杨柳图”的柳青含笑叫道：“柳贤妹，你看马大哥的神情，他仿佛已看出你这副‘杨柳图’的价值何在了呢！”

柳青是靠着马二凭的肩旁站立，闻言遂轻轻碰了他一下，问道：“马大哥，你……你当真如此天悟神聪？我不知看了多少遍，都被这满纸的青青杨柳弄得糊里糊涂，你竟一看之下便有所体会了么？”

马二凭对柳青所问之言根本不加理会，口中只是微吟他先前业已吟过一次的，有关“杨柳图”的那首七绝诗儿道：“杨柳青藏杨柳图……图中杨柳万千株……含烟带恨青如许……染出先天王母符……”

柳青笑道：“马大哥不要念了，我当年便是为了这首诗儿才去天津杨柳青，溷迹青楼，卖笑寻宝，如今宝图虽得，却不知奥妙何在？什么叫‘先天王母符’呢？这是不是桩武林异宝？”

马二凭不去理她，又摇头晃脑把这诗儿吟咏几遍，方似下了定论似的，毅然点头说道：“对，‘染出先天王母符’，这句诗儿的关键全在一个‘染’字，若是不‘染’，我们就看不见‘先天王母符’了！”

柳青听得颇觉有理，嗯了一声，点头娇笑说道：“对，还是马大哥高明，但怎么染呢？红黄蓝白青橙紫，我们应该用何种颜色来染？”

马二凭道：“这事不能乱来，必须找到依据，‘染出先天王母符’的上一句既是‘含烟带恨青如许’，当然是以青色来染为宜！”

柳青深以为然，向秦盼盼含笑道：“这‘青色’既合诗意，又和我的名儿暨藏放‘杨柳图’的‘杨柳青’地名都有关系，多半不会有错，秦大姊请命侍女们送杯青色汁液来此应用如何？”

秦盼盼道：“我妹子颇爱画画，各种颜料都是现成，叫她们准备就是。”

转瞬之间，已有侍婢送来一杯业已调好的画画所用的青色汁液。

马二凭接杯在手，正待向那“杨柳图”上泼染，突又停手向柳青说道：“柳姑娘，我看还是不要太冒险吧！这幅‘杨柳图’害你溷迹青楼，出卖色相，暮楚朝秦，生张熟魏，委实得来不易，若是万一染坏，现不出什么‘先天王母符’来，岂不恨死我了？”

柳青虽挨了几句讥讽，但并不动怒，仍自双轩秀眉，“格格”笑道：“不要紧，反正我得图之后参详多次，看不透丝毫妙机，今天且冒险一试也好！”

话完，从马二凭手中接过那杯青色汁液，便向“杨柳图”上泼去。

好，本来那九九八十一株杨柳，株株形态不同，经这一泼一染，染得连一株也看不清了，满纸淋漓，全成了一片青色！

柳青与秦盼盼、金冷月等知道有点不妙，但仍企盼能于青汁稍干之后，会从图上现出一幅与什么武林绝学有关的“先天王母符”来！

但眼看汁干，图上仍是一片景色模糊，马二凭遂“哎呀”一声，摇头说道：“上当，上当，‘染出先天王母符’这句诗儿委实害人，害得柳姑娘枉自在天津杨柳青溷迹青楼，一双玉臂千人枕，半点朱唇万客尝，平白牺牲了多少冤枉色相？”

柳青银牙微咬，方自对马二凭露齿一笑，突然有人在室外扣门。

秦盼盼脸色一寒，目光中射出冷森森的神色，向门外沉声喝叱道：“是谁？我不是业已传令，任何人非奉传呼，不许来此扫兴么？”

门外，一个苍老的语音似乎有点气急败坏地应声答道：“峡主息怒，属下本不敢惊扰，但事关重大，‘七杀黑牢’中囚禁的人已被高手救去……”

秦盼盼神色一震，厉声叱道：“来人是怎生侵入‘七杀黑牢’的呢？你们怎不早点报我知晓？”

苍老的语音道：“来人蒙面，功力奇高，并似有前后两拨，明面生事者，手持一柄锋利短剑，劈断九重锁，震倒幽灵塔，暗中之人遂潜入‘七杀黑牢’，救囚遁去，属下等因抵敌不住，一再报警，但两位峡主均未置理，属下心疑此间又生事变，才斗胆亲来探看，尚请峡主海涵，莫加怪罪！”

秦盼盼顿时脸色如冰，略一沉吟，厉声问道：“‘七杀黑牢’既被攻破，我方人员定必死伤不少？”

苍老语音道：“就劈断九重锁，震倒幽灵塔的明面来看，未下煞手，对敌者只伤不死，但暗中劫牢者却太心狠手辣，牢外执事无一全尸，连施护法也中了某种毒药暗器，化为一滩脓血！”

所谓“施护法”，便是马二凭上次以冯多心身份，前来金鼎峡时见过，油头粉面的书生打扮的人物，也是秦盼盼与金冷月共同行淫的心爱面首。

但秦、金两个妖女都是心肠够狠之人，虽听到心爱面首已遭惨死，竟未过份动容，只互相对看一眼，由秦盼盼发话道：“胡堂主，你去传令，‘七杀黑牢’内外保持现场，一切不许移动，少时我与金峡主自会前去察看。”

马二凭明白了，门外苍老的语音就是上次与许伯亭互相交手的地肺堂堂主胡振天。

秦盼盼语音刚了，胡振天便在门外答道：“属下已加吩咐，一切均未敢妄动！”

秦盼盼厉声又道：“你再传我‘七杀血箭’，请我那三位友好务必于元宵前来此赴约，索性把这场武林盛会安排成罗刹屠场，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到时看看谁是江湖盟主！”

胡振天恭诺一声，悄然退去。

秦盼盼回过头来，两道目光宛如闪电般的凝注在马二凭的脸上。

这目光与刚才的目光已不相同，刚才是充满淫荡，如今则不但淫意稍减，且代之以森森杀气！

马二凭笑道：“秦姑娘，你以这么狠毒的目光看我则甚？我是被困之人，总没有分身法儿，去震倒你的幽灵塔，救走你的黑牢囚，杀了你的施护法吧？”

秦盼盼向被柳青气得掷在地上的“杨柳图”看了一眼，冷冷说道：“马大侠，你和你的朋友都够高明，冯多心上次来时毁了我金二妹的一只‘乌心商鼎’，你这次前来，又毁了我柳青妹子作了极大牺牲、得来不易的一幅‘杨柳图’……”

马二凭摇头道：“我不承认这项罪名，我只认为‘染出先天王母符’的那个‘染’字似有深切涵意，未作肯定的断语，适才并曾劝阻，柳姑娘执意不听，欲加试验，是她亲自泼洒青汁，染坏了‘杨柳图’呢！”

秦盼盼冷笑道：“真人面前莫说假话，光棍眼中莫揉砂子，马大侠是不是特意来此，绊住我和金二妹，好让你同来之人容易得手？”

马二凭皱眉道：“秦姑娘，你是否疑心忒重？我马二凭堂堂须眉丈夫，会甘心中你的毒蛊，饮你的媚药……”

秦盼盼冷笑道：“刚才，我确有点被情欲所迷，如今似乎业已清醒，觉得你大概始终都是在做戏，根本就未中什么蛊毒媚药？……”

柳青一惊道：“秦大姊，怎生见得？……”

秦盼盼道：“寻常饮下我‘龙精无形粉’之人，早就血脉偾张，如痴如狂，对我们忘命追逐，哪里像他这样沉得住气？”

马二凭突然一阵“哈哈”大笑，剑眉双轩叫道：“秦姑娘，你太高看我马二凭了，马某如今已沉不住气，我要先和这位天津杨柳青的旧识柳姑娘，叙叙前情……”

一面说话，一面拈住柳青所披的薄纱衣角，用力一撕！

“哧”的一声裂帛脆响，柳青立刻成了一丝不挂的大白羊……

寻常妇女定会惊叫出声，但柳青却是沙场健将，半点都不惊慌，反而妙目如丝地瞟着马二凭，喷射出妖媚淫荡的炽热火焰！

马二凭猿臂轻伸，一勾一拥，便把柳青赤裸裸的娇躯半抱怀中，目注秦盼盼，含笑问道：“秦姑娘，你真对你的‘龙精无形粉’的药力充满自信？”

秦盼盼点头道：“当然，那是足以降龙伏虎的第一流媚药，除非你不上当，只要入喉下腹，任凭你是铜浇的罗汉，铁铸的金刚……”

马二凭先向怀中所搂的柳青看了一眼，再复目光一扫秦盼盼和金冷月，轩眉发问道：“秦姑娘，你的‘龙精无形粉’呢，还有多少？”

秦盼盼从怀中取出只小小的玉瓶，向马二凭举了一举，诧然答道：“这东西的原料均系罕见的名贵之物，配制十分艰难，故而只炼了半小瓶，若非遇上你这等不易就范的特殊人物，我还舍不得轻易动用呢！”

马二凭目光一闪道：“秦姑娘，你今天能不能慷慨大方一点，对我马二凭来个尽情布施？”

秦盼盼见马二凭那只手儿在柳青身上不住地游移抚摸，认定他业已情动，遂媚笑答道：“我妹妹三人伺候你一个，布施得还不够么？你若当真知情识趣，彼此永结同心，便把金鼎峡这片基业让你主持，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的！”

马二凭狂笑道：“好，要乐，就必须乐得尽兴，此间何世，胡帝胡天，但独战三美，马二凭确有点缺乏信心，我要求秦姑娘大方一点，把你这半瓶‘龙精无形粉’统统给我服食！”

秦盼盼一声惊叫道：“要死了，你敢吃那么多？你想变成一头驴吗！”

马二凭伸手揭开几上的茶壶盖儿，向秦盼盼含笑说道：“我本就姓马，偶尔作一次驴的化身，又有何妨？来，为求今天这场戏儿彼此风流尽兴，秦姑娘请把你所炼的半瓶‘龙精无形粉’统统倒在壶内！”

秦盼盼仍自有点迟疑，金冷月却在一旁“格格”媚笑叫道：“秦大姊，你就给他吧，我们平日搞惯了假凤虚凰，今日既获上驷之材，又何不真刀真枪地好好过一场瘾？在如此环境下，我们以三对一，还怕这位马大侠会变甚戏法，飞上天去？”

秦盼盼闻言，遂把那瓶“龙精无形粉”完全倾入壶中。

马二凭果然毫不糟蹋，端起茶壶，“咕嘟嘟”地饮得干干净净。

秦盼盼宽心一放，银牙微咬下唇，媚眼如丝，瞟着马二凭，“吃吃”笑道：“这一来，你就做定我们三人的‘马大哥’了，否则，周身如焚，血管尽爆，甚至连丹田小腹都会迸裂开来，那才死得惨呢！”

马二凭有点不服，一挑入须长眉，凝望秦盼盼，含笑说道：“那也不见得吧，譬如我暗运上乘功力，使媚药入口即化，不走肝径，而从四肢逼出，或由臀部移注坐椅，岂非使所坐的椅儿春心大动，你们若想尽兴，只好去求这位不解风情的‘木椅郎君’了么？”

金冷月笑道：“假如你有上乘玄功在身，自然可以如此运用，但既先中我神蛊，真气难聚，内力难提，若想化毒逼毒，使药力移注体外，便成作大梦、说笑话了！”

马二凭目注金冷月道：“金姑娘对于你那种‘桂花蚕蛊’的威力倒是真有信心！”

金冷月道：“当然，那是无形无色之物，在一定距离内，会对人自行攻击，瓶花就在几上，神蛊就在花间，它们除了畏惧我和秦大姊、柳贤妹鼻间早备的克制灵药之外，一定会侵入你鼻孔之内，可说万无一失！”

马二凭笑道：“金姑娘有兴趣么？我想表演一桩魔术，给你和秦姑娘看。”

金冷月相当聪明，听出马二凭话外有话，眉头一蹙问道：“为什么只给我和秦大姊看，而单单把柳贤妹剔开来呢？”

马二凭头儿略偏，伸手轻拍柳青香肩，面含微笑答道：“因为柳姑娘和我合拍，当我的助手，我们要来场实现‘龙精无形粉’究竟有多强媚力的双人表演！”

金冷月一时间会错了意，以为马二凭是要与柳青合体风流，遂抚掌笑道：“妙极，妙极，本来的决定是我和秦姊姊表演假凤虚凰给你们看，想不到竟由你们表演，我们来作观众！”

马二凭微微一笑，站起身形，而把柳青拉得坐在椅上。

金冷月诧道：“你们怎么一站一坐？……”

一语方出，马二凭已目注柳青，面带笑容，缓缓说道：“柳姑娘应该与我合作得佳妙一点，请你把嘴儿张开……”

那位人称“勾魂仙子”，曾是溷迹章台的欲海娇娃，如今则活色生香、全身上下一丝不挂的柳青，秀眉微蹙，脸上现出一种尴尬的神色！

所谓“尴尬”，就好像是她本心不太情愿，而又不愿意抗拒马二凭的话儿，勉强张开檀口。

秦盼盼与金冷月有点诧异，互相对看了一眼，仿佛欲向柳青问话，而又暂时忍住。

马二凭左手一伸，突然从他的食指尖端飞射出一股水儿。

这股水儿色作淡黄，未带茶香，竟飞投入柳青刚刚张开的香唇檀口之内！

秦盼盼与金冷月因事出意外，吃惊得双双身形一震！……

就在她们心中大震之下，眼中又瞥见马二凭的青衫臀部一片湿痕！

秦、金二人都是一流高手，大大行家，见状之下，立知先前马二凭所饮的含有“龙精无形粉”媚力的药茶，果然被他从臀下逼出，移敬坐椅，方才扫数喝下的大量药茶，却从左手指尖飞出，射入柳青口内！

秦盼盼万分震惊之下，一面与金冷月双双后退几步，一面眉头紧皱，向柳青高声问道：“柳贤妹，你听他话儿张嘴则甚？你不是不知道‘龙精无形粉’的药力之强，你一下喝了这多，眼前显然又无法以阴阳妙合解除药性，你……你能受得了么？……”

马二凭微微一声冷笑，站在数尺以外，向柳青屈指轻弹！

柳青全身一颤，陡然因所制穴道被解，恢复了说话能力，向秦盼盼苦笑说道：“秦大姊，我知道我受不了，但他先行制了我‘五阴绝脉’，若不听话，死得更惨，常言道：‘两害相权取其轻。’我终于选择了比较风流的饮用‘龙精无形粉’过量的快活死法！‘勾魂仙子’自己勾魂，这……这……这大概也是‘溺于欲者死于色’的一种报……报应……”

她说话之际，脸色便开始发红，等说到后来，一张玉面竟成了血赤的颜色！

她上牙关紧咬下唇，甚至于深陷肉内，身躯也起了急遽的颤抖！

抖未片刻，柳青便坐不住了，娇躯一侧，倒在地下，只滚了两滚，便寂然不动，但七窍暨下体之中却流出大量秽水鲜血！

金冷月一挫银牙，目注秦盼盼说道：“秦大姊，你刚才不是用点穴手法试过他么？怎么他的真气内力根本就运用自如，未曾受制？”

秦盼盼对马二凭投过一瞥既含有痛恨，也含有佩服的复杂目光，咬牙答道：“他的胆子太大了，居然料到我不会当真下手，未加凝功抗拒，却怎么试得出来？但金二妹的‘桂花蚕蛊’却又是怎样失效的呢？”

金冷月委实对自己百试百灵的“桂花蚕蛊”太有信心，闻言不禁玉颊飞红，愕然难答！

马二凭在一旁笑道：“这事简单，冯多心兄既未来向你们乞讨解药，便已显示了我马二凭自有不惧‘桂花蚕蛊’之道！你们当局者迷，又有点色令智昏，一开始便以为我真气难聚，内力难提，才由于错觉被我小加戏弄……”

说到此处，略略一顿，轩眉微笑又道：“马某生平有桩特技，就是能‘走马读碑，过目不忘’，既有如此强记能力，一见那瓶插花，便知天津杨柳青的旧戏极可能再演当场，遂灵机动处，一面加意防范，一面将机就计，来了个戏中串戏！”

金冷月喝道：“说，当你认出瓶花，想起旧事之际，无形无味无色的‘桂花蚕蛊’业已到了你鼻孔之外，你……你……你却是怎样防御？……”

马二凭摇头笑道：“这是我的防身秘密，未便奉告，总而言之，彼此用真实修为，一分强弱，则属正道，你们若想用甚下流无耻的手段取巧，不单

徒劳贻笑，说不定还会遭受报应，反害自己！”

秦盼盼道：“你休得意，如今意欲如何？身困密室，我姊妹若不放你，你还未必走得掉呢？”

马二凭向躺在污血之中的柳青春了一眼，扬眉笑道：“这‘意欲如何’四字要问你们才对！马某今日之来，只有一桩目的，如今目的已达，又加了两项意外彩头，也就不妨得放手时暂放手了……”

秦盼盼道：“你的目的是来救我那被关在‘七杀黑牢’中的不肖妹子？……”

马二凭颌首道：“根据我所知加以研判，觉得金鼎峡中定有两个秦盼盼，真者凶恶，假者良善，而假者又必已受真者控制，落于极度危险之下，遂立意偕友前来设法营救……”

秦盼盼微挫银牙道：“这样说来，在‘七杀黑牢’中救走我不肖妹子之人，是你朋友冯多心了？”

马二凭因“冯多心”本无其人，只是自己的化名，乐得为玉清师太开脱，遂点头笑了一笑！

金冷月皱眉道：“你所说的两项意外彩头是什么呢？”

马二凭伸手指着地下的柳青遗体，目闪神光，扬眉答道：“从柳青的大胆言行暨‘勾魂仙子’的外号看来，必是恶行多端的武林荡女，能使她归诸报应，等于我造福江湖，这难道不算是彩头之一？”

秦盼盼道：“还有另一彩头呢？……”

马二凭笑道：“秦姑娘忘了柳青在天津杨柳青溷迹青楼、出卖色相所换来的那幅‘杨柳图’了么！”

秦盼盼愕然问道：“‘杨柳图’真是宝物么？它……它的价值何在？”

马二凭道：“我就实告你们亦属无妨，图中九九八十一株形态不同的杨柳，代表九九八十一式蕴有‘先天乙木威力’的‘王母青灵掌法’，这是五行绝学之一，若能把其他的‘金、水、火、土’四绝得全，五行合运，威势无俦，足可雄视天下！”

金冷月向那业已变成一片模糊青色的废图目光略瞥，皱眉问道：“这幅‘杨柳图’既属五行绝学之一，具有极大的价值，你却故意支使柳青妹子把它毁去则甚？”

马二凭大笑道：“对于你们来说，‘杨柳图’确已毁去，但对我来说，它却根本未毁！”

金冷月不解道：“此话怎讲？”

马二凭目闪神光，含笑答道：“你们又忘了马某适才所说身怀特技，可以‘走马观碑，过目不忘’？如今那九九八十一招‘王母青灵掌法’业已深深镌入我脑海之中，你们若想试试威力，我就可以各自奉敬一招‘西望瑶池降王母’和‘穆王何事不重来’呢！”

秦盼盼与金冷月闻言之下，知道上了人家恶当，不禁面面相觑，气得几乎说不出话！

两名妖女之中，金冷月似乎比秦盼盼更为冷静，更能沉得住气，她强自按捺下心头怒火，目注马二凭道：“马朋友，你刚才得放手时暂放手一语，又是何意？”

马二凭笑道：“我因双方虽已成为不解之仇，但因已定元宵之约，不妨合邀友好，到时一并总结，比较干脆……”

秦盼盼目内凶芒一闪，双眉方挑，马二凭已看透她心意，又复笑道：“但你们若认为以二对一，能够占得便宜，或是倚仗这点密室地道等土木机关，便能困住马某，则不妨今日便动手一搏！看看是阿鼻地狱中再添两名荡女妖魂？或是你们有甚特别奇能，可替‘勾魂仙子’柳青把马某勾魂雪恨？”

秦盼盼银牙一咬，两只眼眶中射出熊熊怒火，向金冷月恨声说道：“金二妹，我们既遇高人，当显绝学，‘七杀凶魂’秦盼盼生平从不服人，凡与我结仇者，一律是杀杀杀杀杀杀……”

金冷月却摇了摇头，止住秦盼盼口中七个连串的“杀”字，缓缓说道：“秦大姊何必这等冲动，莫要忘了你已命胡堂主飞传‘七杀血箭’……”

秦盼盼一怔道：“金二妹，平日你比我更狠更辣，今日竟劝我暂时忍耐？”

金冷月好似盛怒已遏，竟心平气和地嫣然一笑答道：“忍字头上一把刀，何须怒火此时烧？我不是变得良善起来，奉劝大姊忍耐，只是觉得我姊妹既然开府金鼎峡，便该多杀几个知名之士，单单一个‘瘦马书生’马二凭，便把他当真剁成肉酱，煮成马肉鲜羹，吃起来也不解恨，不过瘾呢！……”

马二凭突然抚掌笑道：“妙极！妙极！我们的观点一致，马二凭希望你们能多传出几根‘七杀血箭’，最好把三山五岳、四海八荒中所有的魔头扫数邀来，则元宵一战，宇宙清平，江湖人物与一般良善生民便可有福了！”

秦盼盼怒道：“马二凭，你好狂，依着我的性儿，今日便绝对放你不过！”

金冷月则微微一笑，对秦盼盼摇了摇头，伸手按动了几下一处隐秘机关。

“隆隆”巨响起处，密室又在转动，并觉出是在缓缓上升！

等到震动一停，金冷月不知又按动了什么机关，使四外铁壁一齐缩入地下，恢复了这龙凤轩的原来形相，只是地上添了不少血污，暨一幅已废的“杨柳图”和一具柳青的遗体而已。

金冷月相当能够克制，居然恢复了满面春风，向马二凭伸手笑道：“马朋友，你目的已达，彩头已得，可以请了，我们元宵再会！”

马二凭真想不到对方竟能忍气吞声，常言道：“有手难打笑脸人。”也只好目光略扫秦、金二女，青衫飘处，出了龙凤轩外。既出龙凤轩，自离金鼎峡。

马二凭认为自己出峡之后，师姊玉清师太必将立刻来见，而“七杀黑牢”中所囚禁的秦盼盼之妹，也必是玉清师太所放走无疑……

但谁知马二凭离开金鼎峡口，卓立在一座小峰头上，衣袂迎风，青衫飘拂，站了快半个时辰，也未见着玉清师太前来相会。马二凭知晓事情又有蹊跷，遂目注四周，仔细打量！当然，他与玉清大师一明一暗进入金鼎峡前，曾经约好彼此事成退出后的相会之处。

这座小峰峰头便是约会之处，玉清大师即令有甚急事他往，不能来此相见，也必然会有讯息留给自己。

在马二凭留神细看之下，果然看出端倪！

在一株大树的树干上画镌“速赴六盘”四字。末后，则一道短痕，带着几条长尾，显得时间匆迫，划划均十分潦草！马二凭对此留示，有点发怔！

他知道那一道短痕带着几条长尾，定是代表玉清师太威震江湖的“涤尘长尾玄拂”。

令他发怔之事，是那“速赴六盘”四字，马二凭不懂玉清师太为何要自己赶赴六盘山，她本人是否也去了同一地点？尤其是，六盘山范围不小，玉清师太留书草率，可见事情紧急，自己若胡乱找寻，反而可能会有所延误！

故而，马二凭发现了玉清师太的留书，并未立时赶路，反而吸了一口清气，就在那株大树之前坐了下来。这，不是延误，这是冷静，他要整理思路，他认为正确行动要比盲目行动来得迅速多多！

有门路了……

所谓“门路”，是马二凭于盘膝坐下时不经意地触着了怀中所揣的一桩物件。

马二凭伸手入怀，摸出一看，那是一枚上镌“双心”的铁质令牌。

这是“天外三魔”中“双心魔姬”呼延楚楚的“双心魔令”，也正是呼延楚楚要“瞽目神医”白天朴前往“双心魔宫”替她诊病所给的信物。

马二凭因索过“双心魔令”，自告奋勇愿代白天朴前去“双心魔宫”，自然记得这座魔宫是在甘肃六盘山内。

“双心魔宫”所在地六盘山，与玉清师太在树干上草草留书的“速赴六盘”四字中的“六盘”有无连带关系？

粗看，没有细想便不无蛛丝蚂迹！

马二凭回想起胡振天在密室之外对秦盼盼所报告的情况……胡振天说劈断九重锁，震倒幽灵培之人未下煞手，凡与其对敌者均只伤不死！

但暗中从“七杀黑牢”内劫走囚人者却太以手黑，不仅牢外执事无一全尸，连所谓“施护法”也中了极为歹毒的暗器，全身化血惨死！

前者，的确是玉清师太佛门弟子不忍胡乱杀生的慈悲举措……

后者，会不会是呼延楚楚属下的“双心八侍”歹毒狠辣的手段？……

越想越有可能，否则，玉清师太何必那样匆迫地草草留书，要自己赶赴六盘则甚？当然，马二凭也有想不通之处，那就是“双心魔姬”呼延楚楚为何要遣人暗入金鼎峡，并利用机会，抢在玉清师太之前，从“七杀黑牢”中劫去秦盼盼的妹子秦黛黛？

不过，对于这桩想不通的事儿，马二凭放弃推敲，不再想了……

他聪明，他也明白这不仅是凭推敲便能获得答案之事！他不能坐在商山之中死钻牛角尖，想要答案，必须到六盘山的“双心魔宫”去找！

马二凭不再静坐，站起身形，展开了疾如电掣的轻功身法。但他不是直接赶赴“双心魔宫”，他是先赶去邻近市镇，置备一些应用之物。

等到马二凭离开这市镇时，他的形态变了……

他不是风流潇洒的“瘦马书生”马二凭，也不是青衫憔悴、满身酒渍风尘的“孤星俊客”冯多心，而成了老态龙钟、翻着两只白果眼的“瞽目神医”白天朴！

按下这位冒牌假货“瞽目神医”白天朴不提，且先叙述“烟雨庵主”玉清师太方面。

玉清师太是否已比马二凭先行一步，赶赴六盘山的“双心魔宫”了呢？

不是，玉清师太根本就不曾离开商山，她是寻了处僻静的洞穴，悄然养伤。

这位侠尼威震江南，是当世武林的一流好手，功力极高，被马二凭尊称师姊，她的伤势何来？

这要从金鼎峡中说起。由于马二凭把秦盼盼、金冷月，甚至另一名厉害脚色“勾魂仙子”柳青绊住，致使玉清师太轻而易举地悄然进入金鼎峡，探悉了一切情事。

原来金鼎峡是秦盼盼与金冷月合创的基业，两人并约定一年一任，轮流

担任峡主。

秦盼盼共有姊妹四人，依序为秦盼盼、秦黛黛、秦倩倩和秦妙妙。

其中只有秦黛黛玉质冰心，一枝独善，得了高明正宗传授，功力与秦盼盼仿佛，甚或稍有过之，但姊妹们却因路数志趣不同，彼此间并不时常见面。

其余的秦倩倩、秦妙妙则与秦盼盼沆瀣一气，秦妙妙并是位妖尼，已在勾漏山中被玉清师太加以诛戮！

秦盼盼为人十分毒狠，有次秦倩倩偶忤其意，竟被她一掌击毙，并挖出心来煮了一锅“人心羹儿”。

恰好，秦黛黛在江湖间闻得“七杀凶魂”的声誉太坏，又有开府金鼎峡，欲与天下群豪角逐霸业之举，遂特意寻来，对这位同胞大姊苦苦规劝。

秦盼盼一声冷笑，指着手中所捧的玉碗中热腾腾的“人心羹儿”，向秦黛黛冷笑说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黛妹若再嗦不休，你便会步倩妹的后尘，贡献出一颗心儿，让我煮羹下酒的了！”

秦黛黛惊闻三妹秦倩倩业已被挖心惨死，不禁银牙暗咬，突出奇招！

秦盼盼完全意外，毫未提防，一下便被秦黛黛制住，不禁骇然叫道：“黛妹，你……你这是何意？难……难道也……也要把我剖腹挖……挖心……”

秦黛黛苦笑道：“我怎会像大姊那样狠毒？但是我却要把大姊秘密地幽禁起来，一面每日加以劝化，一面由秦黛黛化身为秦盼盼，慢慢改变作风，使‘七杀凶魂’的名誉渐渐好转，直到大姊也回心向善，能与我互相配合，小妹方还你自由，也还我本来，飘然而去。”

这办法确属绝妙，但偏偏在外交结凶邪、扩张势力的金冷月恰巧赶回，接任“金鼎峡主”。

别人看不出秦黛黛的蹊跷，但金冷月却总觉得平素与自己结有同性恋的秦大姊突然拒绝此道，甚是奇怪，连举措性情也有点不大对劲！

任凭秦黛黛尽量小心，终于仍在她与马二凭订约翠眉峰、谈论“寒心仙子”之事时，被金冷月找到了幽禁秦盼盼之处，把那气质尚未变化的“七杀凶魂”释放出来。

秦盼盼一获自由，秦黛黛自然倒霉，她才从翠眉峰回到金鼎峡内便中了暗算，被禁入“七杀黑牢”，每日均接受惨酷的折磨！

玉清师太是侠肝义胆之人，探悉此情后，当然对秦黛黛十分敬佩，决心加以营救！

于是，她以黑巾蒙面，改变装束，并不用“涤尘长尾玄拂”，而改用拂中小剑，连劈九重锁，掌震幽灵塔，期望到该塔的“七杀黑牢”中把秦黛黛救出！

谁知幽灵塔才倒，背后“脊心穴”上突有一股阴寒的气息透骨而入！

玉清师太这一惊岂同小可！

她是行家，知道有功力极高，并极为阴毒之人，趁自己聚集功力、掌震幽灵塔时悄然出手，从背后打了自己一记厉害无比的“透骨阴风掌”！

这一掌虽要不了自己的命，但也受了极为沉重的内伤，若是再有强敌出现，不单必将败露行迹，甚至可能还要把一世英名断送在金鼎峡内。

玉清师太正在发愁，金鼎峡内群凶突然一阵大乱，耳边并听得有人以“蚁语传声”的上乘功力说道：“庵主速退，秦黛黛已另被凶人从‘七杀黑牢’中劫去，此批凶人似比‘七杀凶魂’秦盼盼等更为狠毒阴损，在下必须立即追踪抢救，否则，秦黛黛可能会遭遇不测，因时机稍纵即逝，致不及为庵主

疗伤，庵主请自运玄功，逼散脏腑间的阴风寒毒，若遇马大侠时，请其尽快赶去甘肃六盘山，助我一臂之力！”

就在玉清师太倾听耳边“传音密语”之时，金鼎峡内群凶一来惧怯玉清师太手中小剑的锋芒之利以及功夫之高，更惊心于“七杀黑牢”内的重要囚人被劫，纷纷赶往幽灵塔下。

玉清师太知道内伤不轻，自然趁此机会脱身，悄然驰出金鼎峡外。

她觉得秦黛黛既然已被人劫去，秦盼盼与金冷月必将立获报告。

而马二凭以为秦黛黛是被自己救走，也必会设法脱身，到预定之处相见。

于是，玉清师太在树干上留下了“速赴六盘”四字暨代表“长尾玄拂”的图形，便找处隐秘洞穴，缓缓行功，逼出脏腑之间的阴风寒毒！

她人在商山，而不愿与马二凭相见的原因有二：第一，秦黛黛是被何人劫去？六盘所踞的凶邪为谁？甚至连打她一记“透骨阴风掌”，暨向她耳边作“蚁语传声”之人是哪一个她都不知道，纵与马二凭当面对话，也不会增加了解。

第二，马二凭若见她受了严重内伤，必会先设法照顾自己，而耽误了赶赴六盘、对秦黛黛及时抢救之举！

尤其向自己耳边作“传音密语”之人希望马二凭能尽快赶去六盘山，助其一臂之力，足见凶邪势大，局面艰险，自己既可行功自疗，逼散寒毒，又何必与马二凭见面，误他行程，影响大局？

有了这些原因，玉清师太才故弄玄虚，不与马二凭相见。等到马二凭一来一走，玉清师太立即心无旁骛，闭目静坐，运起佛家上乘禅功！

她脏腑间所中的寒毒相当严重，足足经过一昼夜的工夫才告恢复正常，全身气血通畅，百脉舒泰！

行动之时，虽然心无旁骛，但阴风寒毒一告驱净，便立有三件事儿涌上玉清师太心头。

第一件是秦黛黛才脱狼口、又入虎吻的安危情况？……第二件是甘肃六盘盘据了什么凶邪？竟会比“七杀凶魂”秦盼盼、金冷月等还要狠毒？……

这三件是向自己耳边以密语传音、希望马二凭尽快赶去六盘、替他打个接应之人，功力显然极高，不知是什么路数？这三件事儿，哪一件也不是凭空推测可以获得结论……但只要一到六盘山，便可全部迎刃而解，明白究竟？……于是，玉清师太在功行百穴、气调全身，发现已完全复原以后，便片刻不敢懈怠地赶向甘肃六盘。

可惜，她虽片刻不敢懈怠，却已比马二凭晚了一个昼夜！这一个昼夜的变化可大了，几乎使英雄遭劫，几乎使侠骨埋沙，几乎使女娲莫补情天，几乎使精卫难填恨海！这么多“几乎”，自然热闹煞人，这些热闹情事，便是发生在六盘山内！

六盘山，在甘肃中部的固原与隆德之间，密布森林，巉崖怪石，景色甚是雄伟！

陕西、甘肃的官塘大道，虽然通过前山，但后山“千魔崖”一带却人迹罕至，甚至被西北的武林道、江湖道列为禁地！列为禁地的理由，是“天外三魔”中的“双心魔姬”呼延楚楚在“千魔崖”上建了一座“双心魔宫”。

慢说“双心魔姬”呼延楚楚本人艺臻化境，便连魔宫中的两大护法、四大魔使，与呼延楚楚最贴身的“双心八侍”，也都是心肠极狠、手下极辣的一流高手！

马二凭既已经过改扮，成为翻着两只白果眼儿、老态龙钟的“瞽目神医”白天朴的形相，便因盲者均以“明杖”探路，而白天朴又夙有“白杖翁”之称，手中遂也多了一根白木明杖。

但他这根白木明杖，与白天朴镇日从不离手的白木明杖有点不同。

白天朴的原物是从杖头到杖尾粗细完全一致。

马二凭手中所持的，则不单比白天朴的原物粗了不少，杖头一端并隆起一团，形状古朴可爱。这是他一路上费尽心思寻来，并加精心特制，才弄成这副形状。

因为马二凭必须藏剑，他不放心把新得的“鸳鸯霹雳剑”中那柄“紫星剑”藏放别处，又不能带在身边，遂在寻得一根合用巨枝后，半运神功，半仗巧手，制成这根奇形白木明杖，把“紫星剑”连剑带鞘都藏在杖内。

才进入六盘山区不久，便有个劲装汉子向马二凭问道：“老头儿是否姓白？”

马二凭脸色一寒，默然不答。

那劲装汉子不禁动怒喝道：“老头儿，你听见我的问话没有？你的眼睛虽瞎，难道连耳朵也聋了不成？”

马二凭装得极像地把两只白果眼翻了一翻，冷然说道：“来人既如此说话，盛气凌人，莫非是‘双心魔宫’的门下？”

那劲装汉子一阵怪笑，傲然答道：“不错，在西北一带，‘双心魔宫’四字可说妇孺皆知，能止小儿夜哭……”

话方至此，马二凭便从鼻内冷冷哼了一声，接口说道：“不管‘双心魔宫’呼延楚楚有多强势力，多大来头，既然请我白天朴替她治病，总得待如宾客，恭敬一点！少时我见了她后，非请教请教，她宫下人物是否均像你这样张牙舞爪，毫无礼貌……”

听到此处，那劲装汉子已面色如土，双眉愁结，有些哭笑不得！

马二凭是佯装盲目，自然看得见他脸上的神情，不禁暗暗冷笑，又复说道：“你如今左一句老头儿，右一句老瞎子，对我呼来喝去无妨，少时我替呼延楚楚诊病之时，只消轻轻一语，包管她纵不剥下你这身魔皮，也会打断你两条狗腿！”

那劲装汉子闻言不禁慌了手脚，立即改了称呼，向马二凭抱拳陪笑说道：“白……白老爷子，您……您可千万不要生气，常言道‘宰相肚里好撑船’，又道是‘大人不把小人怪’……”

马二凭哂道：“哼，小人，……前倨后恭，小人可鄙！”

那劲装汉子挨了臭骂，还得满脸陪笑，低声下气地说道：“回白老爷子的话，不是小人前倨后恭，只因根据‘双心八侍’中唐姑娘向魔主回话，白老爷子似乎还要一个月左右才会驾临，如今您……您来得太早了一点，小人遂以为不一定是我家魔主所请的神医，不……不太检点，大失礼貌……”

马二凭道：“医家有济世之心，胸怀恻隐，我除非拒绝应聘，否则，来早一点，总对你家魔主的病势有益，难……难道还有错么？”

劲装汉子陪着笑脸道：“不错，不错，当然是越早越好，小人来打个招呼，要宫中派来软轿，来接白老人家……”

马二凭摆手道：“不必，我老头子年岁虽高，腰腿尚健，‘双心魔宫’想必不会离此太远，你就权为引路，陪我走一走吧！”

他拒绝坐轿，颇有深意，一来步行容易了解地理情势，二来尚可从这个

业已对自己恭敬畏惧的劲装汉子口中，探听些有关情况。

可怜那劲装汉子不敢违拗，只有迭声称是，连想问马二凭身边是否带有那面“双心魔令”之语也不敢出口。

马二凭边行边自暗记地势，并向那劲装汉子含笑问道：“朋友，贵姓大名，在‘双心魔宫’之中执掌什么职位？”

劲装汉子陪笑道：“不敢当白老人家如此问法，小人姓高，单名一个洪字，只是‘双心魔宫’中跑跑腿、打打杂的一名小头目而已，哪里谈得上有职位！”

马二凭不肯直接动问，故意绕着圈子套话，含笑说道：“你家魔主的‘双心魔宫’在西北一带威名极大，平日定不会有甚滋扰，必颇为清静……”

话方至此，高洪便自接口说道：“平时确颇清静，但从昨日开始，魔主却要宫中所有人手一齐加紧巡逻……”

马二凭喜他上钩，忙又问道：“加紧巡逻则甚？难道还有人不怕‘双心魔姬’呼延楚楚的威名，敢来六盘生事？”

高洪道：“本宫两位护法昨日带回魔主最痛恨的一名对头，因魔主违和，奉命暂囚‘荡心宫’，等魔主有兴时，再消遣解恨，但当晚便有外敌闯入，连伤‘双心二侍’，并把唐护法打了一掌，事情闹得颇不小。”

马二凭道：“你家呼延魔主的那位对头是谁？”

高洪摇头道：“详细身份不知，只听说相当年轻貌美，可能与‘地狱三魂’之一的‘七杀凶魂’秦盼盼有点关系，或许就是秦盼盼本人也说不定？”

马二凭道：“‘双心魔宫’的两位护法是谁？”

高洪一挑拇指赞道：“都是当代武林中响 的一流人物，一位是四川唐门的资深前辈、‘千手夜叉’唐大娘，另一位则是有意与‘孤星俊客’一较短长的‘孤星丑客’铁心仁！”

这“孤星丑客”铁心仁的名号已使马二凭听得不太顺耳，再加上高洪所说要与“孤星俊客”一较短长，越发使他蹙眉问道：“高头目，关于‘千手夜叉’唐大娘，我倒知道是为了素行不检、被逐出四川唐门的一名好手，但‘铁心仁’三字却似不见经传，怎会作起‘双心魔宫’的护法，并被你目为当世武林的一流人物？”

高洪笑道：“不是被我目为，而是由我家魔主亲口评鹭。铁护法来投‘双心魔宫’之时，便因他威名不彰，曾由呼延魔主亲自试技，认为绝不在名震当今的‘孤星、冷月、寒霜’之下，故而，两位护法中，铁心仁的地位还略高于唐大娘，他算是首席护法！”

马二凭道：“‘双心魔宫’之内既有如此能人，昨夜怎还有吃了熊心豹胆之徒敢来滋扰？”

他这是随口一问，因在马二凭的心中，始终认为昨夜来人定是师姊玉清师太，只不知在打了唐大娘一掌后为何悄然退去，不再趁势攻入……

高洪叹了一口气儿接道：“江湖中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昨夜来的蒙面女子年岁不大，武功却极为高绝！‘双心二侍’已是本宫中特殊的高手，居然一阵双伤，连唐护法也失招挨了一掌，不过……”

马二凭皱眉道：“不过什么，高头目怎不说将下去？”

高洪又道：“不过唐护法的花样太多，除去手上、脚上、膝上、背上、袖上、发上的十三种唐门暗器之外，连身上也暗穿着一件喂有奇毒的‘金丝猬甲’，来人一掌击中唐护法的背心，虽把唐护法震出好远，手掌却被‘金

丝猬甲’的毒刺所伤，再与铁心仁护法平分秋色的互对一掌，便知难而退，匆匆逸去！”

马二凭道：“唐门暗器的毒力极强……”

高洪笑道：“唐护法自被逐出唐门之后，曾发狠心，把她所用的暗器分别加淬剧毒，比原来之物厉害多多，那蒙面年轻女子当时虽然脱逃，唐护法与铁护法均断定她生机已绝，决逃不出三十里外！”

马二凭听得高洪两度说是“蒙面年轻女子”，暗觉不似玉清师姊，遂咦了一声，问道：“那女子既然蒙面，怎又知她年轻？”

高洪道：“语音娇脆，身段玲珑，年龄绝不会超过二十三四，唐护法被震得脏腑翻腾，几乎离位，一面调息养伤，一面还在猜测她属于哪路高手，会不会便是‘冷月仙娃’或‘寒霜仙子’二者之一？”

马二凭这才断定昨夜在“双心魔宫”中受伤之人不会是玉清师太，心中不禁诧然，暗忖这位师姊要自己尽快赶来六盘山，但她自己却不知去了何处！

思忖之间，灵光忽动，偏过脸儿，翻着两只白果眼，向高洪笑道：“高头目，我老头子双眼早盲，别无所能，但指下这点诊脉功夫，却敢夸傲视当世！”

高洪陪笑道：“当然，当然，老人家若非盖代神医，我家魔主又怎会遣人专行聘请。”

马二凭道：“既来六盘，总算与‘双心魔宫’有缘，你家唐护法挨了夹背一掌，气血必受相当震荡，要不要我顺便替她诊诊脉，开付药呢？”

由于“千手夜叉”唐大娘出手大方，与头目们人缘素好，高洪遂听得高兴地笑道：“妙极，妙极，唐护法人最慷慨，她一定会对白老人家……”

高洪刚刚说至此处，右前方崖石之后突然有人沉声喝道：“高洪，你有多大胆儿，昨夜刚有人前来搅闹，今天竟又敢把外人带进双心魔宫？”

随着喝叱声，从崖后转出一名身材高瘦、面容阴恶的青衣汉子。

高洪见是“双心魔宫”的副总管“长脚弯刀”康醉天，遂止步躬身，抱拳为礼笑道：“启禀康副总管，这位白老人家是本宫贵宾，不算外人。”

康醉天转出崖石，方发现马二凭手持白木明杖，是个瞎子，如今再从高洪口中听得来人姓白，遂哦了一声道：“莫非是我家魔主特别派人聘请的‘瞽目神医白杖翁’？……”

马二凭笑道：“白天朴瞽目多年，这根白杖是探路防身之物，从不离手，但‘神医’二字却不敢当，由于残废，医家‘望、闻、问、切’四诀中，第一字已不能为，只不过曾参青囊、略通药性而已。”

康醉天一见是“双心魔姬”呼延楚楚所请的神医，倒也不敢怠慢，忙抱拳陪笑说道：“负责延医的吴宁兄暨唐琪姑娘归报我家魔主，说白大神医约莫要再过一月左右才来……”

马二凭接口笑道：“贵宫这‘双心二侍’的延医手段太霸道了，他们对我唯一爱孙白家华施展了‘绝脉搜魂手’，我只得放下一切尽快赶来，以期用我的一点微薄医道换取这种毒辣手法的独门解药！”

康醉天身为“双心魔宫”副总管，比较细心，陪笑又道：“这样说来，白大神医应该接过一面‘双心圣令’……”

马二凭点头一笑，从怀中取出那面“双心魔令”来，递向康醉天道：“吴宁老弟与唐琪姑娘给我的‘双心魔令’在此，康副总管请验上一验。”

康醉天目力甚锐，一望便知那“双心魔令”绝非赝品，遂含笑说道：“白

大神医不要多心，康醉天只是随口问上一声，何必还要查验？只不过白大神医来得不巧，大概最快要到明日午后才见得着我家魔主。”

高洪道：“魔主是不是正和……”

康醉天双眉微蹙，瞪他一眼，高洪会意，赶紧改口说道：“回康副总管，既然‘双心秘殿’在明日午前不会开放，则属下先把白大神医请去‘逍遥别馆’，休息，明午再复进宫如何？”

马二凭何等聪明，一听便知高洪所说的“逍遥别馆”定是所谓“千手夜叉”唐大娘所居住之处。

果然，康醉天一闻此言，便对高洪颇表嘉许地点头笑道：“这是个好主意，唐护法内伤不轻，若得白大神医妙手回春，及早痊愈，必对你有特别赏赐……”

话音至此，略略一顿，又复目注高洪，特别叮嘱说道：“但铁首席护法的性情太怪，你到了‘逍遥别馆’要特别小心应对，否则难免会弄得灰头土脸……”

高洪笑道：“康副总管放心，铁首席护法性情虽怪，并不难伺候，只要事事照理而行，他便不会有多大挑剔。”

康醉天点了点头，说声“仍须多加谨慎”，便向马二凭抱拳一礼，告别而去。

这时，“双心魔宫”的巍峨宫门业已遥遥在望，但高洪却领着马二凭倏然转道，折向西面小径。

马二凭当然知道这是前去“逍遥别馆”，心中暗觉高兴！

他高兴的是，一来自己为“千手夜叉”唐大娘施医之际，除了可弄些手脚以外，并可从唐大娘的伤势上，对伤她之人的功力、路数看出些蛛丝蚂迹！

二来，铁心仁居然也住在“逍遥别馆”，倒要看看这位身怀绝艺、担任“双心魔宫”首席护法之人，为何号称“孤星丑客”，好像故意与自己这“孤星俊客”作对，有点挑战的意味！

他心中高兴，目中暗自察看路径地势，口中却向高洪问道：“这事倒甚奇怪，‘孤星丑客’铁心仁和‘千手夜叉’唐大娘等两位护法为何另居‘逍遥别馆’，不住在‘双心魔宫’之内？”

高洪道：“这是因为……”

他好像有所碍难，故在顿了一顿之后方自想好措词，继续笑道：“这因为铁、唐两位护法一位是嗜武成痴，不好女色，一位则春秋已高，不习惯宫中那样……”

他的话虽然中顿，未曾说完，但“双心魔宫”中荒淫极荡、胡地胡天的不堪入目之况，已然不可言喻。

马二凭本对铁心仁“孤星丑客”的外号十分讨厌，但如今听得他嗜武成痴、不好女色之语，不禁又对他生出几分敬佩。

高洪引路，转过一片小林，指着距离“双心魔宫”宫墙西面不远的一幢精致的小楼，笑着说道：“白老人家，‘逍遥别馆’就快到了，馆下与圣宫之内有地道相通，魔主倘有事，两位护法可以一呼立至，十分方便！”

马二凭哦了一声道：“‘双心魔宫’几乎已威震西北，是铁桶般的江山，宫下何必还设地道？”

高洪笑道：“地道中还有两大密室呢，一处叫‘追魂室’，一处叫‘销魂室’……”

马二凭道：“这名称则显而易见，‘销魂室’是行乐之所，‘追魂室’是囚人之用！”

高洪点头道：“白老人家猜得半点不错，‘追魂室’在‘荡心宫’下，魔主便把昨日掳来的那名对头囚在其中；‘销魂室’则在‘变心宫’下，铁心仁护法便因进过一趟‘销魂室’；创造出一种奇迹，才被‘双心魔宫’上下人物特别敬重！”

马二凭听出有异，含笑问道：“他创造了什么奇迹？”

高洪道：“铁首席坚称不好女色，我家魔主则认为人之好色，理之常情，遂笑问铁首席护法敢不敢接受挑战？”

马二凭恍然道：“原来铁心仁进入‘销魂室’之举，是接受你家呼延魔主的挑战？”

高洪道：“铁护法真非常人，他在‘销魂室’中三日三夜之久，目中所见，全是玲珑裸女，耳内所闻，全是冶荡春声，而口中所饮食的酒菜，又都全下了极强的媚药，具有催情作用……”

马二凭听得微感诧异道：“避春声甚易，拒裸女不难，但对于媚药入口，却是极伤脑筋，铁心仁在‘销魂室’中历时三日三夜之久，居然还能干干净净？”

高洪从脸上流露出敬佩的神色，双挑拇指，点头赞道：“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连我家魔主终于也服了他，笑称他不必叫‘铁心仁’，若叫‘铁心人’，更是名副其实！”

马二凭听了这段故事，不禁又对那“孤星丑客”铁心仁增加不少好感！

他蓦然想起高洪适才所说的“变心宫”之名有点怪异，遂又复问道：“高头目，你所说的‘变心宫’的名称似乎十分怪异，这是个什么所在？”

高洪面有难色，欲言又止。

马二凭欲擒故纵地摇手笑道：“高头目不必为难，白天朴自从双目盲后，雄心早淡，无意于江湖中的争奇斗胜，这‘变心宫’之名若是有什么重大机密，你就不必告我了。”

高洪被他一激，果然笑道：“这也不算什么机密，白老人家又是本宫贵宾，说说何妨！‘变心宫’中不过是住着一位‘双心魔宫’的老供奉而已。”

马二凭笑道：“你们‘双心魔宫’的人才委实不少，又有护法，又有供奉，高头目可知道这位供奉的名号叫做什么？”

高洪突然把语音压得极低，向马二凭耳边悄然说道：“白老人家，你听了后请别向他人泄漏，因我家魔主曾有密令，不许泄漏西门老供奉的名号，他在三十年前名震阴山，后被‘三仙二老’联手追戮，才假死避祸，一隐三十年……”

高洪虽然只说出“西门老供奉”五字，已使马二凭听得一惊，失声问道：“是昔年‘西荒八怪’之一、精于换心魔术的‘碧眼侏儒’西门元？”

他是失声发问，自然语音较高，惊得那高洪赶紧接口道：“不错，不错，白老人家请莫高声……”

边自说话，边自目光电扫，见四外无人，方喘了一口大气笑道：“魔主三令五申，‘变心宫’之名，已不许向外人道及，若是说出‘碧眼侏儒’西门老供奉，更将立即处死，五马分尸，白老人家倘再如刚才那等大声发话，可送了我的忤逆不孝了！”

马二凭目光遥注，已见那幢精雅的小楼上出现了一名黑衣老姬，知是“千

手夜叉”唐大娘，遂佯作未见地向高洪笑道：“‘逍遥别馆’还没到么？你家唐护法不知可在馆中？……”

高洪陪笑道：“已经到了，唐护法正在楼上倚栏眺景……”

马二凭道：“‘逍遥别馆’还有楼么？这样说来，另一位铁心仁护法，定是住在楼下？”

高洪摇头道：“都住在楼上，‘逍遥别馆’是同样的两座小楼，楼与楼之间有飞桥相通，唐护法住南楼，铁护法住北楼，楼下则是练功、会客或聚宴之用。”

语音略顿，脚步一停道：“白老人家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前面还有几十级台阶呢，高洪想先向唐护法通报一声。”

马二凭笑道：“高头目请，我不听你招呼，不会上来，因为我已知道铁护法性情极怪，唐护法身有内伤，定也心情不好！”

高洪大喜，觉得这位“瞽目神医”虽然言词锋利，人极精明，但老江湖也极上路，自己若能介绍他替唐护法治好内伤，所获赏赐定必不在少数！

他兴匆匆地刚跑完七十二级青石台阶，在楼上倚栏的“千手夜叉”唐大娘已看出他的神情，含笑问道：“高头目，你怎么这样高兴？那站在阶下的老人手持白杖，想是双目已盲，他……”

高洪止步躬身，接口说道：“那位老人家的岐黄妙术之精，堪称当世第一，名叫‘瞽目神医’白天朴，是魔主特遣唐琪、吴宁等双心二侍远去龙驹寨，请来疗治痼疾……”

唐大娘在楼上遥向马二凭望了一眼，对高洪随口问道：“既是魔主所聘神医，定必身有‘双心圣令’？……”

高洪点头道：“有，有，刚才已由康副总管验过。”

唐大娘笑道：“白大神医既有‘双心圣令’，高头目怎不陪他进宫？……”

高洪躬身道：“魔主已然传令，‘双心秘殿’至少在明日午前不会开放，故而属下特地把白老人家请来‘逍遥别馆’，想趁今夜之暇，先为唐护法一展回春妙手，唐护法不是因拼斗强敌，脏腑间有点不舒服么？”

唐大娘对敌之际虽极阴毒凶狠，但平时对于“双心魔宫”中的大小执事却极为和蔼，无甚架子，人缘甚佳，闻言之下，含笑说道：“好，高头目，多谢你对我的关切，我要送你一点小小的礼物……”

高洪深知唐大娘出手大方，心中自极高兴，唐大娘已在楼上向马二凭含笑叫道：“白大神医，多蒙劳步，我老婆子身有内伤，不太适于走动，只得仍由高头目代为迎接，你要多担待的了！”

马二凭在医道方面虽然比不上白天朴，是位专家中的专家，但因胸罗万有，文武兼资，对一切医卜星相等杂技之道，也均有相当的造诣！

故而，他一听这“千手夜叉”唐大娘说话的语音，便知对方果受内伤，并且还伤得不轻。

他把两只白果眼翻了一翻，抬起头来，遥向唐大娘所立之处笑道：“白天朴久闻唐护法的‘千手’盛名，能够略效微劳，既算光荣，也是缘法，彼此身在江湖，不必太客套了。”话完，使用手中特制的白木明杖，点阶而登，果然完全是瞎子的动作。

高洪当然抢先引路，但刚到那座两楼相连、造型极为新颖的“逍遥别馆”之前，恰巧遇着一个黑衣人从馆中走出。那是个身材瘦削的黑衣人，本就不高，头上再戴了一只极大的箬笠，遂越发显得矮了一点。

但箬笠虽然戴得极低，仍可看出他的左颊之上有道长长的丑恶刀疤，马二凭不禁心中一动，暗忖莫非这就是在“双心魔宫”中担任首席护法、据闻武功极高、脾气极怪的“孤星丑客”铁心仁？果然，高洪一见这身着黑色长衫之人，立即神色恭敬地抱拳躬身道：“铁首席……”

三字才出，那身穿黑色长衣之人便沉哼了一声，摆手说道：“铁护法就铁护法，不必再分什么首席次席？你若这样称呼，让唐护法在楼上听见，岂不要生误会？”

高洪碰了一个钉子，不敢回嘴，只得低着头儿，连声称是。铁心仁这时才把目光移注到“白天朴”的身上。

他在明看马二凭，马二凭也在偷偷看他，但两人却不约而同地各自心中一震！

这种震撼是在内心之中，他们全矜持得住，表面一点也看不出来！

震撼的原因何在，就难说了。

是绝代高手遇上绝代高手的一种自然气机？……

抑或是“孤星俊客”遇上“孤星丑客”的一种心灵感应？……震撼只是一刹那，在这一刹那过后，那位“孤星丑客”铁心仁却说了话，话是向高洪说的，他略一偏头，低声问道：“这位老人家是本宫贵客？”

好眼力，够厉害，不必问姓名，不必查身份，他仅从马二凭的神情器宇上，已看出此人双目虽盲，也不是等闲人物！

高洪躬身陪笑道：“这位老人家姓白名天朴，是岐黄妙技冠绝当世的‘瞽目神医’，由魔主特遣‘双心二侍’聘来，但因魔主今日闭宫，属下才请白大神医先替唐护法略施妙手！”

铁心仁哦了一声，向马二凭拱手道：“我唐大姊的内伤不轻，白大神医请多费心，铁心仁少时回馆再敬你三杯美酒！”

话完，绝不多言，反身就走，显得这位“孤星丑客”的性格方面十分爽直！

“孤星丑客”走了，“孤星俊客”却有点发怔！……

因为，马二凭突然有了一种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他有点全身飕飕，毛发起竖！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通常有两种：第一种原因是突然遇见一种素极畏惧、极讨厌的东西，诸如阴毒蛇虫，凶恶虎豹，或妖邪鬼物之属？

第二种原因是突然遇见了苦忆多年、梦想不到的至亲好友，或心上情人？

“孤星丑客”铁心仁是属于哪一种呢？第一种？抑或是第二种？……

“孤星俊客”、“瘦马书生”马二凭所扮的白天朴不能决定，因他发怔的时间太短，在这一瞬之间不及研究，便无法判断！

破坏他发怔思忖的因素，是两人的语音：第一人是高洪，他见马二凭对着铁心仁的背影，有点发怔，不禁愕然问道：“白老人家，你已久难见物，这样目送铁护法的背影则甚？”

第二人是“千手夜叉”唐大娘，她在“逍遥别馆”的南楼之上含笑说道：“白大神医怎么还不上来？莫非怪我老婆子失礼，不曾下楼迎接？”

马二凭心中一惊，知道自己已因那种奇异感应一时失态，差点露了马脚，遂赶紧一收思，笑声说道：“唐护法说哪里话来！白天朴知你身有内伤，行动不便，怎会那等小气？……”

语音顿处，偏过头儿，又向高洪笑道：“高头目请为我引路登楼，白天

朴是从你所说的故事中，对铁护法十分佩服，又因盲人耳力特聪，由语音中听出他身材不高，遂惊异他何来那等深厚的功力？”

高洪适才只是随口一问，并未起甚疑心，故而立为马二凭引路，含笑说道：“白老人家的耳力真好，铁护法约莫要比你矮上一个头儿，但功力之强，连我家魔主都对他相当佩服！”

说话之间，两人业已走上南楼，由“千手夜叉”唐大娘迎接到室中落坐。

略作寒暄之后，马二凭便饮下两口热茶，向唐大娘笑道：“唐护法既然行动不便，可见内伤不轻，请先让白天朴为你一诊脉象如何？”

唐大娘自然立即伸出右手，双眉微蹙地苦笑一声道：“我可以轻微走动，但背脊之间总觉有一丝寒气存留，连运玄功都无法驱除，才不敢大意，尽量休息，避免劳累！”

马二凭装得极像地先用手摸了摸唐大娘右腕的位置，然后才徐伸三指，搭向她的“寸关尺”上，完全是一副盲人动作。

他是假的白天朴，论起岐黄之学，自然略逊于那位真牌实货的“瞽目神医”。

但唐大娘是受伤，不是生病，在这察疗内伤的范围之内，马二凭不单未遑多让，并极可能比白天朴来得更有本领！

这不是乱讲，有例在先，白天朴治不了爱孙白家华所中“双心二侍”的“绝脉搜魂手”，马二凭却是略费心力，便令白家华复原如旧！

如今，他毫未藏私，真正冥心诊察，因为他想从唐大娘伤势之上，看出打她一掌，并受“金丝猬甲”毒伤的蒙面年轻女人，究竟是什么来路？

有端倪了，他已经仅凭三指，从唐大娘的脉象上有了觉察！唐大娘原是阴刁如狐、凶恶如鬼之人，看出马二凭脸颊耳根间的皮肉微一牵动，便发话问道：“白大神医，我的伤势如何？你指下如神，定已有了体会？”

马二凭装得有趣，竟站起身形，向唐大娘深深一揖说道：“佩服！佩服！”

唐大娘被他弄得满头雾水，一面还礼，一面苦笑问道：“白大神医这不是调侃我么？我已被人所伤，你还表示佩服？”马二凭坐下，扬眉笑道：“唐护法久闯江湖，功力高绝，经验老到，听说过‘天山明月掌’吧？”

唐大娘惊然一惊，颌首答道：“当然听说过，‘天山明月掌’是阴柔掌力一类中的至高绝学，难道……”

马二凭不等唐大娘往下再说，便又一拱手，接口笑道：“唐护法中了‘天山明月掌’，只在背脊间略留寒气，仅受轻伤，怎不令人佩服，若是换了我白天朴，早就没有命的了！”

唐大娘的脸上微现愧色，向马二凭苦笑一声，说道：“不瞒白大神医，我贴身穿得有一件‘金丝猬甲’，对方是手掌先被‘金丝猬甲’所伤，威力自减，否则，我大概也难免当场毙命的了。”马二凭说道：“唐门之物无不具有绝毒，那人既已受伤，恐怕……”

唐大娘冷笑道：“猬甲之上自然有毒，对方中毒后，又与铁护法硬拼一掌，毒力必然发散更快，我料他逃不出三十里外，只是……”

马二凭笑道：“只是什么？唐护法怎不说将下去？”唐大娘续道：“那人虽然蒙面、但从语音中听出，不单是个女子，并甚年轻，我真想不出何来如此少年高手，还会用几乎久未在江湖出现的绝学‘天山明月掌’呢！”

马二凭摇头晃脑地口中吟道：“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唐大娘道：“白大神医莫非已从‘天山明月掌’上想出对方的来历了？”

马二凭摇头笑道：“我猜想不出，还是先为唐护法疗治伤势要紧！”

唐大娘问道：“怎样疗治？是服用药物？还是以金针刺穴，驱除寒气？”

马二凭道：“服药太慢，用‘雷火金针’则太嫌霸道，我想替唐护法点穴推拿，以便立告痊愈！”

唐大娘向他那两只装得极像、根本毫无破绽的白果眼望了一望，失声说道：“你为我点穴推拿？……”

马二凭笑道：“白天朴双眼虽盲，尚可隔衣认穴，但唐护法贴身的那件‘金丝猢狲甲’我却惹不起，唐护法先请到内室中把那件宝衣宽卸了吧！”

唐大娘听他这样说，遂连声称谢，走入内室脱衣。

马二凭不肯放过任何机会，一面记住周围形势，一面暗中凝聚自己最擅长的“天星罡气”，准备为那唐门出身、最善用毒、全身各处无不蕴有阴毒暗器、可随时发出的“千手夜叉”唐大娘疗治伤势。

过未多久，唐大娘换了一件青色长衫从内室中走出，向马二凭含笑问道：“白大神医打算怎样推拿？要不要我躺在榻上，或是……”

马二凭笑道：“不必躺下，唐护法取张凳子坐在我面前即可，但请以背对我。”

219219 唐大娘的眉头微微皱了一皱，依言寻张凳子坐下……高洪笑道：“白老人家为唐护法施医，高洪回避一下。”马二凭摇头道：“我是隔衣点穴，高头目不必回避，有你在一旁，唐护法也可以放心一点。”

唐大娘道：“我有什么不放心呢？白大神医身有‘双心魔令’，属于魔主贵宾……”

马二凭不等她往下再说，用指尖轻轻一搭唐大娘的肩头，表示认准位置，便出手如飞，先点后推，揉遍她背后的穴道。真白天朴当然看不见，但他这假白天朴却看得极为清明！唐大娘的发髻上有根特粗特大的金钗，但却倒插，钗尖正对自己。

她足下一双凤头履，后跟特厚，也有个非仔细注目不易发现的极小的尖锐之物，对准了自己的丹田部位。

显然，这“千手夜叉”十分阴损厉害，口中虽称自己为“双心魔宫”的贵客，暗地里却仍有提防！

她只要发觉自己下指稍重，或是凝有真力，带着凌厉指风，对她有所不利时，便连头都不必回，便可以用足下暗器、发上金钗，制敌死命！

推拿点穴一毕，马二凭停下手来，向唐大娘说道：“唐护法请运口气儿，流转周身一试，看看你背脊之间还有没有那丝寒气？”唐大娘一试之下，失声道：“哎呀，先生真是神医……”高洪在一旁笑道：“唐护法请看，白老人家大概煞费苦心，他已累了一头汗呢！”

唐大娘方对马二凭注目，马二凭已拭去额上汗渍，对高洪苦笑道：“高头目，我这一头汗水不是累出来的，是吓出来的！”高洪不解道：“吓出来的？此话怎讲？”

“江湖中说得好：‘画皮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唐护法以背相对，任我点穴，不会不加提防，她又是名震当世的暗器名流，‘金丝猢狲甲’虽已脱去，但至少还有两三件威力无比之物对准我的要害，可以念动即发！白天朴稍一不慎，立遭惨劫，你说我会不战战兢兢，吓出一头汗么？”

唐大娘暗惊对方江湖老到，心机厉害，但因所说全是实情，也只好默认

一笑！

马二凭笑道：“除此以外，唐护法在所着的衣衫之上，还染有慢性奇毒，如今既已证明白天朴并无祸心，而所受‘天山明月掌’的余寒也告祛除，可以把你独门的解药赐给我老瞎子了吧！”

唐大娘脸皮极厚，也不禁双颊飞红，一面探手取药，一面向马二凭陪笑道：“白大神医，你要原谅，唐赛花的淬毒青衫，已有一二十年，绝不是有所怀疑，特别为你而设！”

好刁滑的“千手夜叉”，虽已手持一粒解药，但却偏偏举向左方，不在身前地位。

马二凭何等聪明，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点穴推拿，下手太准，使“千手夜叉”唐赛花对自己究竟是否盲目，也已起了疑窦！他遂佯作不知唐大娘持丹向左，仍把右手伸在身前，微笑说道：“白天朴平素少入江湖，能与唐护法在这六盘山中相会，总算有相当缘份，大家既成朋友，就不必太计较了。”

唐大娘见对方把手伸往身前，不曾偏左，心中疑思立减，悄然移过手儿，把丹药递在马二凭的掌心笑道：“我自炼解药在此，其实此举大概多余，白大神医的青囊妙技，能生白骨、起沉痾，还会把我这点出自四川唐门，但曾略加改进的区区毒力放在心上么？”

马二凭笑道：“那不一定，常言道：‘一人用毒，千人难解。’能解任何毒力的罕世圣药毕竟难寻，等我弄清楚唐护法用的是哪几味毒药，再设法祛解时，或许毒力早发、身入黄泉也说不定。”笑语一毕，投药入口，取水咽下，但马二凭悄悄用了手法，这粒唐大娘的独门解药却并未下喉，滚入了他的大袖之中。因为马二凭神功早运，十指成钢，根本就不曾中毒！

他故意如此，无非想骗取一粒唐大娘的独门解药。

原因在于，据闻另一位来救秦盼盼之妹的蒙面年轻女子——也就是用“天山明月掌”伤了唐大娘之人，曾中唐大娘“金丝猬甲”的毒力，他遂临时起意，弄颗独门解药在身，比较稳妥！马二凭立意应付唐大娘后，便饰词外出，在三十里周围——唐大娘所认定对方毒力必发、难以逃脱的距离之内，寻找那位与自己来意相同的蒙面年轻女子，急加援手！

虽然，白天朴可以极具解毒能力的“龙涎解毒丹”相赠，但总以取得原来的解药较为稳妥！

唐大娘虽然江湖经验丰富，人极刁狡，但也绝想不到对方会有这等打算，遂未看破马二凭藏药入袖、不曾吞药入口之举。高洪是个粗胚，自更懵然不觉！

马二凭静坐片刻，佯作等药力行开，略一运气吐纳，便对唐大娘笑道：“唐护法，你请往静室之中作上一遍吐纳功夫，‘天山明月掌’之伤便可以彻底痊愈！我老瞎子因每日晚间均有散步的习惯，就请高头目陪我走动走动。”

唐大娘也觉背脊间那丝寒气虽祛，但骨节间似乎仍有微酸，遂不再客气，点头笑道：“好，我就遵嘱做一遍吐纳功夫，等白大神医散步回来，再陪你开怀畅饮！”

马二凭微笑起身，与高洪下楼，唐大娘则进入静室。

马二凭因存戒心，在到了楼下时，故意以手中白木明杖，点击地面，发出空隔的声响，口中并低低咦了一声。

高洪笑道：“这地下本是空的，白老人家难道忘了我曾经告诉你，这‘道

遥别馆’之下有地道，可以直通宫内最重要的‘双心秘殿’么？”

马二凭道：“这地道怎么走呢？”

高洪因见他为唐大娘施医已见神效，自然毫无戒备之心，应声笑道：“在外只需把梯旁第一条朱红栏杆用力左转，地道自现门户，在内则拉动一枚金环，出口便开启。”

马二凭笑道：“这秘道的门户开启方法倒颇简单，但既然直通最重要的‘双心秘殿’，则地道之中定设有厉害埋伏，高头目可曾见识过么？”

高洪摇头道：“在下虽曾数度通行地道，但均系奉命有事，其中埋伏自然不会发动，也就无法了解它的厉害程度，但据总管告知，地道长七十丈，中有七道极难通过的神妙埋伏，千万不可由于好奇而妄加触发，尤其是地道中所有的红色之物，全须避免触碰！”

马二凭虽然一身绝艺，侠胆包天，但因知“双心魔姬”呼延楚楚乃“天外三魔”之一，盛名绝非幸致，魔宫中好手如云，自己纵然修为再高，孤身涉险，势力太单。必须步步小心，不可丝毫托大，遂把高洪所告“地道中所有的红色之物，全须避免触碰”之语记在心上。

得出“逍遥别馆”，到了一处比较幽静的无人之处，马二凭突然伸手向右一指，失声道：“高头目，那是什么奇怪声息？……”

高洪耳中虽无所闻，也向马二凭所指之处转头看去。

他头儿刚转，脊心一凉，便被马二凭悄然出指，制了穴道。

其实，马二凭要制高洪，易如反掌，只因生恐少时还有用他之处，才略费周折、不让对方看见是自己出手。

高洪一失去知觉，马二凭便将他藏入暗处，立刻展开绝世身法，尽速奔驰！

因为他打算要在距离“双心魔宫”约莫三十里处的南北东西各个可能所在，试试能否寻得中了唐大娘“金丝猬甲”之毒的蒙面年轻女子，用所获独门解药及时救治？

这是一桩艰苦任务，艰苦之处，在于马二凭没有太多时间！三十里不远，在他说来，可谓顷刻即至，但只有大概距离，没有确实方向，可够他辛苦找的！

尤其是，唐门之毒，举世闻名，唐大娘被逐离唐门后，更把各种毒器的威力，费尽心机，特别加强，其厉害程度可以想见。那蒙面年轻女子中毒已有这久，是否一息尚存？倘若自己费了苦心，把她寻着，业已玉殒香消，或是化为泡着黑衣的一滩血水，岂不太以扫兴！

由是之故，马二凭不单足下如飞，并穷极目力，眺望四外，把任何一处可能藏人的所在都未放过。

到了，不是找到人了，而是约莫已飞驰到了距离“双心魔宫”约莫三十里左右的距离。

以“双心魔宫”作为圆心，南北东西的三百六十五度之中，马二凭选的是哪一个方向呢？

他当然不能盲目乱跑，对于首先起点的标准位置，他必须有个选择。

马二凭姓马，他的选择也是从“马”的身上所获的学问，这种学问就叫“饿马归槽”。

骑上一匹饿马，倘若不加控制，它必会拼命归槽，而且方向奇准，速度奇快！

饿马既然如此，伤马何独不然？问题是“槽”在何处？马二凭虽然不知黑衣女子的身份，不知她槽头何在？却可以推断出一个大致的槽头方向。

这方向就是商山，也就是秦黛黛被掳劫的来路！

因为那黑衣女子既也参与大闹金鼎峡、援救秦黛黛之举，便定然知道同路人中有位“烟雨庵主”玉清师太，甚至于知道还有自己，极可能均在赶赴六盘声援的途中。

既然如此，她身中“金丝猬甲”毒力之后，岂不最可能奔回原路，找寻自己暨师姊玉清师太？

主意打定，马二凭便认准归路，尽速狂奔，但奔到距离差不多时，也就是距离“双心魔宫”二十六七里之际，却不得不停下脚步！

原因是一道波涛湍急的宽阔河流，阻住了马二凭的去路。马二凭足下忙停，心中一喜！

他心喜之故，是认为既有此河阻路，那黑衣女子仓卒间无法觅舟摆渡，必在沿河一带觅地歇息，或自行设法祛毒。于是，他沿着河道慢慢寻找。

马二凭是向右开始找出了七八里许，便发现河边有间似是摆渡人所建的极为简陋的略避风雨的茅屋。

这茅屋既破又烂，更不隐蔽，马二凭本未存有多大希望，只因河边未见有什么足以藏身之处，才信步走过一看。谁知一看之下，竟看得心头腾腾乱跳，大吃了一惊！因为这茅屋中别无所有，只有一张草榻，榻上却蜷卧着一个黑衣人。

虽然，那人是面对里卧，但从身材上以及头上半落的面罩中所显露的乌灵长发看来，已分明是个女子。

此时、此地，不会再有他人，马二凭知道自己误打误撞，一寻便着，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于是，他站在门外，微抱双拳，向榻上黑衣女子含笑说道：“在下马二凭，闻得姑娘误中奇毒，特地设法取得独门解药，赶来相助……”

他因彼此是同路人，无须再用什么“瞽目神医”白天朴的身份，遂毫不隐讳地直报马二凭之名。

但他“瘦马书生”之名虽威震冀北，这躺在榻上的黑衣女子却连理都不理。

马二凭知道不对，因为彼此分明同仇敌忾，对方不论是何身份，都不应对自己摆甚架子？

尤其，她头上面罩半脱，蜷卧姿态又颇怪异，看来颇像是本在榻上盘坐，运功逼毒，陡然无法支撑，猝然晕倒的模样！难道毒未逼出，或是奇毒猝发，此女业已……

想到不祥之处，马二凭也顾不得再讲什么礼貌，闪身到了榻前，伸手把那黑衣女子的身形翻转。

黑衣女子身形才一翻转，头上半脱的面罩便告完全脱落！这是一张陌生的面孔，也是一张美秀高华无比的圣洁少女的脸庞！

马二凭手上所触，目中所视，构成了心中的怔！心中的惊！心中的一丝安慰！

怔的是好美好美的绝色年轻女子，但此女从未见过，她是何人？

惊的是手触处一片冰凉，黑衣女子的全身均已湿透！安慰的是全身均已湿透冰凉，但胸前却有一丝温暖，些微跳动！

这现象，使马二凭明白了黑衣女子所遭遇的情况……他知道黑衣女子驰至此处，毒力渐发，又无计渡河，只得沿河疾走，寻了这么一间略可避风躲雨的简陋茅屋，便盘坐行功，想以深厚修为逼出所中的奇毒！

逼毒成效虽尚未知，但她的内力真气显已用竭，遂告冷汗遍身，突然虚脱晕绝！

原因业已推断想出，救治的手段却又如何？

第一步，马二凭先到室外寻来大堆枯枝，在室中生起一堆温暖的大火！

因此地严寒，此女内力既竭，人已虚脱，周身又均水湿，若不立即生火暖室，替她换去湿衣，慢说伤毒齐发，便冻也把她活活冻死！

生火极快，换衣也不难，因为马二凭如今是“瞽目神医”白天朴的装束，但身边行囊中仍有件平素所着的青衫，恰好可给黑衣女子暂时蔽体。

但换衣时的目触，却是绝大的难关，那玲珑的胴体，美玉般的肌肤，已使人一见销魂，何况还要亲手替她拭干显系为了逼毒从周身毛孔中所腾发的湿湿汗渍！

幸亏马二凭风流蕴藉，游戏江湖，在美女丛中打惯滚儿，真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胸中又弥漫着一团浩然正气，才对这赤裸的女体无动于衷，连拭汗换衣之际也绝没有趁机揩油的丝毫轻薄举措！

生火换衣之后，便是喂药！

马二凭不管黑衣女子运功逼毒之举是否已竟全功，仍觉非把唐大娘的那粒独门解药喂她服下，才可安然释念！

如今，黑衣女人已晕绝，知觉未复，要想喂她服药，除了接唇度液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马二凭只好占了人家一点小便宜，但四唇相接，度药下喉之后，便立即离开，毫无亵渎的意味！

最后一着，也就是最费力气的一着，便是隔体传功！

马二凭必须以本身真气，极慢极慢地传入对方体内，流转奇经八脉，使黑衣女子业已力尽虚脱的垂死状况，稍获改进，再引导她本身那一丝残存的气息，神归紫府，气纳丹田，才算是救回她一条小命！

这种工作，不单费力，并须费时，绝对心急不得，倘若所传真气速度稍快，或劲度稍强，都会令黑衣女子在这极脆弱的身心状况下无法禁受得住，立告香消玉殒！

在这隔体传功中有桩大忌，就是突来惊扰，故而，武林高手于采取这项不得已的艰难行动时，多半请人护法！

马二凭如今去找谁护法？他顾不得了，他只有付诸命运的孤注一掷！

据他估计，他替这黑衣女子隔体传功，在业告虚脱、只剩一口气的状况下，使她慢慢恢复生机所需的时间，约莫要两个时辰左右！

换句话说，他如今最需要的，是两个时辰的平安！

两个时辰内能绝无外扰，平安度过，则上上大吉，自己虽耗费不少气力，那黑衣女子却可捡回一条小命！

倘若追兵掩至，外敌袭来，自己只要一分神应敌，便告前功尽弃，无法再替这位美得惊人的黑衣年轻女子绾命九幽，追魂地府！

反正他们江湖游侠之人做惯了当为则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不计成败之行，马二凭对这桩明知艰巨且吃力未必讨好的事儿，立即付诸实行。

但他在实施之前，必须作好准备工作，先把火加足，又把枯枝堆在手边，

以备随时掷添，不令火堆熄灭！

马二凭把黑衣女子半搂怀内，左掌贴上她脊心穴，便把本身内力真气化为一丝柔和热力，从掌心缓缓传送。

起初，诸事顺利，但约莫过了半个时辰，感觉出黑衣女子体内气机渐活，再有片刻便可被自己导引得慢慢流转周身、逐渐恢复的重要时刻，马二凭剑眉微蹙，心头一紧！

因为他冥心行功，听觉特灵，发现有三个人，一东二西，正向这茅屋悄悄掩进！

光明正大的行路足声，或许不是追骑，像这等分头悄悄掩来的行径，分明是“双心魔宫”的爪牙无疑，只不知是追蹑这黑衣女子，或是追蹑自己？

黑衣女子曾大闹“双心魔宫”，呼延楚楚必曾对她派出追骑，殆无疑问，自己则曾点倒高洪，万一他被人发现，也会惊动铁心仁、唐大娘等起疑，追寻突然失踪的“瞽目神医”白天朴……

如今，救人之举正到紧要关头，对头已掩向茅屋，叫自己难于两全，岂不太煞风景？

马二凭眉头蹙得紧紧，倏然口角浮现冷笑，双眉高高一挑，目中也闪射出炯炯芒彩！

这位武功虽高，平素游侠江湖却极少杀人的“瘦马书生”，竟陡然大起杀心！

他这是被逼，马二凭因自己无法停止隔体传功之举与对方缠战，遂只得从左掌继续传功，为黑衣女子导气归元，右手则凝足“天星罡气”中最高深的“乾元指力”，准备在敌方现身之际，一指一个，在最迅速的时间之内把他们结果打发。

这样作法，在杀人方面他几乎有二十成的把握，但在是否会影响黑衣女子复原之举方面，却连二成把握都拿不准！

足声，越来越近，东面的，约莫距离一丈，西面的，只有八尺！

马二凭的眉头杀气与目内精芒也随着东西两方的悄然步履，越来越浓，越来越亮！

杀气由浓而淡，目光闪亮而渐趋迷惑……

目光中的杀气的突然变化，自然是由于环境的变化而起！

所谓环境变化，就是从东面来的一人足声和西面来的两人足声，突然同时停止。通常的情况是他们互相一打招呼，略微停止，跟着便是发起更迅速、更剧烈的行动！

但此刻不然，东西双方来人，虽然略微停止后又有行动，但行动却不是加速扑向这座茅屋，而是互相会合、行往另一所在！所谓“另一所在”，是在这茅屋之北，也就是那条奔流湍急的大河畔！

马二凭心中大奇，暗忖他们不来察看分明火光升起、显然内中有人的茅屋，却去河边则甚？

奇怪？静听……

更奇怪的声音发生了！“噗通……噗通……噗通”，这是三具人体入水之声，也就是这从东西方掩向茅屋的三个人在到了河边后，竟毫未迟疑停留地全都跳下河去！

这奇怪的举措是自动？还是被动？

马二凭很快便有了答案，他认定这是“被动”！

认定的准则在于“声音”，假如那三个人是有事入水，自动穿波，则他们的水性必高，身法灵巧，所听得的不会是奇拙无比的“噗通”声！

这样说来，是有人相助，将这三名来敌一一掷入波中？……但这人是谁？那三人为何毫无反抗？被他处置得这般容易？马二凭想不通了，但他知道谜底就快揭开！

因为，另一个足声极轻微极轻微地从河边响起，向这茅屋走来。

这个人应该是友非敌，只要他一露面，自己不单有了护法之人，所弄不懂、想不通的事儿也必一问即解！

奇怪？马二凭认为即将揭晓、一问即知的问题，大概暂时不会揭晓。

事情有点出于意料，那足声走到茅屋之前，竟不进门，只是“吱吱”微响地不知在门上画些什么！

不管画的是什麼，这举措显然是对马二凭来个划字留书！既然划字留书，这人便不愿和马二凭相见，否则他又何必多此一举？

马二凭皱眉头了，因为他此时太孤独了，需要朋友，最低限度他也需要有人在还剩下的一个多时辰的重要时刻中替他担任护法，免得前功尽弃！

故而，他蹙不住了，不能不开口地低低发话，说了声；“朋友留步！”

他必须在对方留书未毕之前开口，否则，等对方划完字后，可能便飘然而去。

但马二凭虽然发话，那藏在茅屋门外未曾现身的神秘人物却不理他。

所划的字儿也转瞬即毕，好似为数不多，一语而已。脚步声起，神秘人物走了，他仍是走向来路河边。但最多走出八尺，便没了声息！

马二凭替黑衣女子传功续命之举，虽然始终在继续，不敢稍停，但心中好不惊诧！

因他自信耳力之聪，至少可在十丈之内分辨出针坠叶飘，甚至于花开花落！

如今这神秘人走出八尺便没声息了，只有两种可能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对方在功力修为方面比自己高得太多，他突然施展出什么罕世神功，化为一缕烟，一朵云，或一片浪花，在地上，在空中，或在河水之中，毫无声息地冉冉消失！

假如是这种可能，则此人太以可怕！

第二种情况是这神秘人于走出八尺后便未再动，他冒着寒风屹立在河岸上，眺望四外，为自己救人之举护法！假如是这种可能，则此人太以可敬！也太以可爱！究竟是可怕？可敬？抑或可爱？

马二凭弄迷惑了？由于心神不定，几乎连隔体传功的救人之举，都有点气机不纯，险些出了岔错！

马二凭不由惊然一惊，赶紧一志凝神，把一切杂念完全摒诸心外！

他是有高深施为之人，这一尽摒百虑，全力施为，竟约莫提早了半个时辰便大功告成，绾魂九幽，救了那黑衣女子的一条性命！

其间，马二凭仿佛又听得茅屋外有过声息。待黑衣女子的气息已被自己导引得可以自行流转后，才向对方耳边轻轻说道：“姑娘，你一身湿衣业已烤干，请自行更换，我到这茅屋之外看看。”话完，轻轻放下那黑衣女子，便一闪身形，飘出茅屋。他目光首先所注之处，是茅屋之北的八尺左右，也就是那神秘人失去声息的所在。

那里正是河岸，岸下便是滔滔东去的湍急河流！

但河岸上没有丝毫人影。

这现象并不代表神秘人的功力太高，可以化为烟云浪花而消失，马二凭仍认为神秘人曾冒着彻骨寒风，立尽终宵，为自己辛苦护法！

因自己曾隐约听得第二度有人落水的声息，但那时自己正专心行功，神秘人若是在自己功成前悄悄溜走，却属太难发觉！人既不见，茅屋门上应该总有留书！

果然，门上划有字迹，极为简单，只有八个字儿，写的是：“不欺暗室，前罪可免！”

马二凭脸上一热，心头一惊，双目中闪现出茫然的神色……他知道神秘人不是后来，是先就在此，自己为黑衣女子脱衣喂药等旖旎风光全落在这神秘人的眼内，才会有“不欺暗室”的嘉勉评语！

但第一句“不欺暗室”的嘉勉评语虽好，第二句“前罪可免”的结语却太以令人迷惑！“前罪”？“前”是何时？“罪”是何事？……

这“何时”“何事”二者太令马二凭莫名其妙，他由于近两日装扮“瞽目神医”白天朴业已装成习惯，竟自眉头深蹙地翻起白果眼来！

白果眼儿才翻，茅屋门儿忽启，业已换回原服的黑衣女子俏生生地当门而立，目注正翻着白果眼的马二凭，发话问道：“老人家，是你为我萧冷月祛毒疗伤，绾魂续命？”

乖乖！名震江湖的“孤星、冷月、寒霜”中有位“冷月仙娃”，金鼎峡中有个金冷月，如今，又出现了一个萧冷月，武林莽莽，冷月何多？

一时间，马二凭无暇思考这些，他只以点头作为对萧冷月问话的答复。

他才一点头，萧冷月便盈盈下拜，面含娇笑说道：“老人家活命恩深，无以为报，萧冷月甘愿拜在老人家的膝下作为螟蛉义女！”

这一拜，拜得高！拜得太以恰当！

第五章 双心镜殿

本来武林仗义，游侠江湖，救人性命，或被人所救，乃是常事，不一定非要谈甚报答不可！

但眼前情况不同，萧冷月是玲珑剔透之人，她在换衣之际，知道自己曾全身赤裸，甚或还有合唇度药的情事，若是与这救命老人结为义父女关系，便可消解掉一切难以为情的尴尬事儿！

谁知她虽然想得极好，马二凭却有点不识抬举，不肯受这一拜！

萧冷月刚待折腰，马二凭便伸手把她拦住，含笑向她说道：“萧姑娘千万不可如此，我的年龄并不比你大上多少……”

这句原本含意是相当谦礼的话儿，居然竟似蕴有绝大力量，使萧冷月入耳之下，立即全身一震！

她本是面含娇笑，一闻马二凭之语，笑容立收，凝望对方，失声问道：

“你……你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你……你……你到底是谁？”

马二凭觉得双方既是同仇敌忾之人，再若虚伪，便成失礼，遂一面伸手卸除脸上的化妆，一面含笑说道：“我比萧姑娘最多只会大上四五岁的光景……”

说至此处，其他化妆虽然尚未卸除，但双目亮如点漆，变成了一位英挺绝世、风神潇洒的翩翩美男，再不是翻着两只白果眼的龙钟老叟！

马二凭这张英俊脸庞，在武林红粉、江湖婴宛之中虽曾大出风头，饱受欢迎，享过不少艳福，但今日却大大吃瘪！萧冷月的绝代娇靥瞬息连变！

听得对方比自己只大四五岁时，脸上已是一片惨白……再看见马二凭不是盲目老叟，变成了一位睁大两只星眸的俊美少年时，脸上又变成一片红！

白，是惊色，红，是羞颜！

当然，萧冷月在换回衣服时，知晓自己曾被脱得一丝不挂，这种情况若是被位盲目老人所为，还有点说得过去，如今竟是由一位目光灼灼的俊美年轻男子动手替自己袒裼裸裎、接唇度药，却叫她怎的不惊，怎的不羞得难以为情？

常言道：“恼羞成怒。”萧冷月的情况便是如此，而马二凭也像是在对方“恼羞成怒”的情况下吃了苦头！

他的俊脸才露，萧冷月玉掌已挥！

一来，马二凭委实想不到对方刚欲盈盈下拜，如今竟会举手就打！

二来，萧冷月的一身功力修为不下于马二凭，面对面地挥掌奇袭，即令他有意闪避，也未必闪避得开！

故而，“啪”的一声脆响起处，这记耳光可挨得实而又实！不单挨得实，并且挨得重，一张俊脸，立即红肿了半边，甚至于并从嘴角间微沁血渍！

马二凭纵横江湖，何曾受过如此折辱？当然狂烧怒火，立上心头！

火，最怕水，马二凭怒火才冲，偏偏就遇见了天生能克火之物！

克火之物是水，水从何来？……

水在萧冷月那两只仿佛能装得下整个世界、绝美绝美的大眼眶内！

马二凭望着含蕴满眶泪水、将落未落、神态极为楚楚可怜的萧冷月，满腔怒火才冲便息，手抚红肿的左颊，长叹一声，把语音放得特别和藹地缓缓说道：“萧姑娘，你行功逼毒，遍身冷汗，已然虚脱晕死，更值塞上风高，天寒地冻，非换衣取暖，隔体传功，并喂食独门解药，无法使你复原度劫，

万般无奈，只得从权……”

说至此处，马二凭略微提高语音，目中神光湛然，又继续说道：“我马二凭堂堂奇男子，巍巍大丈夫，敢夸‘艺有未曾经我学，事无不可对人言’，今夜之事纯系医者襟怀，毫无乘危之念，绝无轻薄之举，磊落此心，可誓天日，尚请萧姑娘委屈见谅，莫加误会才好！”

萧冷月是玲珑剔透、聪明绝顶之人，刚才怒掴马二凭，只是一时羞窘，但出手以后，怒气一泄，心中立即明白，知晓打错了人！

因为马二凭若是好色不端之徒，救人前纵或危机一瞬，不及轻薄，但在自己恢复生机以后，还会肯放过怀中裸女？不来个大逞手足之欲，甚至于……

结果对方在一发觉自己恢复神智后，立即避出茅屋，嘱令更衣，其人品之端，委实江湖少见！

如此品格，如此恩情，反而挨了自己羞恼成怒、糊里糊涂的那一重掌，真……真……真是岂有此理……

故而，萧冷月适才的一掌是“恼羞成怒”，如今的满眶泪水，却是“羞愧成悲”！

既然“羞愧成悲”，则她这满眶泪水之中，便属充分含蕴了向马二凭求恕的意味！她向马二凭求恕，马二凭又按捺怒火，反要她委屈见谅，岂非两人都心意相同，太平无事？

不然，天下事奇妙无比，萧冷月虽向马二凭求恕，却受不了他这毫不嗔怪，一切归咎本身的大度宽容之语……马二凭若是掴还她一记耳光，甚或加上两记利息，萧冷月心中倒还好受一点……

如今，对方只是说明立场，表叙经过，反而请求自己谅解之语，委实每一个字都宛如一根利针，刺激得萧冷月羞上加羞，愧中添愧，根本无法消受！

她咬牙一叹，纵身飞起，一头往墙上撞去！

屋是茅屋，墙是土墙，纵然撞上，也不至于会把萧冷月撞得脑浆迸裂！

但马二凭人在面前，并留了神，怎肯坐视不救？

刚才，他是不曾留神，以致挨打，如今，他留了神，却未曾挨打，恰好用来自救！

萧冷月娇躯才纵，马二凭猿臂双伸……

软玉入怀，温香在抱，这风光十分旖旎，但马二凭却不敢享受，准备把萧冷月立即放下。

当然，对方已为曾遭男子轻薄以致羞愧轻生，如今哪里还能……

手还未放，妙事又来，萧冷月一面滴落那满眶泪水，一面紧偎在马二凭的怀中，低声说道：“马大哥，你就这样抱着我吧，刚才那样被你抱过，我们已不算外人，请你再抱我一会，让我心中平定平定，也许会好过一点！”

好！这“我们已不算外人”一语，是直言，是硬扣，但直中有媚，硬中含情，真所谓斯人夸绝代，斯语足销魂！但马二凭似乎对这绝代佳人的销魂腻语竟有点承受不住、消受不起，虽仍抱着萧冷月的娇躯不好意思放下，但那两只力能扛山举鼎、威足斩虎屠龙的壮健手臂却有点微微发抖！

萧冷月一双妙目中仍充满泪光，极为语柔音媚地低低说道：“马大哥，你想想看，武林儿女虽然比较开通，但也不能太越礼教，我全身清白无不入你目中，假如你要我再活下去，我是否除了不把你当作外人以外，业已没有第二条路儿可走？……”

这是硬托终身，但话儿说得婉转，既入理，又合情，使马二凭无词可驳，

无地可退。

他方长叹一声，萧冷月又在他怀抱之中仰着头儿问道：“马大哥，你除了‘瘦马书生’马二凭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更崇高的身份？你是被当世武林人物目为第一流中第一流的高人侠士‘孤星俊客’？”

人家既然知道，怎能再复隐瞒？马二凭只好微带诧异地点了点头！

萧冷月神态美绝天人，带着盈眸珠泪，嫣然一笑说道：“马大哥，你不必叹气，我不会辱没你，你是‘孤星俊客’，我是‘冷月仙娃’，也许前世慧修，今生缘合，江湖人物‘孤星、冷月、寒霜’之赞，早就把你和我拉得配在一起了呢！”

马二凭虽知萧冷月功力极高，修为极厚，却也万想不到她就是与自己齐名并誉的“冷月仙娃”，不由剑眉微挑，神情惊诧地又对怀抱中的绝代佳人盯了两眼！

萧冷月樱唇一噘，佯嗔道：“马大哥还看什么？是我的容貌配不上你？功力配不上你？还是声名配不上你？”

马二凭苦笑道：“萧姑娘……”

三字才出，萧冷月便变色叱道：“还叫我‘萧姑娘’？赶快改叫‘月妹’，否则，你就不必抱住我了，萧冷月无颜再与世人相见！”

马二凭真叫被硬赶鸭子上架，不得不遵命改口，苦笑说道：“月妹，我不是嫌你配不上我，马二凭青衫落拓，得妻如此，尚复何求？我……我绝非假道学，我是另有苦衷！”

萧冷月见他业已改了称呼，遂把满脸冰霜换成了花娇柳媚，说道：“不要紧，马大哥，我了解你的苦衷，也能解决你的苦衷！”

马二凭瞪眼了，一双星眸，几乎瞪圆！但不是因怒而瞪，是因诧而瞪！

“解决苦衷”一语，已颇奇怪，更奇怪的是萧冷月居然自称可以了解马二凭的苦衷！

故而他瞪着一双俊目，凝望怀中所抱的萧冷月，诧声问道：“萧……月妹，你真能了……了解我的苦衷？……”

萧冷月嫣然一笑道：“江湖中既有‘孤星、冷月、寒霜’之谚，则三者缺一不可，你是‘孤星’，我是‘冷月’，尚缺一位‘寒霜’，我了解你的苦衷，便是不以有我这‘冷月仙娃’便告满足，你还想找到那位，并拥有那位‘寒霜公主’！”

马二凭连连摇头，皱眉说道：“月妹莫要胡猜，我确实有位青梅竹马的旧时情侣，如今也入江湖，必须寻找，不容辜负，但却不是什么‘寒霜公主’，而是‘寒心仙子’……”

话犹未了，萧冷月便失笑接道：“我才没乱猜呢，狄小珊姊姊对你自称‘寒心仙子’，但在江湖人物口中，她却是名震八荒的‘寒霜公主’！”

“狄小珊”三字的确听得马二凭大惊欲绝，忙向萧冷月急急问道：“月妹竟认得咬过我一块肩头血肉的狄小珊么，这样说来，‘寒心仙子’就是‘寒霜公主’？”

萧冷月笑道：“当然认识，要不然我怎么能说了解你的苦衷？”

马二凭急道：“月妹知不知你狄小珊姊姊今在何处？”

萧冷月嫣然答道：“我不知道，但有法儿找到她，不然，我又怎么能说可以解决你的苦衷？”

马二凭惊喜交集道：“快说，月妹快说，我们怎样才能找到狄小珊……”

一语才毕，不禁俊脸微赧，又向萧冷月愧然苦笑，说道：“月妹，我与狄小珊交情太厚，对她过份情痴，请你不要生气，并不要笑我！”

萧冷月正色道：“我不单不会生气，不会笑你，并对你十分敬爱！假设马二凭怀中抱了萧冷月，心中便忘了狄小珊时，便是位薄幸男儿，萧冷月也不会敬你爱你，要离你远去，让你真正变成一颗寒冷寂寞的‘孤星’了……”

说至此处，嫣然一笑又道：“马大哥，放开手儿吧，彼此话已说明，我不会再寻自尽，但在寻着狄小珊姊姊，与你先完夙愿之前，我萧冷月也绝不会和你有逾越礼教的亲热举措！”

人的心理往往妙到极处，刚才萧冷月要他抱时，马二凭手儿发抖，有点不大敢抱，如今萧冷月不要他抱时，马二凭又有点心儿发颤，舍不得放手……

说也难怪，萧冷月人比花娇，又是正派侠女、名震天下的“冷月仙娃”，偎在怀中，怎不令马二凭骨蚀魂销，“怦怦”心跳！

由于抱得甚紧，胴体紧偎，萧冷月觉察出马二凭的“怦怦”心跳，也体会出他舍不得放下自己的魂销骨蚀的心情，不禁又从眼角涌现出两粒晶莹的泪珠，幽幽一叹说道：“马大哥，我允许你再抱我一盏热茶时分，以后，除了寻着狄小珊姊姊，由她占先，与你完成夙愿外，不论人前人后，都不许你对我太亲热了！”

经萧冷月这样一说，马二凭又有点不好意思起来，竟胀红着一张俊脸，放下萧冷月软绵绵、香喷喷的玲珑胴体，放弃了再温存片刻的销魂享受！

萧冷月见了他这副前后矛盾、失神落魄的样儿，不禁忍俊不禁地“噗哧”一笑！这一笑，把马二凭笑得更是惭窘，赶紧改变话头，向萧冷月问道：“月妹，你既不知狄小珊如今何在，却又怎找？”萧冷月道：“我不知道，有人知道。”

马二凭道：“知晓狄小珊踪迹之人是谁？”

萧冷月笑道：“是秦黛黛，‘七杀凶魂’秦盼盼的妹子，也就是你我前来‘双心魔宫’准备援救之人。”

马二凭向萧冷月深深看了一眼，以一种惑然的神色说道：“月妹，你说得清楚一点好么？狄小珊、秦黛黛和你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萧冷月笑道：“抽丝剥茧，说来话长！”

马二凭道：“扼要简明，长话短说！”

萧冷月点头道：“好，我从狄小珊怒入江湖说起。你们以前那些竹马青梅，温馨旖旎，以及她年年为你在金风玉露时节痴痴伫望、立尽黄昏等你的情事，大概不必说了。”

马二凭苦笑道：“对，月妹请讲，我最渴望知道的，便是狄小珊怎会也入江湖，并于极短时间之内练成上乘绝学，变成了‘孤星、冷月、寒霜’三者之一？”

萧冷月道：“当年，狄小珊一时情急，咬了你一口，你剜肉酬情，长啸而去以后，猜不猜得出狄小珊当时情况怎样？”马二凭一怔，摇头道：“不容易猜，大概是由爱转恨？……”萧冷月白他一眼，忽然说道：“马大哥，你这位‘孤星俊客’虽然风流潇洒，尝惯胭脂，在绮罗丛中打过滚儿，怎的却不太明白女孩儿家的心理？狄小珊根本不曾由爱转恨，她是爱你更深，恨她自己，后悔不该咬你，并深信你去后不久必会回头，遂决心站在原处，苦苦等你……”

马二凭感动得俊目中泪光流转，摇了摇头，喟然叹道：“她……她……”

她太痴了……”

萧冷月笑道：“狄小珊姊姊对你委实太痴，但却因‘痴’得福，她遇见了‘大痴婆婆！’”

马二凭讶道：“‘大痴婆婆’？这……这‘大痴婆婆’是谁？”

萧冷月答道：“是一位武功高绝，长年住在北天山‘大痴谷’的‘大痴宫’内，极少在江湖走动，不为世晓的武林奇人！”

马二凭听得有点不懂地目注萧冷月，皱眉苦笑说道：“当年，狄小珊咬我一口之处是在江南……”

萧冷月笑道：“不错，‘大痴婆婆’便是不辞万里，远涉江南，去赴一桩三十前得所订的痴绝约会，才巧遇因痴得福的狄小珊，成就了一桩武林痴缘！”

马二凭嘴唇启动，正欲再问，萧冷月却已嫣然微笑，又复说道：“‘大痴婆婆’遇见狄小珊姊姊时，她正苦苦等你，从黄昏等到黑夜，从黑夜再等到天明，等得整个人都成了花憔柳悴无法支持的状况，‘大痴婆婆’先是怜人，见了狄小珊的绝世风姿，十分投缘喜爱，后是怜情，问明缘由后，深觉狄小珊痴得可怜，痴得可爱，并具有上乘根骨，堪为她一身绝学的衣钵传人！遂向狄小珊说，要等你从江湖中厌倦归来，不如到江湖之中找你！……”

马二凭瞿然道：“这一道理也说得过去。”

萧冷月含笑道：“狄小珊也深觉有理，但却忧虑自己的羸弱质，怎入得险恶江湖，并须南北东西，天涯海角，追寻心上人儿的踪迹？‘大痴婆婆’闻言，遂慨然承诺，只要狄小珊拜在‘大痴’门下，自己必用尽方法，于七年之内使她速有大成，最低限度也能与你分庭抗礼，在武林中放一异彩！”

马二凭皱眉道：“她纵获明师，但毫无功夫基础，入门太迟，区区七年光景，要想大成，恐怕办不到呢？”

萧冷月叹道：“以常情而论，确难办到，但‘大痴婆婆’是位绝顶痴人，她把‘大痴宫’中所有的冰参雪莲等罕世灵药，扫数喂给狄小珊服食，并以上乘玄功，不惮耗丧心神，先为狄小珊改造体质，脱胎换骨，然后兵刃、拳、掌、软、硬、轻功，一桩桩的造就她的超凡艺业，七年期满，果卓然有成，独毙‘十三熊’，得号‘寒霜公主’……”

马二凭失声道：“这七年之中，不知耗费了‘大痴婆婆’多少心血？狄小珊要善报师恩才……”

一语未毕，萧冷月苦笑一声，神色黯然说道：“师恩虽重，却报不成了，因为‘大痴婆婆’急于使狄小珊速成大器，不惜自戕天年，暗对心爱徒儿悄悄转注功力，等到狄小珊七年成材，‘大痴婆婆’却在‘大痴宫’中心愿已偕地含笑坐化……”

马二凭呀的一声，略微咨嗟，目注萧冷月，又复问道：“这是狄小珊变成武林人物，并练成上乘动力的经过，她与秦黛黛以及月妹的相互关系又如何呢？”

萧冷月道：“秦家姊妹共有秦盼盼、秦黛黛、秦妙妙等三人，一贤两不肖，其中两不肖的是秦盼盼和秦妙妙……”

语音略顿，向马二凭看了一眼又道：“她们是‘大痴婆婆’的外甥女，狄小珊既然难报师恩，遂把全副心神用在秦黛黛的身上，而秦黛黛除了无法挽救陷溺太深、已遭报应的秦妙妙外，总觉大姊秦盼盼原先不是恶人，未知为何渐趋下流，交结损友？弄出了个极难听的‘七杀凶魂’的外号，她遂以

援救度化秦盼盼为最大心愿，而狄小珊对于秦黛黛这种深切的心愿也有相当了解！”

马二凭看着萧冷月笑道：“她们之间的关系我已明了，月妹你呢？……”

萧冷月嫣然答道：“我师傅与‘大痴婆婆’是知交，是道友，也是邻居！‘大痴婆婆’住在‘大痴谷’，我师傅则住在‘明月峰’，北天山学剑七年，时相过从，我遂和狄小珊、秦黛黛气味相投，交成好朋友了！”

马二凭恍然道：“怪不得我为‘千手夜叉’唐大娘诊视伤势时，发现她似乎中的是‘天山明月掌力’，这样说来，月妹与那位隐居北天山的前辈奇侠‘明月仙子’定有相当关系的了？”

萧冷月相当惊奇地咦了一声，目注马二凭，讶然道：“‘明月仙子’正是家师，但我师傅为了一桩憾事，立誓永远不离北天山，并因胸怀已冷，才把‘明月仙子’之号改称‘冷月幽人’，各种以‘明月’为名的独门绝艺，也一律改为‘冷月’，绝迹江湖至少已有三数十年之久，马大哥年岁轻轻，是怎么得知她老人家的昔年法号呢？”

马二凭道：“月妹知不知道你师傅是为了什么憾事立誓永隐北天山？”

萧冷月颌首道：“知道一点点……”

马二凭道：“那就容易说清楚了，天下因缘，往往巧合，月妹大概万想不到，我会与你师傅‘明月仙子’前辈的憾事有关！”

萧冷月先是大吃一惊，然后目注马二凭，仿佛有悟地哦了一声，缓缓说道：“我明白了，难怪马大哥艺兼文武，学究天人，你是一身综儒释道三绝艺的‘天痴遁客’前辈的门下弟子……”

马二凭肃立恭身，正色答道：“月妹猜得不错，‘天痴遁客’正是先师！”

“先师”二字，似乎使萧冷月听得一惊，双眉立蹙，急急向马二凭问道：“马大哥，你怎么口称‘先师’？莫……莫非‘天痴遁客’前辈业……业已功行圆满，去……去世了么？……”

马二凭点了点头，向萧冷月叹道：“看月妹说话的神情，定已知道你我恩师原是一双情侣，只因发生误会，弄得地北天南，一个隐迹天山，改名‘冷月’，一个佯痴遁世，抱恨而终！”

萧冷月失声道：“我艺成出道，游侠中原，便是想寻找‘天痴’前辈，设法替两位老人家解释误会，弥补憾事，如今……”

马二凭接口道：“月妹不必懊丧，你在见了令师‘冷月’前辈之时，只消告诉她老人家一件事儿，虽然人间天上，已成永诀，但也必可使‘冷月’前辈吐泄积年怨气，获得一份悲枪中的安慰和喜悦……”

萧冷月急道：“马大哥快说，你要我转告我师傅的，是件什么事儿？”

马二凭道：“月妹就说我师傅在江南雁荡山中遇见一位悟非大师，于圆寂前送了我师傅一只木鱼，木鱼上刻有不少字迹，说明了昔年造成你我师尊发生莫大误会的‘塔里木河旧事’，我师傅读后知非，立待远赴天山，寻你师傅谢罪，偏偏世缘已满，生了重病，无法成行，但他老人家在弥留之际，还要我扶到院中，向天边冷月，合掌三拜而逝……”

萧冷月一面听，一面流泪，听完，悲声点头说道：“这是个极为动人的好故事，足以表示出‘天痴’前辈对我师傅忏悔的深情，恰如马大哥之说，我师傅听了以后，定会有份悲枪中的安慰和喜悦，但人间天上，误会虽除，再续前情，唯期来世，恐怕悲枪的成份要远过于安慰和喜悦的了！”

马二凭叹道：“但得解开心头，一时悲枪又何妨？先师昔年于对月三拜

之后，便是含笑而逝！”

萧冷月连连点头道：“马大哥说得极是，我一定要把‘天痴’前辈临终拜月的故事转告我师傅！”

马二凭道：“我们如今怎样行动？是不是再赴‘双心魔宫’设法救出秦黛黛来，向她探问狄小珊如今何在？”

萧冷月颌首道：“当然，秦黛黛不能不救，而狄小珊的踪迹下落，也只有秦黛黛才会知晓，因为照理说来，狄小珊是绝不会远离秦黛黛身边的呢！”

说至此处，向马二凭望了一眼，又道：“但我们这次是怎样走法？明闯，抑或暗探？是仍用‘瞽目神医’白天朴的身份？抑或恢复马大哥的本来面目？”

马二凭想了一想说道：“本来是以‘瞽目神医’白天朴的身份前去，从暗中下手，成功的希望较大，但经过这长时间耽搁，‘白天朴’方面多半已露马脚，不宜画虎不成，弄巧成拙，我们干脆以马二凭、萧冷月等两份名帖闯闯‘双心魔宫’，见识见识‘双心魔姬’呼延楚楚的龙潭虎穴如何？”

萧冷月笑道：“马大哥这已露马脚之虑，是否指你点倒高洪一事？”

马二凭道：“高洪若是被人发现，不论穴道是否已解，白天朴骤失踪迹，其身份必然引起‘双心魔宫’人物的注意！何况，除此以外，我还讨厌‘千手夜叉’唐大娘惯于用毒，助纣为虐，是个十恶不赦之徒，在她身上作了一些手脚……”

萧冷月望他一眼道：“马大哥是作了什么手脚？”

马二凭笑道：“我佯作替这老恶婆疗治‘天山明月掌’的阴柔内伤，暗中已把她全身重要经脉，均震断得只有一丝相连，这老婆子再若为恶，只要一凝聚真力过度，必遭恶报惨死！”

萧冷月抚掌笑道：“妙极，妙极，马大哥此举真是替天行道，你知不知道那老婆子是为了何事被逐出四川唐门？”

马二凭摇了摇头，萧冷月的目中神光一闪，又复正色说道：“这老婆子贪财好货，昔年为了一笔厚礼，曾无故用毒药暗器残害十七条老弱妇孺的无辜人命，才被请了家法，逐出门户，逃到这‘双心魔宫’之内，托庇安身，我便因知她恶行，意欲为江湖除害，下手太重，又未想到她竟贴身穿有‘金丝猬甲’，才大意受了暗算……”

马二凭闻言，拉起萧冷月的右手，只见她细白如玉的掌心上还有六七处针扎的伤痕，不禁好生怜惜地加以抚摩。

萧冷月玉颊之上飞起两片红霞，但却未抽回手来，任凭马二凭抚摩，并嫣然笑道：“马大哥放心，内毒既祛，这点小小的外伤不算什么，过几天就会好的……”

马二凭不忍遽释地从怀中取出只玉瓶，倾出些白色药粉，敷在萧冷月掌心的伤口之上，扬眉说道：“月妹请想，我既在唐大娘身上作了手脚，又和铁心仁在‘逍遥别馆’楼下朝过相儿，这‘瞽目神医’白天朴的冒牌身份岂非定已败露，不能再用了么？”

萧冷月连连点头，向马二凭问道：“马大哥，你在江湖中阅历较广，有没有听说过铁心仁的来历？这家伙姓名不见经传，但那身功力却着实顶呱呱呢！”

马二凭苦笑道：“我从未听说过‘铁心仁’三字，但他那‘孤星丑客’的外号，却明明冲着我这‘孤星俊客’而来，颇有挑战的意味！”

萧冷月笑道：“好，这一来可就热闹了，我们用本来面目拜会‘双心魔宫’，‘孤星俊客’大战‘孤星丑客’之讯，大概会使四海八荒的整个江湖为之震撼！”

说至此处，忽又想起一事，向马二凭扬眉娇笑道：“马大哥，铁心仁其人极不简单，这次便是他与‘千手夜叉’唐大娘双双暗入金鼎峡，在‘七杀黑牢’中把秦黛黛救出，掳回‘双心魔宫’的呢！”

马二凭想起师妹“烟雨庵主”玉清师太，遂问道：“月妹既参与金鼎峡救人之事，可曾见着我师妹‘烟雨庵主’玉清师太，她应该已来‘双心魔宫’，怎的未见踪迹？”

萧冷月笑道：“玉清师太恐怕要晚来一步，因为她在金鼎峡中凝功掌震幽灵塔时，曾被‘千手夜叉’唐大娘藏于暗处，悄悄打了一记‘透骨阴风掌’，必须先行运功疗伤，才可再有行动！”

马二凭本来以为自己替萧冷月祛毒疗伤时，在茅屋之外的神秘护法人可能是玉清师太，如今这念头既然推翻，不禁诧声自语道：“奇怪，不是玉清师妹，却是哪位神秘人物在这茅屋之外替我护法？”

萧冷月愕然道：“护法？护什么法？”

马二凭遂把经过情形向萧冷月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萧冷月听得双颊之上娇红如醉。

马二凭有点会错了意，他不知萧冷月是因茅屋春光外泄，有第三人知晓其事才如此双颊羞红，还以为她是疑心自己所言，不太十分相信……

故而，他拉着萧冷月的手儿，边自走向茅屋之外，边自急急说道：“月妹不要不信，那异常神秘地为我们护法之人，在这茅屋上还留得有字呢……”

随着马二凭的指点，萧冷月当然立即看见了那划在茅屋门上的“不欺暗室，前罪可免”八字。

说也奇怪，这八个字儿，对于萧冷月似乎产生了极大震撼！她一见之下，立即目光发直地甩脱马二凭的手儿，走到门边仔细加以察看。

马二凭不解她何以神情如此震撼？剑眉微蹙，在一旁问道：“月妹，你……你为何？……”

萧冷月嗔道：“马大哥不要打岔，让我仔细看看，我怎么觉得这八个字儿的笔迹好熟？”

这一来，马二凭自然不敢打岔，只得在一旁皱着眉头，暗自纳闷！

直等萧冷月脸上呈现一片迷惑怅惘的神色，把目光离开茅屋柴门之后，马二凭方低声问道：“月妹，你从笔迹之上看出什么端倪？猜出那神秘人物的身份了么？”

萧冷月不答马二凭的问话，突然仰视云天，目光发直地喃喃自语道：“天啦，会是她么？这世界是否太小？天地是否太窄？竟……竟……竟会有这等巧……巧……巧不可言之事？……”

一连几个颤声“巧……巧……巧……”字，真把马二凭巧得如坠五里雾中……

他静待萧冷月神情稍稍平静，方尽量和缓语声，含笑问道：“月妹这样说法，定是猜出那神秘人物的身份了吧？”

萧冷月嗯了一声，点头答道：“不错，我知道她是谁了，因为相处多年，我认得她的笔迹！”

马二凭道：“这位神秘人物是谁？”

萧冷月一字一字，极为简单，斩钉截铁地断然答道：“狄……小……珊……”

好，这一回轮到马二凭来禁受极大的震撼！“狄小珊”这三个字儿，真宛如晴空霹雳，震得他目瞪口呆，木立当地！

萧冷月的脸上呈现出一种万分尴尬的神色，白了马二凭一眼道：“怎么样？你不相信？……”

马二凭苦笑接道：“我怎会不相信月妹的话儿，只……只是想不到会……会有这等巧事？……”

萧冷月突然一阵悲伤，珠泪如泉，从眼眶中扑簌簌地不断下落，咽声说道：“马大哥，你想想，我们在茅屋中的那副光景，竟被狄小珊姊妹看在眼里，叫……叫我何以为情？日后我……我还有何脸面见她？……”

这是心腹之语，不是矫情，使马二凭亦听得尴尬已极，不知应该怎样向萧冷月安慰才对！

他这种满面通红、愧惶无地之状，看在萧冷月的眼中，反而使她对马二凭怜惜起来，慢慢收住泪珠，皱眉说道：“我的本意是设法找着狄小珊姊姊，先替她和你促就良缘，然后，自己大……大概也就有了着落！如今这样一来，只怕……”

马二凭道：“月妹为何语音忽顿，你……在怕些什么？”

萧冷月秀眉深蹙，满面忧愁神情，苦笑一声，幽幽说道：“我是怕狄小珊姊姊误会我和马大哥关系密切，早有私情，岂不影响你与她重续前缘之事？……”

马二凭叹道：“月妹顾虑得虽有道理，但常言道‘真金不怕火炼’，我们问心无愧，应该可以把话儿说得清楚！”

萧冷月苦笑道：“若有机会，当然最好，我只怕狄小珊姊姊伤心之下，从此会躲着我们，事情便不好办了！”

马二凭闻言，心中陡然一惊！

因为他想起狄小珊的性情，她既目睹自己与萧冷月之间裸体换衣、接唇度药的亲昵情状，多半会真如萧冷月之言，从此便躲着自己……

但剑眉才蹙之下，忽又想起一件事儿，向萧冷月展颜笑道：“月妹，事情可能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糟法，因为狄小珊好……好像并没生气……”

萧冷月问道：“马大哥，你……你是怎样晓得狄小珊姊姊不曾……”

话犹未了，马二凭已手指茅屋门上所划的字迹，接口笑道：“月妹请看这八个字儿，前面‘不欺暗室’之语，已含嘉许之意，后面的‘前罪可免’，岂非更显出毫末生气，并连我以前对她薄情之罪都一齐豁免，不再追究了么？”

萧冷月一面聆听，一面向门上的字迹注目，却也一面不住地摇头。马二凭见她连连摇头，不禁有些莫名其妙，诧声问道：“月妹，你连连摇头，却是何意？难道我说错了什么话儿？”

萧冷月对马二凭深深看了两眼，双眉微蹙，摇头笑道：“马大哥，根据江湖传言，你是位文武双全、潇洒倜傥、衣香鬓影、到处留情的风流人物，怎么竟如此不懂得女孩子的心理？……”

马二凭苦笑道：“江湖传言，简直害死了人，我为名心所累，必须闯荡江湖，生恐耽误了狄小珊的青春，万不得已，故意对她负盟薄幸之后，纵令遇见过不少倾城红粉，绝代娇娃，此心只如止水，何曾动过半丝绮念？……”

话音至此顿住，因马二凭发现语病，深恐再说下去，又会对萧冷月有所得罪！

果然，他的语音虽顿，萧冷月已玉面如霜，向马二凭注目问道：“马大哥，三千弱水，只饮一瓢，除了狄小珊姊姊以外，对于其他女子你都毫无真情，全是应付了事么？”

马二凭拱手陪笑道：“月妹不要误会，你是唯一例外！”

萧冷月其实只是佯嗔，并未生气，见了马二凭的这副尴尬神情，不禁嫣然笑道：“马大哥，多谢你给我这份特殊光荣，要不要我把适才说你不懂女孩儿家心理之语解释一下？”

马二凭拱手道：“月妹明教！”

萧冷月道：“江湖人物讲究千金倾囊，一剑酬恩，对生命、对金钱都可看轻，但一个‘情’字和一个‘义’字，却看得极重。女子方面，对‘情’字尤然，爱情像眼睛，揉不得半点砂子，容不得丝毫异物，我若不是与狄小珊姊姊订交在前，更知道她与你早有青梅竹马、金风玉露的无垢情缘，也不会对她那等自甘退让，而若不是全身清白均已被你目睹无余，摩拿待遍，无法再嫁别人，也……也不至于……不知耻地，硬……硬要赖……上……你了……”

萧冷月说得委屈，又不禁有点珠泪汪汪，语不成声，泫然欲泣！

马二凭心中好不怜惜，但又无话可说，遂轻伸猿臂，想把萧冷月搂到怀中，用行动表示慰藉！

谁知手儿才伸，心意已被萧冷月料透，娇躯一扭，像条鱼儿般滑了开去，向马二凭摇手说道：“马大哥，我话未说完，女子虽然重情，更应重义，我既立意要使你与狄小珊姊姊旧情复合，则在这桩心愿实现之前，绝不会和你有甚超逾寻常朋友的亲热举措，义正词严，语如锋刃，窘得马二凭满面通红，缩回手去，赧然低声说道：“月妹请继续指教……”

萧冷月正色道：“事情要反过来看，语儿要掉过来说，站在狄小珊姊姊的立场，目睹你我在茅屋中逾越礼教的亲热情况，心生妒恨，乃是常情，像这等反而对你嘉许，对你免究前罪，委实有点反常，情况不妙……”

马二凭道：“月妹，你所说的‘不妙’是指……”

萧冷月不等马二凭再往下问，便自秀眉一挑，苦笑又道：“我是怕狄小珊姊姊对你心怀已冷，世情已淡，马大哥请想，倘被我不幸料中，她必然鸿飞冥冥，伊人何处？还会再见你么？”

马二凭越听越对，越听越急，竟一头冲出茅屋，对着四顾无人的大河旷野，“小珊……小珊”的狂叫不止……

大河只闻呜咽，旷野了无回音……

萧冷月从茅屋中赶了出来，向神情有点失常、俊目满含泪水的马二凭微叹一声，低低劝道：“狄小珊姊姊是彩凤，也是神龙，她留字以后，必然早就翩然而逝，哪里还会在此？”

马二凭强忍着满眶情泪，把牙关咬了咬，黯然说道：“月妹之意是否认为我今生今世再难见着狄小珊了？”

萧冷月摇头道：“怎会见不着呢？狄小珊姊姊纵令绝情，不能绝义，她身受‘大痴婆婆’天高地厚之恩，会不理秦黛黛么？”

马二凭被萧冷月一言提醒，面现喜色，连连颌首道：“对，对，我们快去‘双心魔宫’，一定会在营救秦黛黛之役中和狄小珊互相见面，设法向她

解释，挽回局势！”

萧冷月叹道：“狄小珊姊姊固然必会参与营救秦黛黛之役，但却恐怕不会以本来面目和我们相见的了！”

马二凭注目萧冷月说道：“月妹猜得出狄小珊会以何种身份在‘双心魔宫’中出现么？”

萧冷月摇头道：“无法猜测，‘大痴婆婆’门下极精易容之术，狄小珊姊姊可以化身千亿，或老或少，或男或女……”

马二凭剑眉一轩，接口说道：“我相信只要让我见到狄小珊，不论她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扮作任何形相，总会被我认得出一些似曾相识的神韵，或是感觉出一些旧交睽违、把臂顿悟的心灵震撼！”

这回，萧冷月倒有点颇以为然，把摇头改成了点头说道：“辨识神韵，或许为难，但感觉心灵震撼，倒是极有可能之事，因你们毕竟是青梅竹马，曾有旧交，是对老情人呢！”

马二凭苦笑道：“月妹请与我一同留意，若有迹象，千万不可再把她放过，常言道，事不宜迟，寻人固急，救人也急，我们便以‘孤星俊客’、‘冷月仙娃’的本来面目，硬闯‘双心魔宫’，会会呼延楚楚去吧！”

萧冷月点头，两条人影闪处，像轻烟，像流云，像闪电，向六盘山中的“双心魔宫”飘然驰去！

“双心魔宫”之中已失去往日的宁静，有点嘈乱，差不多每个人儿的脸上都带着一份惊讶的神情！

惊讶来自二事，均是马二凭的杰作！

“双心魔宫”的首席护法、“孤星丑客”铁心仁，在随意散步中，万分凑巧的情况下，发现了头目高洪，但高洪业已全身僵直，气息早绝，失了生机，成为一具尸体！

“首席护法”的地位甚高，区区一名头目之死、原来不会对铁心仁构成多大震撼！

但一来“双心魔宫”威名远震，他们自己号称“圣地”，一般武林人物也着实把六盘山当作鬼域，相互戒足，多年以来绝少发生事端……

二来，时值萧冷月刚刚黑衣蒙面，硬闯“双心魔宫”之后……

三来，铁心仁又在“逍遥别馆”楼下遇见高洪引领着一位名叫白天朴的“瞽目神医”，说是要为“千手夜叉”唐大娘诊治所受内伤有这三点原因，铁心仁自觉高洪之死有点事不寻常，而他的第一个反应，便是立即回转“逍遥别馆”，想对唐大娘、白天朴说明高洪遇人毒手之事。

谁知一回“逍遥别馆”，发话招呼之下，无人答应，铁心仁突生警觉，暗叫“不妙”，立即冲进了唐大娘所居的静室。

静室中哪里还有什么“瞽目神医”白天朴的踪迹？唐大娘虽在室中，却心脉早断，七窍微沁血渍，脸上神情十分狞恶，成了位名副其实的“白发夜叉”！

“双心魔宫”中一共只有两名护法，故而唐大娘虽比铁心仁低了一肩，地位也不在下。

故而，高洪之死，唐大娘之死，皆属大事！

铁心仁不敢隐瞒，也不敢稍微迟缓，立从地道中进入“双心魔宫”，惊动了几乎尚在闭关练功状态的“双心魔姬”呼延楚楚，报告此事。

呼延楚楚一闻似乎是自己派人所请的“瞽目神医”白天朴身上出了毛病，

不禁愕然说道：“怎么会呢？那‘瞽目神医’白天朴不过是个瞎老头子，他有多大能为，敢来我‘双心魔宫’兴风作浪？”

铁心仁道：“魔主……”

这“魔主”二字方出，已有“双心魔宫”的宫门守卫传来禀报道：“有人拜宫！”

呼延楚楚把手一伸，从前来报讯的宫门守卫手上，取过一份拜帖，只见帖上并排写着“马二凭”、“萧冷月”二人的姓名。

但马二凭的名下划了一颗星儿，萧冷月的名下却画了一钩新月。

铁心仁见呼延楚楚看了名帖以后顿时双眉深蹙，不禁愕然问道：“魔主，来人是对头么？‘双心魔宫’威名远震，何人吃了熊心豹胆……”

话方至此，呼延楚楚已把那份拜帖向铁心仁面前递去。

铁心仁略一注目，皱眉说道：“马二凭不是号称‘瘦马书生’，在冀北一带小有名气的么？加画一颗星儿，是何用意？萧冷月则不见经传……”

呼延楚楚冷哼一声，接口说道：“铁首席莫小看他们，‘孤星、冷月、寒霜’三者，身份神秘，名震江湖，今日来人，恐怕便是其中之二！”

铁心仁目中突现神光，听得双眉连轩，满面喜色地说道：“那妙极了！属下不才，早想一斗这三位人物，今日既有机缘，非要看看‘孤星’是如何‘不孤’？‘冷月’是怎样‘不冷’？”

呼延楚楚点头道：“‘孤星俊客’与‘孤星丑客’之会，必足震撼武林！铁首席不可过份逞强，你专心应付‘孤星俊客’马二凭，把那‘冷月仙娃’萧冷月交给我好了！”

铁心仁眼珠一转道：“魔主认为马二凭、萧冷月之来，与唐护法、高头目之死有无连？”

呼延楚楚道：“可能，其间定有某种玄妙，铁首席大概还未闻讯，昨夜本宫中损折之人，不止唐护法与高洪……”

铁心仁一震问道：“有这等事？其……其他的伤损人物是谁？”

呼延楚楚道：“本宫一级好手六名，流尸大河，其中并有‘双心八侍’中的两个！”

铁心仁双眉连轩，方自哦了一声，呼延楚楚又道：“我‘双心魔宫’寂寞已久，大大热闹一下也好，铁首席代为延宾，就说我有小恙在身，不便出宫迎接，请马二凭与萧冷月到‘双心镜殿’相见。”

铁心仁闻得“双心镜殿”四字，不禁微愕，目注呼延楚楚，问道：“‘双心镜殿’距离‘变心宫’太近，莫非魔主还想劳动西门老供奉么？”

呼延楚楚从她那略显苍白的双颊之上浮现一丝妖媚绝伦的笑容说道：“‘孤星、冷月、寒霜’中任何一人均足威震天下，如今一来两个，虽由我和铁首席分别应付，在份量上已差不多，但常言道得好：‘谨慎才有江山坐，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们既有杀手绝招，预先作一准备，总比托大的好！”

铁心仁一抱双拳，表示佩服地向呼延楚楚含笑说道：“镜殿魔影已是百幻，再加上西门老供奉的独门绝学，马二凭和萧冷月可说绝无幸理，必死无疑……”

呼延楚楚摇手说道：“到了龙潭虎穴之内，想杀他们不难，但‘孤星、冷月、寒霜’中若能有一二人变心相附，再加上铁首席这等旷代英才，‘双心魔宫’的声势必然冠冕江湖，我呼延楚楚便可以傲视百派，做定武林盟主了！”

铁心仁会心地一笑，转身出宫，代表呼延楚楚迎宾，把马二凭、萧冷月二人迎往“双心镜殿”。

顾名思义，“双心镜殿”的四周殿壁必然均是些晶莹的明镜！

但如今镜壁之外均覆以落地的玄色厚幕，以致连半面镜儿都看不到。

马二凭一面随着铁心仁从“双心魔宫”之外走来此间，一面心中别扭，暗暗嘀咕！

他不是惧怕这四面黑幕低垂的神秘镜殿，他别扭嘀咕的是为何自己每次见了这“孤星丑客”铁心仁总是心内发毛，从脊缝中暗冒冷气！

蜈蚣见了鸡，会如此；毒蛇见了鹤，也会如此；鬼物见了张天师，更会如此！但自己见了铁心仁为何竟如此呢？难道“孤星丑客”天生克制“孤星俊客”？

铁心仁对马二凭只是淡淡招呼，并未看透他与在“逍遥别馆”中突然失踪的“瞽目神医”白天朴有何关系！

因为马二凭既已决定不用白天朴的身份，便连那根白木明杖也一并弃却，他又和铁心仁只匆匆见过一面，自然不会使对方看出什么蛛丝蚂迹！

但铁心仁见了萧冷月，连盯几眼，却对她含笑说道：“萧姑娘虽然宛若神龙彩凤，使俗人难测踪迹，但铁心仁却似曾于最近得瞻过冷月光辉？……”

萧冷月知道他有点看出自己就是于掌震唐大娘后，曾与他对过一掌的蒙面黑衣女子，遂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淡淡一笑说道：“我辈啸傲江湖，游侠四海，风萍云水，全是因缘，彼此留过什么雪泥鸿爪，并不算希奇之事！”

这一答复，不粘不脱，甚是漂亮得体，使铁心仁听得连连含笑点头，只得奉陪马二凭、萧冷月走往“双心镜殿”，不再提及此事。

一进“双心镜殿”，萧冷月手指四外深垂的玄色厚幕，向马二凭娇笑道：“马大哥，这地方相当玄妙；我们好像是被带进了莫测高深的黑幕之内……”

话方至此，有人接口笑道：“萧姑娘不必担心，这四周黑幕并无凶险，只不过遮蔽了一些镜儿，免得习惯的来客，有些眼花缭乱、目炫五色而已！”

语音够娇够媚，似是从“双心镜殿”的左壁之中响起。

随着语音，一小片黑幕慢慢升起，现出了一片晶莹的明镜，镜中并现出一位坐在轮车之上，由两名年轻美貌侍女推送的美艳的黄衣少妇。

镜中人自属反影，马二凭遂以为这美艳的黄衣少妇，是来自身后。

但他头还未回，心中已暗吃一惊，看见那两名侍女竟推着黄衣少妇所坐的轮车，从晶莹的镜中走了出来！

就这一点小事，使马二凭与萧冷月双双眉头深蹙，互相看了一眼！

因为，他们知道这镜殿之中四周的镜壁既然有真有假，则若是黑幕尽揭，四面成晶，与人在此过手之际，万千镜中形像，必然有虚有真，对方能掌握其中奥妙，自己则必须分心二用，一面出手递招，看招拆式，一面辨认真实的敌人在何方，何处乃是幻影，岂非太费神思，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思虑之中，黄衣美艳少妇所坐的轮车，已被两名侍女毫无阻滞地从那片镜壁中推了出来，并向马二凭、萧冷月拱手笑道：“马大侠与萧姑娘请恕我呼延楚楚身染恶疾，不便亲自远迎的怠慢之罪！”

其实，她纵不报名，马二凭与萧冷月也知道这黄衣美艳少妇便是“双心魔宫”的魔主、名列“天外三魔”中的“双心魔姬”呼延楚楚。

马二凭抱拳还礼，一面应对呼延楚楚所请，在这殿中落座，一面含笑说道：“呼延姑娘有何贵恙？要不要我这冒牌神医替你诊视？”

呼延楚楚与铁心仁听得均双双一震，把四道眼神一齐注向马二凭的身上！

上下略一打量后，呼延楚楚双眉微轩，哦了一声说道：“原来昨日曾在本宫‘逍遥别馆’中出现过的‘瞽目神医’白天朴，竟是马大侠所扮？”

马二凭道：“白老人家因另有要事，不能前来六盘山，特命马某向呼延姑娘代致歉意。”

呼延楚楚道：“白天朴接我‘双心魔令’，竟敢不来？他孙儿白家华所中的‘绝脉搜魂手’……”

语音至此忽顿，目中神光一闪，晒然失笑地摇头说道：“我糊涂了，既有马大侠这等高明人物在白老瞎子身旁，我属下那点‘绝脉搜魂’手法，哪里还值一笑？……”

马二凭点头道：“请呼延姑娘见谅，马二凭一时多事，确已替白家华老弟度厄消灾，化解了他所中‘绝脉搜魂’的厉害手法！”

这不是逞能，不是炫技……

这是马二凭处事周到，把这桩碴儿都揽在自己身上，因为根据武林规矩，马二凭是出手架梁之人，呼延楚楚必须先与他有所交代、才可再去找那白天朴、白家华祖孙二人的晦气。

呼延楚楚双眉微挑，把两道美艳中隐含杀气的目光盯在马二凭的脸上，缓缓说道：“马大侠，不论你‘孤星俊客’的身份也好，‘瘦马书生’的侠誉也好，均为呼延楚楚久所钦佩！不知何时暨何事开罪，竟劳动侠驾，来我‘双心魔宫’……”

马二凭接口笑道：“不瞒呼延姑娘说，马某与萧冷月姑娘前来‘双心魔宫’拜会，只是为了一件事儿，想请呼延姑娘能够高抬贵手，给我们一点面子！”

呼延楚楚笑吟吟地说道：“马大侠豪情绝世，侠胆包天，有甚事儿，你就痛痛快快地直接说吧，不必客套，也不必弄甚江湖词令绕圈子了！”

马二凭道：“好，我就直说，‘七杀凶魂’秦盼盼之妹秦黛黛姑娘是否已由呼延姑娘派人从金鼎峡中掳来此处？”

呼延楚楚毫不推托地立即点了点头，伸手指着铁心仁答道：“不错，确有此事，前往金鼎峡接引之人，便是本宫首席护法铁心仁兄以及另一位已于昨夜去世的‘千手夜叉’唐大娘等二位。”

马二凭抱拳道：“在下和萧姑娘均与秦黛黛颇有渊源，呼延姑娘能否赏个金面，把秦黛黛放了，或是交给我们带走？”

呼延楚楚满面含笑，毫不拒绝，连连点头，目注马二凭道：“可以，可以，‘孤星、冷月、寒霜’的威名侠誉震撼江湖，今日竟一来两位，真是‘双心魔宫’之光荣，我呼延楚楚怎好意思拒绝马大侠之请求，且不吃敬酒吃罚酒，那等不识抬举？……”

马二凭与萧冷月均想不到“双心魔姬”呼延楚楚竟会这般好讲话，不禁内心微愕，互相对看一眼！……

但呼延楚楚忽然脸儿一偏，看着萧冷月，向她含笑说道：“萧姑娘，‘瞽目神医’白天朴既是马大侠所扮，则打了唐大娘一记‘天山明月掌’的蒙面黑衣女子可能就是你了？”

萧冷月不便赖帐，也不肯赖帐，点了点头，承认此事。

呼延楚楚笑了一笑，妙目之中闪射出异样的神光，一扫马二凭、萧冷月，

轩眉说道：“马大侠，萧姑娘，你们要我把秦黛黛给你们带走一事，呼延楚楚可以立刻照办！但唐大娘、高洪以及浮尸大河的六名‘双心魔宫’属下，共是八条人命，你们却怎样给我一个交代？”

马二凭暗服这位“双心魔姬”的老练沉稳，言辞犀利，遂含笑说道：“呼延姑娘说得对，大家直言谈相，豪爽点好！常言道：‘不是猛龙不过江，不是恶虎不下岗。’萧冷月与马二凭既敢闯‘双心魔宫’，便不会怕事，呼延姑娘说吧，你要我们怎样对你交代？”

呼延楚楚双目中闪射出森森厉芒，眉腾杀气地说道：“江湖中本有规则，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位“双心魔姬”果然有“双心”，喜怒哀乐可以随时变化，说至此处，突又把满脸煞气化成一片春风，嫣然笑道：“但蝼蚁之命不敢亵渎天上神仙予以照样赔偿，呼延楚楚遂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请马大侠与萧姑娘莫吝高明，在这镜殿之中留下几手‘孤星不孤’、‘冷月不冷’的震世绝学如何？”

马二凭正待答话，萧冷月已在一旁接口，嫣然发话说道：“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呼延姑娘要我们怎样献丑，你就划个道儿吧！”

呼延楚楚笑道：“我‘双心魔宫’中虽然人手不少，但呼延楚楚尚知爱惜羽毛，不屑以多凌寡，马大侠与萧姑娘既然只有两位，就由我和铁首席护法一人接应一阵……”

话方至此，马二凭指着她所坐的轮车，剑眉双轩，接口道：“闻得呼延姑娘人在病中，你既不屑以多凌寡，我们也不屑……”

呼延楚楚不等马二凭说完，便自点头笑接道：“马大侠豪情可佩，但呼延楚楚只是行动略有不便，我不擦拳过掌，闪展腾挪，只坐在轮椅上和马大侠或萧姑娘较较玄功，有何不可？或许还是我以逸待劳地占便宜呢！倘若……”

萧冷月见她忽把语音顿住，遂立向呼延楚楚诧然问道：“倘若怎样？呼延姑娘怎不说将下去？”

呼延楚楚笑道：“倘若两阵过后，我和铁首席护法不堪承教，或是马大侠与萧姑娘未能尽兴之时，本宫另有高人，自会出面。”

马二凭道：“哦！‘双心魔宫’竟有比呼延姑娘和铁兄更高明的人么，这位高人是谁？”

呼延楚楚笑道：“常言道，打了孩子，大人自会出来，马大侠但展神功便可，不必问得太仔细了！”

马二凭碰了一个钉子，但心念动处，业已想到昔年名列“西荒八怪”、如今担任“双心魔宫”供奉、精于“换心魔术”的“碧眼侏儒”西门元身上。

他一念至此，便借着举杯饮茶，嘴皮微动，暗以“蚁语传声”功力，向萧冷月耳边说道：“月妹，我忘了告诉你，在这‘双心魔宫’中住着一位神通绝大的老魔头，被呼延楚楚尊为供奉，就是昔年名列‘西荒八怪’的‘碧眼侏儒’西门元，此人身若侏儒，一双碧眼，形相极易辨认，他除功力高深莫测，并精‘换心魔术’，最擅长的便是能使与他目光相对之人心神惑乱，受其控制，故而稍时若是露面，月妹千万小心……”

萧冷月把螭首微微一点，表示会意，向呼延楚楚注目扬眉问道：“呼延姑娘，我们这两阵怎样动手？是以男对男，以女对女，还是来个阴阳互易呢？”

呼延楚楚方一沉吟，铁心仁已向她抱拳恭身，陪笑说道：“启禀魔主，

属下在江湖中久仰孤星无敌的盛名，恰好又有个‘孤星丑客’的匪号，遂想在‘孤星俊客’马大侠的掌下领教几招武林绝学！”

呼延楚楚笑道：“孤星遇孤星，丑客斗俊客，倒是一场妙到极点，也巧到极点的武林盛会，马大侠怎么样？你不会自矜身份，对我‘双心魔宫’这位首席护法铁心仁兄吝于赐教吧？”

马二凭不知怎的，总是觉得对于这位“孤星丑客”铁心仁有点心底生寒、周身起栗的异常别扭！

如今，见偏偏是他出面向自己挑战，又无法拒绝，只得苦笑一声，抱拳道：“呼延姑娘说哪里话来，马二凭江湖落拓，浪得虚名，说不定还要请铁心仁兄手下收着点儿呢！……”

谁知马二凭这番谦逊之词竟招来铁心仁一阵狂笑，他冷冷说道：“铁心仁名如其人，是个辣手无情的铁心之人！我只听说过‘当场不让父，手下不留情’，又道是‘对敌人仁慈，便是对自己残忍’！却未听说什么‘手下收着点儿’？马大侠不必假仁假义，假发慈悲，你有甚震世武功，狠辣手段，尽管对我施展，铁心仁死而无怨！”

这番话儿着实冷辣异常，不识抬举，并隐隐流露出一种自视极高的骄狂的意味！

马二凭被他逗得也自心中有气，俊目闪光，盯着铁心仁道：“好，马二凭请教一声，铁兄在软、硬、轻功、兵刃、拳脚暨暗器之中，最擅长的是哪样功力？”

铁心仁冷然道：“马大侠问此则甚？是不是想‘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马二凭接口道：“对，这是杜工部的名诗，下面两句便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铁心仁挑眉道：“我不是‘马’，也不是‘王’，我是‘能者’！”

马二凭道：“能者无所不能？”

铁心仁点头道：“不错，何必分什么软硬轻功、兵刃拳脚，我们只消过上几招，便可把所有本领都尽量施展！”

马二凭想不到在彼此毫无前仇的情况下，这铁心仁竟似有向自己拼命之意！

他剑眉一挑，抱拳道：“好，恭敬不如从命，我们就来场不拘任何手段的综合施为，铁兄请吧！”

铁心仁端起几上一杯茶儿，一口喝完，便自带着满面狂傲之气，起身离座！

马二凭刚也站起身形，耳边突听得有人以“传音密语”悄然说道：“马大哥，我要请你留上一手，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铁心仁尽量宽忍，莫太计较！”

马二凭知道在自己耳边密语之人是萧冷月，却不知萧冷月为何突对铁心仁有了好感？

他人刚离座，走到与铁心仁距约五尺之处，铁心仁竟毫不客气，招式已发！

踏中宫，走洪门，一式“野马分鬃”，向马二凭当胸出手！“野马分鬃”的招式不奇，但一开始便踏中宫、走洪门，如此进招，显然不单不把马二凭这位“孤星侠客”看在眼里，并显露了相当高傲、轻视的意味！

马二凭不肯躲，剑眉剔处，衣袖轻，一掌飘然拍出。

他一身兼儒道释三家之长，属于儒家的震世绝艺，便是寓文于武，使武功格外妩媚生姿的“诗魄词魂掌法”——

这衣袖轻飏，一掌飘拍的招术，是诗境，叫做“八方风雨会中州”。

八方风雨，交会中州，威力之强，不言可喻，故而马二凭想掂掂对方到底有多少份量？这一掌上凝聚了十一成左右的功力。但两掌未接，突然想起萧冷月刚才以耳边密语要自己对铁心仁莫太计较，尽量宽忍！

于是，他硬卸却两成功力，使十一成左右的气功陡减两成，变作九成左右！

常言道：“阵前易帅，是兵家大忌。”这临时卸劲之举，又何独不然？

马二凭卸了劲，铁心仁却加了劲，他原来也是以十一成功力发掌，但发现马二凭不闪不躲，欲加硬接，遂双眉剔处，劲加一成，变成了十二成内劲的全力施为！

“砰！腾！腾！腾！”

“砰”是两掌相接之声，“腾……腾……腾”是马二凭胸中气血翻腾，足下站桩不住，被铁心仁这招“野马分鬃”震得连退三步！铁心仁一阵仰天狂笑，目注面红耳赤的马二凭，咦了一声笑道：“马大侠，当世武林，八荒四海，齐仰‘孤星’，你怎么会这样不济？不会是在让我吧？”

江湖之中，得理者往往绝不饶人，铁心仁说话声中，掌招又发，根本不愿让马二凭有所喘息！

又踏中宫，又走洪门，仍然又发出一招“野马分鬃”！

马二凭这回不客气了，虽然仍以适才那招“八方风雨会中州”硬接来势，但却把九成内力加到了十二成威力！

两掌未合，人影忽闪！

人影是铁心仁，他在闪动之间，并颇带揶揄意味地怪笑道：“对不起，马大侠，你在盛名遭挫之下，必然怒火冲天，这一招是全力施为，威势极猛！兵法有云：‘一而盛，再而衰，三而竭！’适才先挫你之威，如今再避你之盛，就是我铁心仁领教高明的自定战略！”

他闪得好，躲得妙，果然轻灵无比，飘身八尺，使马二凭这招凝聚全力的“八方风雨会中州”纵然风狂雨暴，威势罕俦，却属空发无功，不曾伤着铁心仁的半点毫发！

马二凭在第一掌上吃上哑吧暗亏，第二掌上又受了铁心仁的调侃，不由盛气大动，扬眉叫道：“铁朋友不必在口舌上逞能，你身法异常灵妙，敢不敢再躲我四招回环进袭？”

铁心仁在丑脸之上浮起一丝怪笑，目注马二凭，点头答道：“当然可以，但马大侠艺兼文武，掌法号称‘诗魄词魂’，铁心仁附庸风雅，想先问一声，你这四招回环进袭，用的是重光小令？抑或青莲绝句？”

马二凭正色道：“李后主是词中之帝，李太白是诗中之仙，我们才一开始，哪里便用得着二李绝调？马二凭只是借用了香山居士一首登鹤雀楼的小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而已！”

铁心仁笑道：“好，白香山既是名家，也是大家，不单‘长恨歌’、‘琵琶行’等巨制脍炙人口，传诵千古，连这首小诗也言简意赅，寄情深远，几乎是唐诗五绝中的压卷之作！马大侠以此赐教，委实看得起我铁心仁了！”

马二凭道：“铁朋友，请准备，马某这就进手！”铁心仁笑道：“马大

侠尽量请吧，我的腹稿业已打好，我们这场切磋，允武、允文，应该力求风雅，铁心仁打算东施效颦，也以自撰微合诗境的身法闪躲，或许能为江州司马这首传世名诗更进一解！”

他们说有点玄乎其玄，好似全是满腹经纶，能够使文武相融，天人合一！

呼延楚楚早就觉得自己这位首席护法的一身修为不在威名震世的“孤星、冷月、寒霜”之下，如今见铁心仁无论文武双方均能与马二凭分庭抗礼，不禁坐在轮椅之上，面露得意的微笑。萧冷月因看出是自己的耳边密语使马二凭第一掌便失锐气，不禁双眉微蹙，目注当场，但她的目光中相当复杂，有关怀、有歉疚，还有一分难以形容的疑讪的神色！……

这时，马二凭四招已发……

“白日依山尽”极为亢雄苍莽……

“黄河入海流”极为壮阔雄豪……

“欲穷千里目”极为高旷深远……

“更上一层楼”更极尽变化之能事……

这四招，每招有每招的独立意趣，但又互相具有关合契机，端的威势回环，凌厉无匹！

但铁心仁嘻着一张丑脸，大袖双飘，竟在马二凭的掌风掌影之间翩翩起舞！

不过他舞得太妙了！总是使马二凭或掌或指，百变无功，每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呼延楚楚笑了……萧冷月怔了……马二凭也脸色变了……

他四招发后，架势一收，剑眉深蹙，向铁心仁拱手问道：“请教铁朋友，你用的是哪位名家……”

一言未毕，铁心仁便自截断马二凭的话头，含笑接道：“不是名家，是我自撰俚句，要为白香山的原诗更进一解，马大侠愿意听一听么？”

马二凭抱拳道：“马某愿闻名句！”

铁心仁双眉一挑，朗声吟道：“迢递白日依山尽，莽荡黄河入海流，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

好，前两句是就原诗每句加上两字，“迢递白日”益显苍雄，“莽荡黄河”更为阔大，后两句则每句加两字、改一字，“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居然益发使诗中所含的意趣更深一层！

马二凭听得微怔之后，由衷佩服地目注铁心仁，点头笑道：“好，好，身法是绝妙身法，诗也是绝妙好诗，不单马二凭衷心佩服，连香山居士倘若九泉有知，亦当倾心拜服！……”

说至此处，先自略顿语音，再把双眉一轩，目闪神光又道：“马二凭在江湖中纵横甚久，今日才在这六盘山的‘双心魔宫’之内遇着真正的高人，我还有一招手法，请铁朋友或接或躲，不吝赐教！”

铁心仁看去貌相虽丑，却极聪明，立即含笑问道：“是不是马大侠打算施展你那招威震寰宇的闯招牌成名绝学‘孤星不孤’？”

马二凭此时已把一切喜怒哀乐的心绪完全收敛，脸上平静如水，点了点头，缓缓答道：“不错，但在铁朋友如此人物面前，马二凭不敢托大，不敢自诩，大概只可以说是还不至于贻笑大方而已。”

萧冷月一听马二凭要施展“孤星不孤”，便知他动了真火，准备以杀手

绝学与铁心仁一决胜负！人的心理异常矛盾，也异常奇妙，有时执着不移，有时却变迁极快！

萧冷月刚才还悄嘱马二凭，要他对铁心仁留点分寸，如今却又不加劝止，并希望他施展这招“孤星不孤”的成名绝学！

这是因为她先前对铁心仁的身份有一种奇妙的推想，才嘱咐马二凭莫为已甚，免得把事情弄僵……

但适才见了铁心仁施展那“迢递白日依山尽，莽荡黄河入海河，到此已穷千里日，谁知才上一层楼”的身法时，又觉得对方功力太高，超出自己所推料之人，语音更完全陌生，遂有点动摇原意，反而赞成马二凭不再留情，施展绝学，或者能把对方逼得手忙脚乱之下，看出些来历破绽……

谁知马二凭那句“……还不至于貽笑大方而已”说完之后，铁心仁却皱眉说道：“马大侠，你要我接你一招‘孤星不孤’么？且让铁某考虑考虑？”

马二凭一愣道：“铁朋友还要考虑……”

一语方出，铁心仁已含笑说道：“当然要考虑，我以最快的速度，加以考虑，作了决定，答案是不接受马大侠的这项挑战！”

马二凭更感意外，俊目凝光，盯着这位显然极为高明，不应对自己示怯的铁心仁，诧声问道：“铁朋友能不能说明一下你不接受的理由？”

铁心仁笑道：“当然可以，我有一大原则，两大理由：一大原则是我与马大侠不过一时意气，偶然切磋，既无一天二地之恨，更无三江四海之仇，用不着各走极端，拼个你死我活……”

马二凭道：“这项原则，倒还说得过去，武林中，江湖上，本来就应该以尽量祥和为主。”

铁心仁道：“这‘孤星不孤’与适才的什么“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不同，这是马大侠的成名绝学，侠誉招牌，江湖中讲究名在人在，名亡人亡，万一铁心仁有所侥幸，竟气得马大侠掌震天灵，当场自绝，既属大煞风景，恐怕也不是我家呼延魔主欲与马大侠、萧姑娘论交的本意？”

呼延楚楚一阵“格格”娇笑，坐在轮车上点了点头，表示对铁心仁颇为嘉许！

马二凭憋了一肚皮的窝囊气，深蹙双眉，目注铁心仁苦笑说道：“铁朋友，你对我马二凭关切得太周到了……”铁心仁微笑道：“第一项理由，的确是关心马大侠，第二项理由，则是关心我自己！铁心仁飘泊半生，好容易才蒙呼延魔主赏识，在这‘双心魔宫’中混了个地位相当不错的首席护法，倘若接不住或躲不过马大侠的‘孤星不孤’，还有何颜面尸位居，必将自己识趣的卷起铺盖滚蛋，仔细想一想，此举于人于己，两无益处，岂不以拒绝接受为妙？”

话儿里含有尖酸，但也占住理由，难加驳斥，只气得马二凭空把炯炯目光盯在他的身上，却苦于无法发作！

铁心仁失笑道：“马大侠这样看我则甚？你仿佛肝火大动，想咬掉我一块肉儿？”

马二凭不愿被他一再调侃，方自怒哼一声，萧冷月突在一旁笑道：“马大哥，这位铁朋友说得对，何须生死判？不是江海仇！你们业已切磋，虽未分胜负，但因铁朋友不接受挑战，你亦可算略居胜面，正好歇息歇息，由我向呼延姑娘讨教一些‘双心魔宫’的镇宫绝学，马大哥不要忘记，还有更高明的对手在后面呢！”马二凭被萧冷月拿话一点，才心内暗骂，灵明顿朗！

他暗骂自己今日怎的灵明蔽障，如此容易大动肝火，岂是上乘高手沉稳从容的态度？……

萧冷月一面说话，一面业已举步向前，走到马二凭的身边，柔声笑道：“马大哥，替我把场，让我与呼延姑娘会上一阵！”马二凭点点头，又对铁心仁深深地看了两眼，才慢慢退后几步。

萧冷月目注呼延楚楚问道：“呼延姑娘打算怎样赐教？”

呼延楚楚笑道：“我行动不便，较较玄功如何？”

萧冷月点头道：“好，这正合我意，我也觉得呼延姑娘坐在轮椅中，行动不便，最好是较量玄功，来得公允！”

呼延楚楚笑道：“玄功的表现方式极多，萧姑娘喜欢取哪种途径，有无腹稿？”

萧冷月道：“无所谓，就请呼延姑娘划道，萧冷月学步施为就是，说得谦逊一点这是‘入乡随俗’，说得狂妄一点是‘能者无所不能……’”

呼延楚楚双眉一扬，娇笑说道：“好个‘能者无所不能’，我们就用这六个字儿来一较胸中所学如何？”

萧冷月知道这位在武林中颇享盛名的“双心魔姬”必会对自己大出难题，遂淡淡一笑道：“生面别开，才有妙趣，呼延姑娘请先施展绝学，示个范吧。”

呼延楚楚侧顾身旁侍女道：“吩咐生火升烟！”

侍女答应一声，立刻在这镜殿中央生起一具火盆，并向盆中添了些不知名的燃料，化作袅袅白烟，升腾而起，并带有一种极为好闻的清雅香味。

马二凭与萧冷月对看一眼，相当有默契地均自加深戒备！

他们是怕含有香味的白烟中有甚花样，遂各摒鼻息，有所警戒。

呼延楚楚在轮车上举手一挥，对着她的一片殿壁，立即缓缓褪去黑幕，现出晶莹的明镜！

马二凭与萧冷月顾虑得不错，呼延楚楚号称“双心魔姬”，是极富心机之人，她除了欲与萧冷月较较玄功之外，着实还藏有别的花样。但花样不在那带有香味、袅袅飞腾的白烟之中，而是在这一片看来晶莹无翳的镜壁之内！

壁镜之中没有地雷，没有火药，没有毒汁，没有暗器……所谓花样，只是一对眼睛！

是人的眼睛，不是狼睛，不是蛇目，却又和一般人的眼睛略有不同！

这一双眼睛微带三角形，形状既凶，目光犹厉，这凶厉的目光，并是碧绿的色泽！

更妙的是这双碧目分明就在镜壁中冷冷注视马二凭、萧冷月的一切动静，但马二凭和萧冷月却看不见这双碧目，他们只觉得当面的镜壁晶莹无翳，镜影清澈，毫无其他异状！镜现烟腾，呼延楚楚看着萧冷月，双眉微轩，娇笑道：“萧姑娘是威震乾坤的当代一流高手，应该知晓以无形真气控制白烟，使它在空中凝成字迹可以办得到吧？……”

萧冷月笑道：“这种以气聚烟、凝形成字之举，虽然必须有上乘修为，但萧冷月尚可勉为其难，效颦学步！”

呼延楚楚点了点头，缓缓说道：“我要先献丑了，除去凝烟成字以外，并打算把这几个字儿嵌在镜壁之中，为‘双心魔宫’留个永久纪念！”

话完，不再发话，便自庄容端坐，对火盆中所腾的白烟，注目凝视。

说也奇怪，那白烟原本从盆中腾起后，便袅袅散去，不见踪迹。

如今被呼延楚楚这一凝目注视，竟丝毫不再散失，在空中凝聚起来！

片刻过后，空中现出了“能者无所不能”六个大字，每字约有五寸方圆，字形笔划并相当遒劲飘逸，是宋朝风流天子徽宗皇帝所独创的“瘦金体”。

字体成形以后，呼延楚楚的一双妙目突然睁得大了一些，樱口张处，向空中吹出了一口气儿。

那原本凝在空中不动的“能者无所不能”六字，经这一吹，便冉冉向镜壁飞去。

怪事又来，极轻极柔的烟凝字体，到了壁上，居然像含有绝强劲力似的，深深嵌入镜中。

入镜一寸，镜却不裂不碎，烟凝的字迹也不散失，像是已被什么无形之物封死，只在镜中烟霭流转，好像是六个活的字儿一般，端的美观已极！

呼延楚楚嫣然一笑，微带得意神色，向萧冷月扬眉说道：“萧姑娘莫要见笑，呼延楚楚抛砖……”

“抛砖”两字出口，“引玉”两字尚在喉中之际，呼延楚楚已突地皱眉变色！

原来就在呼延楚楚向萧冷月得意发话时，另外六个烟凝的字迹已在空中渐渐成形！

这些字迹自然仍是“能者无所不能”六字，但在字体与大小之上，却与呼延楚楚适才所表现的略有不同。

方才，呼延楚楚凝烟所聚的字迹每字方圆约莫五寸，如今空中的字迹却稍大一些，约莫六寸光景！……

方才，呼延楚楚是字迹呈现“瘦金体”，如今，萧冷月却使字迹呈现为铁线篆字！

用无形真气遥加控制，自然是大字比小字为难！

而这铁线篆字笔笔平均，一丝不苟，自然也要比潇洒遒劲的“瘦金体”难于表现不少！

故而，呼延楚楚在皱眉变色，连语音也告中断……

因为不单在“双心魔宫”之内，便把陕甘一带算上，“双心魔姬”呼延楚楚也是足以号令群豪的泰山北斗似的人物，如今居然在萧冷月手下吃瘪，岂不难堪尴尬？……

萧冷月也吹气了，那呈现“铁线篆字”形态的“能者无所不能”六字，被她吹得向镜壁飞去！

方才，呼延楚楚是把字迹吹得嵌镜一寸，然后再加封存，如今萧冷月为了胜利到底，自然打算把烟凝的字迹吹得嵌镜一寸二三分，或是索性嵌镜寸半以上！

烟到镜上，突生差错！

部位就在适才呼延楚楚所嵌字迹的右侧，但这片镜壁却似比精钢还硬！

萧冷月的一口无形真气，不单未能使字迹嵌镜寸许，反而似遭受极强抵抗，到壁即被震散！

真气既散，那白烟所凝的字迹自然也就在空中散去，消失形态！

萧冷月从鼻中冷冷地哼了一声，两道森厉的目光如挟霜带刃地盯在呼延楚楚的脸上。

她认为是呼延楚楚见自己在凝烟成字之上业已胜过于她，遂不愿使人占尽风光，暗暗以无形真气护住镜壁，把自己所吹的烟儿震散……

但此念才动，忽又觉得自己所料不对，事实绝非如此……因为萧冷月发

现呼延楚楚所坐轮车的位置，距离那片镜壁太远，要想默运无形真气护壁，连自己也不易办到。

呼延楚楚既在凝烟成字方面功力微逊自己，则她凝功护壁已难，又怎还能把自己所吹的真气震散？……

萧冷月刚想通自己料错，呼延楚楚已发现对方森厉的目光，嫣然一笑问道：“萧姑娘这样看我则甚？难道竟怀疑呼延楚楚在暗中有甚施为……”萧冷月道：“呼延姑娘是魔宫之主，名列‘天外三魔’，威震整个西北，当然不会作出不应有的有欠光明的举措！但萧冷月却想顾影自怜，看看你这片似乎比精钢还硬的特殊镜壁！”她把“特殊”二字，说得特别响亮，显然表示出心中的疑念！呼延楚楚笑道：“萧姑娘尽管检查，整座‘双心镜殿’的四周镜壁俱是一样，绝没有不同品质，呼延楚楚愿奉陪你绕殿……”她一面发话，一面已命侍女推动轮车，萧冷月遂赶紧摇手叫道：“呼延姑娘，你不必动，且由我自行参观，萧冷月不必绕殿巡查。我只想看看当前这片能使我真气无功的奇异镜壁！”语音才落，身形已飘，纵向当面镜壁。

呼延楚楚听了萧冷月这样说，一笑而止……

萧冷月人到壁前，仔细凝目……

刚刚呼延楚楚所吹入的“能者无所不能”六字仍在壁中氤氲流转，显得既极美观，又颇生动！

但仔细注目之下，这片镜壁确属一体浑成，品质完全一样，绝无什么厚此薄彼的情状！……

萧冷月看得心中又惊又疑，正自满头雾水，猜测不出其中究竟之际，马二凭突然在一旁叫道：“月妹，我们今日来得略嫌鲁莽，双方均未作周密准备，若想比较神功，斗个尽兴，不如与呼延姑娘、铁朋友等订个两日或三日后之约？”

萧冷月一怔，目光转注马二凭，却见他在向自己暗施眼色！她是一点即透、玲珑无比之人，自然知道事有蹊跷，马二凭这突想改期之举，必含某种深意！

故而，萧冷月闻言之下，立向呼延楚楚扬眉发话问道：“呼延姑娘听见了么？你对我马大哥所提的建议意下如何？”呼延楚楚笑道：“嘉宾宠降，呼延楚楚既然忝为地主，自然是一切主随客便！”这位“双心魔姬”刁猾异常，绝不主动应承，把要求改期决战之事完全推到对方身上！

萧冷月偏过脸儿叫道：“马大哥，你决定吧，我们是两日后再来？或是三日后再来？”

这是她聪明之处，既然猜出马二凭有甚袖里乾坤，自然应该由他来决定一切。

马二凭笑道：“呼延姑娘，铁朋友，大家俱非俗手，不妨准备得充分一点，内容才比较丰富，我们三日后正午时分再来领教如何？”

铁心仁则相当有礼貌地向呼延楚楚抱拳恭身，表示请魔主裁决！

呼延楚楚点头笑道：“好，就是这样决定，三日后恭迎二位侠驾，铁首席代我送客！”

马二凭与萧冷月双双告别，但萧冷月忽然星眸凝威，盯着呼延楚楚说道：“呼延姑娘，‘双心魔宫’威震西北，‘双心魔姬’更是当世武林的顶尖人物，我要你千金一诺！”

呼延楚楚道：“萧姑娘，你要我作甚承诺？”

萧冷月沉声道：“马二凭与萧冷月三日后再来之时，呼延姑娘能不能保证秦黛黛安然无恙？”

呼延楚楚毫不加考虑地向萧冷月点头微笑说道：“绝无问题，我以‘双心魔姬’的声誉保证秦黛黛是个活的……”

萧冷月虽然听出这“是个活的”一语似乎含有某种机锋，但又不便深问……

但她虽未问，呼延楚楚却从她神情之上猜出端倪，嫣然一笑又道：“萧姑娘放心，我不单保证秦黛黛是个活的，也保证她身上绝无一点血丝、分毫损伤如何？”

对方既然这样一说，萧冷月自然无可挑剔，遂由铁心仁代表呼延楚楚，把他们恭恭敬敬地送出了“双心魔宫”之外。

走出一段距离，萧冷月见已四下无人，遂向马二凭问道：“马大哥，你突然提议改日再来则甚，难道不知夜长梦多，把秦黛黛留在凶险无伦的‘双心魔宫’之中，有……有点不大妥当？”

马二凭道：“我当然也想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立时把秦黛黛救出龙潭虎穴，才是上策！但……有人用‘蚁语传声’的功力向我耳边提出了改期之议……”

萧冷月怔了一怔道：“有人对你用密语提议？这人是谁，马大哥竟如此信得过他，立即遵命照办？”

马二凭的双眸之中闪现出一层瞬刻即逝的薄薄迷雾，缓缓答道：“是我的一位故人……”

萧冷月冰雪聪明，自然可以闻一而知十，立即失声惊道：“是谁？是不是我们苦苦寻她，却又不知踪迹何处的狄小珊姊姊？”

马二凭脸上的神色有点伤感地长叹一声，点头答道：“一定是她，她虽然不曾报名，但我却听得出她的声音，不会有错！”

萧冷月急道：“狄小珊既然果在‘双心魔宫’，马大哥怎不设法寻她，反而退却了呢？”

马二凭叹道：“月妹请想，狄小珊既对我施展‘蚁语传声’，自然是暂时还不愿出面，否则‘孤星、冷月、寒霜’联手大破‘双心魔宫’，岂不是震撼江湖的一大快事！”

萧冷月停了步儿，抬眼看天，但却把两道秀眉深深地蹙了起来！

马二凭问道：“月妹在想些什么？”

萧冷月答道：“我在想方才那座‘双心镜殿’约莫有多大方圆？”

马二凭道：“规模不小，定费了呼延楚楚不少人力物力心力，方圆足有十丈开外，又复地处深山，建造起来委实极不容易呢！……”

话方至此，忽又目注萧冷月，诧声问道：“月妹，你……你突然追想那座‘双心镜殿’的方圆大小则甚？”

萧冷月应声答道：“‘蚁语传声’是择人专注，使第三人无法与闻的至高绝学，但功力再高，亦难及远！‘双心镜殿’既然方圆足有十丈，莫非狄小珊姊姊当时人在殿中？……”

不错，马二凭回想起来，觉得萧冷月所说的一点不错！

那“双心镜殿”不单有十丈以上方圆，殿外并密布“双心魔宫”的属下，根本不允许有任何外敌潜至左近！

何况“蚁语传声”力难及远，狄小珊既能对自己清清楚楚地加以嘱咐，

则她果然必如萧冷月所料，当时人就藏在“双心镜殿”之内……

想至此处，这位足智多谋的“孤星俊客”不禁眉头双蹙，自语说道：“奇怪，那‘双心镜殿’的地势虽颇宽大，但无甚陈设，一片空旷，狄小珊是藏在什么所在，竟能逃过‘双心魔姬’呼延楚楚和‘孤星丑客’铁心仁的敏锐耳目？……”

萧冷月双露梨涡，白了马二凭一眼，嫣然笑道：“马大哥，你大概是对我狄小珊姊姊相思过度，以致有点灵智微蔽！……”

马二凭听出她的言外之意，哦了一声，轩眉问道：“月妹莫非已猜出你狄小珊姊姊是藏在何处么？……”

萧冷月道：“殿中四壁皆镜，镜外覆以黑幕，狄小珊姊姊大可人贴在镜上，隐于幕后……”

马二凭听得太以为然，点头接道：“对，对，这样藏法极妙，即令呼延楚楚命人启幕，现出镜壁，狄小珊也可倚仗她的精妙轻功，悄无声息地随幕隐遁……”

萧冷月笑道：“好，狄小珊姊姊人藏何处之谜已算暂时揭开，我想问问狄姊姊为何要马大哥向呼延楚楚约期再战，拖延三日？”

马二凭道：“她有理由……”

萧冷月笑道：“当然她有理由，只不知可曾用‘蚁语传声’对你把理由说明白了么？”

马二凭道：“‘蚁语传声’极耗真气，倘若说得太长，也容易被极高明极内行的对方看破端倪，露出马脚！故而，狄小珊在理由方面，只说原则，未说细则……”

萧冷月妙目注处，樱唇微启，正待发问，马二凭又复说道：“狄小珊说再让秦黛黛在‘双心魔宫’中多留两日，最好三日，会对降魔卫道大业极有帮助，造福江湖！”

萧冷月静静聆听，两道又氏又黑的秀眉眉尖微蹙，仿佛在凝神深思！

马二凭问道：“月妹，你在想些什么？”

萧冷月暂时没有答理他，又复凝思片刻，方对马二凭缓缓说道：“我是在想秦黛黛不过是‘七杀凶魂’秦盼盼的妹妹，身份并不过份特殊，呼延楚楚何必差遣铁心仁、唐大娘远出，冒险到金鼎峡中把她掳来？……”

马二凭深以为然，向萧冷月点头赞许道：“月妹顾虑得有道理……”

萧冷月又道：“但再从狄小珊姊姊对马大哥的耳边密语听来，则她暗来‘双心魔宫’之举，并非企图救出秦黛黛，而是将计就计，另有谋略，要使呼延楚楚上甚莫大的恶当？”

马二凭连连点头道：“月妹慧思无差，狄小珊的心意定已被你猜透，但她何不充分说明，现身相见，我们也好帮她一场，岂不事半功倍？”

萧冷月含笑道：“也许是时机匆迫，限于局势，不及细说，而我们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便切忌妄动，以防对狄小珊姊姊帮了倒忙，影响她神出鬼没的通盘计划……”

马二凭道：“月妹这样说法是否打算完全遵照狄小珊所嘱咐之语，静待三日以后再来‘双心魔宫’？”

萧冷月颌首道：“当然，我好奇心强，委实想看看秦黛黛以被掳之身，能在‘双心魔宫’中作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马二凭道：“那我们在这三日之中，去往何处？又复作些什么事儿呢？”

萧冷月道：“去往何处随你，但作甚事儿却须依我，我要对你严加督促，不许你丝毫懈怠。”

马二凭剑眉微轩问道：“莫非月妹要对我交派什么重大任务？”

萧冷月正色道：“当然重大，我要你在三日之内，尽量刻苦用功，充实自己。第二次相逢之时，‘孤星俊客’不一定要胜过‘孤星丑客’，但是至少也要和他实实在在地平分秋色，不能令‘孤星、冷月、寒霜’的震世英名受了丝毫损伤！”

马二凭出汗了，天气极冷，但汗珠子却仍一颗一颗地从额间冒出！

萧冷月妙目注处，又把神情放得十分柔媚，嫣然笑道：“马大哥不要紧张，铁心仁确非凡俗，他闪避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四招连环进袭时，所用的身法神妙惊人，但你身兼儒、道、释三家之长，只消尽展所能，不胜亦无败理，但却不必施展‘孤星不孤’的杀手绝学与他作孤注一搏！”

马二凭点头道：“我懂得月妹之意，对于铁心仁是既不能丝毫轻敌，又不宜一死相拼，若能把他争取过来，诱入正道，才是造福武林的上上之策！……”

萧冷月抚掌娇笑道：“对，对，强敌不足惧，就看我们本身够不够坚强，马大哥快决定吧，我们找个什么地方，利用这三日时光，好好磨练磨练……”

马二凭道：“地方不必找了，有现成的。”

这句话儿倒把萧冷月听得一怔！对马二凭诧然注目问道：“马大哥，你不是初来六盘山么？怎的会对‘双心魔宫’附近的地势如此熟悉？”

马二凭笑道：“月妹会错意了，我所谓的‘现成地方’，不是什么幽秘洞府，而是我们的定情之处！”

“定情之处”四字说得萧冷月满面娇羞，红霞生脸，眉尖上堆起三分嗔，七分爱，那副神情，委实太惹人怜，娇艳到了极致！

马二凭原是天生情种，见了萧冷月如此娇媚，便有点情不自禁地伸过手去。

一来萧冷月早已有言，立愿必先促成马二凭、狄小珊重续前缘，自己才作打算，二来方出“双心魔宫”不远，说不定那位神出鬼没的“寒霜公主”狄小珊就在身后，哪肯让他亲热！

马二凭手儿才伸，萧冷月已身如飘云，闪出了一丈四五。

闪身之际，并娇笑道：“马大哥，你来追追我吧，在当世武林之内，‘孤星’、‘冷月’均负盛名，我们俩较较足下轻功，也是武林韵事！”

语落，人腾，这一回不像云了，轻得像一缕烟，快得像一枝箭！

听到她竟发话挑战，马二凭剑眉轩处，腾蹕如龙，果然提足轻功，向萧冷月追去。

萧冷月先走，马二凭后追，两人之间的距离，约莫有十一二丈……

这点距离虽然不算远，但前驰之人的功力脚程若与后追之人仿佛，则慢说十一二丈，便是一丈一二也难于追上，彼此如隔天涯！

如今的情况便是如此，龙形一式，八步登空，草上飞，登萍渡水，移形换影，凌空虚渡……马二凭几乎展尽了各种轻功，也未能追上萧冷月半步，只是保持了原有距离，没有被继续拉远而已。

武林人物，谁不好胜？马二凭追得兴起，发出一声清啸！在这声清啸之后，他尽了全力，施展出轻功中至高无上的“千里庭户，壶公缩地”的身法！

有效了，距离由十一二丈，减到十丈左右，再减到九丈……八丈……

距离虽然减到八丈，甚至于八丈以内，马二凭却永远都追不上萧冷月了，也算是又栽了一个小小的跟头！

原因在于时不我予，到地头了……

三十里路程如飞而逝，眼前有一道大河，河边有一座茅屋。这正是马二凭替萧冷月疗疾祛毒的定情之处……

萧冷月在茅屋门外止步，从神情看来，她本欲回头，以胜利者的姿态，对马二凭略微揶揄……

但她因目光被茅屋内的情况吸引，竟未能回过头来，脸上神情也在刹那间突然僵住！

马二凭在七八丈外便发现萧冷月的神情有异，苦笑一声，扬眉叫道：“月妹，我承认输了，‘天山冷月’已胜‘天涯孤星’，你怎么反有点不高兴呢？”

语音未了，人已飞了七八丈的距离，落在萧冷月的身边，可见这种“千里庭户”的身法，实是轻功绝艺！

萧冷月向茅屋中伸手一指，马二凭目光注处，也是一怔！不是屋中有了奇幻的变故，也不是什么血腥局面，只是在那破旧不堪的木桌上放着一只高约六七寸的晶瓶，瓶下并压了一张素纸。

萧冷月秀眉微蹙道：“有人先来过了，并在桌上留下东西，这人是谁？又……又是狄姊姊么？”马二凭摇头道：“未必，她怎么知道我们会来？并能赶在我们前面，有这大神通魔力？”

萧冷月叹道：“话虽不错，但不是狄姊姊又是谁呢？好在留得有字，一看便会明白！”

马二凭满腹惊奇，抢步进入茅屋，萧冷月自然紧随在他的身后。

他们被屋内桌上之物吸引，急于审视，却忘了先行搜索四外就在马二凭、萧冷月双双进屋的刹那之间，河上岸边所隐藏的一只牛皮筏子则松却缆绳，顺流飞驶！

筏子上坐着一个人，戴了具绝大的箬笠，不单看不出是男是女，连衣着都被遮住！

奔流急湍，筏去如飞，转瞬间便失去踪迹！

原来，这留书人是抄捷径，乘皮筏，顺流而下，难怪能赶在马二凭和萧冷月的前面，而使他们毫无所觉！

马二凭与萧冷月一进茅屋，便不禁心中微惊，相互对看了一眼！

因为他们全是识货之人，一看便知那只高约六七寸的晶瓶必非凡物，瓶中尚有寸许朱红泥土，土中植着一株三叶芝草，显然更是希世奇珍！

芝草共只三叶，却分为红紫绿三种色泽，而在这三叶之间，生着一粒寸许大小、椭圆形的果实，但从果皮颜色上，便可看出这果实尚未成熟！

萧冷月万分惊奇之下，忘了矜持，拉着马二凭的手儿，失声说道：“马大哥，这……这是练武人和修道人终生渴盼，视为无上珍宝的‘三色灵芝’！……”

马二凭颌首道：“不会错，但不知那粒最有价值的芝实还要经过多少年月才可成熟？”

萧冷月道：“这株芝草的价值太大，是谁留在这破损的茅屋之内？会……会是狄小珊么？……”

马二凭伸手一指道：“晶瓶之下压有素纸，纸上定有留书，月妹怎不看

看？”

萧冷月脸上一红，放开马二凭的手儿，举步向前，抽出瓶下素纸。

谁知她不看还好，这一抽出素纸观看之下，竟看得立时掉下泪来……

马二凭诧异道：“这素纸之上写些什么话儿，怎的使月妹一看之下，立生伤感？”

萧冷月道：“只是一首七绝，马大哥自己看吧……”她语音凄咽，一面发话，一面则把那张素纸向马二凭递了过来。

马二凭接过一看，只见纸上写着：“孤星难再侣寒霜，且喜天山月有光，为祝月星永偕好，一株芝草略添妆。”虽然，在这首情意既决绝又缠绵的七绝之后并未署名，但无论是萧冷月或马二凭，均可一看便知这是“寒霜公主”狄小珊的笔迹语意！

决绝，是对马二凭……

缠绵，是对萧冷月……

故而，一看之下，使马二凭心中惭愧，默默无语，萧冷月却又惶恐又感动地流下了两行珠泪！

静默片刻以后，还是马二凭先行开口，他颓然一叹道：“照这诗意看来，狄小珊仍恨我昔年负她太甚，她……她多半已经走了……”

萧冷月摇头道：“不会，狄姊姊一定没走！”马二凭见她语意神情均表现得十分肯定，不禁诧声问道：“月妹是根据何事如此断言？”

萧冷月道：“狄小珊姊姊与秦黛黛的感情极深，她既然追踪来此，则在秦黛黛不曾安然脱险之前，狄姊姊绝不会离开这‘双心魔宫’！”

马二凭道：“倘真如此，我似乎还有见她一面、解释请罪的机会？……”

萧冷月接道：“当然有机会，不过……”

马二凭见她语意忽顿，略有迟疑，不禁咦了一声，向萧冷月问道：“为什么，月妹为何语音忽顿，有所迟疑地不说下去！”萧冷月妙目中神光电闪，扬眉说道：“我认为昔日的狄小珊是希望马二凭莫入江湖，不求名利，与她作一双极平凡极幸福的无愁情侣……”

马二凭点头道：“月妹猜得不错，狄小珊确有此心，只恨我不识好歹，辜负了她的这番情意！”

萧冷月道：“但狄姊姊既然也入江湖，她的观念必然改变，她如今定是希望马二凭成为顶天立地、傲世无双的一颗高朗的‘孤星’，而不希望你成为连对‘孤星丑客’铁心仁都斗不胜、徒负虚名的窝囊的‘孤星俊客’！”

马二凭只听得一张俊脸由白发红，由红转青，渐渐再由青复白！

萧冷月见了他这等神情，有点着慌，也有点后悔，陪笑低声问道：“马大哥，是否我的话儿说得太重一点，请……请你不要怪我……”

马二凭愧然一笑，摇头答道：“我知道月妹说的乃是金玉良言，怎会怪你？我……我只是心中有些惶愧而已！”

说至此处，拂去灰尘，在屋角就地坐下，向萧冷月正色又道：“要胜铁心仁，非恃耐力不可，月妹请为我护法，我要把荒疏已久的师门绝学‘大还真力’好好再凝练一遍。”

话完，立即双目微阖，用起功来，似把一切烦人、恼人的儿女情怀完全撇开，进入了无人无我的内家妙境！

萧冷月哪敢怠慢？先把晶瓶素纸收入囊中，然后便在茅屋的当门之处坐了下来。

她选择这个位置，是一面自己用功，一面为马二凭护法，防范突来惊扰。

马二凭的“大还真力”是极高明、极上乘的内家绝艺，练成固属艰难，要复习凝练一遍，也不是易事……

他必须尽摒百欲，神与天合，气调龙虎，通转九宫雷府，十二重楼，先使本人全身奇经八脉，每一处穴道，都舒畅无碍，然后才可产生周循不竭的“大还真力”。

做上一遍功夫，至少也要一个对时，也就是一日一夜以上。在这一日一夜之间，不能有丝毫外扰，否则，对马二凭影响太大，重则能令他走火入魔，轻则也会使马二凭浪费时间，前功尽弃！

萧冷月是内家绝顶高手，自然深明利害，故而选了这当门的位置，准备稍有动静，她便出去应付，不允许任何人侵进这茅屋之内！

黄昏，夜尽，又告天明……

几乎有七八个时辰过去了，马二凭垂帘静坐的俊脸之上，现出了一层玄光！

萧冷月看在眼里，知道马二凭的内功施为正入佳境，不由从娇靥上浮现一片宽慰的微笑！

但她脸上虽有宽慰的微笑，心中却仍有点莫名其妙的迷惑！……所谓迷惑，是来自一些极轻微的声息……

所谓极轻微的声息，是于约莫半个时辰前发生于茅屋左近。这些声息发出时，萧冷月极为震撼，几乎想立即冲出茅屋，看看是何人物。

但她略微镇定，想听清究竟，再付诸行动，而那奇异的声息却静止于茅屋之外！

等……等……等到如今……！

茅屋外仍是一片静寂……！

萧冷月起初不解，弄不懂那声息既然前来，为何又潜伏于屋外不动？

渐渐，她从弄不懂之中慢慢终于自以为弄懂地起了一种假设法。

萧冷月认为或许是狄小珊虽示诀别，仍未断情，如今正在茅屋之外，不辞风露，立尽终宵，悄悄为马二凭护法……！既有这种美丽的假设，萧冷月自然想法加以证实。求证之法无他，只有出去看看！

萧冷月站起来了，她行动万分小心，不带丝毫声息，甚至于连呼吸方面都采用他人无法与闻的“内家龟息之法”。因为，她知道只要这茅屋内响起丝毫有人出室的声息，那位“寒霜公主”狄小珊便会化成一片寒霜，突然消失！故而，萧冷月起立的动作缓慢无声，但起立以后的动作却快得像一枝箭！

速度，像脱弦的劲矢，方向，是这茅屋之外……可惜，萧冷月白费心了，黎明微曦虽不十分明亮，但已足够她一眼看清，河上有浪，草上有霜，天边朝阳未现，有未坠的冷月，也有曙后的孤星，却没有半点人影！

萧冷月在失望之中有点不服气了……所谓“不服气”，是她不相信她曾经闻得有人接近茅屋的声息会有错误？会是幻觉？

她有自信，绝对不会错误，也绝对不是幻觉，最多那声息不是人，是只猿猴，或是其他灵兽而已。

但是人应该有人踪，兽应该有兽迹，他们绝不会从虚无中出现，在奇幻中消失！

于是，萧冷月就她记忆中的方向，低头看地，仔细搜寻！常言道：“但得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万般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萧冷月果然看出来了……

这是个轻功极俊的人，但地上有露，草上有霜，萧冷月更是行家，具有一双慧眼，遂被她看出，这人是从小河下游的方向走来，到了距离茅屋约莫七八尺外停止，并站立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在他最后凝立之处，留下两只比较清晰的脚印！这是萧冷月看得懂的事儿，但却也有她看不懂、想不通的事儿……

萧冷月看不懂想不通的是这人从小河下游悄悄走来，却是如何走去？

她几乎已断定这人是狄小珊，但狄小珊只不过号称“寒霜公主”，不是真正的“寒霜”，她不可能无影无踪地骤然消失！看不懂，只有再看，想不通，只有再想……

果然多看有益，萧冷月在苦心注视之下，又看出了两点端倪……

第一点是距离那较为清晰的两只脚印的数尺之外，地上有两个淡淡的字迹，写的是“不必”二字，仿佛是狄小珊不辞风露，立尽终宵后，隔空挥手所划，以排遣胸中的寂寞惆怅！第二点是这两只脚印的后跟方面比前脚掌部位来得清晰！看见了，自然要想！关于第一点，萧冷月是虽想得通，却拿不准！

“不必”二字，可能是狄小珊自抒胸臆，觉得既已与马二凭断情，“不必”再为他辛苦护法，风露终宵……

也可能是料定自己有相寻之举，表示她心意已决，要自己“不必”多事……

用意不出这两者，但两者之间的取舍衡量，萧冷月却无法拿捏得准！

关于第二点，萧冷月却似乎想通，颇有自信！

她认为脚印的后跟部位较为清晰之故，多半是狄小珊曾脚跟用力，向后倒纵！

为了求证，她站在那两只脚印中，提足轻功，尽量不带丝毫声息地向后倒纵而出！

这一纵，因欲避免声息，只纵出一丈二三，是落足在一道小小河堤之上。

萧冷月目光四扫，知道自己猜度得不错，但也有点惭愧！因为再远四五尺的堤外河旁岸边有一双脚印，就大小形状看来，正是狄小珊所留。

这说明了狄小珊消失踪迹之故，是早有准备，在堤外藏了皮筏等物，顺流而去，才使自己难于发觉，更无法加以追截！更说明了狄小珊的一身修为强于自己，至少在轻功方面便胜她一到两成火候！

萧冷月摇头了，她自言自语说道：“珊姊，你太高明了，但是否心机太深？事事均预先安排，足见仍对马大哥深情缱绻，却为何又如此刻苦自己，强抑情怀，不肯使‘孤星、冷月、寒霜’并驾江湖，为武林放一异彩？……”

话方至此，突有人接口道：“月妹在自言自语则甚？你又提到‘孤星、冷月、寒霜’则甚？江湖险峻，魑魅群出，光那‘双心魔宫’中的‘双心魔姬’呼延楚楚和‘孤星丑客’铁心仁，就没把我们这点微名看在眼内……”

不用看，仅从称呼和语音之上，便可听出接口发话的人正是静坐度参“大还真力”的“孤星俊客”马二凭。

萧冷月已从语音内听出马二凭的中气极足，一回头，更看见他正在渐渐收敛的满面宝光，不禁心中大慰，嫣然笑道：“马大哥这快便告功行完满了么？看你气足神定的光景，这一日一夜的静坐，委实收益不小！”

马二凭笑道：“‘大还真力’是我师门的绝艺，曾下过苦功，如今不过是生恐荒疏，略微复习，自然来得容易，月妹不在屋中护法，却在堤上徘徊，莫非有甚警兆？……”

萧冷月未曾答话，伸手招来马二凭，把堤下岸边的两只纤纤脚印指给他看。

马二凭自然不会明白究竟，看了一眼，诧然问道：“这是谁的脚印？”
(请续看下册)

